

JANE HARRISON
「澳」珍·哈珀 著
刘国伟 译

静默的墓碑

The lost man

誰誤入歧途
WHO WENT ASTRAY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致谢词	

连同爱，一并献于皮特和夏洛特

前言

从空中和远处看，尘土中的痕迹形成了一个密闭的圆圈。这个圆圈远算不上完美，边缘有些变形，有的厚，有的薄，有的地方则完全断开。

它不是空心的。圆圈中心有一块墓碑。百年的风吹日晒、沙土磨砺，墓碑已经变得光滑。墓碑差不多有一米高，笔直地挺立着，朝着西方，面向沙漠，有些不同寻常，因为西方几乎不是任何人的首选。

埋在下面的人的名字早已不为人知，当地只知道那是一个牧人的坟墓——这个地方有六十五个人，外加十万头牛。这里不是公墓，牧人死在这里，就葬在了这里。一百多年来，再也没有其他人长眠于此。

如果一个观光客用手抚摩磨损的墓碑，那他就能摸到一个残缺不全的阴刻日期。一个“1”，一个“8”，一个“9”，也许是“1890”。碑上只有几个字依旧清晰。它们的位置比较靠下，更好地避开了自然力的侵蚀，也有可能它们一开始就被刻得比较深。它们传达的信息好像比埋在墓碑下的人更为重要。这几个字是：

谁误入歧途

数月甚至一年都未必会有一个观光客经过这里，更遑论驻足识读漫漶的碑铭，或眯起眼望向下午的太阳。就算是牛也不会在此逗留。这里是典型的沙化地，一年里有十一个月草木稀疏，剩下的一个月则躲在混浊的洪水下面。牛群更愿意向北游荡，那里水草丰美、绿树成荫。

墓碑几乎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它的旁边是一道简易的、只有三条金属丝的牛栏。牛栏向东绵延十几公里，伸向一条路；向西绵延数百公里，伸向沙漠。沙漠一望无际，似乎能让人感觉到地球的弧度。那是一

片海市蜃楼之地，远处的几棵小树闪着微光，飘浮在并不存在的湖泊之上。

牛栏的北面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南面也有一座房子。两座房子里的人虽然是邻居，却隔着三个小时的路程。从坟墓那里向远处望去，看不见那条向东延伸的路。事实上，那条路只是勉强被称作路。宽阔的沙土路也许一连数天都没有车辆光顾。

那条路最终通向了巴拉马拉镇。这座镇子只有一条街，人口不多且居住分散。如果他们聚在一起，一个大房间几乎就能装下。布里斯班和海岸线则坐落在再向东一千五百公里的地方。

在每年的一些固定时间，一架直升机的轰鸣会摇撼牧人坟墓之上的天空。飞行员从空中管理陆地，利用声响和飞机的运动，在欧洲小国般大小的一片区域里牧牛。当然，现在的天空看起来空旷无际。

过了一会儿，一架有意飞得又低又慢的直升机飞到这里，但它的到来已经太迟了。飞行员首先看到那辆车，以及它闪闪烁烁的炽热金属壳。在来回盘旋着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时，他才偶然注意到了远处的那座坟墓。

飞行员没有看见尘土里的圆圈，引起他注意的是红色地面上的蓝色布料的闪光。那是一件工作衫，没有扣扣子，工作衫的一部分已经不见了。过去几天气温很高，下午最高温度可达四十五摄氏度。暴露在工作衫外的男人的皮肤被阳光晒裂了。

后来，那些在地面上搜索的人看见了尘土中的那些或厚或薄的痕迹，他们凝望遥远的地平线，试图不去想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那块墓碑投下了小小的影子，那是视线所及的范围内仅有的阴影。墓碑的影子像日晷上的阴影般转动，它的明暗也随之变化，影子时而膨胀，时而缩小。那个男人曾随着它的变化爬行、蠕动。他缩进了那片阴影里，把身体缩成不可思议的形状。恐惧和干渴袭来时，他曾对着地面拳打脚踢。

随着夜幕降临，他曾获得过短暂的喘息。那是在太阳升起之前，在

那种可怕的循环再次开始之前。那种喘息在第二天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太阳很快就再次升上了高空。但他还是努力了。他曾经追逐着阴影，直到他再也追逐不了。

尘土中的那个圆圈出现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牧人终于有了伙伴。

那个男人一动不动地躺在怪诞的天空下，躺在布满灰尘的坟墓的中央。那片阴影仍在孤零零地随着地球的旋转而移动。

第一章

内森·布莱特起初什么也看不见，然后突然一切又尽收眼底。

他已抵达斜坡顶部。路旁的地形虽然让他有些分心，但他的手仍牢牢地抓着方向盘。突然，那个场景出现在他面前，不过仍有数英里之遥。这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可以在它一点点变大时好好地观察。他看了一眼乘客座。

别看。他本想这么说，但没有说出口。这么说没有意义，那个场景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去看。

内森原本应该把车开得更近些，但还是在离牛栏很远的地方就停下了。他拉上手刹，让引擎和空调继续运转。引擎和空调发出刺耳的尖叫，仿佛是在抗议昆士兰十二月的热浪。

“待在车里。”他说。

“可……”

内森没等对方说完，就砰地关上了车门。他走向牛栏，扯掉上部的金属丝，从他那一侧爬向他弟弟那一侧。

一辆四轮驱动车停在牧人坟墓旁。毫无疑问，它的引擎仍然在运转，空调也在工作。内森穿过牛栏。驾驶座的门开了，他最小的弟弟下了车。

“你好啊！”当内森走到可以听见他声音的距离时，巴布喊道。

“你好。”

他们在墓碑旁相遇了。内森知道他将不得不低头看着地面。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开了口。

“你什么时候……”内森还没说完，就听见身后有动静。他转过身，

用手指指着他车的方向。“嘿，待在那辆该死的车里！”他不得不扯着嗓子喊，才能让远处的人听到。他的声音很严厉，可他本不想这样。他又试着喊了一次：“待在车里！”

这次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他儿子听见了。

“我忘了你带着艾克桑德。”巴布说。

“是啊！”内森等待着，直到车门咔嗒一声关上。透过挡风玻璃，他能看到艾克桑德的轮廓。艾克桑德十六岁了，看起来更像一个男人而非男孩。内森转过身，面对着他的弟弟，面对着那个还站在他面前的弟弟。他们兄弟三人，卡梅伦是老二。此刻，卡梅伦正躺在他们脚下，躺在墓碑旁边。感谢上帝，他身上已盖了一块褪色的油布。他又试着开口：“你在这儿待多久了？”

巴布想了一会儿，然后才答话，他经常这样。他的帽檐稍稍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抖了一下，说话的速度比平常稍慢：“我昨晚就到这儿了，就在天黑之前。”

“哈里伯伯没来？”

巴布又抖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他在哪儿？和妈妈回家了？”

“和伊尔莎，还有那些女孩。”巴布说，“他说要留下，但我说你在路上了。”

“有人陪着妈妈也许会好一些。你没遇到麻烦吧？”内森终于看了一眼他脚下的那个东西。它看起来会引来食腐动物。

“你指的是野狗吗？”

“是啊，伙计。”

当然是了。还能有别的东西吗？在这个地方，碰到其他麻烦的机会还真不多。

“不得已开了几枪。”巴布挠着他的锁骨，内森能够看见他的南十字星座文身西方边缘的那颗星，“不过还好。”

“那就好。”内森又感觉到了和巴布说话时产生的那种沮丧感。他真

希望卡梅伦能在这里，帮他摆脱困境。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肋骨下方针扎一般地疼起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觉得喉咙和肺里热辣辣的。无论对谁来说，面对这种事都不容易。

巴布的眼睛红了。他的脸没有刮，脸色因为震惊而凝重。内森猜他自己的脸色恐怕也差不多。他们有点儿像，但不是特别像。有卡梅伦居中，他们手足之间才更好地相处，因为卡梅伦调适了多方面的差距。巴布看上去疲惫不堪，尽显沧桑。这些天来，他一直都这样，面相比实际年龄要老。看见自己的兄弟已过而立之年，而非裹着尿布，内森不免有些吃惊。

内森蹲到了油布旁边。它已褪色，边角被严严实实地塞在下面，就像一张床单。

“你看了吗？”

“没看。他们告诉我，什么也不要动。”

内森根本不相信巴布，或许是因为他的语气，或许是因为油布盖的方式不对。果然，当内森手伸出去时，巴布的喉咙发出了声响。

“别碰，内森。没什么可看的。”

巴布不擅长撒谎。

内森缩回手，站了起来，问道：“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只知道无线电上说的那些情况。”

“我很多都没听到。”内森不太敢看巴布的眼睛。

巴布转移了话题：“我以为你答应了妈妈会把它打开，伙计。”

内森没有回答。巴布也没再问。内森回过头来，视线越过牛栏看着他自己的土地。他看见艾克桑德坐在乘客座上，焦躁不安。他们上个星期一直沿着南面的边界移动，白天干活，夜晚扎营。前一天傍晚，就在他们即将收起工具时，一架直升机从他们头顶飞过，让周围的空气颤动起来。

“他为什么这么晚还在飞？”艾克桑德当时一边眯着眼睛朝上看，一边问道。内森没有答话。夜间飞行既是危险的选择，也是不吉利的征

兆。出事了。他们曾打开无线电，但那时已经太迟了。

内森又看向巴布：“我在无线电里听到的够多了，不过这不意味着我听懂了。”

巴布的下巴抽搐着。我跟你一样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伙计。”巴布又说了一遍。

“好吧，给我说说你知道的情况。”内森试图缓和他的不耐烦。

前一天傍晚，在夜幕降临时，内森曾通过无线电和巴布简单地说过几句，说他天一亮就赶过来。他有很多问题，但都没来得及问。不能在一个开放频段上问，因为那样谁都可以听到了。

“卡姆[1]是什么时候从家里出来的？”在巴布似乎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时，内森提示说。

“前天早上，哈里说的。八点左右。”

“这么说，是星期三。”

“是啊，我估计是。可我没看见他，因为我星期二就出去了。”

“去哪儿了？”

“检查北边围场里的几个水口。按照计划，我要在那儿露营，然后星期三开车去莱曼山，和卡姆见面。”

“为了什么？”

“修中继天线塔。”

内森知道卡梅伦的确能够修好中继天线塔。巴布一起去最多不过是递递扳手。此外，多一个人多一分安全。莱曼山位于牧场的西部边缘，从家开车过去要四个小时。有了中继天线塔，远程无线电就能联系到那里。

“出什么问题了？”内森说。

巴布盯着那块油布：“我去晚了。我们原定中午一点左右见面，可我在路上耽误了。几个小时后我才赶到莱曼山。”

内森等待着。

“卡姆不在那里，”巴布接着说，“我想他是不是来了又走了，可天

线塔还没有修好，于是我觉得可能不是那样。我试了试无线电，可根本联系不上他。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朝那条路开去。我以为我会碰见他。”

“可你没碰见他。”

“是啊。我不断地试无线电，就是没他的信号。”巴布眉头紧锁，“我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还是没有他的踪迹，于是只好停车。天要黑了，你懂吧？”

在巴布的帽檐下，他的眼睛寻求着肯定的答复。内森点了点头。

“你也没别的选择。”

此言不虚。到了晚上，莱曼山漆黑一团。摸黑开车迟早会撞上石头或牛，或从路上滚落下去。若真是那样，内森的两个弟弟就都被盖上油布了。

“可你担心了吗？”虽然内森能猜到答案，但他还是这样问道。

巴布耸了耸肩：“有，也没有。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不错。”内森确实知道巴布是什么意思。

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很多方面两极分化，人们要么一切安好，要么处境糟糕，没有中间地带。再说了，卡梅伦不是观光客。他知道如何照料自己，也就是说他可能行驶了半小时，然后由于黑暗减缓了速度，并开到了路边。他的背包里可能还放着一瓶从后备厢的冰箱里取出的冰啤酒。当然，情况也许不是这样。

“没人接收无线电。”巴布咕哝了一声，很沮丧，“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而且塔也出了故障……”

“那你做了什么？”

“我在黎明时分开车上路，但还是过了很久，才有人接收到消息。”

“究竟有多久？”

“我不知道，”巴布有些犹豫，“我花了差不多半小时才找到路，然后沿路开了一个小时。结果，我在阿瑟顿只找到了几个白痴一样的新手。我费了老大功夫，才通过他们找到经理。”

“他们在阿瑟顿雇用的人一向都是傻瓜。”内森说。他想到了邻近的、东北方向的牧场，它所涵盖的区域和悉尼一般大小。他以前说过，那里的职员也都是傻瓜，但通过他们，还是可以和别人取得联系的。“于是他们发了警报？”内森问。

“是啊，可那时……”巴布不说了。

内森计算了一下。到那个时候，时间大约已过去二十四小时，没人见过他弟弟或听到过他弟弟的声音。搜寻还没开始就进入了紧急阶段。无论如何，周边的每个牧场都会被通知到，所有人手都会到位。由于地域辽阔、人手不多且相距遥远，凑齐人手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飞行员发现了他？”

“是啊，”巴布说，“终于发现了。”

“飞行员是你认识的人吗？”

“不是。他是阿德莱德附近的承包商，这整个季度都在阿瑟顿工作。有个警察通过飞行通信找到他，让他低空飞一回，查看道路。”

“格伦联系的？”

“不是他，是别人。可能是警察局里别的人吧。”

“应该是。”内森说。飞行员到底还是看见了卡梅伦，还算幸运。牧人坟墓距离莱曼山和主要搜索区有两百公里。“他是什么时候把消息报进来的？”内森问。

“下午晚些时候，那时大多数人还没赶到莱曼山。差不多只有我和哈里在附近，可我距离这儿的车程比哈里近一个小时，于是我说我过来。”

“卡姆那时确定无疑已经死了？”

“飞行员是那么说的。他说他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警察开着无线电，让他做了这一切的检查工作。”巴布愁眉苦脸地说，“我在快日落的时候到了这儿。那个家伙已经给卡姆盖上了油布。好像是警察让他这么做的，不过他很想赶快离开。他不想晚上被困在这里。”

内森觉得飞行员做得没错。换作他，他也不想待在这儿。他感到难

过，因为任务落在了巴布身上。

“既然卡姆和你约了在莱曼山见面，那他来这儿干什么？”

“不知道。哈里说他在记事簿里写了他要去的莱曼山。”

“没别的吗？”

“除了哈里说的，没别的。”

内森想起记事簿。他知道它放在房子的后门处，挨着电话。那座房子曾经是他们爸爸的，后来成了卡梅伦的。在过去的岁月里，内森不止一次在上面写东西，也不止一次没写，要么忘了，要么懒得写，要么不想让人知道他要去哪儿，要么找不到笔。他感到脖子被晒得热辣辣的。他看了看手表，表上的数字蒙了一层细细的红色尘土。他用拇指擦了擦。

“他们预定什么时候来？”

他们指的是警察和医生，两个人，一方一人。不是一队人马来这里。

“说不准。他们在路上。”

不过，这不意味着他们很快就会到。内森又低下头，看了看油布，看了看尘土中的痕迹。

“他看上去没受伤吧？”

“我觉得没受伤。至少我没看到。只是热、渴。”巴布低着头，用他的靴尖触着尘土圆圈的边缘。他们兄弟俩都没提这个圆圈，他们都知道这代表了什么。他们见过濒临死亡的动物弄出来的相似的图案。内森突然有了个想法，于是就四下望望。

“他的东西都在哪儿？”

“他的帽子在油布下面。没别的东西。”

“什么？什么也没有？”

“飞行员说的。警察让他检查，拍些照片。估计他没看见别的东西。”

“可……”内森又扫视了一下地面，“什么也没有？连个空水瓶也没

有吗？”

“我觉得没有。”

“你认真看了吗？”

“你可以自己看，伙计。你长着眼睛呢！”

“可……”

“我不知道，行吗？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要再问我了。”

“好吧，好吧。”内森做了个深呼吸，“可我想，飞行员发现了车吧？”

“他发现了。”

“在哪儿？”他现在懒得隐藏他的沮丧了。就像他们爸爸过去常说的那样，问牛都比问该死的巴布强。

“在路附近。”

内森盯着他：“哪条路？”

“还能是哪条路啊？我们那条。边界的这一侧，你的牛栏往北一点儿。上帝啊，无线电上都说过了，伙计。”

“不可能。那儿离这儿有十公里。”

“我估计是八公里，不过你说几公里就几公里吧。”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沉默不语。太阳高悬，墓碑投下的那么一点儿阴影缩小得几乎没了。

“这么说，卡姆抛下了他的车？”在内森脚下，地球在它的自转轴上微微倾斜。他看了看弟弟脸上的表情，摇了摇头说：“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不清楚，只是……”

他的视线越过他的弟弟，望向长长的、静止不动的地平线。他能看到的唯一运动的东西是巴布的胸膛。随着呼吸，巴布的胸膛一起一伏。

“你去看车了吗？”内森说。

“没有。”

内森知道这次他说的是实话。他扭过头看看。在座位上，艾克桑德模糊的身影向前倾着。

“我们去看看。”

第二章

结果，那段路有九公里。

内森的四轮驱动车在牛栏的另一侧，于是他又爬过金属网，拽开了车门。艾克桑德抬起头，看样子有很多问题要问。内森举起了一只手。

“我以后再告诉你。来吧。我们要去找卡姆叔叔的车。”

“找车？它在哪儿？”艾克桑德皱起了眉头。经历了上个星期，艾克桑德私立学校男生式发型的边缘看上去有些蓬乱，下巴上的胡楂儿让他显得有些老。

“在路附近的一个地方。巴布开车。”

“什么？在你那条路上？”

“是啊，这很明显。”

“可……究竟是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伙计。我们要去看看。”

艾克桑德张开嘴，然后又闭上了。他从四轮驱动车上下来，没有再说话。他跟着内森穿过牛栏，瞥了一眼油布。在走向巴布的车时，他尽可能地远离那座墓碑。

“嘿，巴布。”

“你好啊，小伙子。嘿，长大了吧？”

“是啊。我觉得长大了。”

“布里斯班怎么样啊？”

内森看见他儿子停了一下。答案很明显——比这儿好。

“挺好的，谢谢你。”艾克桑德说，“卡姆叔叔的事，我感到难过。”

“是啊。好了，不是你的错，小伙子。”巴布打开了车门，“上去

吧。”

艾克桑德看着坟墓：“我们就……”

“什么？”巴布已坐到方向盘后面。

“就这么把他留在这儿？”

“他们说了，不要碰。”

艾克桑德看上去有些害怕。“我不会碰。我只是想，我们中的一个是不是该……”巴布茫然的眼神让他有些支支吾吾。

“不用担心。”巴布说。

内森发现艾克桑德在城里待久了，变得脆弱了，此刻都暴露了出来。艾克桑德的棱角已被微妙的讨论、外国的咖啡、早间新闻磨圆了一些，只是还没被彻底削掉，变成一块硬茧。艾克桑德总是先想后说，无论做什么都先考虑后果。内森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得取决于身在何处。

内森打开车门。“我觉得我们会没事的，伙计，”他上了车，“走吧。”

艾克桑德看上去并没有被说服，但坐在了后面，没再说什么。车里又凉快又幽暗。无线电台默默地躺在它的支架上。

内森盯着他的弟弟：“你要沿着牛栏开？”

“是啊。估计那样最快，”巴布通过后视镜斜视着艾克桑德，“坚持住。我会尽我所能，但看样子会非常颠簸。”

“好的。”

他们在车上没有说话。巴布全神贯注地盯着地面，把控制权从坑坑洼洼的地面和隐蔽的松软泥土中夺回来。他们上了一个斜坡，坟墓很快从后窗中消失了。内森看见艾克桑德紧紧地贴着后座。他转过视线，凝视着那道把他的牧场和他弟弟们的牧场分开的牛栏。两个方向上的金属网都消失在了远方。

当他们经过牛栏一处看上去有些松的地方时，内森心想，这事得告诉卡姆。但他立马反应过来卡梅伦已经不在，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阵

猛烈的颤动。

当抵达卡梅伦的土地的边缘时，巴布开始放慢车速。前面的主路被一个自然形成的斜坡遮住了。这个斜坡沿着卡梅伦的土地和内森的土地的东部边界向前延伸。在内森这一侧，它差不多是个土丘；在卡梅伦那一侧，从地里露出一道岩层，看样子已经经历了亿万年的风吹雨打。它在晚霞中闪着红光，仿佛上面着了火，继而呈现出单调的褐色。

“车在哪儿？”内森问道。

巴布踩了一脚刹车。他透过挡风玻璃向外望去。艾克桑德扭过头，看着他们来时的路。

“这边什么也没有。”内森眯着眼睛，透过布满尘土的玻璃向外望去，“飞行员究竟说了什么？”

“他当时关了GPS，因此……”巴布耸了耸肩，GPS在这里帮不了多大忙，“可他说那里有岩石，在牛栏北边。”巴布换了挡，“我要开到路上，看看我们能看见什么。”

巴布沿着那条把牧场和路连在一起、随意轧出来的小径，紧靠着牛栏行驶。他抄近路穿过岩石里的一道豁口。引擎震颤着，发出一声尖叫。他们已来到那道露出地面的岩层的另一侧。那条未封闭的路上空空如也。

“所以你估计是北边？”内森问道。

巴布点了点头。他们加速，车轮带起一团尘云，内森听见石块弹离车身发出的砰砰声。那条路躺在前面，宛如一条尘土缎带。在他们的左侧，岩面若隐若现。要不了几个小时，它就会遮住西行的太阳。

行驶了一分钟，巴布在岩石中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缝前放慢了速度。这里没有路标。为数不多的当地人知道大部分路外的小径，当局不鼓励观光客来这里参观。巴布把车拐进那道位于高高岩石之间的裂缝，驶向另一边的牧场。从这个有利位置看，那道岩层以一个舒缓的角度通向最高点，然后在靠近道路的一侧猛地落了下去。

巴布停了车，引擎仍在运转。

内森打开车门走了出去。风又大了。他感到皮肤和睫毛上粘着沙砾。他慢慢地转了一圈。他看得见岩石，看得见远处显得很小的牛栏，看得见地平线，但再无其他。他回到了车上。

“再往里开一点儿吧。”

他们重新上路。不久，巴布又开进了一道裂缝。他们一再停下，转圈儿，但看见的东西都差不多，再也没有别的。内森终于泄了气。就在他打开车门要坐进去时，听见有人轻敲玻璃的声音。艾克桑德指着外面，说着什么。

“你看见了什么？”内森把身体探进车里。

“在那边，”艾克桑德指着路前面的斜坡，“在向阳的那一面。”

内森眯起眼睛看着太阳，但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他弯下腰，顺着他儿子的视线望过去。在远处一道岩层的顶部，有一堆肮脏的金属闪着暗光。

驾驶室的门开着，不是大开，也不是只开了一条缝，而是刚好够一个人下车。

巴布重新上路，驶上了下一条隐蔽的小径。他又停了一次。这一次，他们不可能错过那辆陆地巡洋舰[2]。它停在岩坡平坦的顶部，车头正对着面向道路的陡崖。

巴布默默地把车停在了陡崖下面。他们走上顶部，站在卡梅伦的车旁，气流仿佛在撕扯他们的衣服。

内森绕着卡梅伦的车转了一圈，他再次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劲。车的外观丝毫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很脏，被石块划过，但他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他感到脖颈发凉，隐隐作痛，很不舒服。

哪里都没问题，但这本身又让人觉得大有问题。内森意识到他曾盼着会发现卡梅伦的车要么陷入泥沼，要么翻车，要么撞上了一块石头，要么皱成了一个参差不齐的金属球；他曾盼着会看到蒸汽嘶嘶直冒、汽油汨汨流出、火焰熊熊燃烧，或是引擎盖撑开，四个轮胎全部爆胎。内森拿不准他期盼过什么，但他的确期盼过某种东西，至少是某种不同于

眼前景象的东西，某种可以解释问题的东西。

内森蹲下来检查车轮，四个车胎都好好的，稳稳地停在坚硬的岩石上。他打开引擎盖，用手摸了摸关键的零部件。就他所见，一切正常。他透过车窗往车里看，发现仪表盘上的计量器显示主副油箱都满着，或差不多满着。他听见一些声响，抬起头来，看见巴布打开了后备厢门。巴布和艾克桑德都盯着这辆车的里面，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内森绕过去，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车里装满了东西。密封瓶子里装的几公升水在轻轻摇晃，旁边是金枪鱼和豆子罐头。东西很多，足够一个人活一个星期或更长。内森用一根手指打开那台可能与汽车电瓶相连的微型冰箱。冰箱里也堆着水瓶，包好的三明治蜷缩在边上，还有一提六罐装的中等酒精度的啤酒。车里还有其他东西，包括一个装备用燃料的汽油罐、两个绑在一起的备胎、一把铲子、一个急救包……总之都是常见的东西。内森明白，他的汽车后备厢里也有这些东西，巴布的车也是。在澳大利亚极为严苛的气候中，要确保生存，这些东西都是必备之物。不备齐，千万不要离家。

“他的钥匙在这儿。”艾克桑德正通过打开的司机门往里面看。

内森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他们挨着彼此。他不经意间注意到，艾克桑德的肩现在已经和他的齐平了。

红色尘土飘进车里，落得到处都是。内森看到钥匙在面板下的车座上，还带着一条整整齐齐地盘成了一卷的黑带子。

有点儿不寻常，内森在心里说。把钥匙留在车里倒没什么。内森知道整个区域里谁都会这么做。在坟墓旁时，他自己的钥匙也被扔到了脚踏板上。在斜坡的底部，巴布的钥匙正悬在车里的指示器上。内森想不起来自己究竟见没见过卡梅伦把车钥匙拔出来，也想不起来究竟见没见过卡梅伦把钥匙盘得这么整齐。

“是不是抛锚了？”巴布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自信。

内森没有回答。他看着那些钥匙，突然伸出了手。

“爸爸，不要，我们不应该碰……”

内森没有理睬艾克桑德。他手臂的动作让细细的尘土旋转着飘到了空中。在握住钥匙时，他确定无疑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坐到座位上，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并转动。他动作流畅，引擎轰的一声启动了，他感到了震颤。接着，引擎隆隆地响起来，打破了寂静，声音震耳欲聋。

内森瞥了一眼艾克桑德，但艾克桑德没在看他，而是凝望着车外，凝望着远方。艾克桑德用手遮着眼睛，皱着眉。内森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看到在南面的远处，一团紧密的尘云正在移动。

有人来了。

第三章

内森又站在了牧人坟墓旁。这是他一天中第二次站在这里。他在看着一辆新车由远及近。

车靠近了，放慢了速度。这是一辆配有工业轮胎的四轮驱动车，车前安装着保险杠。在这个地区，几乎每辆车都这样。但这辆车的后面放着一副担架，它前面和侧面的救护车标志反射着阳光。

此前，内森、巴布和艾克桑德一直待在岩层顶部，挨着卡梅伦的陆地巡洋舰，直到南边腾起尘云。然后，他们才默默走下斜坡，驱车回到坟墓那里等待。

救护车停下来，医生举起了手。内森感到些许宽慰。一整个上午，他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史蒂夫·菲茨杰拉德长得瘦长而结实，五十多岁，有时会讲讲他跟着红十字会四处奔波的故事。他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阿富汗、叙利亚、卢旺达，或一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另一半时间则在内陆的巴拉马拉那仅有一人的诊所待命。他曾经说他喜欢挑战。在内森看来，这么说未免轻描淡写。史蒂夫和一个警官从车上下来，内森从没见过那个警官。

“格伦在哪儿？”内森立即问道。警官皱起了眉头。

史蒂夫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坟墓和油布，摇了摇头。

“上帝啊。可怜的卡梅伦。”他蹲下来，但什么也没碰，“格伦昨天就去了哈登角。有一家人带着小孩开着租来的车陷进了沙里，但无法确定他们在哪儿。格伦现在找到他们了，不过明天才能来这儿。”

“明天？”

“他分身乏术，伙计。”

“妈的！”

也是，格伦·麦肯纳警官单枪匹马，却管辖着有维多利亚那么大的
一片区域。他有时候在附近，有时候不在，但他至少了解这儿的情况。

内森打量着那个警察。警察的脸已经晒红了，他看起来几乎还没艾
克桑德大。“他们是从哪儿用飞机把你运过来的？”内森问。

“圣海伦斯。我今天上午到的，我叫拉德洛。”

“你是在那里接受的培训？”

“不是，”拉德洛犹豫了一下，“在布里斯班。”

“天啊。在城市里？”内森知道他有些无礼，可他不在乎，“你在圣
海伦斯多久了？”

“一个月。”

“很好。”内森听到就连巴布也叹气。他看着史蒂夫。

史蒂夫正在打开医疗箱。

“也许我们应该等格伦回来。”内森说。

“你们愿意在这儿等就等吧，等多久都行，伙计们。”史蒂夫说，语
气还算和气，“可我和拉德洛警官现在就要处理这个。”

内森看着巴布的眼睛，巴布没有反应。“好吧，好吧，”内森
说，“不好意思，伙计，不是针对你，但是……”

“我懂。”拉德洛说，“恐怕现在只能由我来，要不谁也不来。”

现场出现了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事情明摆着，我会尽我所能调查你弟弟的事。”拉德洛补充说。

内森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对拉德洛说：“是啊，挺好的。谢
谢你大老远赶过来。”他看见警官脸上露出放松的神情，感觉更糟了。
他非常得体地介绍了他们父子和巴布，在警官从他的袋子取出照相机时
安静地等待着。

“我要……”拉德洛指了指他的镜头，又指了指坟墓。他们都往后站
了站。他转着圈，从各个角度拍摄油布和坟墓。在他的膝盖和衬衫沾满
尘土后，他终于站了起来。“剩下的交给你了。”他对护士说。

史蒂夫跪在坟墓旁，拉着油布的边缘向后叠，不让内森看到下面的情况。内森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巴布走开了，他靠在他的车背阴的一面，眼睛看着地面。警官则斜视着他拍摄的数码照片。

内森和艾克桑德站在一起看着护士工作。内森心想，卡姆应该不会太高兴，他和史蒂夫从未这么注视过彼此。

史蒂夫抬起头来，看着内森，仿佛听见了内森心里的嘀咕。

“你这几天怎么样，伙计？”

“挺好的。”

“真的？万事如意？显然不是这样嘛。”史蒂夫的语气挺和气，只是带着点儿职业味道。他像是在问诊，而不是开玩笑。

“我挺好的。整晚都待在这儿的是巴布。”

“我知道。只是好一阵子没见过你了，”史蒂夫仍然没有开玩笑，“你错过了我在诊所的预约。”

“我打了电话。”

“可问题是你该来。”

“对不起啊，”内森耸了耸肩，“我忙。”

“你过得好吗？”

“好啊。我说过了。”内森给史蒂夫使了个眼色。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但已经来不及了，内森看见艾克桑德瞥了他一眼，然后把视线移到了别处。

仿佛过了很长一阵子，史蒂夫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坐在了他的脚后跟上。“好了……”他示意警官和巴布靠过来，“我昨天和飞行员聊过了，今天在这儿也没发现真正出人意料的东西。我说过了，死因是脱水。我们要把他送到圣海伦斯，做个尸检确定一下。年纪轻轻、身体健康的家伙，说死就死了，他们肯定想再看一下，可他的尸体上显示出来的所有迹象都是脱水。”史蒂夫抬起头来，看着大家，继续问道：“他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内森说。

拉德洛警官翻着一个笔记本。“那么，嗯……”他看着巴布，“你和他约定在星期三见面，对吧？”

“是的。”

警官等待着，巴布回望他时，他脸上晒红的地方正在变成深红色。“你能仔细给我讲讲吗？”警官问道。

巴布看上去有些惊讶。但是，经过犹豫以及被一再提醒之后，他把之前给内森讲过的情况又讲了一遍，但他的复述有些支离破碎。听到他讲得含糊不清的地方，就连内森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巴布讲完很久之后，拉德洛还在匆匆记录着，而后又翻回去一页，看着上面的文字。

“你为什么迟到？”拉德洛轻轻地问道，就好像他刚想到这个问题。

但内森觉得，他肯定酝酿了好几分钟才问出来。

内森抬头看着警官，看着他晒红的皮肤和大眼睛，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小瞧他了。

“你说什么？”巴布眨了眨眼。

“你和你哥哥约定在莱曼山见，你为什么迟到了？”

“哦……我瘪了两个。”

“轮胎？”

“是啊。”

“瘪了两个轮胎？”

“是啊。”

“真是不走运啊。”警官笑了，但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某种新情绪。

“碰巧了吧。”内森马上说，他看见史蒂夫点头同意，不由得感到一丝欣慰，“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天这么热，路上还有石头。如果爆了一个胎，那就十有八九会爆两个。每年的这个时候，更换一个瘪轮胎都要花上四十五分钟，没准要一个小时。”内森觉得自己扯远了，于是住了口。

拉德洛仍然看着巴布，问道：“情况就是他说的那样？”

巴布没开口，只是点了点头，这让内森感到安心。警官又看起了笔

记本，记了几句。他的表情显得很坦然，但内森再次感到，他的表情里潜伏着某种东西。内森瞟了一眼巴布的车，两个前胎看上去的确比较新。他发现艾克桑德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他们都立即把视线移开了。

警官终于把注意力从巴布转向了史蒂夫：“关于死亡时间，你有什么想法？”

“估计是昨天上午的某个时候。考虑到没阴凉、没水，我很惊讶他居然挺了二十四小时以上。尸检应该能让我们了解更多情况。”史蒂夫说。

“听起来也不算长。”拉德洛皱起了眉头，“他有多大，不到四十岁？”

“四十岁了。”内森说。

“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史蒂夫说，“换作别人，二十四小时恐怕都撑不了。”

“我们离卡梅伦的家有多远？”拉德洛的视线又落在了内森兄弟俩身上。

“步行，走直线，十五公里左右，在西北方向。”内森说，“如果从这里开车去，又不想陷在沙里，那就得沿着那条沙土路开，先向西，再向北。这样开下来，恐怕就三十多公里了。最安全的路还要再多上十公里，要从这里向东，往那些岩石开，然后沿着路向北开。”

内森说的岩石和路就是他们找到卡梅伦的车的地方。内森和巴布交换了一个眼神，被拉德洛发现了。

“这么说，如果他打算走回家，就连最近的路也要走几个小时？”

“他不能走路，不能在这种天气里走路。”史蒂夫说，他的声音有些发闷。他又看向油布下面，说道：“几年前，在阿瑟顿，那三个陷在沙里的承包商就是这么出事的。你还记得吧，巴布？你参加了搜索，是吧？”

巴布点了点头。

“他们……二十五六岁？”史蒂夫说，“想走回去。走了大约七公

里，好像是吧。不到六个小时，死了俩。”

“这附近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拉德洛走到牛栏边，把手放在金属丝上。“另一边是你的地吗？”他问内森。

“没错。”

“有没有可能你弟弟是想去找你？”

内森感觉到巴布和史蒂夫都看了过来。“不可能。”他说。

“你的语气听起来很肯定。”

“当然。”

“可……”拉德洛又打开了他的笔记本，“卡梅伦知道你和你儿子在外面检查牛栏吗？”

“知道，我每年这个时候都做这个。我们没在这附近。”

“卡梅伦肯定知道这一点吗？”

内森沉默了很久才说道：“这不好说。”

拉德洛伸出一只手，捋着顶层的金属丝，然后张开手掌，看着手掌上的灰尘。“你能想出你弟弟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内森终于开了口，“可他自己肯定知道。”

“他经常来这儿吗？”

“我想他再也不会来了，”内森瞥了一眼巴布，巴布耸了耸肩，“可他过去经常来。”

“这儿有方圆数英里仅有的一点儿阴凉，”史蒂夫说，“找到这儿来，也许是出于本能。”

拉德洛看着地上的东西沉思着。虽然被油布盖着，它底下还是一个人。

“最近这几个星期，你弟弟心情怎么样？”

拉德洛的声音很轻。过了一会儿，内森才意识到，拉德洛问的是他。

“我不知道。我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

“几个月？”

“四个月？可能吧。我们当时是不是都在做轨道工程，巴布？”内森这才意识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和他的两个弟弟在一起。

巴布一脸茫然。

“四个月，”拉德洛说，“那么，是在八九月份？”

“可能还要早点儿。”内森试着想了一下，“其实吧……等一下，大约在第一次原产州赛前后，因为我们那时聊过那件事。”

“六月。”拉德洛和巴布不约而同地说。

“是的，我觉得是。”内森附和道。

“那就是六个月了。”拉德洛说。

“是啊，肯定是了。我们有时候会在无线电上说说话。”

“经常？”

“能算得上是经常吧。”

“你们这么长时间不见面，有原因吗？”

“没。没原因。我们虽然门对门，可中间隔了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很忙。”内森向巴布求助，但巴布根本不理他，“你每天都能在家里见着他，你怎么想？”

内森以为巴布会耸耸肩，但恰恰相反，巴布似乎在思考。终于，他吸了一口气，说：“卡姆最近有些生气。”

内森吃惊地盯着他。如果连巴布都注意到了，那情况该有多糟糕？

“怎么个生气法？”拉德洛问道。

巴布这次的确耸了耸肩，看起来有些焦躁：“不知道，老样子吧。”

他们都等待着，但巴布显然不愿意多谈。

拉德洛查看了一下笔记，继续问：“卡梅伦和谁生活在这片牧场上？”

“我，”巴布一边说，一边扳着手指算着，“妈妈、他的老婆伊尔莎、他们的两个女儿、哈里叔叔……”

“哈里·布莱索，”内森插进来，“他其实不是我们的叔叔，是我们家

的一个朋友。我们还没出生，他就在牧场上干活了。”

“那么，严格说来，就是个雇工？”拉德洛问道。

“严格说来是吧，但没人会觉得他只是个雇工。”内森说。

巴布点了点头：“我们眼下还雇了两个背包客。”

“做什么？”拉德洛问道。

“老样子。劳动，在房子周围干干活。乱七八糟的活。卡姆几个月前雇了他们。”

“他经常雇人吗？”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雇，”内森说，“总有承包商和工人来来去去，要看需要什么。格伦，也就是麦肯纳警官，他最清楚了。”

拉德洛在他笔记本里记了一些什么。

史蒂夫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说：“好啦。我现在想把他弄进救护车里。我和警官可以抬担架，你们有谁特别想搭把手？”

内森和巴布都摇了摇头。

内森松了一口气。他想，如果抬了那个包裹，那他估计下半辈子都会被它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

史蒂夫又蹲下来，说：“我要把整块油布都揭掉了。你们谁不愿意看，就往别处瞧吧。”

内森想对艾克桑德说点儿什么，但艾克桑德已经把脸转过去了。城里人的脆弱，内森想道。不过他倒是挺高兴的。巴布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地平线。

内森在心里斗争了很久，才做出决定。当卡梅伦毫无生气的身躯被抬到担架上时，油布滑了下来。巴布是对的。他们的兄弟看样子没有受伤，至少没有受传统意义上的伤。但对一个人来说，热浪和干渴同样致命。卡梅伦当时已经开始脱衣服，他丧失了判断力，他的皮肤被晒裂了。无论卡梅伦活着时想到了什么，看样子他死时都不安详。

担架被放到救护车上了，许久，内森都一直看着它。

拉德洛回到了坟墓那里，无意识地在裤管上擦着手。他突然停下

来，向前迈了一步，打量着卡梅伦躺过的地方。露出来的地面是沙化的，点缀着稀疏的草丛。他弯下了腰。

“那是什么？”

内森感觉到巴布走到了他身后的一侧，艾克桑德走到了另一侧。他们都看着拉德洛指的地方。

在墓碑底部，在被卡梅伦的尸体挡住的地面上，有一个浅浅的坑。

第四章

那个坑有三个拳头大小，里面是空的。

拉德洛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把一根手指伸进了坑里。内森在一旁看着。由于松软的沙土慢慢移动，坑的边缘立即开始塌陷。那土地就像有生命的东西。内森知道，过上一两天，那片区域就会自我修复，一点儿痕迹也留不下。拉德洛把手指往里面又伸了伸。内森有点儿想知道牧人究竟被埋得有多深。

“我看那里面什么也没有，”拉德洛在裤子上擦擦手，冲史蒂夫皱起了眉头，“你检查他的手了吗？”

史蒂夫消失在了救护车的后面。一分钟后，他又现身了。“他的指甲裂了，指甲缝里塞满了沙砾。如果你要问，那我想说，他可能是用手刨的。”史蒂夫说。

“他为什么浪费精力做那个？”

“因为他该死的脑袋被油炸了，难道不是吗？”巴布说。

他们都转过身来，看着巴布。

巴布在观察，双肩耸着，双手抱在胸前。“看我干吗？”他耸了耸肩，“很明显，不是吗？昨天气温四十五摄氏度。我不知道卡姆为什么离开他的车，可只要他那样做了，他就完了。没救了。”

拉德洛看着史蒂夫。

史蒂夫微微点了点头：“是啊，他说得没错。脱水很快就会让人脑子犯糊涂。”

他们都看着那个用手抓出来的坑，看了很久。

拉德洛第一个抬起头：“我现在想去看看他的车。”

内森提议开车送警官过去，巴布没有反对。巴布看上去更愿意和史蒂夫留下来。史蒂夫想采集一些样本，在它们彻底变得没用之前放进冷藏箱里。于是，内森、拉德洛和艾克桑德攀爬过牛栏，坐进了内森的陆地巡洋舰。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侧土地，内森感觉好了一些。卡梅伦尸陈他热爱的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这个地方的平衡，就好像空气被污染了。

内森把着方向盘的手有些不稳，因为他试图回忆最后一次见到卡梅伦的情形。那是在六月份，也许是其他什么时候。卡梅伦可能在笑，因为他一向如此。内森握紧了方向盘，他只能想象出那张被油布盖住的脸，他曾一直希望自己不要看。在他发动汽车驶离坟墓时，他意识到，拉德洛在说着什么。

“你说什么？”

“我想问，你和你的弟弟是不是有意买相互挨着的地？”

“哦。不是。伯利-唐斯牧场是我们爸爸的，我、卡姆、巴布都是在这里长大的。然后，当我.....啊.....当我成家的时候，家里给了我牛栏这边的一些地。”透过后视镜，他看见艾克桑德看着窗外，假装没在听，“差不多是二十年前了。我们的爸爸大约也是那时候去世的，卡姆最后接管了伯利-唐斯。”

“这么说，卡姆拥有了它？”

“他经营它。他现在是大股东。”

“哦，是吗？”

“是啊，你犯不着这么意外。这么多年一直如此。爸爸死时，我们各得了三分之一。挺好，也挺公平。没过多久，我把我的一半股份卖给了卡姆。他打理那个地方，组织所有日常营运，大多数的长期规划也都是他制订的。巴布拥有三分之一，我还有六分之一。”

拉德洛记了一下笔记，问道：“伯利-唐斯有多大？”

“三千五百平方公里，养着大约三千头赫里福德牛。”

“你们一家人自己照看这个牧场吗？”

内森感觉拉德洛的说话方式很奇怪，但当他开口回答时，又觉得十分正常——拉德洛的话里既没有言外之意，也没有恫疑虚喝，甚至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异乎寻常的关心。内森想知道史蒂夫究竟什么时候会一股脑地把他们家的情况讲给拉德洛听，也许会在开着救护车回镇上时。他们家的情况很适合做谈资，并且好像也没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就算有，内森觉得现在也人尽皆知了。

拉德洛在座位上动了动。内森意识到，他仍在等着自己回答。

“需要的时候会雇些帮手，就像我说的那样，总是需要临时召集一些人，不过也有承包公司，可以打电话预定团队。现在用上了直升机或摩托车，差不多所有的活都能干完。在需要工程材料、安装牛栏或干其他活的时候，卡姆会找承包商。不过，平常的活主要是家里的人来干，尤其是在生意冷清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就没什么事，因为过圣诞节，市场和肉类加工厂都关门了。”

“那么多牛，你们就不需要挤奶工吗？”

内森通过后视镜看到艾克桑德想笑，但忍住了。

内森解释道：“这里养的是肉牛，不是奶牛。”

“这么说，你们的冰箱是不是装满了牛排？”

“还有保质期长的牛奶。不过，那些牛和农场里的牛还是不同的。这么大的牧场，牛主要是放养，喝水坑里的水，吃草，到时候了就赶到一起。”那些牛和野牛差不了多少，有些从生下来到被屠宰几乎没见过一个人。

“你的地有多大？”

“差不多七百平方公里。”

“比伯利-唐斯少了可不止一点儿。”

“是啊。”

“为什么会这样？”

内森有些犹豫。艾克桑德又回过头去，凝视着窗外。“说来话长，长话短说。由于棘手的离婚。”内森不愿多说。

拉德洛似乎接受了他的说法，没有再提问。内森不由得想，不知警官被派到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原因是不是和这差不多。

“还有谁和你一起生活？”

内森沉吟片刻才开了口：“没别人。我孤家寡人。”

拉德洛把头转过来，盯着内森：“就你一个？”

“对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当然了，在我需要的时候，也有承包商什么的。”内森还是能负担得起他们的工资的。

警官惊讶地张大了嘴：“你的地，那什么，有七百平方公里，多少头牛？”

“五六百头吧。”

“上帝啊，听起来还不少啊。”

内森没有马上回答。那些牛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它们足以让他那块贫瘠的土地使用过度，直到成为沙漠，但不足以让他过上更舒坦的日子。

“可……”拉德洛扫视着辽阔的地平线，从空空荡荡的一侧到空空荡荡的另一侧，“你不觉得孤独吗？”

“不觉得啊！”内森又匆匆地瞥了一眼后视镜，艾克桑德又在观察他了，“我挺好的，我不在乎。只要有水沟，牛差不多能照顾它们自个儿。”

“不过，不完全能。”

“是啊，不完全能，可我们近几年运气不错，有格伦威尔。”内森很想换个话题。

“那是什么，那条河吗？”

“是啊。它把雨水里的所有养分都捡起来了，因此等它发大水时，土地就受益了。去年发了大水，前几年也是。”

拉德洛眯起眼睛，看着太阳。

“那得下多少雨啊？”

“它泛滥时这儿不会下雨。”坐在后排的艾克桑德说。

拉德洛把身体扭了过去。

“真的？”

内森点了点头。尽管他四十二岁了，但看着河水在一碧如洗的晴空下悄无声息地上涨还是会觉得奇异。河水会轻舔两岸的河堤，因为北边一千公里外的地方前几天下雨而泛滥。

内森指了指外面，说：“在它发大水时，这里大部分都会被淹。在有些地方，河面有十公里宽。不坐船过不去。房屋和镇子都建在高地上，可道路会被淹没。”

“那你怎么出门？”拉德洛露出吃惊的表情。

内森听见艾克桑德的轻笑。内森解释道：“不出门，很多地方都会变成孤岛。有一次，我在我的房子里被困了五个星期。”

“一个人？”

“是啊，”内森说，“不过这算不错了。只不过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别无选择，这就是这里的地理规则。”

内森把视线转向外面，看着在他们周围延伸的红色土地。很难想象，就在几百万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内海的底部。在这片土地挖出过水生恐龙的化石。在沙漠深处的一些地方，太阳正在炙烤着一个个海贝化石小丘。内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他和卡梅伦曾一起去挖恐龙。他们带着铲子和袋子，准备把恐龙骨头带回家。多年之后，当再也挖不到真恐龙时，内森和艾克桑德则在口袋里装着塑料恐龙，要去把它们埋了。

警官又开始记笔记了。

“你的邻居都有谁？”

“最近的牧场是阿瑟顿，”内森指着东北方向说，“在镇子的南边，它的东边还有几个牧场。克拉比是这一带第二大的牧场，和我的牧场挨着。它现在属于一家公司。”

当然，它以前属于一个家庭。具体说来，它属于内森的岳父。是前岳父，内森提醒自己。他更喜欢这么叫。在牛栏线的某个地方，内森踩

了刹车，从那里穿过去。艾克桑德跳下车，打开简陋的栅栏门。内森在颠簸中驶过去，又来到了卡梅伦的土地上。

“现在没多远了。”内森对拉德洛说。

“你刚才说你弟弟对坟墓那一带很了解，这是什么意思？”警官翻看着笔记，“那地方挺怪的，似乎没人愿意待在那儿。”

“卡姆叔叔给它画了一幅画。”艾克桑德说着又上了车，“他让它出了名，至少在这一带。”

“真的吗？”

内森点了点头：“他只是个业余绘画爱好者……曾经是……不过他画得还真不错。我们还是小毛孩时，他就喜欢画画。好玩的东西不多，因此我们都玩那些古怪的、老掉牙的东西。集邮什么的。我连个屁都画不了，可卡姆画得挺好。他一直在画，可能时断时续吧。不过，他那幅牧人坟墓的画不是很久之前画的，大约五年前吧。”

当时，有个季节工给那幅画拍了张照片。当她回到法国……也许是加拿大，或者其他无论什么地方，总之，她把照片发到了网上。卡梅伦突然接到一些人的电话，说他们想订购那幅画的印刷件。最后，在母亲的建议下，卡梅伦参加了一项绘画比赛，获了个州级奖。

“你在镇里的商店能买到它的明信片。”内森说。

“这么说，那座坟墓对你弟弟意义重大？”拉德洛问。他的语气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他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我不这么觉得，”内森说，“我觉得他喜欢那幅画超过喜欢那个地方。他不过是交了好运而已。”

“那里非常奇怪，”拉德洛说，“旷野里的一座孤坟。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这一带有几座这样的坟，”艾克桑德向前靠了靠，“都是过去留下来的。一个人突然死了，就被埋在了那里。后来，他的家人，或随便某个人，过来立了一块墓碑。网上有地图、照片什么的，给游客看的。”

“谁会大老远过来看这个？”

内森耸了耸肩，说：“真实情况会让你感到吃惊。”

“他们参观牧人坟墓吗？”

“有时候会。卡梅伦的画挺有名气的时候，每年都有几个人来参观。现在没那么多了。在阿瑟顿那边有座更让人喜欢的坟墓。”

“那座坟墓有什么吸引力？”

“我觉得是因为它的主人比较可怜。那是个孩子的墓。小男孩的。一九零几年死的。”

拉德洛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内森想知道他是否有孩子。“他遭遇了什么？”拉德洛问。

“这里的老一套，”内森尽量不动感情地说，“误入歧途，迷路了。”

内森将车驶离道路，想穿过岩层中的缝隙，但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骂骂咧咧地倒车，然后从缝隙中挤了过去。到了另一侧，他四下望望，感到困惑。哪儿都看不见卡梅伦的车。有那么一会儿，他竟以为那辆车真的不见了。艾克桑德拍了拍布满尘埃的窗户。

“我们开过头了。”艾克桑德一边说，一边指着后面。

内森回到路上，又试了一次。正确的路和他开错的路几乎完全一样。他把车停在巴布此前停车的地方，步行上了斜坡。在斜坡顶部，内森与艾克桑德踌躇不前，拉德洛则戴上了手套。警官绕着卡梅伦的车转了一圈，拍了更多照片，而后在开着门的驾驶室那里停下来。

内森清了清喉咙：“我们抵达时门就是那样开着的，不过钥匙在座位上。我还试了试引擎。”

“你不应该碰任何东西。”

“对不起。”

“你试的时候，情况怎样？”

“一切正常。”

拉德洛坐了进去，亲自拧动钥匙。他让引擎轰鸣了几秒钟，然后把它关了。

“车平时还可靠吧？”他问道，“型号够老的。”

内森知道，这辆车的岁数和自己那辆差不多，卡梅伦开了十八年了。

“这里老车好开。新款都有电子显示器和其他一些别的东西，可都不能防尘。尘土能进到缝隙里，然后整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卡姆把这辆车保养得还不错。”

“无线电怎么样？”拉德洛指着仪表盘上的支架说。

内森给他示范了如何搜频率，说：“我听着没问题。他的应急无线电示位标可能也在乘客座下面。”

拉德洛把手伸下去，拽出了个人遇险信标。它仍在盒子里，没有被激活。

“你们不用手持无线电？”他问道。

“不用。无线电都是和车连着的。”

“这么说，如果你们离开车，就没通信工具了？”

“是的。”

“无线电覆盖范围多大？”

“看情况了。直线距离可以达到二十公里，有中继天线塔还要远一些，但有盲区，”内森说，“它基本上是直线电波。”

警官继续在车里工作，用他戴手套的手摸索着车内。他检查了遮阳板后面、杂物箱里面、车座下面，然后又检查了一遍。

“我觉得他的皮夹子不见了，”拉德洛举起一只手，“他的口袋里也没有。”

“不，它应该在家里。”

“他出门不带？”

内森自己的皮夹子放在他的餐桌上，他的屋门没锁，而且离这儿有几百公里。他朝周围挥了挥手，意思是说：你看这地方，有必要吗？

拉德洛的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的神情。他打开一本维修手册，快速地翻着。

“你在找什么？”内森终于问道。

拉德洛犹豫了一下：“随便看看。”

他不知道，内森想，他心里根本没底。内森看到艾克桑德皱起了眉，觉得他可能也这么想。

“你是要用粉末提取指纹吗？”艾克桑德问道。

“干这个需要犯罪调查科飞过来。”

“他们会飞过来吗？”

“有暴力迹象时他们才会来。”

他们都把目光转到了车上。车窗没有裂，座位上有些污渍，后视镜的角度正常。

拉德洛回头看了艾克桑德一眼，说：“抱歉。”

拉德洛继续有条不紊地工作，只是在打开后车门时稍稍停了一下。就像内森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拉德洛站在那里，盯着他面前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水和食物。

“他留下了这一切？”拉德洛问。

内森没有理他。解开谜团的应该是你，内森想。

拉德洛仔细查看着，问道：“你能想出个切合实际的解释吗？”

“我听人们说过……”内森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绝望，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有时候会出于某种原因离开他们的车，追赶一头走失的牛犊什么的，结果走远了，远得超出了他们的打算。他们开始奔跑，也没意识到他们走了多远，突然就迷糊了。”

“你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拉德洛摘掉了他的手套。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说说。可是，卡姆不会在这儿迷路。”

“是啊，”拉德洛说，“在我看来，这车情况不错。可是，它有些不对劲。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最好和你的车待在一起，不是吗？有人告诉我，这是金科玉律。”

“是啊。”内森回答道。

拉德洛听出内森的腔调里带着点儿什么，就抬起了头。

内森发觉拉德洛比初看时警觉。

“是啊。可问题出在哪儿呢？”

“没出什么问题。你用常识想想也知道。卡姆也懂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里他妈的有条路。他带了不少水。如果车坏了，他必须要步行到哪里去，那也该是到路上去，毫无疑问。他还会带着水。”

“那么，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内森听到他自己的嗓门抬高了，“我就是说说。那才是他会干的事情。绝对的第一选项是和车待在一起，打开空调，通过无线电求助。如果非要离开它，他也应该走到路上，而不是走到那片空地的中央。”

“可卡梅伦就那么干了。”拉德洛说。

“是啊。”

“如果他是想被发现呢？”拉德洛没再说下去。

“是啊，显而易见嘛，伙计，”内森发火了，“注意，我知道你想弄明白什么。你可以弄明白，然后说出来。”

警官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一直在想你另外一个弟弟说的话。卡梅伦也许感到了压力。”

“他可以用枪。”

“真的可以吗？”

“是啊，家里有枪柜，谁家都一样。”

“可车里没枪。”

“是啊。嘿，他不会走到哪儿都带枪。可在家里，他不会碰到任何麻烦，你懂吗？要是他想用枪的话。”

“那么，你觉得……”

“我没觉得什么。我就是说说。如果这就是你想问的，他为什么没……”内森没有说下去。

“说得好，”拉德洛点了点头，“可你见过枪击造成的损坏看着像什么吗？”

“当然了。在动物身上见过。”内森说。

“你的弟弟肯定也见过。”

“所以呢？”

拉德洛脸上的表情让他显得格外沧桑。“所以也许什么问题也没有。有时人们错误地以为，有把枪可以一了百了，可实际上不是。在精神上，那是个巨大的障碍。有些人根本不可能采取那样的行动。有时……”拉德洛欲言又止，皱起了眉头。他缓缓地转着头，把各个方向上的景象都尽收眼底。无论在哪个方向上，那片土地都非常辽阔。“这是这一带其中一个最高点吗？”拉德洛问。

“这个斜坡是这一带的最高点。”内森说。他们过去把这儿称作“瞭望塔”，并不完全是开玩笑。“有时？有时怎么样？”他问道。

拉德洛没有回答。他走了几步，来到岩层的边缘，弯下腰去。

内森没有跟着警官，他知道下面是什么。

“有时怎么样，伙计？”内森重复道，“你刚才想说什么？”

“只是想说，有时人们真的需要确保一了百了。最直接的办法并不适合所有人。”

内森走了几步，和拉德洛一起站在岩层的边缘。他能感到艾克桑德在观察自己。

下面是一个五米高的陡崖，陡崖下是一块枕头状的沙丘。掉下去，最多也就能摔断脚踝。内森知道，这附近没有一个地方高得可以让一个绝望的人一了百了。

不过，另外一个方向也许可以。

内森转过身去。他的视线越过了他的儿子，看着西方。他目之所及的大地深远而辽阔，一直向沙漠延伸，可谓名副其实的无何有之乡。如果有人想寻求解脱，那里倒是个好地方。

第五章

内森抓着方向盘。艾克桑德坐在乘客座上，抱着胳膊，耸着肩膀。他们都盯着前面的路。

他们有二十分钟没说话。内森突然意识到，他的儿子快要流下眼泪来了。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艾克桑德绷着脸，脸色苍白，尽可能地忍着，不让情感崩溃，但悲伤依然在他的脸上。内森知道，艾克桑德一向尊敬卡梅伦。虽然内森好端端地坐在这里，但他有些嫉妒油布下的兄弟。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

在他们离开卡梅伦的陆地巡洋舰之前，拉德洛从袋子里掏出一卷警戒带，想找个办法把那辆车围住。那里没有树木，甚至没有可以用作桩子的棍子。最后，他割了几段带子，把它们系在了车门把手上。

“我觉得你没必要太担心，伙计。”内森这样说。

但拉德洛还是锁了司机门，把钥匙递给了内森。

“你能拿着它吗？你们自己的警官明天想看看这辆车。”

内森把钥匙放进口袋。他现在开着车，但仍能感到钥匙的存在。钥匙沉甸甸的，硌着他的屁股，让他觉得不舒服。他和艾克桑德已默默地把警官送回坟墓那里。

幸运的是，史蒂夫完成了他的工作。救护车的后门此时已关上，再也看不见油布下的卡梅伦了。这让内森感到高兴。

史蒂夫打量了一下他们，问道：“你们这些家伙开车回家没问题吧？”

内森意识到，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但是，他们还是点了点头。

“也许我们应该在这里扎营？”在救护车开走时，他有些半真半假地

建议道，“省得明天又要开到这里。”

“别，我昨晚受够了。谢谢你的提议。”巴布差不多已坐到驾驶座上，“你们俩都回我们那儿吗？”

内森点了点头。“是啊，我们要去。不管怎么说，妈妈明天会盼着我们过去。为了下星期四的圣诞节。”他补充道。

巴布显得有些意外。“嗯，是啊。”他发动引擎，“那就家里见吧。”

“你想走哪条路？”

“公路，”巴布说，“要是我们被困住，那回程要花的时间就长了。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今天是不想冒着风险抄近路了。”他啪地关上了车门。

内森现在可以看到巴布的车就在前面不远处。沙石路突然变成了紧实的沥青路，巴布开着车行使了几百米，没有再带起滚滚尘土。路面保养得当，白漆的痕迹清晰可见。这是一条给飞行医生修建的紧急起落跑道。但平稳的感觉持续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又颠簸地回到了沙砾上。

艾克桑德坐在乘客座上，身体前倾。远处罕见地有光闪烁。一辆车正在驶近，但仍离得很远，看不真切。

“所有的圣诞礼物都还在你的房子里。”艾克桑德一边说，一边重重地坐了回去。

“该死！抱歉，我想我们还是先回家，然后再去你奶奶家。”内森本打算今天先回他自己的房子，洗掉一周来的风尘，然后再去参加圣诞节的家人聚会。

“没关系，”艾克桑德说，“没人在乎这个。”

是啊，内森想。不过艾克桑德在生闷气。内森曾希望艾克桑德好好过个圣诞节，但现在这能否实现已经很难说。

那辆正在驶近的车看起来依然很小，但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内森认出它属于阿瑟顿的一个长期工。这家伙肯定是要去镇上，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去。那辆车缓缓驶来，越来越近，给人感觉像过了一年那么久。它的保险杠轻微弯曲，引擎盖上的油漆有刮擦痕迹。

和巴布的车交汇时，长期工稍稍降速，举起手来挥了挥，但当他看到内森跟在后面时，他的手突然僵在了半空。内森看不清长期工位于挡风玻璃后面的眼睛，但能够看到他的手腕在转动。长期工坚定地缩回了四根手指，只留下了一根，显然是有意这么做的。

第一眼看见远处的尘埃时，内森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形。他偷偷朝旁边看了一眼。和以前一样，艾克桑德正透过乘客座的窗户向外凝望，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

儿时的家园出现在眼前，内森以这种方式见到，可能已经有上千次了，但每次看见它，他仍感到惊奇。一条车道绵延二十多公里，房屋矗立在车道尽头一个稍微隆起的地方。家园亮闪闪的，像一座绿洲。红色的沙漠让位于葱郁的草坪和精心料理的花园，泉水喷洒，使草坪和花园长青。过去的乡村街道上到处都是宽敞的房屋，眼前的房屋和宽阔的走廊仿佛就是从那里扯下来似的。但是，四散的巨大工棚和员工宿舍多少破坏了画面。在内森看来，这一切都像被抛弃了一样。不过，他看到不曾见过的大篷车停在院子里，挨着一辆四轮驱动车。

在他朝房屋行驶时，他的眼睛不断地搜寻着破败或年久失修的迹象，但他完全找不到。房屋完好无损，就像他们路上经过的牧场和牧场里膘肥体壮的牛那样，昭示着这里的日子蒸蒸日上。内森把车停在巴布的车旁时，他忍不住想，这地方无论如何都比我的房子强。一串串金属箔和圣诞节彩灯已悬挂在走廊上，随风飘舞。它们想必是被细心地挂上去的，但由于热风的拍打，它们已显得有些破旧。

哈里斜靠在木栏杆上等着他们。当三个人从车里下来时，哈里站直了身体。他的皮肤像个皮袋子，脸上的表情几乎不变，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他在巴拉马拉出生、长大，在还应该上学的年龄就开始给牧场干活。他来伯利-唐斯时，内森还没出生；内森离开了，他仍在这里。

“很高兴见到你们俩。”哈里说。他和内森握了握手，轻轻拍了拍艾克桑德的肩膀。

巴布和他的狗团聚了，显得很伤感。内森看见了卡梅伦的牧牛犬达

菲。它踌躇不前，观察着空荡荡的路面。内森伸出一只手，达菲不情愿地朝他走了过去。

音乐从房子里飘出来。那是一首歌曲的录音，唱的是雪和雪橇铃。内森猜想，那是从他侄女们的房间飘出来的。他有一年没见过卡梅伦的女儿们了，他不知道她们会如何应对她们父亲的消息。音乐很欢快，此时听起来却格外怪诞，毕竟一个女孩八岁，另一个才五岁。无论什么都行，只要对她们有好处，内森想。

前门开了。内森一看见他的母亲就害怕得颤抖起来。她面色惨白，两眼充血，眼窝深陷。她的肩膀耸着，仿佛仅仅是站直，就耗费了她浑身的力气。

“我以为你在试着休息一下。”哈里说。

丽兹·布莱特没有回答。她的眼睑肿了。她努力睁开眼睛，上下眼睑之间才裂开了一条缝。她看着他们，内森看到她的泪涌了出来。内森知道，他和巴布都不是她想看到的那个儿子，然后他又立即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内疚。丽兹一直非常努力，不想有所偏爱，但卡梅伦爱笑、头脑敏捷、理财有方，又让她很难不偏不倚。巴布没刮胡子，满面尘土，正在用一根脏手指揉眼睛。内森知道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看到艾克桑德，丽兹的脸色好了一些。她把他拉到身边，紧紧抱着他。等她放开了她的孙子，她又伸出胳膊，抱住了内森。内森也抱住了她。他很久没抱过她了，感觉有些生疏。

丽兹深吸了一口气，说：“给我讲讲。”

“我们也许可以到里面……”哈里开口了，但她打断了他。

“不。女孩们在里面。就在这儿说吧。”

内森再次希望卡梅伦在这儿，他会处理得非常妥当。巴布忙着和他的狗低语，帮不上忙。

“情况有些古怪。”内森开了口，但又停下了。他又试了一次，尽其所能地解释着。

丽兹开始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她只听了一小会儿，仿佛既想听又不

爱听，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拿不准，”内森发现自己在重复说过的话，“我不知道。”

“他的车没问题，”巴布插话进来，这让丽兹躲到了走廊的另一端，“我们试过了。”

“没陷进去？”哈里瞅瞅他们兄弟中的一个，又瞅瞅另一个，“车胎没爆？”

兄弟俩摇头。

“你觉得卡姆去那里干什么？”内森问道。

“他没提那里有活儿，”哈里说，“他在记事簿里写着他要去莱曼山。”

“巴布说他最近好像有点儿压抑。”内森说。

哈里瞥了丽兹一眼，似乎是在确认是否可以当着她的面谈这件事。然后他点了点头，说：“我觉得这么说很准确，没错。”

“究竟有多糟糕？”

“难说。”哈里的脸稍微动了一下，仍然让人无法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回想起来，他连续几个星期不像他自己了。也许有一个月，你说呢？”他看着丽兹。丽兹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视线越过郁郁葱葱的花园，凝望着外面贫瘠的棕色土地。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哈里接着说，“很显然。否则的话，我们早采取措施了。”

“他不像他自己……是什么意思？”

“对事情没有平常那么上心了，但我们也拿不准是怎么回事。有几次他说他累了，我觉得他可能睡得不好。”

“他是睡得不好，”丽兹平静地说，“我夜里有时候能听见他闹出的动静。”

“他还爱发脾气，”哈里说，“有时候显得漫不经心。”

内森觉得这样听起来确实不像卡梅伦。

“出什么事了？”他问道，“你们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哈里摇了摇头：“牧场挺好的。非常顺利。我们年景不错。”

“厉害。听起来不错。”内森说。他自己的牧场入不敷出。孩子们挂的装饰品在风中摇晃，让他想起了他的侄女们。“苏菲和洛还不知道？”

“伊尔莎正在里面给她们讲。”哈里说。

内森不由自主地朝门瞟了一眼，里面没人。“什么？”他没听清哈里说什么。

“格伦打了电话。”

“哦。”格伦是那个常驻警官。“他回到镇里了，是吗？”

“还没呢，他想让人明天在卡姆的车那里和他见面。”

内森能感觉到卡梅伦的钥匙还在他口袋里。“我去吧。”内森说。

“我已经和他说了，我去。”哈里说。

“那我和你一起去。”

“我也去。”艾克桑德和巴布不约而同地说。

丽兹一直盯着空旷的地方，现在她把视线收了回来，皱起眉头，说：“巴布，把艾克桑德领到里面，给他看看他睡觉的地方。”

“他知道在哪儿，一直都是那里。”巴布说。

丽兹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把他领走。”当他们进了屋、关上纱门，她转向了内森：“艾克桑德怎么样？”

“总体来说，挺好的。”

“他在家待多久？”

“他二十七号的飞机。”

“哦，”她看上去有些失望，“他就不能乘晚点儿的航班？今年新年不是轮到和你在一起过吗？”

“是啊，不过还是算了。”按照法庭规定的日子，艾克桑德还可以在內森这里待一个星期，但他打算提前离开。内森原本可以坚持，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法律保障，并且他真真切切地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他没有坚持。“他想去布里斯班，和他同学聚会。”他解释道。

“他什么时候再来？”

“我不知道，”内森试图说得轻松一些，但他能感觉到丽兹在注视着自己，“他这一年一开始就要参加几次大考试。”

内森前妻的律师曾提醒他：“两年的复习计划、标准化测验和大学入学考试对艾克桑德来说迫在眉睫，他这两年要集中精力，持之以恒。他需要时间在家学习。这一点，你能明白吗？”

内森当然明白这一点。他还明白，用不了两年，他的儿子就十八岁了。艾克桑德的童年充斥着过去遗留的问题，法庭规定的探视就是其中之一。

内森意识到圣诞欢歌已经停了。在悄无声息之间，他听见了一阵孩子的哭泣声。他希望音乐重新开始。丽兹转向哭声传来的方向，一言不发地朝房门走去，消失在了屋里。

内森和哈里留在走廊上。在西方，太阳正在缓慢下沉，它好像着火了一样，闪着黄色的火焰。

“你给我说说，”内森说，“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见过观光客干这样的傻事，”哈里说，“可我听说卡姆的车没抛锚。要是车抛锚了，他会待在车里，开着空调，在无线电上发牢骚。是个人都知道这么干。伊尔莎今年早些时候抛锚过一回，她做得就很对。她在北边的路上，老老实实在车里，一待就是四个小时，直到卡姆找到她。”

“我就是这么对圣海伦斯的警察说的。”内森说。

“他觉得是什么情况？”

“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甚至都没受过培训。”

“他觉得卡姆是有意步行离开的？”

“我想是的。”内森说，“你最近见过卡姆，你给我说说。”

“我可以告诉你，真打算那么做，有更容易的办法。可……”哈里停顿了好一阵子，“过去这几年，人们在这一带干过非常奇怪的事情。”

“如果是你，你会一枪把自己毙了，是吧？”

哈里的眼睛眨了眨：“你会吗？”

“哈，我会的。”内森想说得实在一点儿，但一开口就错了。他说得太绝对，让人感觉像经过了深思熟虑。

哈里仍然看着他，看得更仔细了。有一阵子，他们谁都没说话。屋里的哭声停了，至少听不见了。圣诞欢歌没有重新响起，房子里面没有一点儿欢乐的气息。

“你觉得卡姆在担心什么？”内森终于开口了。

“我不知道。就像我以前说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合理的理由。如果是和工作有关的，那在我看来还真意外。”哈里重重地靠在栏杆上，“我觉得是因为他今年满四十岁了。”

“这让他烦心吗？”

“他从没提过，可这是一道坎儿，不是吗？会让一些人烦躁。”

内森试图回想他两年前过自己那“一道坎儿”时的情形。除了艾克桑德寄的一张明信片、丽兹打的一个电话，那天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那些装饰物在内森头顶上摇晃，风吹落了一些尘土。

“克里·麦克格拉斯就是在圣诞节前后自杀的。”哈里说。

“应该是吧。”

不过那不一样，内森想。

克里被妻子抛弃了，于是他把飞行医生补给箱里的所有药都吃了。没有医生在电话另一头明确地告诉他不应该打开那些小格子，总之他打开了，并且一次性吞下了从扑热息敏到吗啡的所有药。很显然，那么做既不快捷，也少不了疼痛。至少史蒂夫·菲茨杰拉德在诊所是这么说的，不过内森怀疑他那是在吓唬人。内森记得他听说过克里的情况。内森自己的箱子现在放在一个高高的橱柜后面，从前面看不到。

内森清了清喉咙：“拜伦·泰勒，他就是迷路了。”

哈里哼了一声，说：“他那是喝醉了，他从酒馆走向车的路上掉进了河里，淹死了。我想问一下，你那里东西备齐了吗？”

“齐了……差不多。”

“那就好，一定要把东西备齐。我估计快发大水了。”

“还会发吗？”

“我觉得会。我估计北边会下雨。”

内森点点头。只要是哈里的预言都值得重视。

“还有你爸爸，”哈里嘴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内森惊奇地看着他，“差不多也是那一年的这个时候。”

“二月份。他不是自杀。”

“我知道，”哈里若有所思，“我只是想知道卡梅伦到底在想什么，才会一个人去那里，也许关键就在于那些想法。”

“爸爸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

“是啊。我知道。我想说的是……”

“你想说什么？”

“什么也不想说。有时候人的行为就是会不正常。”

纱门吱吱地响起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艾克桑德从屋里往外看：“奶奶喊你们吃晚饭了。”

“谢谢，伙计。”哈里说。

艾克桑德又回到了屋里。

“你不进去吗？”哈里问内森。

“我等会儿。你先进去吧。”

内森等待着，直到门砰地关上，只剩他一人。他走下木质台阶，穿过湿润的绿色草坪，一股柑橘的香气扑面而来。从大棚的方向传来发电机的嗡嗡声，正是由于它的转动，房子裡的灯才能亮着。他来到栅栏边，安装这些栅栏是为了防止好奇的牛糟蹋葱郁的草坪。他翻过栅栏，站在了它的另一边，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他朝远处望去。太阳西沉的速度似乎加快了。再过一个小时，地平线就会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他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嚎叫。还不到野狗出没的时间，但那只可能是野狗的叫声。内森又在尘土中走了一段路，远离了栅栏、房子和精心栽培的植物。他极目望去，感到一阵眩晕，仿佛是站在悬崖边上往下望。到了夜晚，天空似乎更加辽阔，他几乎觉得自己回到了一百万

年前，正行走在远古的海洋底部。一百万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无数自然事件，才使远古的海洋变成了如今他脚下这片土地。在这样一个地方，不下雨河水也会泛滥，离海一千英里却能找到海贝化石，人们下了车也许就会走向万劫不复。

有时候，那个地方似乎在召唤内森。那种召唤就像微弱的心跳，持续不断地吸引着他。他聆听着，试着迈出一步，又一步。他听见纱门的吱吱声从后面传来。

艾克桑德喊道：“爸爸？”

内森停住了脚步。他举起一只手，朝儿子的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身，向房屋走去。

第六章

直到回到屋里，内森才感到精疲力竭。艾克桑德已率先进入厨房。内森逗留在昏暗的走廊里，心里空荡荡的。他习惯在凌晨的黑暗中开始他的一天，但过去几个小时已让他身心俱疲。巴布撞开内森的手肘，从他旁边挤了过去，消失在厨房里。巴布看上去同样疲惫。

卡梅伦的狗达菲慢悠悠地朝内森走来，看上去有些孤苦无依。它和内森的狗凯利是一窝生的，此时它像凯利一样，用鼻子蹭着他的腿。内森蹲下身子的瞬间，想起了去年那个糟糕的上午。那天他一醒来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在一个棚子里找到了凯利。凯利翻着白眼，痛苦地哀号着。内森和它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其他任何活物都长。他抱起它，向房子走去。凯利在半路上死了。内森平复心情后给警察局打电话，他对格伦说有人给凯利下了毒饵。他说话时带着哭腔，但他不在乎。总之，有人来他的房子，毒死了他的狗。格伦也真值得赞扬。他驱车来到内森的牧场，帮他寻找迹象。但他们一无所获。

内森坚持认为是有人蓄意投毒，他说：“我知道被下了毒饵的狗是什么样子。有人故意毒死了它。”

格伦虽然同情，但表示怀疑：“我没有其他案情报告。要是有人刻意来这儿干这事，他要跑不少路呢。”

“你觉得不是有人投毒？不是冲着我来的？”

格伦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不是说他们不会，伙计。我只是拿不准他们是否真的那么干了。”

内森现在停在昏暗的走廊里，一只手放在达菲头上。就在此时，他听到拐角处传来一阵低语。

“.....可他们不得不过来.....”

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听不出是谁。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跟你讲，那不是那种地方。他在电话里问，是不是有人要来这儿.....”这次是个男人，声音也很低。

“来房子这儿？”

“是啊。可我觉得警察的意思是不来。”

说话声突然停了，因为说话人转过拐角，看见内森站在大厅里。那个男人仍然张着嘴，有一半的话还含在嘴里。他看上去快三十岁了，挨着他的那个女人也是。从口音可以判断他们是英国人。内森不由得怒火中烧。那就是他迫切需要的——一对英国背包客。

“上帝啊，你吓了我一跳。”那个男人率先回过神来，“你肯定是内森。”

“是啊。你们在聊谁？”

“谁？”

“你们听到在打电话的那个人。跟警察说话的那个。”

“哦。”那个男人犹豫了一下，视线越过内森，看着空空荡荡的厨房门，“是哈里。抱歉。我不是偷听。我只是.....听到了。”

“好吧。”在昏暗的光线中，内森很难看清那两个人的长相，“你们是谁？”

“西蒙和凯蒂。”那个男人介绍他们的名字时用手比画着，仿佛内森需要手势帮助才能分辨出谁是谁，“我们和这事无关。”

“如果你们在我死去的弟弟的走廊里晃荡，听别人打电话，那就肯定脱不了干系。”

这可不一定。内森也知道这一点，可他就是忍不住怀疑。

“卡梅伦雇了我们。”那个女人终于回过神来。

“是啊，巴布说过。雇你们干什么？”

“帮你母亲忙活屋子里的事，就干这个。”她一边说，一边冲厨房点点头，“好了，你还有什么要问.....”

还没等内森回答，她就从他身旁走过。内森发现自己跟着他们进了厨房。哈里和巴布已坐在大木桌旁。内森拉出艾克桑德旁边的椅子坐下，看着对面那个英国男人。他叫西蒙，对吗？他眼睛浅淡，鼻子挺拔，浓密的黑发闪着异样的光。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名叫凯蒂的女人，内森恐怕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凯蒂真可谓一个尤物（内森实在想不出别的词）。在灯火通明的厨房里，他看见她的皮肤和头发闪闪发亮。她的T恤紧贴着她的身体，她的身材是那样完美无瑕。她笑起来时，脸上会出现一对酒窝。她从内森后面走过，让他忍不住想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他皱着眉，把手放在桌子上。

在凯蒂端着一盘盘牛肉和米饭从灶台走向桌子时，巴布痴痴地看着她。就连艾克桑德也以内森从没见过的热情介绍了自己。艾克桑德眼神发直，看上去有点儿像巴布。只有哈里似乎不为所动，他石头般的表情依然故我。凯蒂弯下腰，从一个低抽屉里拿东西。内森不由得思考卡梅伦的妻子会怎么看她。

“我们不等伊尔莎了？”内森问丽兹。她在冰箱门前徘徊，仿佛不记得她为什么在那儿。

“她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哈里替她回答说，“她说过我们不用等她。”

“哦。”

“这个给你，鲍勃。”凯蒂放下最后一个盘子。

“谢谢你，凯蒂。”

“他叫巴布。”内森不由自主地说。

“你说什么？”

“刚才……”他能感觉到，巴布在盯着他，“你刚才喊的是鲍勃，可能是口音问题。”

“我的确喊错了。”

“他叫巴布，因为他是最小的那个。”

“哦。”凯蒂皱起了眉头，她看着巴布，巴布正在把食物往他三十岁的嘴里送，“我很抱歉。”

“我不介意。”巴布真心实意地说。

“这太令人难堪了，”凯蒂尴尬地笑了笑，“我一直没喊对你的名字。”

“好啦，他的大名其实是李。”丽兹叹着气说，她终于关上冰箱，坐了下来，“因此喊错的不止你一个。”

巴布冲凯蒂笑了笑，她移开了视线。巴布转向哈里：“关于明天的见面，格伦究竟说了什么？”

“现在不说这事，伙计。”哈里瞥了丽兹一眼。

“我就是问问。”

内森意识到，巴布换了衣服。他低下头看看他自己，又看看艾克桑德。来自死亡地点的红色尘土已溜进他们衬衫的褶子里，内森觉得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擦了擦他牛仔裤上的一块红斑，结果他感觉手上也沾上了沙子。

“我过一会儿就把洗衣机打开。”丽兹平静地说。内森意识到，她也在看着那些尘土。

“谢谢。”

没人说话。有那么一阵子，房间里只有刀叉碰到盘子发出的声响。几分钟后，艾克桑德把脸转向了背包客。内森早就知道他会这么做。这孩子生活在城里，无法像其他人那样保持安静。

“你们来这里旅行多久了？”艾克桑德问西蒙。

沉默被打破，西蒙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快一年了。”

“你们不回家过圣诞节吗？”

“没这打算……”

西蒙刚开口，凯蒂就抢过话茬：“太烧钱。”

他们四目相交，似乎在传递着什么，但内森判断不出来。

“是卡姆雇了你们？”内森问道，他们相互打量着，“事先安排好的，还是……”

“不是。就是运气。”西蒙吞下一口食物，放下叉子，“我们在镇上的酒馆和他谈了谈。我在家做过些生意，我来这儿帮忙安装牛栏、水孔，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哈里的脸稍微动了动。内森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家伙究竟能帮上多少忙。

西蒙冲凯蒂点点头，说：“她是个教师，因此和这里的女孩们处得挺好。辅导她们的空中课堂。”

凯蒂浅笑了一下。她已放下刀子，正在剔她的大拇指指甲。

“你们喜欢这儿吗？”艾克桑德问道。

“喜欢。”西蒙说。

凯蒂没有回答。

“对你们来说变化一定很大。”内森说。

“是的。”西蒙说，内森隐约觉得他的语气有些盛气凌人，“我在家可见不到这样的东西。老实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牧场，我们都傻眼了。我们去过西澳大利亚的一个牧场，有威尔士的一半大。”

“哦……”内森不知道威尔士有多大，但他并不感到意外，“这么说，你们也在别的牧场上干过？”

“是啊。有几个。”

“在哪儿？”

“大概在西边吧。”

“是吗？可西边那么大。”

“我觉得你可能没听说过。”

“说来听听。”

“阿米斯特德。”

内森还真没听说过，这让他非常气恼。“究竟在哪儿？”他问。

“大概在珀斯东边吧。”

“什么都他妈的在珀斯东边……”

丽兹把她的叉子丢在了她的盘子上，发出啪嗒一声。“上帝啊，内森。”她抱怨道。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安静地吃饭，伙计？”哈里说。

“不，怨我，”西蒙说，“我的描述太抽象了，我知道。可在这儿要准确地描述一件事，还真不容易。”

这倒是，内森想，如果你对这个地方的微妙之处一无所知的话。

桌子对面的艾克桑德正吞咽食物。“你们为什么来昆士兰？”艾克桑德问道。

西蒙啜饮了一口水，正在往下咽：“因为天气。”

“是吗？”

“西澳大利亚真够热的。”

“你知道吗？从官方数据来看，这里才是澳大利亚最热的地方。”

“哦。我不知道，说真的。不过，总比家里冷飕飕的雾强吧，不是吗？”西蒙看着凯蒂。

凯蒂眨了眨眼睛，有些走神。“不好意思。你说什么？”她一直在凝视着窗外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随着傍晚的降临，天色变暗了。

“我说……”

西蒙的话被从大厅里传来的很大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内森知道事情已经传开了。

“我去接。”哈里起身，但丽兹已经去了。她的食物基本上未动过。哈里朝空荡荡的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我们对卡梅伦的事感到难过，”西蒙说，不过并不是专门对谁说的，“他是个挺不错的人。我们在镇上找活干时没少听人夸他，夸得对。他们都说，我们给他干活算是交了好运。”凯蒂又在剔她的指甲。这或许是真的，内森想。卡梅伦“好老板”的名声在外。

“我一开始没意识到你自己住的地方离镇上这么近，内森。”西蒙说。

“没那么近，差不多三个小时。”

“是啊，不过相对来说还算近。我以前觉得，你离得挺远的。”

“没有。”

凯蒂现在抬起了头。她和西蒙都好奇地观察着内森。内森想知道，人们在镇上夸卡梅伦时还说了什么。不过，他其实能猜到。气氛变得尴尬，但内森无动于衷。他只是也盯着他们，直到西蒙垂下眼睛。

背包客转向了艾克桑德：“你和你爸爸住一起？”

“没有，”艾克桑德说，“我在布里斯班上学。”

真是天生的外交官，内森想。他百感交集。艾克桑德用一句话就掩盖了他和前妻雅基（现在还有她的新丈夫）长达十年的拉锯战、动不动就吵起来的电话、律师函、法庭命令、探望安排，以及一笔又一笔的律师费。艾克桑德冲着内森似笑非笑，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将来也经营牧场吗？你有什么想法？”西蒙问道。

“哦。不会。我不想。其实吧……”艾克桑德见内森、巴布、哈里都在看他，有些犹豫，“我想上大学。至于以后干什么，我还不太确定。”

艾克桑德显得有些难为情，不过厨房门的响动救了他。大家都抬起头来。门口站着刚刚成了寡妇的卡梅伦的妻子。伊尔莎一只手扒着门框，有些摇摇晃晃。她浅棕色的头发没有梳，用一根橡皮筋草草地绑在后面。她脸色通红，显然一直在哭。

内森没有坐直身体，没有挺起肩膀，或伸手理理头发、整整衬衫。本来这几乎是一种本能，要抗拒这种本能的冲动有些难度，就像要屏住呼吸一样。但他仍旧没有动。他只是坐着，压抑着无意识的反应。最终，他暗暗数到三，然后抬起眼看向伊尔莎，就看了一眼。

伊尔莎甚至都没注意到内森。

第七章

伊尔莎在门口徘徊，像要转身离开的样子。

“过来，坐吧。”哈里向她招手示意。

她往里面走了几步。

“女孩们来吗？”

“她们睡了。洛在丽兹房间里，她不睡她自己的房间。”

“我这就去给你弄点儿吃的。”凯蒂站了起来。

“谢谢你。我不……”伊尔莎张开了口，但凯蒂已经把盘子放在内森旁边的空位上了。

伊尔莎的忧伤是那么短暂，以至于内森觉得那不过是他的幻觉。内森感觉到伊尔莎的棉衬衫在他的皮肤上摩擦，然后他听到了椅子发出的吱呀声，伊尔莎在他旁边坐下了。

“很高兴见到你，内森。”

“我也是。”

内森还记得他第一次看到伊尔莎站在这间厨房里的样子，那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他总共就见过她五次。那时他走进来，看见一个人独自站在水槽边，正在给一个水壶添水。内森打量了她的裙子、浅棕色的头发、后背的曲线，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盯着的是谁。伊尔莎转过身来。他们都愣在原地，一言不发，两人都很吃惊。当卡梅伦匆匆走进厨房并向她走去时，内森吸了一口气，然后说……说了什么？他不记得了。卡梅伦把他的手放在她小小的背上，轻轻抚了抚一绺头发，然后吻了她的脸颊。内森从肺里呼出空气，然后费力地闭上了嘴。之后，伊尔莎发现内森独自在大厅里。

“真没料到会在这儿见到你。”她说。

当然了，内森想，我也没想到。“是啊，嗯，卡梅伦是我弟弟。”他大声说。

“我认识他时不知道。很抱歉。”

伊尔莎当时看上去并没有抱歉的意思，甚至很高兴。不过她现在看上去不高兴了。

“女孩们怎么样，伊尔莎？”哈里问道。

“稀里糊涂，不停地问问题。两个都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她们解释。”伊尔莎的语气有些严厉。她看着对面的巴布，巴布正忙着清他的盘子。“你爸爸死的时候，你和她们差不多大吧？”她问道。

“我觉得是的。”巴布的叉子慢了下来。

“就没有谁说点儿什么，帮助你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伊尔莎居然连巴布都问，内森觉得这表明她有些绝望。

巴布又开始吃起来。“不知道，”他一边说，一边咀嚼着食物，“真的不知道。我当时挺正常的。”

内森知道他在胡扯。他们的爸爸死时，内森还不到二十一岁，卡梅伦比他小两岁，巴布只有八岁。巴布那时总做噩梦。内森回家时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巴布做噩梦，他的尖叫声把整座屋子的人都吵醒了。巴布脸上亮晶晶的，汗和泪交织，他说：“爸爸还活着，但现在浑身是血，我很愤怒。”巴布的噩梦持续了数年，不过内森拿不准究竟持续了多久。比噩梦更糟的事情多了去了，巴布当时并不正常，一点儿也不正常。

“卡姆叔叔星期三离开之前，究竟有没有人和他说过什么？”艾克桑德环视着桌边的人。

哈里用叉子指了指西蒙。“我们都已经离开了，可……”他又指了指凯蒂，她点了点头。

“我看见他了。不过时间很短。我和女孩们在教室里玩，就是牛棚附近的那间小屋，”凯蒂说，“我去房子里拿东西，看见卡梅伦朝着他的

车走去。”

“他说了什么？”内森问道。

“他只是说他要去见鲍勃……对不起，对不起，巴布……要去莱曼山。我问是不是打算在那里过夜，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操心他们的晚餐了。 he 说是，说第二天才回来。”

“他看起来怎么样？”内森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好不好。”

“但你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凯蒂仍在剔指甲。西蒙注意到了，把他的手放在了她的手上。

“老实说，”凯蒂终于开口了，“他显得非常烦躁。他急于出门，就好像他有什么事要办，他想赶紧把事办了。我以为那就是莱曼山之行。”

“他没说他不想去吗？”

“没有，根本没说那样的话。至少没对我说。他一上车就出发了。那时他……”凯蒂打量着伊尔莎，试图让她接着讲下去。

伊尔莎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不想接话茬儿。

“你也看见卡姆了？”内森转向伊尔莎。

“是的。”伊尔莎终于开口了，“我在车道更远的地方，正在往里面牵一匹马。他要离开，必须经过我旁边。”

“他停来说话了吗？”巴布问道。

内森注意到，一提到莱曼山，巴布已经不吃东西了，开始关注谈话。

“他当然停下来了。他是我丈夫。”伊尔莎厉声说。她吸了一口气，继续说：“对不起，巴布。”

“没关系。他说什么了？”

伊尔莎绷紧了脸。内森理解，她这是不愿意和他们这群人分享她和丈夫最后一次个人交流，但他急于知道，大家也都急于知道。

“他说他回来时见我。”

“就说了这个？”巴布问道，“那你说了什么？”

“开车小心，我等他回来。”

“哦。”巴布显得有些失望。

伊尔莎的目光突然变得严厉，眼睛发出亮光。“好了，我很抱歉，可你想听什么？我当时不知道……”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绵纸，擦了擦鼻子。

“卡姆肯定地告诉你，他要和你在莱曼山碰头吗？”内森转向巴布。

“是啊。我们前一天在无线电里讲的。”

“但星期三早上没讲？”

“没有。不需要，伙计。我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

哈里观察着巴布，问：“你们说话时，他语气怎么样？”

“我已经说了，他好像很正常。”

“好像很正常和真的很正常不是一回事。”一个人的声音从门边传来。大家都抬起头，看见了丽兹。她又哭了，内森不知道她在那里站了多久。她仍旧有些绝望地看着巴布，但巴布只是耸了耸肩，好像他听不出她说的有什么区别。

“卡姆叔叔离开前，你看见他了吗，奶奶？”艾克桑德问道。

“没有，”悔恨的重量似乎让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更加沉重，“可他显然哪里不对劲。”

内森看见伊尔莎的表情变得凝重了。

“你当时在哪儿？在外面骑马？”内森问道。丽兹点点头，他松了一口气。他的妈妈这辈子几乎每天早上都骑马。内森内心把这看作是她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志。他知道卡梅伦也是。他下意识地看着桌子上放着她盘子的地方。但丽兹摇了摇头，说：“不了。我要睡了。”

“谁打的电话？”哈里问道。

“卡洛琳从邮局打来的。”

“看来消息传到了那里。”

“是啊。听起来是的。”

“她想干什么？”

“每个人都一样。她说她想帮帮忙，”丽兹摇了摇头，“可他们其实都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丽兹环顾着厨房，仿佛答案会突然出现，却只看见一张张困惑的脸。大家都看着她。

“那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内森问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她的脸皱了起来，“我必须努力睡觉，明天早上见。”她走了。

门口再次空了。过了一会儿，凯蒂站起来，开始收盘子。

“你和西蒙当时在干什么，哈里伯伯？”艾克桑德问道。

“检查东北方向的一些水孔。谢谢你，凯蒂……”哈里把他的盘子递过去，“我们天不亮就走了，根本没见着卡梅伦。”

“那可是一大片地方啊！”内森说，“你们把活都干了？不需要帮助吗？”

“基本上顺利，”哈里说，“我去了东边，西蒙去了北边。”

分开干是对的，内森想。就算单独干也要开一百多公里的车。他们可能一整天都没见到彼此。他看看西蒙，又看看哈里，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

“卡姆到了坟墓那里，真是不可思议。有点儿像真正的牧人的故事。”巴布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巴布，伙计。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哈里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

西蒙皱着眉，打量着巴布，问：“什么故事？”

“很荒唐。”哈里摇了摇头。

“不荒唐。”巴布冲内森点点头，“你说说，你知道故事情节。就是那个有篝火和观光客的故事。”

“我不说。”内森说。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有马的那个。”

“是啊，我知道，”内森觉得伊尔莎在椅子上扭着身体，“但现在不

说。”

“开头是什么？好像是说一群家伙还是什么东西……”巴布哼哼着说，“我从来都记不全。你他妈的就说说吧，内森。说吧，要不我说了。”

房间里静悄悄的，背包客眼巴巴地期待着。内森叹息了一声。

“那不过是个传说，讲给这一带的孩子们听听的，很没劲的。”内森说，“据说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个牧人其实不是牧人，是个偷牛贼。”

凯蒂关掉了水槽里的水，聚精会神地听着。

“他属于一个团伙，”内森接着讲，“他们看到了这片空地，还有那时根本不照看牛的牧场主人，看到了挣钱的机会。他们不慌不忙，不靠近主要的道路，碰见走散的牛就上去抓，抓够了就把牛群赶到阿德莱德。如果可以的话就打上假烙印，如果不可以就便宜卖了。”

内森不停地讲着。

“然后有一天，那些马发疯了。”巴布提示说。

“没错，多谢，伙计。”内森皱起了眉头，“然后……没错，有一天他们到了这一带，但是他们的马给他们带来了麻烦。马躁动不安，你们知道的，很难控制，就像受了惊吓，尤其是那个牧人的马。他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干了，待在后面，给团伙搭建营地，其他人则去挑选那晚上要偷的牛。”内森喘了口气，“他独自待了最多一个小时。在等他的同伙回来的期间，他铺开铺盖，点起了一堆篝火。”

“水壶悬在火上，已经烧干了，”巴布插话道，故意压低声音，“可那个牧人却没影了。”

背包客回过头看着内森，内森耸了耸肩。

“就像巴布说的那样。没有那个家伙的痕迹，也没有打斗的迹象。他的马还拴着，但快拴不住了。它在拽缰绳、踢腾，想要逃跑。他的同伙分头去找，骑着马找了一圈儿，就是找不到。他们找到了天黑，什么也没发现。他们等到了第二天，但他一直没回来。他们最终不得不离

开，因为他们偷够了牛。两天后，他们遇到了顺着这条路往北走的一个观光客家庭，就问这家人是否看见了他们的同伙。这家人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安，然后带着偷牛贼去看了他们的其中一辆马车。那人的尸体就在那辆马车后面，被一条毯子裹得严严实实。那家人说他们三天前看见他死在路边，大约在南边一百公里的地方。他们打算把他带去最近的镇上，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总之，他的尸体躺在路边，没有受伤，他没带水和补给，什么都没带。”

“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在消失的那天就死了。”巴布靠在椅背上，“再说，他步行走不了那么远，就算骑马也够呛，他是怎么去那里的？”

西蒙抬头瞥了一眼凯蒂。她伸出她戴着橡皮手套的手，耸了耸肩。西蒙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对了，那些家伙也没一个知道。”内森说，“于是他们感到恐慌，当场就把他埋了。这个故事按理说应该结束了，但总有人说起。一时间，到处都有人说看见了死去的牧人在那条道上走来走去。他们声称晚上也看见牧人在行走，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最后工人们开始拒绝来这儿，说这儿闹鬼。这里还发生了几次意外，最严重的还死过一些人。总之，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这儿的牧场主不得不立了那块墓碑，试图让鬼魂得到安息，平息那些流言蜚语，但不管用。有传言说，墓碑下什么也没有，你要是向下挖，估计什么都挖不出来，说那是个空墓。”

厨房里静悄悄的，只有钟表在嘀嗒、嘀嗒地走着。两个背包客都盯着内森。

“扯淡。”西蒙低声说。

“是啊，当然是了。”内森说，“他妈的就是个故事而已。”

“不过，那也太不可思议了。他消失了，然后出现在那么远的地方。”

“是啊。好了，可别睡不着觉，那不是真的……”

内森正要往下说，但打住了，因为就在此时，伊尔莎站了起来，把

椅子摔到了地板上。她张开嘴，好像想说什么，但又突然闭上了。她转过身，走出了房间。

大家都沉默不语。

巴布靠在椅子上，椅子嘎吱、嘎吱地响着，他摇了摇头。

“讲得不赖，内森。”

第八章

晚餐进展顺利，并且在内森讲了故事之后彻底结束了。散场时，西蒙过去帮凯蒂收拾，两个人在那里窃窃私语。内森看见西蒙低声对凯蒂说着什么，并且两人都看着他。而后，他离开了。

“你妈妈又让艾克桑德睡在你过去的房间里，我在想你该去哪里睡。”在起身离开时，哈里对内森说，“职员房空着，但那里的空调坏了。”

住职员房感觉像被锁在一个罐头瓶子里。

“我睡沙发吧。”内森盯着冰箱里面，他想找瓶啤酒。

“要是那里没有，冷藏室里倒是有一些。”哈里说。

“妈的！”内森站起来，关上了冰箱。

“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想起了一件事。”

内森自己的冷藏室已经坏了有一阵子了，他等了几个星期，修理商终于来到了这一带。修理商原本今天要到内森那里去的。他拽开了离厨房不远的家庭大冷藏室那扇沉重的门。修理商应该会自己进屋干活，这没什么问题，但内森希望自己在场。他曾试着给修理商打电话。

至少这间冷藏室没有问题。走进冷藏室时，内森想。他刚进去，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在众多的冷冻食品中站了一分钟，享受着那种温度，然后从高高的货架上抽出一瓶啤酒。

内森回到厨房，把头探进隔壁的储藏室。储藏室里满满当当，不像他曾担心的那样少了什么。他放心了。如果卡梅伦曾经心烦意乱，那么他就会对补给品不那么上心。这里和内森的储藏室很像，让人觉得仿佛

走进了一个街角小店。架子嘎吱、嘎吱直响，上头压着足以吃上数月的大米和通心粉，还有一些瓶瓶罐罐。墙上钉着清单，记着每样东西的储存数量—都是两位数。

内森一边四下看着，一边啜饮着啤酒。如果哈里关于洪水的预言是对的，那么他就需要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储藏室，确保万无一失。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和这个区域里的其他住户一样，内森会定期在最近的城市的超市下订单。每六个星期就有一辆大冷藏车从阿德莱德向北开上一千公里，把全镇订购的东西运过来。有备无患，否则会吃苦头。内森知道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每顿将吃什么。他总是备着足以扛过洪水的物资，尤其是在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被困住，他应该准备一下。

内森随手关上储藏室的门，来到大厅，拿起电话打给冷藏室修理商。卡梅伦的钱包就在大厅挨着电话的桌上放着，正如他所料。在电话转到语音留言时，他拿起钱包。他一边留言，一边翻看钱包。钱包里有几张信用卡、一些现金以及镇上加油站开的收据。内森从里面掏出驾驶证，看着兄弟的照片。卡梅伦罕见地没有笑，而是做出一副尽职尽责的严肃表情。不过，他眼角还是露出一丝幽默的痕迹。内森能够想象到，卡梅伦拍照片前应该刚刚和摄影师一起放声大笑过。内森啪地合上了钱包。

他拿起啤酒，溜达着去了休闲室。几十年了，房子几乎没变。沙发还是他孩提时的那张，他以前在上面睡过很多次，睡起来感觉还不错。他看见丽兹给他留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他拿起来。肯定是卡梅伦的。实用的需要总是胜过情感的挣扎，但手里拿着死去的弟弟的衬衫和牛仔褲，还是让人觉得古怪。

一棵塑料圣诞树矗立在客厅角落里，闪烁着光芒。树下已经有一些礼物。旁边墙壁的中间悬挂着一个沉重的画框，画框里是卡梅伦获奖的那幅牧人坟墓画。

内森知道，那画框不便宜。他已经有一阵子没看过这幅画了。他身

体前倾，想好好看看。画中是日出时的坟墓，光线从地平线折射而出。一些观看者会以为那是日落，但内森从位置判断出那是日出。卡梅伦非常注意光线穿过天空的路径，用纤细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捕捉了细节。

相比较而言，坟墓本身更像是一时兴起才添上去的。它暗色的石头在画的中下部隐约呈现，形状并不鲜明，边缘模糊不清。就连内森这样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也觉得自己能明白为什么这幅画那么受欢迎。获奖时，他读了网上的几篇讨论和评论，发现人们赋予了它各种含义。光明战胜黑暗、黑暗战胜光明，孤寂、忧伤、重生。有人曾说，在明暗相交的那些模糊的灰色块里，他们能看到牧人的影子。

就个人而言，内森对这幅画的喜欢从没到过那种程度。他承认这是一幅挺不错的画，但他觉得没有画出陆地上的风景，明暗之间的对比似乎有些笨拙。无论他什么时候去那里，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他都觉得，那种明暗之间的变化比画上要丰富得多。

内森咚的一声躺倒在沙发上，再次看着兄弟的那堆衣服。它们几乎和他自己的衣服一样（他认识的人都在同一个地方买衣服，这没什么奇怪的），只是小一两号。卡梅伦长到十七岁，个头就和内森一样了，并且之后两人一直都一样，只是卡梅伦比较瘦，像个运动员，内森的身材则更宽、更结实。

当内森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时（不是雅基第一次离开时，而是第二次，真正离开的那次），他曾待在一个棚子里用一个有凹痕的旧杠铃发了疯地健身，想减轻一下体重。

这样练了一阵子，他突然明白过来，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于是，他不再举重了，而是躺在沙发上喝啤酒，借以消磨时光。但即使晚上没有喝醉，早上摸黑起来也很困难，而且牧场上的体力活需要一定程度的力量和健康。因此，他不得不克制一些。他放下啤酒瓶，时断时续地练练举重，设法做到了平衡。只是，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了。

内森俯视着自己的衬衫，上面仍沾着红色的尘土。就在此时，一个影子从窗边闪过。暮光映出了她的轮廓。她正在从晾衣绳上摘床单。床

单在风中波浪一样翻滚，拍打着她的身体，就像有人正从它们中间穿过。内森又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把他弟弟的衣服扔在沙发上，走到外面，去和他弟弟的妻子说话。

伊尔莎的视线立即落在了他衣服所沾的红色尘土上。与在厨房时相比，它们似乎更明显了。内森能看得出，她在思考它们的来源。她的一只手仍放在衣夹上。

“我回头就洗。”内森说。

伊尔莎一言不发，身体重新转向了那些床单。

“听着，伊尔莎，很抱歉我在晚餐时讲了那个愚蠢的牧人的故事。我没想惹你烦。”

她把一条床单推到一边，以便能看见他。“我没有因为故事而心烦，内森。”她说。

“不，我觉得你是。”

她直起身体，去够一个枕套。从图案上判断，那些床上用品是女孩们的。

“别管它们，”内森说，“你现在犯不着做这个。”

“犯得着。那是洛的，昨天就挂在这儿了。”

“那也太久了吧？”

这个季节，亚麻床单晒上五分钟就干，棉布床单现在已经蒙上两天的沙尘了。

“反正都得重洗，别管它们了。”

“不。”

“那我帮忙吧。”

伊尔莎张开嘴，像是要抗议，但又耸耸肩，表示服输。“谢谢。”她用手指扭着一个衣夹，“内森，你觉得卡姆遇到了什么？”

内森从绳子上取下一条床单，没有马上回答。

“他和他的车分开，这是意外……”她定定地盯着她手里的衣夹，“还是刻意？”

“我不知道。”

“你去了那儿。你看见什么了？”

“有个圣海伦斯的警官，他能把事情都讲清楚……”

“我知道，”伊尔莎打断他，“我问的是你。你说。”

内森叹了口气。床单沙沙作响。他尽可能地给她讲了讲。他看见她两眼之间的小褶皱变深了。她主要是听，几乎没说话。她的眼睛有些湿润，嘴抿得紧紧的。她只打断了他两次，一次是他讲到墓碑底部那个浅浅的坑，一次是他提到丢在卡梅伦的四轮驱动车后面的水和补给品。她又让他说了一遍，不过没多大意义。

内森一边说，一边观察着伊尔莎。十年过去了，可有时候，假如光线适宜，她看起来还像是他在吧台后面遇到的那个女孩。

内森和过去不一样了。镇上只有一家酒馆，而当年，他可以说是那里的常客。老实说，当时他刚离婚，忍受着强烈的痛苦，开车跑那么远去喝酒，确实过于频繁了。

就在那一年前，他的妻子（准确地说是前妻，因为文件签署流程终于走完了）头也不回地开车驶上巴拉马拉大道，车里载着五岁的艾克桑德。他们当时没太在意孩子的探望安排，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内森曾答应艾克桑德每天都会打电话，但电话总是被挂断，次数实在太多了，这不可能是巧合。有时电话好不容易通了，没聊上几句，艾克桑德就被叫走了，留下内森听着拨号音。雅基完全无视约定的探望日期。内森给了她足够长的时间，让她适应她的新生活，又忍受了更长的时间，但他还是在那个特殊的夜晚走进了巴拉马拉的酒馆，转了一笔高得令人落泪的款子，以聘请一位家庭律师。

他与儿子遥遥相隔，这使他悲伤，而高昂的律师费使他贫穷。那晚，他出现在酒馆里，当时并没期待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在那个空荡荡的酒馆里啜饮着啤酒，只是因为那样能让一个男人感觉好些。

伊尔莎在那里。

她是唯一一个在吧台后面的人，而他是唯一一个在吧台前面的人。

她微笑着为他服务，他做了自我介绍。他们闲聊时，她坐在他对面。她告诉他，她在酒馆只工作了三个星期零一天，她背着背包来到镇上也只有三个星期零两天。她是荷兰人，但一直在加拿大学习环境科学。她把身体探出吧台，教他怎样用柔和、优美的语调发她的名字的音。

“艾尔—莎。”他试了一下。

她笑了。

“很接近了。”

内森一直试，直到他发对了音。

伊尔莎的父母离婚了。她母亲一年前死于乳腺癌。她不再说话，低头盯着吧台看了很久。最终，内森试探性地伸出手，抓住她的胳膊。她莞尔一笑，这使他有点儿魂不守舍。她笑着说，以前发生的事给了她旅行的动机，让她想冒一下险，看一眼世界。

“你觉得内地怎么样？”他问道。

她哈哈大笑。“挺酷的。就像世界边缘。”

内森给自己和伊尔莎都买了酒。他们坐在空荡荡的酒馆里，他给她讲了很多当地的八卦。他车里有原声吉他，他拿过来，给她弹了弹（他后来不太敢弹了）。他给她弹她从没听过的澳大利亚歌曲，她大声要求他弹他闻所未闻的荷兰歌曲。两人都笑了。

“为了找乐子，这一带的人们还会做什么？”伊尔莎问道。

她说话的口吻让内森想起了雅基过去对他说话的口吻。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当时两人情投意合。

“除了来这儿？”内森说，“让我想想。有时候人们会打架。”

伊尔莎翻起了白眼。

“真的，去年，阿瑟顿的一对堂兄弟在街上打了四个小时。人们搬出椅子看他们打。”内森话里带着笑意。

“四个小时？”她哈哈大笑，“就算那是真的，我也不信。顺便说一句，要么他们打架水平很高，要么打架水平很差。”

内森也咧开嘴，笑了。

在这一带，人们为了找乐子，当然还做别的事情。例如，把车开到沙丘上，喝着酒看日落。只要与合适的人一起去，乐趣还真不少呢。

他看着她。从她微微倾斜的脑袋和唇角的微笑判断，如果他发出邀请，她会同意的。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上帝知道，他没打算再婚。不过话说回来，他现在正式重回单身并且自由了。不过是开车和一个背包客去趟沙丘而已，这与把戒指戴在某个人手上，中间可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呢！但是，从一枚戒指到律师发来四位数的账单，中间可没那么远。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反应，痛苦就袭来啦。

内森闭了嘴，任由那一刻的冲动飘散。

他们又喝了一杯，又笑了几次。酒馆打烊时，她要关门，他们面对面站在门口，突然有些尴尬。他问了她下个星期什么时候上班。他一如既往地睡在车的后车厢里，点点星光从挡风玻璃中透进来。他驱车回家时，脸上带着笑。这段时间以来，还是第一次。

内森下一个周末去了酒馆，再下个周末又去了，但之后的周末没有去。他发现自己被禁止进入酒馆、商店，甚至在六个小时车程的半径之内所有值得光顾的地方，他都不得进入。禁令的期限不明确。后来，他尝试做了一些违反禁令的事，但仍被告知禁令依然有效。因此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有九年零四个月没去过酒馆了。

“卡姆在他身上留便条了吗？”伊尔莎在晾衣绳下问道，把他的思绪带回了当下，“或者在他车里？”

“没有。”内森说，“这里也什么都没有？”

她摇了摇头，说：“他口袋就没有东西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那儿，而没有在莱曼山？”

“没有。无线电上呢？他究竟呼救了没有？”

“我一整天都在办公室，什么也没传进来。如果有东西传进来，我会听到的。”

内森想起了那间大书房，保持牧场运转的案头工作就在那里进行。订购补给品、预约承包商、检查工资表和供应商发货单是一周七天都要

做的工作。内森小时候，这是丽兹的工作，现在落到了伊尔莎头上。

“巴布和哈里说，卡姆最近似乎有些压力。”他说。

“什么？只是最近？”伊尔莎的声音有些气恼。

“时间更长吗？”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如何经营的。他们知道实情。他一直都有压力，即使是在效益不错的时候。”她从绳子上拽下一个枕套，草草地折叠成方块，显得皱巴巴的。她吸了一口气，打开重新折叠，这次比较认真。“不过，我觉得哪里不对劲。哈里说得对。卡姆有压力，他情绪不佳好一阵子了。他有些魂不守舍，不太像他。我希望这种情况赶紧过去，可至少持续了六个星期，说不定更长。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情况越来越糟。”伊尔莎说。

“你问他原因了吗？”

“那还用说？”她开始下意识地辩解，“他对我说他很好。这里有操不完的心。正是因为卡姆努力工作，所以那才不意味着……”

伊尔莎停下来。

院子里有动静，两人转过身去。光线正在变得暗淡。他们看见巴布在栅栏最远的角落附近，那里的地势较高。巴布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一片泥土。即使在远处，内森也知道他站在哪儿。巴布没有朝晾衣绳这里观望，内森拿不准他是否看见他们站在床单中间。

“他在那里干什么？”伊尔莎问道。

“鬼才知道。”

巴布站在他们爸爸的墓前。在坟墓的上方，内森可以看到一棵桉树的轮廓。那是二十年前他父亲下葬后，他和他的弟弟们栽的。那天很热，干起活来很费劲，可那是丽兹的主意，他们只好照做，在那块地的前面挖了个坑。那棵树现在长得相当不错了，枝条摇曳，黑乎乎的，映衬着天空。

卡尔·布莱特的坟墓左边是给一家人预留出来的坟地。等他们死了就会葬在那里。正常情况下，紧挨着他的坟墓的那片地应该是丽兹的，

但是现在，内森意识到，它应该是卡梅伦的了。内森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我该进去了。”伊尔莎突然站直了身体。从她的表情看，他怀疑她跟自己想的一样。“我想在关发电机前再看看女孩们。”伊尔莎说。

发电机每晚都会被关掉，以节省燃料和金钱。切断电源，院落整晚都会漆黑一片。内森已经习惯了。这些天来，他关掉他自己的发电机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独自躺在无边的黑暗里，从日落到日出。

“去吧，”内森冲晾衣绳点点头，“我会把这些收进去。”

“谢谢你。”她仿佛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改变了主意。

一条床单被吹到内森面前，因此，伊尔莎离开时，内森没能看见她。他把床单推到一边，刚好看到她消失在屋里。他又把身体转向了晾衣绳。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白亚麻床单显得幽暗，有些发红，又有些发灰。

在院子对面，巴布仍站在墓地旁，他的背影隐约可见。内森伸手去够下一条床单，但停住了。他看到巴布就着手里的瓶子又是猛饮一通，而后把瓶子放在地上，把手伸向裤子的前裆开口。一秒钟后，就传来了绵长的哗哗声。巴布在撒尿，错不了。那种声响不间断地持续着，然后终于有了间隔，直至无声无息。巴布终于尿完了。他拉上拉链，慢悠悠地朝房子走去，没有朝内森的方向瞅一眼。空气中飘荡着微茫的曲调，他在吹口哨。

内森一直没动，直到巴布离开。家庭坟地影影绰绰。他走了过去。在越来越暗的天色里，他时刻小心着落脚的地方。他看着他爸爸的坟墓和巴布不久前待过的地方，然后蹲下来，用指尖碰碰土壤。土壤已干。干渴的土地把湿气吸了进去。巴布撒尿的地方已无迹可寻。

第九章

天刚亮，内森就看到两个小女孩已在练马场上了。她们是卡梅伦的女儿。内森看了她们一会儿，然后坐到哈里四轮驱动车的乘客座上。

丽兹已经筋疲力尽，不愿也无力再反对，因此，巴布和艾克桑德都坚持要到卡梅伦的车上去见镇上的警官。尽管没人提，但内森知道，每个人私心里都希望格伦·麦肯纳能好好看看，然后说出个所以然来。

巴布挨着艾克桑德的后座坐下，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他昨晚离开坟墓时，内森还能嗅到淡淡的尿味，但当内森回到屋里时，发现巴布已进了卧室，门也关了。内森正盘算着要不要敲门，就听见哈里喊出了夜晚警报。发电机要关了。内森放下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最好不要交谈。接着，发电机停止转动，房屋一片黑暗，内森躺到沙发上，思考着他要说的话。不过，早上当他醒了时，他发现他的想法已经消失了。他突然发觉，他思考的东西毫无条理。

哈里发动引擎，驶上了车道。经过练马场时，内森做了个手势。

“在路边停一会儿，哈里。”

八岁的苏菲站在练马场中央，一只手牵着一根长长的缰绳引导着一匹马，另一条胳膊用吊腕带挂在脖子上。五岁的洛坐在围栏边，低着头，在一叠纸上画着什么。在内森记忆中，她们似乎没这么大，但话说回来，那是一年前了。内森看到伊尔莎在走廊上看着她的女儿们。卡梅伦的狗达菲无精打采地蹲着。

“嘿，姑娘们！”内森探出车窗，冲他的侄女们挥手。

哈里停了车。

“昨天没顾上和你们打招呼。你们怎么样？还记得艾克桑德吗？”

苏菲拴好马。两个女孩快速走了过来。洛盯着内森，仿佛不认识他。

“过来啊，来向你们的伯伯问好。”她们绷着脸站着，哈里催促道。

“嘿，内森伯伯。”苏菲说，声音抑扬动听。洛落后她半步，什么也没说。

她们看上去真像卡姆，尤其是眼睛周围，内森想。等她们再长大一点儿，她们有些混浊的淡黄色头发也许会变黑。艾克桑德的头发就是那样。

内森看着苏菲的吊腕带，那是用五颜六色的织物做成的，上面印着小马。

“你怎么了？”内森问。

“摔下来了。”

“哎哟，你还好吧？”

“小骨折。”

“那可不好。”

“是不好。”

她的话里是不是有点儿轻微的嘲笑意味？内森拿不准。她的年龄还小，似乎学不来那个。“那就这样吧。”他说，“小心点儿。我想我们稍后还会再见。”

两个女孩点点头，瞥了一眼哈里，然后跑回了练马场。

“好像随便什么都能吓到她们。”内森说着，看到苏菲用好的那只手拿起马缰绳，“可她的胳膊好像没把她吓住。”

“是啊。”哈里看着车道，“好啦，你知道的，苏菲就是这样。”

其实不知道。驶离时，内森想。他们经过伊尔莎身边，她抬起胳膊挥了挥手。

他们默默地行驶着，房屋落到了后面。哈里走的是大路，没有抄那条经过牧场的小路。内森能听见石子砰砰地弹离车身，比昨天声音更大，也更频繁。哈里开车比内森快，不过大多数人开车都很快。

爸爸出车祸时，内森还不到二十一岁。根据雅基的建议，那时他们俩一直生活在那座现在被他称作“家”的房子里。和后来不同，那时，他们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做爱很频繁。雅基长得不错，床上功夫更佳，有好一阵子，他就是因此而爱她的。卡梅伦当时在外面上一门农业综合经营课程，巴布还是个小屁孩。

让内森最感到震惊的是那起车祸极其普通。卡尔和丽兹夫妇当时正开车从镇上回来。他们这样做过很多次了。一头牛走到了车道上，卡尔赶忙转向。他这样做也很多次了。但这一次，他若不是动作太慢，就是车速太快，若不是方向盘打得太急，就是打得不够急……总之，车狠狠地撞上了那头牛。车翻了个底朝天，卡尔被夹在方向盘和车顶之间。丽兹被撞昏过去，当她在黑暗中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在流血，而丈夫已经失血致死。她急忙用无线电求助，可过了四十分钟，才有人赶到。又过了三十分钟，救护车才到。事故已发生四个小时，他们谁都没有获得基本的医疗护理。在那段时间里，也没有别的车经过。

电话打来时，内森正在和雅基睡觉。他穿上衬衫和鞋子，雅基恰当地表示了同情，但又有些生气，因为内森要在半夜离开她，去参演涉及他家人的一出戏。总是事后才会发现危险信号如此强烈，甚至强烈到可笑。内森后来常常这样想。

当内森终于抵达现场时，丽兹已在救护车里了。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史蒂夫·菲茨杰拉德已开始忙碌。他把内森拉到一边，说了一下基本情况。卡尔仍被夹着，但犯不着立即解救他，因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后来史蒂夫用无线电低声传递信息时，内森无意间听到，卡尔的死亡过程不仅漫长，而且痛苦。如果有人早点儿路过，发出警报，说不定还有救。

夜晚很热，但救护车里面的丽兹肩上还是盖着毯子。她覆盖着一层因凝固而发黑的血，使人几乎认不出来了。

“她还算幸运。”史蒂夫说，“她会痊愈的。”

内森看着他的妈妈。她有些恍惚、憔悴，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幸运。他又朝车的歪歪扭扭的金属残骸里看了看。从那天起，他开车时的车速

就比实际需要的车速每小时要慢上几公里了。

内森听见哈里哼了一声，他看过去。哈里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你没事吧？”

“没事，”哈里说，“我刚才在想你和卡姆还是小毛孩的时候，你们偷偷跑到牧人坟墓去的事情。还记得吗？”

“记得，当然了。”

“那是怎么回事？”艾克桑德的身体前倾。

哈里透过后视镜看着他，问道：“你难道从没听说过这个故事？”

艾克桑德摇摇头。哈里瞥了一眼内森。内森耸了耸肩。

“我会告诉他？我会吗？那件事蠢到家了。”

“是啊。是挺蠢的。”哈里说，“但你们那时不过是小屁孩。你当时多大？十二岁？”

“十一岁。卡姆九岁。”想起弟弟，内森心里像翻倒了五味瓶。他沾满尘土的腿从一个满满当当的背包下伸了出来。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偷跑出去？”艾克桑德问道。

“鬼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内森说，他能感觉到艾克桑德看着自己，巴布也是，“说实话，我们其实不是往牧人坟墓跑。那不过是通往镇子的路上一个歇脚的地方。”

那天，他们把背包塞满，天不亮就骑马出去了。他们当时觉得镇上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至于是什么，他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肯定是某种好东西。他只记得他们有个计划，他们探讨了很久，现在还能想起一些细节，但他不想说。

“那么，发生什么了？”艾克桑德问道。

“他们没走多远，也就是刚开始，”哈里说，“在我们发现他们离开大约五分钟后，他们的爸爸就猜出了他们想干什么。我们开车去了那儿，停在坟墓旁，等着他们从远处的山顶过来。”他看着内森，“你还记得吗？”

“是啊。我记得。”内森想起了看见两个男人等在那里时的感受。

“你们发现他们后做了什么？”艾克桑德问道。

“我们把他们接上车，回家了。”哈里说，“我们把马缰绳拴在车窗外，让它们在旁边飞奔。”

“爸爸生气了吗？”巴布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这是自打他们出发以来，他第一次说话。

“生气了。”内森没有回头看他，“生气了。他生气了。”

“我猜也是。”

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重。大家都默不作声了。内森看到露出地面的岩层在前面绵延。不远了。

现在想来，内森十分庆幸他和卡梅伦被找到并接上了车，虽然当时他们不这样想。那个时候，即使带着补给而且运气极佳，他们最多也就能撑到中午。那是个危险的季节。他现在知道那么做有多么愚蠢了。内地的生存规则也许有些残酷，但它们是用血书写的。问问卡梅伦就知道了。

内森正想着，头猛地向前一探。哈里轻踩着刹车。

“从这儿往右拐。”巴布在后面喊道。

内森抬头看着岩石，看着那道在岩石间绵延向前、几乎看不见的裂缝。他们到了。内森听见艾克桑德在后面挪动身体发出的声响，他从后视镜里瞥了艾克桑德一眼。他的儿子看着哈里，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

警车出现在视野之中，停在斜坡底部。卡梅伦的车仍停在坡顶上，就在他们上次看到的地方。格伦·麦肯纳警官站在它旁边。内森一行人往上走时，麦肯纳举起了手。

“你也没发现它有什么问题吧？”内森冲那辆陆地巡洋舰点点头。

麦肯纳点点头：“从镇上到这儿的路上，有一两分钟能看见它，就是你的边界外边的那条路，内森。”

“你能看见？”

“你自己没看见吗？”

“我不走那条路。”内森盯着警官的眼睛，“它通向的唯一的方就

是镇上。”

“说得也是。你看，不好意思，我昨天没能来这儿。另外那个警官怎么样？”麦肯纳继续盯着他。

内森和巴布对视了一下。“挺好的。”内森说。

“我听说他挺能干的。”麦肯纳冲车门点点头，皱起了眉，“我记得他好像说车门没锁。”

“是啊。我们发现它时，它就没锁，”内森把钥匙递了过去，“是拉德洛锁上的。”

“为什么？”

“以防有人经过。”

麦肯纳看上去像是被逗乐了，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打开车门，看着里面。他彻底检查了一遍，和他的同事检查的地方一样，还检查了几处那个家伙没想到的地方。和拉德洛一样，他看见车后面的食物和水便停了下来。内森能嗅出三明治和水果已经开始变质了。最终，啪的一声，警官关上了后门。

“我想我们已获得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所以，你们可以开回去了。”

艾克桑德脸上现出沮丧之色：“你不打算把它扣住……我不明白……不调查一下吗？”

“不用，伙计。我很抱歉。”麦肯纳摇了摇头，“注意，要是我觉得那么做有用，我肯定会做的。我可以让刑事情报科的小伙子们从城里飞过来，做各种检验，但要提出充分的理由，否则他们不会专程跑一趟。这里没有打斗的迹象，什么都没损坏，贵重的设备也没被偷。我不知道卡梅伦当时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但你叔叔没死在这辆车里。”

约有一分钟，没有人说话。系在门把上的提示犯罪现场的带子在风中摇摆。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什么？”麦肯纳一边说，一边看着他们四个，“卡梅伦说他要去莱曼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改变了主意。从这里到他丧命的地方所走的路，是条非常老的徒步旅行线路。他应该知道

在这个时候离开车会遭遇什么。徒步，没带水。他星期三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八点左右。”哈里说，“伊尔莎和一个临时工看见了他。”

“我在诊所和史蒂夫说过了，”麦肯纳说，“已做过验尸登记，但他推测卡梅伦死于上午十点左右，最迟是那个时候。考虑到气温，也许还要早一些。”他看着巴布，声音柔和，“你告诉拉德洛警官说卡姆最近过得不太爽，伙计。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麦肯纳等待着，但巴布没再说什么。

“看吧，”哈里说话了，“卡梅伦处理事情井井有条，但他口风很严，什么都闷在心里。这一点你很清楚。不过，巴布说得对，最近这两个星期，有几件事被他忽略了。”

“比如说？”麦肯纳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一些他说要做却没做的事情，例如给牧场装门等。”

“他提没提和谁发生过矛盾？比如镇上的某个人？”麦肯纳问道，巴布和哈里都摇了摇头，“他对你们怎么样？对他老婆呢？”

内森觉得哈里和巴布被问得有点儿恼火了，但他们俩仍只是摇了摇头。

“是没有，”麦肯纳问道，“还是不知道？”

“没有。”哈里说。

“不知道。”与此同时，巴布说。

警官打量着他们，像学校的老师打量着犯了错的学生。内森感到有些内疚。他瞥了一眼他们几个，猜测也许内疚的不止自己。唯一的例外是艾克桑德，他仍一脸好奇地看着哈里。

“好了。我觉得不管是谁，只要看到车这样停着，而里面没人，都会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报告这一情况……”麦肯纳欲言又止，他瞥了一眼内森。

内森也瞥了他一眼，目光沉着。如果每次有人提到这事他就垂下眼睑，那估计这辈子他都没法直视别人的眼睛了。

“不管怎样吧，”麦肯纳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没有人向警方报告，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假设没人路过。”

“你觉不觉得，卡姆叔叔也许是停车帮助谁，结果遇上了麻烦？”艾克桑德说，“一个观光客，或别的什么人？”

“有可能，不排除这种可能，”麦肯纳说，“但我没听说有人经过。”

内森知道，一个陌生人要穿过这片区域，且不被当地人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沙漠公路夏天会封闭，只留下两条路可以进出。两个选择通向方向相反的两个小镇，它们相距数百公里。每个人都必须停下来加油，增添补给。此外，每年的这个时候，当地人一般会盯着陌生的车辆，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过去并不容易。不过，内森觉得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家里都还好吧？”麦肯纳问道，哈里点了点头，“还有就是……我直接说吧，你们的枪都还规规矩矩地放着的吧？”

“是啊。”哈里说，语气有点儿尖锐。

“枪都登记了吧？都规规矩矩地锁起来了？”

“是的。”

“这几天钥匙放在哪儿？要按照规定把柜子牢牢地锁上，毫无疑问。”麦肯纳面无表情地说。

大家都知道，钥匙通常挂在后门上。但是哈里说：“我拿着钥匙。”

内森吃惊地看了过去。

“过去三个星期，它一直在我的钥匙环上挂着。”

麦肯纳看着哈里，问道：“你为什么要带着它？”

“没有原因，”哈里说，“有一天我需要它，然后就没再拿回去。”

“卡梅伦没找你要过吗？”

“他不需要找我要，他直接拿就行了。不过他没拿。没有找我要，也没拿走。”

“好的。”麦肯纳皱起了眉。他似乎还想说点儿别的，但又改变了主意，转而看着内森。

“你呢？你的枪没变动吧？”

“没有，”内森和他对视着，“还和之前一模一样。”

“很好。”麦肯纳说，“伊尔莎怎么样？”

听到她的名字，内森感觉像被针扎了一下。“她不太好。”内森回答道。

“你妈妈呢？”

“也不太好。”

“知道了。好了。告诉她们，我回头给她们打电话。还有你们这些家伙……”麦肯纳有些犹豫，“你们都过得怎么样？这个季节有些难啊，到处都是压力。你们都好吧？”

内森知道他想说什么。还有没有人不想活了？

“我们没问题，我觉得。”看到没人答话，内森说，“我的意思是，就各方面来说，和预料的差不多。”

“你们知道，随时可以给我或者诊所的史蒂夫打电话，哪怕只是想随便聊聊也行。”

大家都老老实实在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麦肯纳冲内森招招手，“跟我来一下。车里有些资料，我要给你。”

内森跟着他下了斜坡，来到警车旁边。麦肯纳把手伸进杂物箱里，从里面取出一把卡片。“这种情况下，我想我应该给你这些东西。”

内森接过去。那些卡片上印着一个自杀预防热线和一个精神健康慈善团体的电话号码及网址。

麦肯纳看着他，显得有些不自在。

“还有别的吗？”

“听着，伙计。这不意味着我之前做过相关的调查。关于没人报告那辆车的事情。我想说的是，我知道你一般都躲着镇子……”

“是啊。我没有多少选择不是吗？”

“好了，你说得不对。其实你可以有选择，伙计。过去这些年，你本可以来惹些麻烦，可你没选择那么做，我很欣赏你这一点。”

“很高兴有人这么想。”

“我也知道，你会说你现在习惯了。不过考虑到这一切，如果你觉得那有些过分，有点儿受不了，你可能.....”麦肯纳压低了声音。

“像卡姆那样把自己弄死？”

“是啊。差不多吧。如果你觉得情绪很差，你知道，你可以来镇上，你想来就来。”

内森点了点头，麦肯纳是个不错的家伙。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任何人的错，要怪只能怪自己。再说，关于整个事件，麦肯纳已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了。做镇上唯一的警察还真不容易，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替内森说好话，试图构建沟通的桥梁。那不是他的错，但结果都一样。

“谢谢你，伙计。”内森说，“不过我一个人挺好的。”

“我听说，在搜索卡梅伦的呼叫发出去时，你把你的无线电关了。”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谈谈。”

内森没有回答。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

“我不知道法律还规定了一定要开着它？”

“得了吧，别他妈的自以为很聪明！”麦肯纳说，“不管怎样，听着，你需要发泄情绪的时候就发泄出来，别憋在心里。”

“好的。知道了。”

似乎再没有要说的话了。内森站在那里，看着麦肯纳钻进警车走了。他一直看着，直到警车消失在视野中。然后，他走回斜坡，朝其他人走去。

“那是什么东西？”艾克桑德看着内森手里的卡片。

内森递过去。巴布翻起了白眼。

哈里向西方眺望，他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我想沿着那条路回家，顺道在坟墓那里停一下。”

“没什么可看的。”巴布说。

“可我还是想看看。”

内森看到哈里把热线服务卡片装进了口袋。大家都看着卡梅伦的车。

“谁把它开回去？”巴布问。

没人回答。

“我们开吧。”内森一边说，一边瞟了一眼艾克桑德。

艾克桑德点了点头。

“好的，”哈里转过头，看着斜坡下面的车，“跟紧了，万一卡梅伦的引擎真的出了故障。”

“不用担心。”

很显然，没有人相信引擎有故障。

巴布跟着哈里走下斜坡。内森从卡梅伦的车门把上解下拉德洛留下的带子。他坐进去。驾驶座磨得光溜溜的。他伸手调整座椅，直到它和踏板的距离正合适。座椅的轮廓已经适应了弟弟比较小的体格，让内森觉得陌生。内森调了一下后视镜，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眼睛。它们看上去和卡梅伦的很像。他连忙转移了视线。

“哈里知道在哪儿转弯。”艾克桑德从容的声音从乘客座传来。

“你说什么？”

“他知道，”他冲哈里的车点点头，“在来这儿的路上，他知道哪条路能穿过岩层，通向卡姆的车。”

“因为巴布告诉他了。我听见了。”

“不。巴布是在哈里已经开始拐弯后才说的。”

“不对。”内森试图回忆，“是在那之前。”难道不是吗？他当时思绪万千，没太注意。“再说，哈里知道车在哪儿，之前已经告诉他了。”内

森说。

“我知道。我们昨天就知道了，可我们还是没记住。我们已经和巴布来过一次，可我们载着另外一个警察来这儿时，还是搞错了。哈里怎么会知道走哪道裂口？”

“因为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他和我们一样知道该走哪道裂口，而且他可以猜。”

在斜坡底下，哈里的车轰隆隆地启动了。内森摇摇头，拧动卡梅伦的钥匙。车顺利启动了，就像昨天那样。他把脚稳稳地踩在刹车上，开动车子，开始跟着哈里和巴布的车朝坟墓的方向驶去。哈里沿着牛栏行驶，重走着他们昨天走过的路。内森看到前面的车里隐约有两个头在动。那是哈里和巴布在交谈。

“他只是猜出来了。”内森又说了一遍。

“好吧。”艾克桑德终于说，他猛地靠在了他的座位上，“是啊，可能吧。抱歉。这两天真够离奇的。”

“我知道。”

哈里的车开始加速，内森踩着油门紧跟其后。他看不到哈里和巴布的脑袋在动了，想来他们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内森看着前面的车越开越远，感到一阵刺痛。起初，那感觉像皮疹带来的瘙痒，微弱，能忍受，但让人觉得不舒服。他告诉自己忍住，那可是哈里叔叔。内森从小就认识这个男人。如果说只有一个人能读懂这片土地，那就是哈里。如果他根据经验猜到了，那根本没什么讲不通的。

然而，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内森耳畔响起。这个地方很大，哈里猜得也太准了。

第十章

被卡梅伦抛弃的食物开始在后面散发出腐臭味，内森把车窗往下摇了一条缝。

“我们可以把它们倒掉。”艾克桑德说，显然他和内森想的一样。

“是啊。”内森点点头，但并没把车速降低。出于某些他还不太明了的原因，现在无论丢掉什么，都会让人觉得怪怪的，感觉太轻率。

艾克桑德仍在看着前面的车里哈里和巴布的影子。内森皱了皱眉。他相信哈里，真的相信。也许是发自内心的相信，虽然他以前从未注意到这一点。然而，当哈里转过头跟巴布说什么的时候，内森发现自己开始回想他们抵达卡梅伦的车那里前一分钟的情景。

“格伦能从你的牧场边界外看见卡姆叔叔的车，这事很有趣，”艾克桑德突然说，“这车在别的方向上都藏得严严实实的。”

“是啊。不过很多事都很有趣。卡姆不可能在大白天把车丢在路中间，而丢在那里，可能几年都不会有人发现。人们能来这里几次呢？一星期一次？再说，也只有我们来，要不就是阿瑟顿那些人。”

“我觉得，”艾克桑德说，“这一带太平坦了。如果我不想我的车被看见，我恐怕也会丢在岩石那片地方。”他望着空荡荡的土地，“说什么早些时候没人开车或飞机路过，那是胡扯。就算星期四已经来不及救人了，但星期三不一定。”

内森没有回答。艾克桑德说得对。如果那辆车早点儿被发现，发现它的人立即发出警报，那么救援人员就能及时赶到了。内森突然想知道——他试图不去想，但忍不住——如果换成是自己会如何。如果是自己抛弃的车被发现了，路过的人会帮忙呼救吗？或者，他们发现车之后会不会

置之不理？老实说，到了紧要关头，他们是不是还不如他？老实说，他真的不确定。

不是伊尔莎的错，甚至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要不是因为她，内森那天就不会到镇上去。那是他连着去那个酒馆的第三个周末，他已经不再骗自己说他去镇上有事。那里值得他去一趟，于是他就去了。

内森第二次去的时候，和伊尔莎在空荡荡的酒馆里面对面坐着。他给伊尔莎讲了离婚的事，说他儿子生活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外。伊尔莎则告诉他，她的母亲在医生诊断出癌症晚期后，她被迫暂停学业，成了专职保姆，她很投入，但临终护理的日常苦差事让她吃不消。她妈妈死的时候，她反倒释然了。

他们又喝了一杯。不知为什么——内森想不起来了——他们最后笑了，从微笑变成大笑。不是为了已经发生的事，而是为了其他事，一些开心的事，让别的一切显得比较可以忍受的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喜欢她的眼神，喜欢她看他时的眼神。他给她讲了讲那些沙丘。她笑了，说希望哪天能和他一起去看看。

内森第三次去镇上时又待到了打烊。他帮伊尔莎锁好门，伊尔莎伸出手够他的手。整条路上空无一人。伊尔莎让内森领着她离开唯一的街灯，这样他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灿烂的夜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发现自己正如内心希望的那样，把她紧紧压在他的四轮驱动车的一侧，她温暖的嘴唇挨着他的嘴唇。他既高兴又有些难以置信，飘飘然地打开车的后车门。他的睡袋已经铺开，正等着他。他把手伸到她的衬衫下面，她的皮肤又软又热，他能感觉到她把手放在自己的牛仔裤上。他紧紧地搂着她，聆听着她迅速、有节奏的呼吸。星光透过布满尘土的车窗，照在他们身上。

后来，他躺着，看着她。车门打开了，以便微风能够吹进来。睡袋被踢到了一边。

伊尔莎笑了。黑暗中，她的牙齿显得很白。“怎么样？”她问。

“没什么。那……”他思考着措辞。绝妙，让人精神焕发，让人像变

了个人似的。“棒。”他说，那是雅基离开后的头一回，当然不止如此，“真的很棒。”

“多谢。”她哈哈笑起来。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他的一只手抚摩着她。

伊尔莎又笑了：“我确信背包客的日记簿上会这样说：‘这是日出时你消失的地方，我再也没有你的音信了。’”

这回轮到内森哈哈大笑：“不可能。”他把她拉近了一些，她翻到了他上面。他感到了她的皮肤迸发出的活力。“那是不会发生的。”内森说。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他错了。不过，他当时真的是那么想的。

“他们为什么停了？”坐在乘客座上的艾克桑德突然身体前倾，把内森的思绪带回到当下。就在前面，哈里的车停在牛栏旁。那里离牧人坟墓还远，内森的视线范围内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哈里跳下车，引擎还在运转。他蹲下来检查地面，不时地用手指触碰尘土。

“他在干什么？”艾克桑德问道。

“我不知道。”内森摇下车窗，探出身子，“哈里！你在干什么？”

“看看！”

“看什么？”

“随便看看。”

圣海伦斯的警官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这话从哈里嘴里说出来，似乎有某种别的意味。

内森摇上车窗，耸了耸肩：“你听见他说的话了。看着吧！”

艾克桑德坐回去，他等待着。几分钟后，哈里终于回到了他的车里。他们又开始移动了。

天刚亮，伊尔莎就离开了他。镇里虽然没几个人，并且相距很远，但他们都起得很早。她在扣衬衫扣子时吻了他。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内森说。

“不用。”她指着酒馆旁边的住宿区，“我就住在那儿。”

“这么近？那我们应该去那儿啊。”

“怎么了？你在这儿不够开心吗？”她跳下他的车，莞尔一笑。

“开心。我开心。”

“我也是。”

他一边看着她离开，一边忙着穿衣服。他那天整个上午都笑嘻嘻地在镇上办他的事。他差不多忙完了，开车回家前，他去加油站加油。有人把车停在了他的车旁边。内森认出了那辆昂贵的四轮驱动车，发现自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当他的岳父（前岳父）打开驾驶门下来时，他一直低着头。他瞥见基斯·沃克尔在犹豫，但不是很久。那里只有两台油泵，内森用着一台，如果基斯需要加油，那他别无选择。他选了那个闲置的油泵。

“内森。”

“你好啊，基斯。”内森把注意力集中在油泵上。他马上就要加满油了，然后驱车离开。事实就是这样。

“我昨天和雅基聊了。”基斯打量着他。

内森看着刻度盘上转动的数字说：“哦，知道了。”他什么也没问。

“听着，她要通知她的律师反击。”

“那是她的权利。”

“内森，聪明点儿吧。别要求接触那么频繁。打电话和探视次数太多了，艾克桑德那个年龄的孩子可吃不消。”

“我的律师觉得那是非常标准的监护分歧。”

“对那些离了婚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两口子，那样也许不过分。可你的房子离这儿那么远，显然有些过分了。”

“离开的人是她，不是我。”内森闭了嘴，然后又张开，“再说，我原本以为你们会把艾克桑德留在身边。”

基斯有四座牧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地主之一。碰上好年景，他或许能登上富豪榜的榜尾。他此时摇摇头，嘴角垂了下去。“我和凯茜会

去布里斯班见艾克桑德。没理由让一个男孩子来这里。”

“我是他爸爸，基斯。”油泵停了，油箱满了，“我有绝佳的理由。”

内森第一次仔细打量着他的岳父。基斯面色有些苍白，似乎很疲惫。也许是为了数钱睡得太晚，内森一边想，一边进屋付款。透过窗户，他看到基斯在看自己。

内森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岔子，才使得那家伙这么和自己过不去。基斯和内森的爸爸关系不睦，可那很正常。内森和他爸爸相处得也不好。内森和雅基第一次走到一起时，基斯一切正常。不过内森觉得，基斯也许只是忍着没说，他希望那场恋爱按常规发展下去，最后以失败告终。

内森和雅基的关系越好，和基斯的关系就越差。婚礼临近时，他几乎还没和他的岳父好好聊过天。后来听说基斯不止一次劝说雅基不要结婚，这是雅基在房间另一头冲内森嚷嚷时说的。

但是，无论基斯是否愿意，婚礼都已举行了。之后，基斯切出他辽阔牧场的一部分，将其当作致歉礼物送给了新婚夫妇。那是相对较小的一块长条形土地，与布莱特家的土地接壤。“你们不妨把它当作在克拉比牧场的一个据点。”基斯这样解释。如果他们好好经营，让它发展壮大，那么将来可以从基斯那里购买更多的土地。

内森私心里对牛栏另一侧那块长条形土地持保留意见，他看不上那块地，但雅基很激动，他也就没说什么。雅基怂恿他往那块土地上投钱，把它当作家产好好经营起来。内森在他爸爸去世时获得了伯利-唐斯三分之一的土地，他把其中一半卖给了卡梅伦。他把钱投进了新土地，但立马就打了水漂，雅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怂恿他把剩余的伯利-唐斯的土地也卖了，再加把劲。她爸爸能从牧场挣那么多钱，内森为什么不能呢？他拒绝卖掉他继承下来的剩余土地，这导致了夫妻间第一次争吵。

雅基回娘家待了几天。她一回来，内森就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基斯给他们的那块地中看不中用！他们又大吵一架，雅基直接回到车

里，又回娘家待了几天。内森看着她驱车驶离那块差劲的土地，突然想到，这可能正是基斯所希望的景象。

内森感觉车颠簸了一下，他告诉自己要集中注意力。地面不平，他对卡梅伦的车又不熟悉，要是陷入沙丘就坏了。前面哈里的车慢了下来，他又停了两次，每次都下来检查牛栏沿线的地面，或慢慢转一圈，查看周边情况。

“你觉得他去坟墓那里看什么？”当坟墓出现在视野里时，艾克桑德问道。

“我不知道。”内森说，“但他是看着卡姆长大的，他也许就是想亲自看看。”

“可能吧。”艾克桑德的语气听起来不太相信。

在雅基终于一去不返时，内森对艾克桑德的思念超过了自己的预料。雅基一再威胁要离开，威胁了那么长时间，结果当她终于离开时，对内森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雅基要让他知道，他是个爱找碴儿的丈夫、爱找碴儿的爸爸、极爱找碴儿的养家者！内森曾经以为他会乐于看到她的背影，但与艾克桑德的分离却让他觉得像挨了一记闷棍。

内森一再翻看照片。看着艾克桑德幸福的脸蛋、小手、浓密的头发，他心里已然翻江倒海。他甚至怀念艾克桑德夜半的哭声，虽然听起来就像引擎加热时发出的声音。艾克桑德还是个婴儿时，内森常常坐在婴儿床旁边，在黑暗中轻弹他的吉他。能让他缓和痛苦的事情不多，而这是其中之一。当雅基发现琴声不仅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更令人厌烦时，内森感到吃惊。

内森不愿当着艾克桑德的面和她吵架。他和雅基处不来不是孩子的错，甚至也不是雅基的错。冷静下来想想，诚实地讲，内森承认他的责任更大。结婚而后分居，那几年，他的日子很难过。雅基离开后，有时他的确心情愉快了一些，比如说和一个不错的荷兰女服务员躺在后车厢里的时候，但是，他对艾克桑德的思念依然绵绵不断。

内森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他在加油站无视基斯，坐进车里径直回

家，情况会怎样。他原本可能会在离开时握握岳父的手，或一拳砸到岳父脸上。如果真是那样，从长期来看，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但他一样也没做。他付完油钱，基斯在加油站前院叫住了他。

“你要知道，内森，我和凯茜会给雅基付律师费。”

“扯淡！”内森在距离他的车有几步之遥的地方停下了脚步。

“是真的。”

“我不关心那是不是真的。”内森转过身，朝基斯走了几步，“我说的是，我不敢相信你会插手。”

“我们觉得你有点儿不理智……”

“我？”

“……我们要确保雅基的利益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艾克桑德的。”

“艾克桑德挺好的，伙计。他不需要你的帮助。他需要随时能见到他爸爸，那才是他需要的。”

“内森……”

“要是你该死的女儿……”

“嘿！你最好管住你的嘴！”基斯气呼呼地说。

“哼，你管住你自己的吧！如果你该死的女儿得逞，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基斯没有回答，但答案就写在他脸上，清晰得就像他亲口说出来了一样。没错，确实是这样。

内森感到非常恐惧。他早料到在争取探视时间上会遇到阻力，但他没想到他们居然那么干。他们不能把他和艾克桑德彻底分开。能吗？他觉得不能。可话又说回来，基斯有的是钱。

内森又往前走了一步，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的前岳父。内森看到加油站的服务员凯丽透过窗户看着他们。后来，她口齿伶俐地对众人说是内森挑衅的。不过在当时，他并不在乎。

“基斯，伙计，”内森语气温和，有所克制，“你认真听我说，因为这将是今年听到的最真实的话。你也许可以买卖这个地区每一头该死

的牛，但你无法让我离开艾克桑德。”

“可雅基想那么干。”

“狗屁！我不会让雅基得逞的。”

“那要看我帮不帮忙。如果你是个好一点的丈夫和父亲，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基斯摇晃着钥匙，也许有点儿紧张。

“伙计，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那个女人幸福。要不是你经常在她耳边诋毁我，说我是个废物，说不定她就不会离开我。”

“难道你觉得她看到了事实，这是我的错？我尽可能地帮你了，内森。我给了你那块地，不是吗？我不是给了你机会吗？”

内森哈哈大笑：“是啊，没错！你没完没了地强调这个。我从没在那块地里找到过什么机会，你不是不知道。你想让我像个傻瓜，你想让雅基看到这一点，你如愿以偿了，伙计。干得漂亮！至于艾克桑德，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走着瞧！”

“要是我放弃那个孩子，你就真的高兴了吗？你觉得那样更好？”

“要说实话吗？是的。我觉得雅基和艾克桑德跟着你这样的男人过不上好日子。”

“为什么？”内森虽然愤怒，但还真有些好奇，“我就这么糟糕吗？你从来都不愿意了解我，基斯。”

“我了解你这样的男人。”基斯说，“我在内地活了一辈子，我了解这里的情况。我知道你这样的男人是什么德行。”

“你究竟想说什么？”

“懒得跟你废话。我不习惯这个。我要走了。”基斯打开了他的车门。

“等等！你在说谁？你说的是我爸爸？”

“他算一个。”

“嘿！别走！”内森伸出胳膊，拽住车门，挡住基斯的路。他比基斯块头大多了。“这不公平。”内森说。

“你确定吗？”基斯盯着内森的胳膊，直到它们慢慢垂下。基斯摇摇头，坐进车里，摇下车窗，说：“不要企图给雅基打电话。你和她沟通应该通过律师。”

“岂有此理，基斯。”内森上半身已经探进车窗，凯丽在加油站柜台后面看着，“这是我和雅基之间的事，不要用你的钱掺和。你听见了吗？不要拿我的家人胡来！”

“不，内森！”基斯哈哈大笑起来，“你才是那个听不见的人。我会一直填支票，能填多久就填多久。雅基和艾克桑德不是你的家人，他们是我的家人，我要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照顾。因此，你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不在乎你想要什么，我只在乎我想要什么，在乎雅基想要什么。”

“你真的要那么做吗？”

“你他妈的以后别再往我或我的家人跟前凑！”

内森原本可以把胳膊伸进窗户，打断基斯的鼻子。时至今日，他有时还会想当时究竟该不该那样做。至少那样做的话，整个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突然想到了伊尔莎。基斯的出现把昨夜那种神奇的感觉冲淡了，但就在一瞬间，内森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没那么重要，他和他的钱不是万能的。

内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再说一句话，他表现出这辈子前所未有的自控能力，走向他自己的车，然后离开了。

到了坟墓附近，哈里停好车，内森停在稍远处。不知为何，与前一天相比，那座坟墓看起来更加孤独了。巴布下了车，跟着哈里走到墓碑旁，他们并肩而立。风沙几乎让地面恢复了原样，正如内森的预料，已经很难看出卡梅伦曾躺在这里。内森隔着挡风玻璃看见巴布说了些什么，哈里的脸微微皱了一下。

“你想下去吗？”内森转向艾克桑德。

“不想。”艾克桑德不肯向卡梅伦的尸体曾经躺过的地方看，“你呢？”

“不想。”

他们坐在车里。腐烂食物的气味从后面飘了过来。

内森再次看见那辆昂贵的四轮驱动车是在距离镇子数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离开了加油站，手牢牢抓着方向盘，基斯的话在他的耳朵里回响。和伊尔莎在一起的昨夜已恍如隔世，内森此时只感到热，感到满腔怒火。他原本想径直开回家，但他能够感到，由于缺乏睡眠，他的困意上来了。这在路上可不是什么好事。他在面包店前停下车，进去买了杯咖啡。他仍感到疲倦，但当他坐到车里，啜饮着咖啡，他想起了自己缺乏睡眠的原因，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二十分钟后，内森上路了。

当他看见那辆四轮驱动车斜着停在砂石路上时，他已离开镇子半个小时了。也许四轮驱动车并没有停车，只是不能动了。它一半在路上，一半离开了路。内森先是发现了完好的车辆，然后才看见了斜靠着引擎盖的人影。

后来，内森断定自己肯定花了三四分钟，才做出决定。无论他做了什么决定，都不是一时冲动。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这使情况变得更糟。

总之事实是，内森看见基斯的车斜停着，然后又看见了基斯。认出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是内森时，基斯脸上露出了非常失望的神色。不过，他的胳膊挥动了一下。他的身体稍稍弯着，一条胳膊在空中挥舞，另一条贴在体侧，靠近他放钱的口袋。

内森来不及细想，脚就重重地踩了刹车，然后又减轻了力度。他想起了艾克桑德，想起艾克桑德现在已经远远离开了自己。他感到胸膛沉甸甸的，血液涌上了头。此外，他还想起了基斯说过的话。

你他妈的以后别再往我或我的家人跟前凑！

内森开了过去，没有停车。

第十一章

虽然没人在乎，但从记录的情况来看，后来内森的良知占了上风。驶离基斯所在的地方三十分钟后，他拐了回来。当他赶回基斯的车旁时，已经过去一个小时。那个家伙的四轮驱动还在那里，依然奇怪地斜停着，但基斯已无影无踪。内森此时感到不安，就通过无线电报告了这件事。经过不同寻常的漫长等待，才有人回答他。他被告知基斯已被救护车接走。

“他没事吧？”内森问道。

又是漫长的等待，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两分钟。

“太迟了，伙计。”一个声音终于响了起来。

说话的人他肯定认识，但他就是听不出来是谁。

“什么太迟了？妈的！你说的是真的吗？”

“不是。你假惺惺的良心发现太迟了。他对我们说你见死不救。”

那人说完这话之后，无线电没声音了。

内森此时瞥了艾克桑德一眼。艾克桑德看着站在牧人坟墓边的巴布和哈里。巴布背对着他们。哈里蹲在墓碑旁，检查着墓碑底部的小坑，那个坑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他蹲了很久，然后站起来，环视了一下那片土地。内森懒得转动脑袋。他知道那里有什么。除了连绵无垠的大地，什么也没有。

基斯中风了，差点儿死掉。差点儿，但毕竟没死。他根本不感谢内森。在被放在担架上抬进救护车时，尽管他已经被死神敲响了门，但基斯还是使出力气，从嘴上拽下氧气罩，告诉救援者内森曾开车经过，把他丢在那儿等死。

实际上，在内森离开十五分钟后，基斯就被一个货车司机发现了。他真他妈的幸运！每个人都这么说。毕竟是千分之一的机会。与这件事有关的消息就像一场沙尘暴，刮遍了整个地区。人们对内森的厌恶与怀疑显而易见。把一个人丢在那里不管不顾，这不是态度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内森做了前所未有的事，让整个镇上的人——白人、土著，老人、年轻人，长期的对手、铁哥们儿——团结了起来。只要说起内森的罪恶行为，三十年的怨恨都可以放在一起。

在这个问题上，巴拉马拉整个社区都坚定不移。不顾同乡的死活几乎不可想象，绝对不可以原谅！内森·布莱特在内地出生、长大，如果他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他就别想在这一广大的社区混了。

内森道歉了，真诚而恳切。哈里和丽兹代表他道了歉，不久，卡梅伦也加入进来。雅基从布里斯班打来电话，臭骂了他一顿，然后挂断电话，给她的律师打了电话。

社区的惩罚迅雷不及掩耳。镇上举行了一次让内森备受折磨的会议，内森站在六十双写满指责的眼睛面前读了一封准备好的道歉信。他紧张不安。在他自己看来，那封道歉信既笨拙又空洞。他说了与前妻关于探视问题的争斗和他受到的压力，但这不能成为他做出这件事的借口。就算他身上着了火，半死不活之际，他也仍应停下来施以援手。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如果这件事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雅基的要求是正当的。她的律师后来获得了他发言的记录，并据此来反对他的探视诉求。

雅基煞费苦心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时至今日，内森对此仍耿耿于怀）。她的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在社区会议上宣读了那封邮件。邮件细数了内森给家庭造成的损失。邮件的内容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内森发现有那么几处，就连巴布听到时也赞成地点了点头。

舆论纷纷扰扰，有人说麦肯纳警官应该指控内森杀人未遂。不过谢天谢地，这种舆论无果而终。于是，镇上的居民转而团结起来不理睬内森。就像恶性肿瘤那样，内森被切除了，没了他，社区康复了。

内森被禁止出入镇里的公共设施。在格伦下了命令之后，加油站和邮局最终不得不同意为他服务，但交易是在没有目光接触的情况下完成的。没过多久，消息就传到内森的临时雇员耳朵里，他们相继递交了辞职信。内森被迫用更高的工资雇用生手，但仍找不到替代人员。他一个人无法管理所有的牛，不得不缩减数量。以前与他合作的承包商拒绝接他的电话，并最终承认他们遭到威胁，说如果和他做生意，就会遭到联合抵制。就算没有受到威胁，他们也不会和他做生意了。不顾一个人的死活，他该是多么卑鄙的人啊。内森被迫走得更远，支付更多的钱，却获取更少的收益。

这件事发生数月之后，一天早上，内森醒来时发现院子出奇地安静。他躺在那里，焦虑不安，然后恍然大悟。他成了孤家寡人。没有雇员。除了无线电上的静电，什么也没有。他凝视着天花板。在离他这里数小时车程的范围内，除了他，再也没有别人。他已经被完全抛弃，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艾克桑德翻看着卡梅伦的杂物箱里的东西，以免自己的注意力总是被坟墓吸引。两个警察都看过，但内森没有亲自打开过。杂物箱里的东西以实用为原则，摆放得井井有条。很像卡姆高效管理下的牧场，内森有些痛苦地想着。

“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吗？”

“没有。”艾克桑德摇了摇头，“不过看起来他像是打算去修哪个地方的中继塔。他在里面放了本修理手册。”

“是吗？”内森伸手拿起修理手册翻开，“也许只是做个样子，这样就没人会意识到他其实打算来这儿了？”

“有可能。”艾克桑德说，“但这里东西不少。他打印了使用说明，在他带出来的所有工具上都做了记号。”

内森皱起了眉，说：“他可能中途改变了主意？”

艾克桑德一言不发，耸了耸肩。他的目光投向前方，盯着哈里和巴布。

内森曾尝试给伊尔莎打电话。由于担心她听到了风言风语，他很久没给她打电话了，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也许他该说“不要相信那些糟糕的传言”，可她凭什么不相信呢？她就是相信了也没错。

内森甚至在那场可怕的镇民会议上寻找伊尔莎。见她不在场，他既感到侥幸，又不可思议地感到失落。他终于鼓足勇气，在伊尔莎的周末上班时间给酒馆打电话，那时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电话是经理接的，他听出了内森的声音。他告诉内森，如果他再次看见内森，或接到内森的电话，那么他叫来解决问题的就不是警察了，希望内森明白。

内森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在下个周末开车去了镇上。然后又在接下来的周末，他才费尽力气搞清了伊尔莎住的雇员宿舍，然后从门下往里面塞了张纸条。他不知道伊尔莎是否看见了纸条，他从没听她说起过。他把车停在路边的阴影里，远远地看着酒馆的亮光。他不能进去，也没有远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时不时会这么做，大概六个月一次，就是为了听听内心独白之外的声音。他会把车停在黑暗的角落里，倾听着从酒馆飘出的模糊的闲聊声，以及不连续的音乐声。他现在不这么做了。快十年了，他不知道自己在酒馆外守候的那些日子里谁在里面，是不是还有人能认出他。不过，他猜测他们还记得他的名字。那件事被人们口耳相传，他成了一个反面教材，仅此而已。

那件事发生后不久的一个傍晚，内森看见卡梅伦和巴布从酒馆里出来，笑着和一些当时对内森视而不见的家伙握手。那件事闹大后，内森尽可能地躲着他的弟弟们。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内森主动躲着他们，省得他们开口要求他这么做。

内森看见他的弟弟们站在酒馆外。他的第一感觉是他们背叛了自己，但慢慢地，这种感觉变成了一种谨慎乐观的情绪。他一直盼着卡梅伦给他打电话说：“来吧，伙计！我已经把事情摆平了。我解释过了。他们知道你感到内疚。”但是，他始终没有接到这样的电话。一个星期后，内森又开车进镇。这次，他看见了他一直在等待的事情。

伊尔莎已经下班了，唯一的街灯照亮了她的身影。内森把手放在车门上，并匆匆准备好了道歉词，但她身后跟着经理和两个常客。她锁门的时候，他们在闲聊。她锁好门，他们还在街上逗留不去。内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心里懊丧不已。从那以后，他曾放下架子，直言不讳地请卡梅伦在酒馆为自己美言几句。

“伙计，我很少去那里。”卡梅伦说，听他的声音就能想象出他正皱着眉，“我之前去，只是想让巴布找个人聊聊。”

“求你了，卡姆。那里有个女孩。一个不错的女孩。在吧台后面干活。”他选择了他的弟弟能听明白的措辞。

“哦，是的，我见过她。她没事。”卡梅伦哈哈大笑。

“嗯……听着，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能否让我回去？”内森屏住呼吸，直到卡梅伦回答。

“伙计，我很抱歉，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我帮不了你，他们不想让你去那里。”

内森挂断了电话。一连三个月，他没再和他的弟弟说话。

艾克桑德把纸张放回杂物箱里，坐立不安。内森能看出他不耐烦了，急着想走。内森也一样。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开车先走，但他不想把巴布和哈里留在坟墓旁。这很奇怪。巴布和哈里低头说着什么，内森听不到。

“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内森说。

艾克桑德点了点头。

内森一直暗自庆幸艾克桑德和他的外祖父从未真正亲近过。当艾克桑德长到能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年龄时，雅基就把她那个版本的故事告诉了儿子。因此，内森也忍不住讲了自己的版本，但刚讲完就后悔了。他的版本听上去没好到哪里去。不管怎么说，基斯现在已经死了。第一次中风四年后，他再次中风，没能救回来。基斯的死很难说和内森有关，但这不能使人们停止对内森的谴责。基斯的遗孀搬到了布里斯班，以便离雅基和艾克桑德更近些，她现在住在一个疗养院里。内森曾希望

基斯的死能让人们解除对自己的禁令，但事实上适得其反，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基斯是罪行的受害者，只有他才有权停止惩罚，而现在，他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起初，内森每天都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他仍在等待。实际上，他不再每天都想这事了，或者根本不想。现在大多数日子，他都在想如果有些事情没有发生，结果会怎样——如果基斯那天真的在路上死了，会怎么样？如果他非常得体、安详地倒下，那条胳膊一直贴在体侧，嘴闭得严严实实，会怎么样？

透过挡风玻璃，内森看到哈里用靴子尖踢着坟墓旁的地面。

如果基斯没有指控内森见死不救，内森的遭遇也许将大不相同。死人不会说话，也没人知道他干了什么。内森仍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哈里对巴布说了些什么，巴布点点头。他们一起转身朝车走去。他们的引擎发动了。内森也发动了引擎，最后看了一眼卡梅伦被发现的地方。

死人不会说话。

这些年，内森这样想过千百遍。当他驱车经过坟墓时，这种想法又悄悄来临了，只是这次以一种奇怪的、陌生的形式寄居在他头脑中最幽暗的角落里。内森觉得有些不自在。

车轮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滚动。内森没有向后看，他一直看着前方。他的视线几乎无意识地落在前面的车上，更准确地说是那两个男人的身上，落在前车的后视镜上。

从前车的后视镜中，内森分辨出一双眼睛——哈里在前面打量着内森。

第十二章

把卡梅伦的车停在车道上时，内森看到了母亲的反应，尽管离得很远。丽兹坐在丈夫墓旁的树下，听到引擎声，她挺直了腰板。她想站起来，但看到从车里出来的是内森而不是卡梅伦时，她重重地坐了回去。

内森把车停在哈里的车旁。哈里和巴布已经不见踪影。回来的路上，内森落后太多，最后几乎看不见前面的车了。

“我去和你奶奶说几句话。”下车时，内森对艾克桑德说。

“好的。我去我的房间。”

艾克桑德离开了，仿佛有什么心事。内森看着他离开，然后走过去见丽兹。达菲蹲在丽兹脚边。

“格伦说什么了？”丽兹抬起头来。她一直在哭。

“他会给你打电话，以示哀悼。”

“他的哀悼里包括答案吗？”

“不包括。”内森在他妈妈的右边坐下。丽兹左耳的听力不太好。达菲动了动，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

丽兹伸出一只手。内森握住妈妈的手。她的胳膊上有一块旧伤疤，原本醒目的痕迹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淡了。他像往常一样对它视而不见，继而看着下面一块红红的新伤疤。他知道那是治疗皮肤癌留下的，所以没太在意。他们都有皮肤癌，或轻或重而已。这个地区的每个成年白人都有。只要有专家飞到镇上，人们总是排起长队，等着把自己身体上那些危险的部分割掉或烧掉。然后，他们会祈求好运，直到下一次。内森身上就有不少这样的伤疤。

“这回清理干净了？”他一边说，一边指着那块红色的疤痕。

“我觉得是的，至少眼下是这样。”

丽兹转了一下胳膊，内森看不见那块伤疤了。

“可谁知道呢？”

不远处传来野狗的嚎叫，两人都把身体转向嚎叫传来的地方。

“它们在这附近转悠一阵子了，那些狗，”丽兹说，“太猖狂了。”

内森犹豫了一下，问道：“你是不是想让我把它们逮住？”

“巴布会干的，他喜欢干这个。”她马上补了一句。“有钱赚。”

每给警察局交一张野狗头皮，镇自治会就奖励三十块钱。格伦会清点数目，登记造册。

“巴布还好吧，你怎么想？”丽兹叹了口气。

内森想起了他弟弟在黑暗中撒的尿落在地面上的情景。

“我不知道。巴布是巴布。”

“他看上去没你糟吧？”

“老实说，他看上去和我一样。”

“我从没想过卡姆会埋在这里。我的脑子在不停地想事情，停都停不下来。我要是能做一些事，改变这种情况就好了。”丽兹看着卡尔坟墓旁的地面。

“不要自责。或许无论做什么，结局都是一样的。”

“不知为什么，感觉真的那样的话会更糟糕。”丽兹摇了摇头，“我真希望那天早晨我没有去骑马。可总得有人练练苏菲的马。苏菲被她的马甩下来了，她跟你说了吗？”

“她提到她摔下来了。”

“我不知道是她的错还是马的错。她一直在为今年的比赛进行训练。如果她控制不了马，就会遇到麻烦。我想我最好去帮她检查一下，看看马奔跑时是什么样的。可假如我没有去……”丽兹停顿了一下，“如果我坐下来和卡梅伦好好谈谈……你还记得你们俩最后一次说话时说了什么吗？”

内森努力地想着：“修理牛栏，可能是。”

“你确定吗？”

内森看着她的脸。在意识到她理解错了时，他差点儿笑出来。“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的意思是……差不多吧，我们在说如何分摊维修费用。”内森说。

“哦……是啊。”她低下了头，“史蒂夫从诊所打来电话。如果验尸没有发现脱水之外的情况，那么他们几天内就会交还他的尸体。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在下星期三举行葬礼。”

“圣诞节前？那么快？”

“如果那时候不举行，就要等到新年了。伊尔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告诉史蒂夫他们，我们打算在那时举行。我觉得那样更好。”她肿胀的眼睛转向房屋，转向女孩们卧室的窗户：“你觉得我这样决定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问题。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那么，我觉得……我们最好通知一下邻居。”

“他们会来吗？毕竟离圣诞节这么近。”

“他们肯定会来。”丽兹气哼哼地说。

内森知道，她的判断八成没有错。人们喜欢卡梅伦。就算他们不喜欢，也往往会为了死者勉力而为。能让妈妈离开牧场的事件不多，葬礼是其中之一。她参加的葬礼大多数是当地的，往往在一天的车程之内。但在几个月前，她飞到维多利亚，参加了她弟弟的葬礼。

当丽兹给内森打电话，说舅舅马尔科姆·迪肯死了的时候，内森几乎没听懂。

马尔科姆死于冠状动脉栓塞，享年七十一岁。内森无法假装在意，他几乎不认识这个人。他只在二十多年前见过他一次，那次是在马尔科姆的女儿的葬礼上。他们兄弟三人都参加了那场葬礼，因为丽兹说他们非去不可。“她是你们的表妹。”她说。于是就那么定了。

卡尔直截了当地拒绝参加。对于这个没能阻止妻子离开的计划，他感到很震惊。结果，丽兹和男孩们飞了过去，又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赶

到了基瓦拉。那是一个内森从没听说过的小镇，位于维多利亚的穷乡僻壤。他们到达的时候，内森想的是或许可以看看妈妈为什么会在她快十八岁的时候离开这个地方。基瓦拉比巴拉马拉大，但让人觉得无聊。游手好闲的当地人什么也不干，一味地抱怨天气不好。布莱特兄弟穿着长袖上衣闲逛，享受着那种凉爽。

一家人站在一群不认识的人中间，听着为他们从没见过的那个女孩做的弥撒。内森知道表妹比自己小几岁，十七岁了。但当他看见棺材里的表妹时，他突然吃惊地发现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和她年龄相仿的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坐在前面，身体明显在颤抖，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难以置信。巴布当时只有八岁，捂着脸哭了，就好像他认识她似的。

仪式结束后，内森、卡梅伦、巴布一面克制着自己，一面观察着丽兹和她弟弟冷淡的团聚。舅舅家的一个表兄一直在闲荡，用从早喝到晚的酒鬼那种有些呆滞的眼神盯着他们。他看上去像那种最差劲的白痴，内森很高兴他没有凑到跟前来。但是后来，那个家伙对忐忑不安的巴布说了些什么，于是内森和巴布就把他堵在厕所里收拾了一顿。不太狠（毕竟那是在葬礼上，他们又不是畜生），但足以让他长点儿记性，不再有下次。在离开守灵现场时，他们的妈妈摇了摇头，喃喃地说了些什么。

“你说什么？”内森问道。

“没说什么。我们原本应该对那个可怜的女孩好点儿。”

葬礼刚结束，他们就离开了那个镇子。很显然，丽兹连在自己长大的那个农业社区待一晚都不愿意。那一年似乎以死亡为显著特点。没过几个月，他们的爸爸被人们从一个扭成一团的金属残骸里取出来，埋葬在了院落远端的角落里。

从那之后，丽兹没再坐过飞机，直到三个月前。当时她宣布要参加她弟弟的葬礼。内森大吃一惊。对于舅舅的死，他只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解脱，他觉得妈妈也一样。

“你究竟为什么要去？”内森问道。

“他是我的弟弟。”

“是啊，可……”内森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丽兹所知道的信息并不比内森更多。老实说，内森觉得那家伙得了心脏病死掉实在幸运，否则司法系统就会找他的麻烦。

雅基不关心细节，当她听说内森的舅舅遭到指控时开心死了。她立即以此为借口，并引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适当的榜样行为准则和其他所有她能用得上的屁话为依据，拒绝送艾克桑德去看他。内森被迫给他的律师支付了三位数的酬金，让后者发了一封只有六句话的律师函，提醒雅基履行法院规定的义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是那家伙入土为安就够内森高兴的了。

但是，丽兹似乎心意已决。内森担心这趟艰苦的旅行会让她吃不消。内森花了更多的时间考虑，然后才不情愿地说愿意和她一起去。然而，丽兹却告诉他，卡梅伦已说了要陪她去，而她也告诉卡梅伦，她不想麻烦任何人。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丽兹说，“马尔连一张机票都不值，更别说两张了。以前不值，现在更不值。”

他们为此争论了很久，最后哈里叔叔和她一起去了。

“葬礼怎么样？”后来，内森问哈里。

“挺安静的。”哈里说。

“人多吗？”

“差不多就我们俩。还去了几个警察。”

“履行公务？”

“我不这么觉得。一个是基瓦拉当地的警察，挺亲切的，不过他正在休假，他有点儿……”哈里抹了一下脸，“破相了。还有个高个子家伙，他说他过去生活在那一带，现在搬到了墨尔本。没说多少别的，似乎对整件事非常生气。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去那儿，主要是为了检查一下那个老杂种是不是真的死了。”

内森不禁怀疑妈妈去那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想到哈里，内森突然想起了不久前的那次出行，想起哈里一下子就发现了隐藏在岩面里的小路。

“卡姆从没提过让他烦心的究竟是什么吗？”他问道，“哪怕很不起眼的小事也没提过？是和哈里有矛盾？要不就是和巴布？”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像你说的，巴布是巴布。”

“哈里呢？”

“据我所知，他是个很好的人。为什么要问这个？”丽兹皱起了眉。

“我不知道。没什么理由。哈里说过卡姆可能有压力，我怀疑……”

“怀疑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吵架了。”

“据我所知，没有。”丽兹眉头紧锁，“哈里是个好人。他对这个家庭很好。”

“我知道。”

“他在这儿待的时间比你还长。他对我们一直很不错，你不这么想吗？”

“是啊。我也这么想。”

“那你现在想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不提了。”

丽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吧”。

但内森看见她的眼睛冲哈里的四轮驱动车眨了眨。

“卡姆的产业怎么办？”内森改变了话题，他的语气过于耿直。

但丽兹似乎没有注意到。“归伊尔莎啊。”她的声音有些呆板，“至于日常事务，我也不知道。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想想由谁经营这个地方比较好。”她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希望内森提点儿建议，但内森没有。于是她自己提议道：“我觉得要雇个经理。”

“巴布不行吗？”内森问。

“不行，”丽兹的回答很干脆，“听听哈里是怎么想的吧，可我个人

觉得这样不行。不过你和伊尔莎商量的时候，一定要让巴布参与，行吗？”

“好的，当然了。”内森看到一辆儿童骑的自行车斜靠在院子对面的房子上，“女孩们今天怎么样？早上她们好像有点儿……”他想找个更合适的词，但失败了，“奇怪。”

“谁知道呢？苏菲怎么样很难说，但洛很难受，她情绪激动，甚至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开始了。她坚定地认为这地方闹鬼。”

“什么鬼啊？”

“我不知道。也许是那个牧人。一般闹鬼的事都会让人怀疑与他有关。你小时候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风刮过平原。内森看到远处一股旋风卷起尘土，就像幽灵一般。

“她会这么想很正常。”丽兹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我刚来这里时，有一个牧人，活的牧人，他觉得这个地区到处都有定居者死去的孩子出没。他说的是那些横死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死的、出事故死的、生病死的。”

鬼可真不少。内森想。这里婴儿死亡率曾经极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之前，在镇里出生的白人小孩没一个活下来的。

“那个牧人以前常说，那些游荡的鬼叫声非常大。他们的妈妈能听见他们在风中呼喊。你觉得这是真的吗？”丽兹眼里泪光盈盈。

“这地方有鬼？”

“母亲们会听见她们失去的孩子在风中呼喊。”

“哦……”内森伸出手握住他的妈妈，“假的。”他确实觉得那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内地的风会咆哮得让沙暴永远无法停息。

第十三章

当内森把他的头转向厨房门时，背包客正在为晚餐布置桌子。他把丽兹留在桉树下想心事，自己来到了屋里。西蒙和凯蒂都抬起了头。他们看见他站在门口，刀叉的哗啦声便停止了。内森觉得，他们显然是突然停止了谈话。

“抱歉，”内森说完，不禁思考自己为什么要道歉，“你们看见巴布了吗？”

西蒙摇摇头：“我以为他和你、哈里出去了。”

“没事。谢谢。”

直到彻底走出厨房，内森才又听见他们的窃窃私语声响起。

内森在客厅里见到了巴布。巴布坐在沙发上，脚搭在内森的睡袋上。他在玩电子游戏，那是一个射击游戏，画面里有一个戴面具的人。卡梅伦的画挂在墙上，俯视着他们。相比较而言，卡梅伦画里的场景要平静得多。

“喂！”内森进来时，巴布几乎连头都没抬，“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这个……”巴布冲屏幕点点头，“要和我一起玩吗？”

“不要，你继续吧。”

内森把他的睡袋从巴布的脚下拽出来，说：“那是我的床，你知道。”

“这主要是个沙发，伙计。”

凯蒂经过了开着的门，一秒钟后又折了回来，拿着一块干净的抹布。巴布眯眼看着她。

“我爱死她了。”巴布有些夸张地叹了口气。

“哎哟哟！你知道她姓什么吗？”

巴布咧着嘴笑了，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她将来姓什么。”

内森不由得笑起来：“恐怕你下手有点儿晚，伙计，就好像你能替她决定似的。”

“简直是他妈的犯罪，像她那样棒的女孩居然跟了个像西蒙那样的英国笨蛋。他甚至都不能让她快乐。”巴布的脸色沉了一点儿。

“你怎么知道？”

“你觉得她看上去快乐吗？”

“还真没想过这个。”

“我会让她快乐。”巴布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以防内森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嗯，好吧，千万别担心……”屏幕里传出的枪声震耳欲聋，“听着，你能……”内森伸手把游戏关了。

“你想干什么？”巴布的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出什么事了？和卡姆有关？”

“无关。好吧，其实有点儿关系。我想和你谈谈，那个……”内森支支吾吾地说，“我昨晚看见你了。”

“什么？什么时候？”巴布瞄了一眼凯蒂刚刚经过的门口，脸红了。内森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外面的花园里。”内森提示说。

巴布皱起了眉头。

“你是不是在墓地撒了泡尿？”

“哦，是啊。”巴布哈哈大笑，“就这些？”

“那么，你撒尿时在想什么？”

“不就是在爸爸的坟上撒了泡尿吗？就好像你从来没干过一样。”事实上，内森从来没那样干过，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你……”内森继续问。

“我怎么了，伙计？”

“你经常那样干吗？”

“偶尔吧，只要我从那里经过，我就能尿出来。”

“可……为什么？”

“内森，伙计，打住吧。”巴布转过身又打起了游戏，没有再吱声。

内森从未想过在一座坟墓上撒尿，但他知道巴布这么做肯定有动机。和卡尔相处的关键就是你必须快点儿、早点儿明白要离他远远的，实在躲不开就顺着他的意思。巴布出生得晚，从来就没找到这个窍门。他的出生是个意外，虽说怨不得他，但这也无助于解释他的动机。他比他的两个哥哥分别晚了十二年和十年才出生。虽然丽兹从没暗示过巴布完全不受欢迎，但卡尔从来不屑于隐藏这一点。

在卡尔眼里，卡梅伦是最顺从的孩子。如果巴布是在内森之后出生而非在卡梅伦之后，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是，巴布性子慢，不会说好听的话，常常激怒他们的爸爸。而且当他们的爸爸发怒时，巴布根本感觉不到。内森曾试图帮他，给他使眼色，但当发现巴布领会不了时，他也泄气了。卡梅伦也试过，效果不好。巴布真的搞不明白，也救不了自己。

内森现在看着巴布。他长大了，但某些方面依然如故。“听着，爸爸的坟墓就不说了，但卡姆也要埋在那儿，你知道的。”内森说。

“可他还没在那儿呢。”巴布又打起了游戏，他的眼睛像是粘在了屏幕上，“无论如何，我是不会那么对卡姆的，莫非你觉得我会？”

“我不知道。”内森说。

巴布猛地抬起了头。“我和卡姆处得挺好，谢谢。比你们俩处得好。”

内森张开嘴想说什么，但就在此时，招呼声从厨房传来。晚餐备好了。

“如果你继续那么做，那树恐怕活不成了。”在他们去厨房时，内森低声说。

巴布耸了耸肩。“说得好像我会在乎一样。那不过是棵树。”

餐桌旁的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在内森挨着艾克桑德坐下时，伊尔莎转向他。

“他究竟是怎么到那儿的？”她淡淡地问道。她两边坐着她的女儿们。她似乎硬装出了一副勇敢的表情。

“格伦会给你打电话。”内森说，“他让我们把卡姆的车开回来了。车在外边。”

伊尔莎微微点了点头，说：“谢谢。”

内森感觉到一只柔软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赶忙挪椅子，给丽兹腾地方。在人造光的映衬下，她的脸色更加不好了。她眼睛周围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并且因为哭泣而闪着亮光。凯蒂把一个盘子放在她面前。丽兹盯着它，表情显得有些迷茫。走廊里的电话丁零零地响起来，丽兹和哈里都把椅子往后挪了挪。

“我去接吧，”丽兹说，“可能是格伦打来的。”

“他都对你们说什么了？”丽兹离开房间时，伊尔莎问道。

“和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差不多。”哈里说，“他问了一下卡梅伦的精神状态，还有牧场的状况。”

“你们对他说什么了？”伊尔莎打量着哈里。

“都是你可以想到的东西。我说这里一切正常，但卡梅伦似乎在担心着什么。”

“他问卡姆在担心什么了吗？”

“当然了。”

“还有吗？”

哈里的脸几乎纹丝不动，但他的眼睛看着伊尔莎，说：“我们谁都帮不上忙，因此我觉得他可能会问你。”

伊尔莎瞥了一眼她的女儿们。她们也在看着她。“我们也许应该稍后再谈这个。”她说。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房间内只有刀叉磕碰盘子发出的响声，以及钟

表的嘀嗒声。

内森清了清喉咙，转向哈里：“我觉得我明天最好去趟莱曼山，试着修一下那个天线塔。”

“不错，巴布可以帮你。”哈里看着巴布。

巴布点了点头。

“不必了，”内森说，“我会带着艾克桑德。”

哈里摇了摇头，说：“路太远，而且没有无线电信号，你还是带上巴布吧。”

内森张开嘴正要回答，却看见丽兹出现在门口。她面无表情，看起来有些奇怪。“格伦想和你谈谈。”她对伊尔莎说。伊尔莎站起来，离开了厨房。

“出什么事了？”哈里问道。

“没事。一切都好。”丽兹不自然地冲女孩们笑笑，“可我要和你说两句，哈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内森感到困惑。巴布和艾克桑德也一脸困惑。哈里跟着丽兹出去了，纱门啪地响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走廊传来低语声。背包客面面相觑，忘记了盘子里的食物。

一分钟过去了。又过了一分钟。没人回来。大家都陆续拿起叉子，继续吃饭。感觉过了很久，内森听见从大厅传来匆匆的脚步声，接着是纱门的吱吱声。走廊上又响起了低语声，虽然听不太清楚，但语气显然有些急迫。是伊尔莎，内森想。他等待着，但还是没人回到厨房。他终于忍不住了，把椅子往后一推。六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

“我一会儿就回来。”内森说。

当他走到外面时，低沉的交谈声彻底停止了。哈里的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丽兹抬起头。她紧紧地抱着胳膊。伊尔莎似乎一直在左顾右盼，但现在把目光落在了内森身上。内森不确定伊尔莎是不是想对自己说些什么。门廊昏黄的灯光无精打采地照在他们身上。

“你们在说什么？”内森问。

没有人马上回答他。

“谁说都行。”他又尝试了一下，“格伦说什么了？”

哈里瞄了一眼丽兹，说：“今天下午，为了写报告，他一直在查阅警察局的记录，结果发现有份记录提到了卡梅伦。”

“他做了什么？”内森皱起了眉。

“没什么。”丽兹抢先说道。

伊尔莎的嘴绷得紧紧的。

“好像是两个月前吧，有人给警察局打电话，询问卡梅伦的情况。”哈里一边说，一边看着丽兹，“你告诉他吧。格伦是对你说的。”

丽兹摇了摇头，脖子猛地抽搐了一下。她看着伊尔莎，伊尔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上帝啊，你告诉他得了，哈里。”

哈里叹了口气，说：“有人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但接电话的不是格伦，大约是在他休病假的那个星期，你还记得吗？”

“有点儿印象，”内森说，“那时候是马特值班。”

马特是从圣海伦斯来的代理警官，一般都是他替格伦的班，是个不错的人。

“对！听着，格伦注意到日志上有个小条目，就询问了马特。马特隐约记得他在警察局接的电话是一个女人打的。那个女人说她以前认识卡梅伦，询问卡梅伦是否还在牧场工作。”

伊尔莎此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夜空。

“马特说是的，”哈里接着说，“表示愿意替她传递消息，但她说：‘不用了，这就行了。只要卡梅伦还在那儿就行，我自己会和他联系。’”

内森隐隐感到不安，这种感觉越来越强。“好吧。”他说。

“马特没想那么多，但几天后，他在镇上碰见卡梅伦，就对卡梅伦提了这件事。马特可能觉得她是卡梅伦过去的女友吧。”

伊尔莎紧紧地把胳膊抱在胸前。

“但很显然，卡梅伦不愿意听这个。”哈里说，“卡梅伦对马特说，

他没兴趣听她的电话。不要把他的号码或邮箱地址给她。她要是再打，就直接挂断。马特觉得这样做挺合理的，过去的女友嘛.....”哈里瞥了一眼伊尔莎，“说不定是新女友。这事和他没关系。情况就是这样。就是日志上匆匆记了这么一条，别的没什么了。”

哈里脸上的皱纹加深了。

“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很显然，”他说，“格伦今天下午看见日志，从马特那里了解了情况，觉得最好给我们打个电话，问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

“好了，他妈的不要给我卖关子，伙计。”内森说。

丽兹盯着地板，伊尔莎仍望着夜空。

“她是詹娜·莫尔。”

“妈的！”内森舒了一口气。他有二十多年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他必须好好想想，才能回忆起来。那些记忆原本已在岁月中布满尘埃，被埋葬在角落里，如今却又一跃而起，历历在目。到了此时，内森不仅想起了往事，还深感忧虑。

第十四章

天刚亮，内森三人就启程前往莱曼山。内森开车，巴布挨着他坐在副驾驶位上，艾克桑德坐在后面。

内森调整了后视镜，太阳升高了，后面红通通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他们向西行驶，面朝沙漠。天空悬在十分平坦的地平线上，辽阔无际。他们到达边界便掉头向北，沙丘出现在他们视野中。巨大的沙峰横亘南北，绵延数百公里。

在出发前，艾克桑德曾帮着内森从卡梅伦的车上取来天线塔维修指南和工具。一切维修所需的工具都在那里。内森想，假如卡梅伦从没打算去天线塔那里，那么他肯定做了一番努力以掩盖真相。

在后座上的艾克桑德把身体往前倾之前，房屋就几乎从后视镜里消失了。

“那么，每个人都嘀咕的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艾克桑德问。很显然，他一直想问个明白。这不能怪他好奇心太重。昨天晚上，随着内森走到外面的走廊上去和伊尔莎、哈里、丽兹低语，大家就吃不下饭了。过了一会儿，洛和苏菲就把她们的小脑袋从纱门里探了出来，随后，艾克桑德也这么做了。

伊尔莎连忙把女孩们赶回屋里，说要把她们弄到床上去，而后没再回来。内森冲艾克桑德摇摇头，示意“现在不是时候，伙计”，艾克桑德于是也不情愿地回去了。丽兹四肢发僵，眼睛发红，终于进了屋，没再说一句话。轻轻的呜咽声在夜空中飘荡。内森确定不了是谁在哭。他和哈里一直聊到关掉发电机，然后在沙发上躺了几个小时却无法入眠。在清晨的光线中，他的眼睛有些发涩。他此时用指关节擦了擦眼睛，结果

情况变得更糟了。

“詹娜·莫尔，”坐在乘客座上的巴布说，“他们都担忧的人就是她。”

“你还记得当时的事情吗？”内森问道。那是巴布小时候的事了。内森算了一下，巴布当时只有七岁左右。

“模模糊糊。”巴布耸了耸肩。

内森感觉到巴布和艾克桑德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头牛慢悠悠地走到了路中央。他放慢车速，想让牛先过去，但它死死地停在那里，转过头看着他们。内森踩了刹车，等着，然后又按响了喇叭。那头牛就是不动，只是慢慢地眨着眼。

“天哪！我一会儿就回来。”内森说。

他停下车，跳出车门，慢慢地朝那头牛走过去，这足以让它移动了。一小群等在路的另一侧的牛也跟了过去。内森不由自主地评估了一下。它们看着身体不错，吃得挺饱。等时候到了，卡梅伦（或者巴布、哈里，无论谁吧，内森迅速纠正了自己）毫不费劲就能把它们卖掉。

“喂！”当内森回到车里，艾克桑德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问道，“詹娜·莫尔是谁？”

内森开着车，全神贯注于路况。他发现自己从没大肆宣扬过那个故事，因为从来没人问过。他突然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内森说，“那时我十九岁，卡梅伦应该是十七岁。嗯，确实是，当时他还没成年。”

乘客座上的巴布被逗乐了。他的喉咙咕噜了一声，意在暗示巴拉马拉对观察法定饮酒年龄从来就没真的上心过。

“那大约就是那一年的这个时候，”内森接着说，“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那个星期，当时每个要回家的都回来了。牧场的所有孩子都回家了，要么从学校，要么从大学，要么从城里，要么从别的什么地方。”

卡梅伦当时放假了。再有一年，他就能从布里斯班的寄宿学校毕业了。当时的内森把他的时间分成了两半，一半在伯利-唐斯干活，一半和隔壁金色头发的雅基·沃克尔打得火热。

“大家在镇外的沙丘上举办了一场聚会。”内森说，“我甚至都不记得是谁组织的了。我猜是阿瑟顿的哪个家伙。不管是谁，反正我们都去了。当年的一些上过空中课堂的孩子，牧场的一些帮工、背包客，就是这一类人吧。大多数人都不上学了，因此我这个年龄的人比卡梅伦那个年龄的人多，但他愿意一起去。不用说，所有人都知道他。”

内森记得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暖和，但还不太热。漆黑的天空中繁星闪烁。他们把货车和四轮驱动车停在沙地里。有人点着了一堆篝火，放上音乐，分发酒水。

内森是和卡梅伦一起开车去的，车一停他就看见了雅基。她和另外一个女孩一直坐在篝火旁，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在橘红色火焰的映照下，那个女孩懒洋洋地把她浓密的头发绑成辫子，然后又解开。她们都啜饮着啤酒。雅基看见了内森，冲他笑了笑。她那时经常冲他笑。内森车下得匆忙，差点儿没绊倒。他几乎忘了卡梅伦也在那里，直到卡梅伦出现在他的身旁，高高的影子在地面上摇曳。

“那个女孩，詹娜，在雅基爸爸的牧场干活，”他说，“她是英国人，和她的男友背着包到这里旅行。她的男友要在牧场上干活，来不了，她就一个人跟着雅基来参加聚会。”

就那一带来说，聚会的人真不算少。啤酒瓶一空，鲜啤酒就会被啪啪地打开。笑声和聊天声越来越响，因为伙伴们又见面了，有些人甚至是多年来第一次见面。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多，陆陆续续有人抵达。再往后，偶尔还有人到来。随着啤酒流淌，夜色渐浓，情侣们（有些是旧情侣，有些是刚结识的）会一起到沙丘的黑暗中躲上半小时，充分利用罕见的面对面的机会。内森也在等待他自己的机会。他和雅基那晚都不打算回家，他们事先安排好了，一个伙伴的空房子在镇上等着他们。如果卡梅伦困了，他知道怎么打开后车门。

内森记得他搂着雅基，看见她的头发在篝火的光中闪闪发亮，而她则冲着他微笑。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生活深感满意。

内森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卡梅伦和詹娜在一起的。也

许是詹娜站起来去给他们拿啤酒的时候。她把胳膊高举过头，皮肤拉紧了。卡梅伦抬起头来盯着她。她肯定注意到了卡梅伦在看自己。她慢慢地走向冷藏箱，又慢慢地走回来，再次紧挨着卡梅伦坐下。内森能够清晰地记起那个场景。

“詹娜年龄大些，我记得。”内森说，“我估计她当时二十岁左右。”

卡梅伦处在那种令人尴尬的中间阶段。他穿着校服，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也就十来岁的样子。如果他在牧场上，穿着工装，背部、肩膀、前臂由于干体力活而经受磨砺，那么他倒有可能被误认为成年男人。如果是在摇曳的火光中，加之别人醉眼蒙胧，那么他也有可能被误认为成年男人。

“卡姆显然动心了。”内森说，“有几个人说詹娜在牧场上有男友，但她好像不在乎，我们当然也不在乎。我甚至都没看见她和别人聊过几句。在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和卡姆在一起。”

当内森再次望向卡梅伦和詹娜时，他自己已经喝了不少酒。他看见詹娜坐在篝火旁的沙地上，靠着卡梅伦的腿。卡梅伦说了什么，她哈哈大笑。卡梅伦又说了点儿别的，她的脸斜了过去，靠近了他的脸。他们各自握着一个啤酒瓶，空出来的手握在一起。

当内森第三次望过去时，他们在接吻，卡梅伦的手穿过了詹娜一半绑成辫子的头发。有那么一瞬间，内森觉得他需要马上和他弟弟谈谈，但他又觉得卡梅伦恐怕不会听他的。然后，雅基踮着脚尖站起来，冲着内森的耳朵嘀咕了什么，于是离开的时间马上到了。

内森把车钥匙扔给了卡梅伦，告诉他稍后开车把詹娜送回镇上，或者一定要确保有人这么做，然后内森开着雅基的红色四轮驱动车，尽可能快地朝他们伙伴的空房子驶去。

内森此时透过后视镜瞄了一眼艾克桑德。

“于是我和你妈妈离开了聚会现场，以确保她安全地回到镇上……”

巴布嘻嘻地笑了起来，艾克桑德假装没注意到。

“……第二天上午，我们碰见了几个参加聚会的人——雅基认识的一

个女孩，还有几个来自阿瑟顿的小伙子。所有人都说，在我们离开后，卡姆和詹娜.....”内森看着后视镜里的艾克桑德，不由得犹豫起来。

“好上了？”坐在乘客座上的巴布补充道。

“嗯。谢谢你，巴布。”

那真的很滑稽。大家一说起这事就哈哈大笑——卡梅伦·布莱特，回家度假，在沙丘后面成功地搞上了一个背包客。

“情况就是这样。流言传得到处都是。第二天早上也没什么异常。”内森说，“我发现卡姆在我车的后车厢里睡着了，脸上的表情挺满足的。雅基去找詹娜，我和卡姆回家了。”

詹娜睡在酒馆的职工宿舍里，和几个临时工住一起。雅基后来告诉内森，在开车回牧场的路上，詹娜看上去还好。虽然有点儿安静，也许是尴尬，肯定是酒还没醒，不过总体上还好。她只字不提卡梅伦，雅基也没问。

“就这样大概过了一天。”内森说。

在回家的路上，卡梅伦把头伸出乘客座一侧的车窗，一直咧着嘴笑，像个白痴一样。第二天下午打电话给内森时，他还在咧着嘴笑。

“然后呢？”艾克桑德又把身体往前倾了倾。

“然后詹娜说，她再也不觉得自己状况很好了。”

第十五章

挂断电话，卡尔·布莱特怒不可遏。那种石头一样冰冷的愤怒尤其让人猜不透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内森因此特别小心。卡尔叫他的两个年纪大的儿子去见他。

“你们俩，进来！”

内森和卡梅伦推挤着，背靠墙站着。卡尔指着电话开口了，声音非常柔和，让他们感觉极其不妙。

“我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声音，你们给我说说，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内森此时盯着前面的路。巴布在乘客座上看着他，艾克桑德身体前倾。内森试图摆脱在他体内蠕动的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但失败了。

“聚会上开始传播了。”内森说，“很明显，詹娜的男友发现了她和卡姆的事，不太高兴，其实你们可以猜到。”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然后，詹娜和她男友回到镇上，去了医疗中心。”

在诊所里，詹娜和史蒂夫·菲茨杰拉德说了话。史蒂夫那时还年轻，气色不错。那是他第一次被派驻到巴拉马拉，已适应环境。出了诊所，詹娜和她男友跨过大街，走进警察局。他们和当时的警官坐在一起，一边对话一边喝茶。格伦当时还没来巴拉马拉，但那个警官和他差不了多少。等他们离开了，警官给布莱特家打了电话，像一个当地人和另一个当地人说话那样客客气气。内森现在还能想起丽兹得知警官说的是什么后的表情，那是两种情绪的交替：恐惧和难以置信。

“詹娜对警官说什么了？”艾克桑德问道。

“说她不想和卡姆发生关系，但她喝得酩酊大醉，阻止不了他。”内

森说。

艾克桑德和巴布感到震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说卡姆叔叔强奸了她？”艾克桑德的语气里透着困惑。

“严格说来，她没用那个词。”内森说，“当时的警察认为，她其实没说得那么明确。”

丽兹当时想立即带上卡梅伦，开车去镇上，和史蒂夫·菲茨杰拉德以及那位警官谈谈（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和詹娜本人谈谈），她想赶紧把这一切乌七八糟的事情摆平。

但是卡尔不让她去。他说：“那小子才不会因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婊子醒后改变了该死的主意而乖乖受罚，对吧？”

卡梅伦徘徊着，脸色煞白。没人问过他怎么想。

“詹娜说的话不到五分钟就在镇上传遍了，可……”内森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盯着尘土飞扬的路面，“参加聚会的人不少。他们一整夜都在一起，每个人都看见了。我看见了，你妈妈也看见了，艾克桑德。每个在那里的人说的都一样。”

到了那天即将结束时，就连那些不在现场的人也认为他们看见了。詹娜比卡梅伦大整整三岁，卡梅伦还是个学生，一个正在度该死的假期的学生。一晚上都是她在往那个男孩手里塞酒，尽管他严格说来还太年轻，不应该喝酒。再说，聚会上的女孩那么多，明智的内地女孩根本不会任由当地的白痴小伙子胡来。因此，如果詹娜不想和卡梅伦发生什么，那她只要喊叫就行了。可詹娜后来还让他开车把她送回镇上。如果卡梅伦是镇上的小伙子也就罢了，也许还会有人怀疑他。可卡梅伦·布莱特实在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他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好孩子。他年龄还小，几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内森开到了路的转弯处。车轮碾上一块比较崎岖的路面，车身抖动起来。

“当心！”巴布说，“那天就是在这附近，我的车胎爆了。”

“这附近？”内森辨认出了远方的莱曼山山顶，他瞟了一眼巴

布，“我以为你是从北边的牧场来和卡姆见面的。”

他们驶过一个坑。内森的视线被迫回到了路面上，因为整个车子都在晃动。

“路面沙子太多，”巴布说，“我不得不绕个圈儿。前面还有危险的地方，等我看见了，我会说的。”

“那么，在詹娜和警察谈了之后，发生了什么？”艾克桑德问。

内森想了一会儿，说：“什么也没有，真的。”

“什么也没有？”

“也不是。我的意思是，倒是紧张兮兮了那么一两天。爸爸不高兴。”卡尔·布莱特教训他自己的儿子是一回事，但如果人们公开地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评头论足，就是另一回事了，尤其被议论的那个还是卡梅伦。“反正事情还没真正开始就过去了。”内森说。

“什么，这就完了？”艾克桑德皱起了眉头。

“是啊。詹娜的男友平静下来了。雅基说，他们一起去找了她爸爸，说他们好好考虑了一下，决定离开了，递交了辞职信。第二天，他们就收拾行装离开了。这就是那件事的结局。”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卡梅伦的脸色慢慢恢复了正常。詹娜没有提起正式控告，这让卡梅伦的警方记录保持完美。说到警方记录，镇上大部分人都不敢说自己没有污点。但大家普遍认为，卡梅伦没有污点记录，这是公平的。如果卡梅伦那样的好孩子的生活被一个酒醒后反悔的背包客毁了，那才叫不公平呢！

“卡姆叔叔再也没听说过詹娜的消息？”艾克桑德坐回到座位上。

“据我所知，没有。”

“那现在她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呢？”

“是啊，问到点子上了。”

他们成功地抵达了莱曼山，四个轮胎完好无损。由于地面沙化越来越严重，内森和巴布曾下车给轮胎放气，以免陷进去。他们把车开到山顶，下车检查了中继天线塔，眯起眼睛看着太阳。站在莱曼山的山顶

上，内森深刻地感觉到，卡梅伦的准备果然是一如既往地充分。

不过，内森立即就看出，他们并不需要卡梅伦在他人生倒数第二个早上离家前精心打印出来的修理指南，也不需要他收集的大多数工具和设备。天线塔没什么大毛病，无非就是持续暴露在外导致的磨损、撕裂。好好清理一下粘在一起的沙子、碎石，换几根线就行了。其实用不着两个人来，更不需要三个人。

“把那个小螺丝刀递给我，巴布。”一个小时后，内森说。

没人应答。巴布站在那里，背对沙漠，双手抱在胸前，眺望着他们自己的土地。艾克桑德坐在不远处的车里，等着试无线电的信号。

“巴布！那儿的那个螺丝刀！”

“不好意思。”巴布把螺丝刀递给他，“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内森愁眉苦脸，因为一阵风把一些沙砾吹到了他嘴里。

“我应该早点儿来。”

“什么意思，伙计？”内森直起了身子。

巴布捡起一块小石头，把玩一番，然后投下山去。没有东西挡它的路，它滚了很长一段距离。莱曼山不算太高，但也足以让人有一个开阔的视野。从上面往下看，牧场闪着红光和绿光。当三五成群的牛向前游荡时，内森能够看见远处的影子。它们很小。西边，一切都静止不动。沙漠看上去像洪荒时代的遗物，原封不动，沙里荡起圆圆的涟漪。内森经常看到这种景象，并且从各个角度看过，有时几乎对它视而不见，但有时，如果光线适宜，它会令内森惊叹不已。

“我不应该等卡姆那么长时间。我当时就在这里，在车里坐着，像是坐了几年。”巴布眯着眼望向远方，除了影子和沙尘的涟漪，他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他妈的没人来这儿。”

没错，内森知道。要看见一辆行驶的车通常很容易。

“这不是你的错，伙计。”内森终于开口了，“他也许把车停在了哪个地方，要不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的。”

“嗯，也许吧。可就算你看不见它，你有时也能感觉到附近有什么东西，你难道不觉得吗？”巴布说，“在附近有人的时候？”

内森点点头。有时是这样。

“嗯，这么说吧，我那时连个屁也感觉不到。如果我当时离开了，在天黑前上路，说不定能早点儿发出警报。那时也许还来得及。”巴布垂下了眼睛。

艾克桑德听不到他们说话，但在车里看着他们。

“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在这儿等的。”内森说。

“你会吗？”巴布抬起头看着他。

“是的。”这是实话，“你们说好在这儿见面，你在这里等着他，一点儿毛病没有。”

巴布没有立即回答。“我生他的气，那就是我等那么久的原因。”他没有和内森四目相交，“我觉得他陷到沙子里了，要不就是轮胎爆了。我决定让他自己搞定。”

“为什么？”

“蠢呗！他妈的什么也不为！”巴布叹了口气，“我有点儿想去达斯特维勒，明年，当个袋鼠射手。”

“你？”内森感到意外，他从未想到巴布有一天想离开牧场。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也许吧。为什么不呢？”巴布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恼火。

的确，不需要有什么理由，内森想。对巴布来说，射杀袋鼠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达斯特维勒的主要产业，因此不愁找工作。在向东去的路上，内森曾几次开车路过那个内地小镇。他曾经看见改装过的货车停在那里，为夜晚的工作做好准备。它们有聚光灯，车门上靠着步枪，可以通过开着的车窗射击。车后面的大铁笼子用来悬挂袋鼠的尸体。在镇子边上的收集点，射手可以把贴上标签的袋鼠尸体换成现金，消费者也可以购买用袋鼠肉做的宠物食品和袋鼠毛皮制品。

“这么说，你打算去干那个？”内森说。

巴布摇了摇头：“卡姆觉得那样做很蠢，说我应该待在这里，踏踏实实做事。”

“那又怎么样？你不需要卡姆的允许。”

“但我需要钱，我指的是现金。虽然不是所有的钱都用于了牧场的长期投资，但我需要买设备，改装那辆陆地巡洋舰，找个生活的地方，总之这一类的事情都需要钱。”巴布眯起眼睛看着太阳，他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我没有想要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我只想腾出这里的一部分钱，我的钱。”

“卡姆不同意？”

“没有直接说，但他让我再考虑考虑。第二年我又跟他说了一遍，我确信我的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

“听起来挺合理的。”

“可你怎么看呢？”巴布似乎很感兴趣。

“我？我不知道，伙计。”卡姆的兴趣和巴布的兴趣也许并不完全一致，但卡姆建议巴布三思而后行也许是对的，“看情况吧，你不要太轻率。我的意思是，我只卖了一部分，可到头来还是遇到了麻烦。”

“是啊，我觉得也是。”

巴布看上去有些沮丧。内森感觉有些不妙。老实说，他的弟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袋鼠射手。“听着，”内森说，“那听起来不算多糟糕的打算。”

“是啊，那好，你跟卡姆说说吧。”他们一时间有些尴尬，然后巴布耸了耸肩，“不过，这个打算不坏。你难道从来就没想过干这个吗？轻轻松松，钱就到手了。”

“没，我没想过这个。”

“没那种胆量吗？”

“差不多吧，”内森试图显得漫不经心，“再说，也没有干那个需要的执照了。”

“等等，”巴布盯着他，难以置信，“你现在没有持枪执照了？”

“没有。”

“为什么？”

“到期了。”

“你他妈开玩笑吧，伙计？什么时候到期的？”

“不知道。有几个月了吧。”

老实说，刚满六个月。去年，他的狗凯利死了，内森觉得自己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化。史蒂夫曾在诊所给他打电话，让他接受问卷调查。问题全部和内森的感受有关。内森回答时轻描淡写，但在那之后，每隔几个星期，格伦或史蒂夫都会“碰巧”出现在内森的牧场所在的区域。

内森觉得自己有点儿对不住他们。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他的地方，用编造出的老一套的借口对他进行检查，用意不言而喻。因此，当该更新持枪执照时，内森没有理会。他告诉自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他们对自己放心。

内森知道他们的桌子抽屉里肯定有“观察名单”，知道自己的名字肯定赫然在列，说不定排名还很靠前，没准就在最上面。不管怎样，与枪支的密切接触可不是什么推荐治疗方案。内森能够看出来，那让他们感到紧张，于是他把他的武器交给了格伦。内森的枪柜门开着，来回摇摆，没上锁。每隔一阵子，他就会发现自己不知何故站到了它前面，然而那里只有一个空空的架子。

内森瞥了一眼坐在车里的儿子，对巴布说：“听着，别告诉艾克桑德。他有时候很多疑。”

巴布仍盯着内森，仿佛内森承认他砍掉了自己的右臂并把它丢在了旷野上。艾克桑德注意到巴布的表情，透过车窗喊了句什么，但由于风大，他们没听见。

“你说什么，伙计？”内森喊了回去。

车门开了，艾克桑德下了车，问：“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你还好吧？”

“我觉得还好。嘿！听着，詹娜为什么不和妈妈说说呢？”艾克桑德

问道，这说明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她们一起开车回家的时候。”

艾克桑德看上去有些不安。他五岁的时候，他的卡姆叔叔曾送给他一匹名叫“图普斯先生”的小马。小马抵达时戴着一顶草帽，草帽上剪出了洞，好让它的耳朵露出来。艾克桑德高兴得脸都红了。一连几个月，他每个星期都会给卡姆叔叔打电话，告诉他图普斯先生的情况。

“是啊，”内森说，“人们那个时候也感到好奇。”

詹娜和雅基曾单独在车里待了将近三个小时。詹娜显然什么也没说，想必雅基什么也没问。如果内森没记错，雅基应该是太累了，酒劲还没过去。

“妈妈原本可以帮她。”

“无论是谁都会帮她，伙计。我们不是恶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妈妈肯定会帮她，如果她说的是实情的话。”

内森知道情况不只是那样。无论在沙丘上发生了什么，过后卡梅伦都提出了开车把詹娜送回镇上，她也接受了。内森意识到，在那个深夜她也许没有多少别的选择，但当卡梅伦把车停在酒馆外面时，酒馆老板曾看见前排座位上有两个人靠在一起，车内昏黄的灯光照出了他们接吻的情形。然后詹娜从车上下来，在黑暗中朝职员宿舍楼走去。

“那时看上去完全正常，伙计。”老板后来对人们说，“她根本没有烦恼的样子。”

“那天早上她还在镇上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事吗？”艾克桑德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犹豫。

“没有。”

事实上，影响舆论的不是别的，不是卡梅伦的良好本性，不是目睹或没有目睹聚会的任何人，而是詹娜的犹豫与耽搁。聚会过后的那个早上，詹娜曾坐在面包店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雅基。警察局就在面包店的窗户外边，医疗中心就在路的尽头，但她哪儿都没去。

“据我所知，她一个字也没提，直到她的男友听说了聚会上发生的事情。”内森用手拂去衬衫上的尘土，冲那辆车点了点头，“回去检查一下无线电，看看它是不是管用。”

“不过，詹娜现在突然联系卡姆叔叔，真是太奇怪了。”艾克桑德说。

“是啊。试试无线电。”

“因为如果这是巧合，那么她选的时间也……”

“我知道。选的不是时候。无线电。”

“那么……”艾克桑德没有动，“你觉不觉得，可能聚会上的确发生了糟糕的事情？”

“如果我这么觉得，我当时就会这么说。”内森从他身边走过，拽开车门，自己试起了无线电。

“可就算你当时不这么想，现在……”内森听见艾克桑德跟了过来。

“现在也不那么想，伙计。”无线电波发出哔哔声，天线塔管用了，“搞定，我们可以走了。”

“可如果……”

“听着！”内森的声音之大超乎他自己的预料，于是他呼吸了一下，把声音压下来，“我们谈的是你的叔叔卡姆。他是我们的家人。你知道他的为人。”他活着时的为人。

“是啊。我知道。”艾克桑德低着头说。

“卡姆听到詹娜的说辞后，他感到震惊。”

这是真的。卡梅伦曾坐在走廊台阶上哭泣，丽兹坐到他的旁边时，他的肩膀仍在颤抖。她当时一只手抚摩着他的背，一只手捏着她的鼻梁，眼睛紧闭。

“关于发生的事情，卡姆其实一直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内森看着他的儿子，“那些天里他被问了很多遍——我们的爸爸、你奶奶、当时镇上的警察。他对谁说的都一样。”

卡梅伦在聚会上遇见了詹娜。他们聊了，喝了酒，去了沙丘后面，

发生了关系。没错，他们都想这样做。但是，詹娜没告诉卡梅伦她有男友。是的，她当然是自愿的，她没说让他担心的话。根本没说。那期间没说，之后也没说。

内森开始绕着天线塔收拾东西。

“但是，大家是怎么知道实情的？”

艾克桑德提问的语气让内森抬起头来。巴布也停止装车，观望着。他的胳膊抱在胸前。艾克桑德眨了眨眼睛，突然显得有些不安。

“你讲述这件事的方式，听起来就像谁都不可能确定真相一样。”

“那就是我讲述的方式不对。”

“不是那样……”艾克桑德停了一下，“但两个人有可能记住的东西不一样，并且都认为自己记住的才是真的。”

“可能吗？”

“可能。当然可能。你和妈妈一直都是这样啊。”

“那不一样，伙计。”

“我知道。我只是说，无论别人认为自己看到了什么，或詹娜究竟做了什么，其实都不重要。但当时只有两个人在场，而且……”

艾克桑德不说了。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大声说出来，他不需要这么做。内森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天晚上只有两个人在那儿，现在其中一个已经死了。

第十六章

在踏上返程的路程一个小时候，一个轮胎爆了。

“没错。”巴布说。他双手叉腰，观察着四周的景象。

内森则在千斤顶周围忙活，下午的骄阳炙烤着他的背部。

“就是在这附近，我也被困在这里过。我记得那些大石头。”巴布说。

“很好。你要是早点儿看见它们就好了。”内森咕哝着。

艾克桑德在旁边徘徊，想帮忙却总是显得碍事。

“是啊。要是看到就好了，可惜没有。”

“还是不行。”

酷暑中，内森花了四十五分钟，流了两升汗，才让他们得以重新上路。他们没有说话，剩下的路由于沉默而显得漫长。无论内森什么时候看后视镜，他都会看见艾克桑德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天色向晚，他们终于把车停在了房子外面。晚饭快准备好了。当内森在挨着大厅的小洗手间擦拭指甲上的油和沙砾时，他听见背包客在厨房里发出的动静。他尽可能地把手洗净，然后慢悠悠地走出来。他看见左边的门缝透出亮光，于是停住脚步。那是办公室。现在是伊尔莎的办公室。

他听见嘈杂的声音，于是推开门。苏菲和洛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周围散落着玩具和书。洛趴着，和沙子一个颜色的头发遮住了脸，她正在一个素描簿上画实心斑点。苏菲双腿交叉，一只胳膊吊着，正在吃力地玩电子游戏。她们让内森想起了卡梅伦。自己和卡梅伦在女孩们这个年龄时是最要好的朋友，也许只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总之事实确

实如此。看到内森，两个女孩都跳了起来。

“你吓着我了。”苏菲犹豫了一下，“我以为是妈妈。”

“是我。怎么？你们不该在这里吗？”

内森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井井有条，桌子上的文件夹和成摞的文件整整齐齐。年度雇用记录放在最上面，西蒙和凯蒂的名字是最近才添上去的。墙上挂着一个全年挂历，交货、重要发票，以及顺利经营必不可少的所有日期都被认真标注了出来。

“苏菲应该去读书，而不是玩游戏，”洛说，头也没抬，“所以她才这么怕。”

“我明白了。”

记事簿上，一些日期已用红笔做了记号。上面的文字是临时写上去的，后来全都用黑线画掉了。

“不管怎样，我们有妈妈的允许，因此我们是可以在这里的。”苏菲威严地说，“她允许你来这里了吗？”

“嗯，我不知道。”内森一边说，一边看着记事簿。老实说，这个地方的确让人觉得有点儿像禁区。在他们的爸爸管事时，内森和他的弟弟从没进过这个办公室。

“他获得了许可。”门口传来伊尔莎的声音，她疲惫地冲内森笑了笑，“晚饭快准备好了，收拾东西，女孩们。”

内森的手是干净的，但当伊尔莎进入房间时，他突然想到他衬衫上粘着汗渍，头发里夹着灰尘。当她挨着他站在记事簿前时，除了稍微挪开半步，他没做任何反应。这些年来，他发现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会比较自在一些。

内森曾时不时地想，卡梅伦是否知道他和伊尔莎之间发生的事情。如果知道，那也不是内森告诉他的。有那么一两回，在卡梅伦表现得像个白痴时，他忍不住想吐露实情。卡梅伦很可能问过伊尔莎（他知道当时内森对她有意思），但事实上，内森从来没听过伊尔莎提起他们俩的关系，他确信他和伊尔莎的秘密仍不为人知。

内森尽了本分，嘴巴很牢。自从他在这座房子的厨房里撞见她，他就一直和她保持着距离。那是他受到公众驱逐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尽管是喜庆的节日，但谁都不肯原谅他。雅基铁了心拒绝送艾克桑德过来，不管待几天都不行。内森原本会愉快地躺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报纸盖在头上，但丽兹坚持让他过来。他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最后还是来了。当风尘仆仆地开车赶到这里后，他进厨房找啤酒，却看见了伊尔莎。

她的手拿着水壶，转过身来。老实说，有那么一瞬间，内森有点儿想入非非，他高兴地以为她在这里是为了见他。当他看见卡梅伦走进厨房，径直走向她，他的肚子上仿佛挨了一拳，连气都喘不上来。

“你们俩还没互相介绍吧？”卡梅伦问。

内森感觉他的弟弟向自己使了个眼色。他头晕目眩，几乎无法点头。吃晚饭时，家里其他人都在和卡梅伦的新女友聊天，只有内森像个哑巴一样坐着。有人让内森也加入聊天，但他只是咕哝了几句。他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话来。

晚饭后，内森一直在大厅里徘徊，犹豫着是否应该直接离开。就在此时，伊尔莎找到了他。他们单独在一起，站得很近，但又不太近，中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又见到了你，真是太好了。”她说。

“见到你也一样。”他说的既是真话，又不是真话。

“你再没去过酒馆。”

“是啊。”他的手抚摸着下巴。他真想坐下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说说最近这几个月他是多么艰难，他对自己那样对待基斯是多么懊悔，他对未来是多么担心，他又多么想见她。就在此时，卡梅伦的声音从外面某个地方飘进大厅，非常微弱。内森轻轻呼吸了一下，说：“我遭遇了一些事情。”

“我听说了。”伊尔莎等待着，见他并不开口，她继续说，“看起来你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

“我挺好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他忍住了，“以后也会好的。”他低头看着她，知道他应该对她说什么。他正要开口道歉，大厅某个地方的门突然啪地响了一声，他们都吓了一跳。

伊尔莎退了一小步，然后又退了一小步。原来适当的距离此时拉大，说话变得不容易了。

“我真的没料到会在这儿见到你。”她此时显得有些不安了。

“是啊，嗯，卡梅伦是我弟弟。”

“我知道，可他说……”她停了一下，“内森，我认识他的时候不知道。”她凝视着他，说：“我很抱歉。”

内森直勾勾地看着她的眼睛，然后耸了耸肩，用一种不在乎的语气说道：“我真的没觉得苦恼。”

伊尔莎板起面孔，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那就好。”

内森觉得，伊尔莎也许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兄弟，但卡梅伦显然知道。也好，伊尔莎是个成年女人。他们在他的车里翻滚了一回，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属于他。也许他犯了个大错，但直到他打电话恳求时，卡梅伦还显得不感兴趣。

求你了，卡姆。那里有个女孩。一个不错的女孩。在吧台后面干活。

哦，是的，我见过她。她没事。

苏菲十个月后出生了。又过了四个月，卡梅伦和伊尔莎结婚了。内森没去参加婚礼。他开了十八个小时的车，去了布里斯班。他出现在雅基门前，手里拿着探视协议。他们互相大喊大叫，直到有人叫了警察。

现在，内森看着伊尔莎指导女孩们收拾玩具。伊尔莎似乎心不在焉。他感觉她想和自己说点儿什么。也许是想谈谈詹娜·莫尔？但如果她的女儿在房间里，他们就没法谈了。于是，他把手指向了墙上的记事簿和被画掉的标记。

“这都是什么？卡姆要改变明年的集合时间？”

“哦……”伊尔莎也站到了日历前面，“不是。我的意思是，这只是

一个想法。”

内森皱着眉，试图破解那些标记：“这标的是什么？把它们挪到这儿，还有这儿？”

“是啊，另一个标记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时间靠后。”

她从桌子上拿来一本厚厚的日志簿，打开，好让他看到。

“就像这样挪日期……”她用手指着，她的手拂过了他的胳膊，“避开瓶颈期。承包商每年都和阿瑟顿发生冲突。我也觉得，如果我们和你合作一下……当然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获得规模效益。”

“不错，有可能。”内森皱着眉，翻着她写得工工整整的纸页。

“你觉得这管用吗？”

“我需要好好地合计一下，不过也许值得试试。”

“那其实是巴布的想法，我只是拟出了日期和后勤。”

“巴布想出来的？”内森吃惊地问道。

“我觉得他是因为年复一年地做同样的事情，烦了，想试试新花样。他非常擅长这种事情。卡姆说那是因为他懒，但如果它能提高效率，谁在乎呢？”

内森听到从大厅里传来脚步声。女孩们已经捡起了最后一批玩具，洛似乎在认真地计数，挨个儿检查。看见洛这么做，伊尔莎的眉头稍微皱了皱。办公室的门开了，巴布把头探了进来，大家都抬起头来。

“妈妈说该吃晚饭了。”巴布说。

看见内森和伊尔莎在查看记事簿，巴布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女孩们叽叽喳喳地从他身旁经过，进入了大厅。

“你们在说什么？”巴布走进办公室，“和这个地方有关的东西吗？”怎么不让我参与？后半句他没有说出来。

“我在和内森谈你的集合计划。”伊尔莎说。

巴布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哦，是吗？嘿，还可以吧？”

“为什么都被画掉了？”内森冲着墙上的记事簿点点头。

“计划有缺陷。”伊尔莎说，“卡姆想在做任何大的变动之前把问题解决。他想也许可以搁置一年，确保一切都顺顺当当。”

“是啊，对。”巴布咳嗽了一声，“看，卡姆现在不在了，我也不打算说那家伙的不是，可我们都知道，如果卡姆先想到了它，那我们就得执行。不好意思，可情况就是那样。如果说这个想法有问题，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不是卡姆的想法。”

巴布靠近记事簿，读着伊尔莎写下的东西。办公室安静了片刻。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执行这个计划了。”巴布的语气有点儿随意，“我们仨。”

内森转过身面对他们，他意识到巴布一直在思考这件事。他们都站着，气氛有些异样。内森感觉这就像是他们仨串通一气图谋不轨，这让他有点儿不舒服。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什么也不说。

最后，巴布耸了耸肩。“无论如何，考虑一下吧。”他向门口走去，“但没什么能阻止我们了。”

内森和伊尔莎目送巴布离开。伊尔莎晃了晃脑袋，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

“听着，就算巴布说这不是卡姆的想法，但那不是计划搁置的唯一原因。巴布知道这一点，不管怎样……”她把日志簿扔到桌上，“我不知道。我现在思考不了这件事。如果你想看，详情都在里面。”

伊尔莎走了出去。内森也走了出去，并关了灯。办公室陷入一片黑暗。厨房里很热，内森立即感到了疲惫。

“你们在莱曼山还顺利吧？”哈里一边问，一边坐下来。

“是啊，搞定了。”内森说，“没有大问题。”

“你们在莱曼山一定要小心。”

声音很小，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过了一会儿，内森才意识到，说话的人是洛。她顾不上吃饭，飞快地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

“你在画什么？”伊尔莎伸出手去，抚摸着洛的头发。

“爸爸就打算去莱曼山，结果再也回不来了。”

“爸爸没去莱曼山，洛。那和他没回来没有任何关系。”伊尔莎把手放在了她女儿的头上，一动不动。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为什么回不来。”

人们沉默了很久。

“为什么啊，洛？”哈里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洛抬起了眼睛。她意识到每个人都在看着她，马上低下了头。

“洛，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没什么，那不重要。”洛的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

“好了，宝贝儿。”伊尔莎抱住她。

“让她说说，伊尔莎。”哈里说。

“她不想说。”

“她刚才还想说呢。”

“她还是个孩子，哈里。”

“我想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伊尔莎是对的。”这是他们坐下来后，丽兹第一次说话。内森听得出来，她还是在哭。短短几天，她就瘦了一圈儿，脸上的皮肤显得松弛。“你吓着她了，哈里。”丽兹说。

洛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盯着桌子，然后拿起铅笔，继续画起来。“爸爸不回来是因为他担心……”洛对着那张纸说，“担心所有那些不见了的東西。”

桌子周围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

“唉，上帝啊，又来了。好了，洛。”伊尔莎抓住她女儿那只空出来的手，用她自己的两只手握住。她看出了内森和艾克桑德的困惑，解释道：“洛受到了惊吓，她说有个窃贼……”

“真的有！”洛抽出了她的手，画得更快了。

“宝贝儿，没有……”

“要不就是个鬼。”

“也没有鬼。”伊尔莎说，“她觉得有些东西不见了。你的一些玩具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去闲逛了，是吧，洛？”

“它们没有闲逛！这里有人，把它们拿走了。”

在桌子的另一头，西蒙尴尬地笑了笑。“说不定是圣诞老人。”他说，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洛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能杀死一头牛。“不是圣诞老人。”她在暗示西蒙是个白痴，“别的人。坏人。”她现在越来越不安了。伊尔莎夺走了她手里的铅笔。

“洛，如果院子里有人，我们会发现的。这里没人。”但是，就在伊尔莎瞥了一眼窗外黑暗的夜空时，内森发现她的声音有些犹豫，“我们觉得有些东西不见了，但我们又找到了它们，不是吗？”

“哪些东西？”艾克桑德在座位上动了动。

“我的玩具和衣服。”洛说。

“但我们后来找到了。”伊尔莎坚定地回答道。

“不是全都找到了，也不是马上就找到了。还有……”洛把她母亲的手推开，“爸爸从没找到他的东西。”

“什么意思？”哈里问道。

洛没有回答。她看上去有些不安。她的手慢慢地朝她被没收的铅笔伸去。她把脸藏在了头发后面。

“别不说话。”哈里说，他的语气出奇地严厉，“回答我，洛！”

“宝贝儿，”伊尔莎俯下身体，“什么东西？”

“钱，我觉得。”洛低声说。

内森费了很大的劲，才听清她说的话。

“还有别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爸爸一直在找，可就是找不到。”洛的声音高了一些。

“你说说，是多少钱？”哈里问道。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她勉勉强强能数到一百，她不会知道具体多少。再说，卡姆没有丢钱，也没丢别的东西。不要把事情搞得更

糟。”伊尔莎瞪了他一眼。

“他丢了！丢了！妈妈。他到处找，这里有人……”洛的眉毛猛地抬了起来。

“詹娜。”

有人低声喊出了这个名字。内森无法确定是谁喊的，直到丽兹严厉地指着桌子对面。

“闭嘴，巴布。我是认真的。”丽兹警告道。

“……爸爸丢过东西。”洛的声音越来越高，“我知道，我看见他了。他在棚子里找、在牛棚里找，到处找。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妈妈。”

“不是那样的。”伊尔莎的反对声几乎被女儿的声音淹没了，“如果爸爸丢了东西，他为什么不说？”

“因为他知道你不会相信他，就像你不相信我一样！”洛喊起来，“那就是为什么他让我保守秘密。”她突然不说了，把手放在嘴上，仿佛要把说的话咽回去。她的小脸蛋气得通红。

伊尔莎一动不动。她冲她的大女儿眨了眨眼睛。苏菲显得很吃惊，摇了摇头。苏菲不知道。伊尔莎把洛的身体在座位上转了过来，让她和自己面对面：“洛，这非常重要。爸爸究竟说什么了？”

洛摇了摇头，再次沉默不语。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哈里的声音透着沮丧。

“哈里。”丽兹语气里的警告清晰可辨。

门外，野狗又开始嚎叫了。从声音判断，野狗离这里很近了。

“洛，好了。”伊尔莎俯下身，她的脸和她女儿的脸齐平了，“你不会有事，只要说实话。你确定爸爸在找什么东西吗？”

“是啊，我看见他找东西了。”小女孩一脸惶恐。

“爸爸让你保守秘密，对谁都不要说？”

“不是对所有人，”洛看着她的母亲，“就对你。”

第十七章

内森坐在走廊上，看着夜幕降临。地面上的红色和天空中的红色合而为一，直到它们都慢慢发暗，变成黑色。洛无法——也许是不愿意——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伊尔莎只好带着她去睡觉。

内森收起卡梅伦的使用指南，却在大厅的柜子里发现了一把吉他。艾克桑德在他的房间里读书。因此，内森一个人带着达菲坐在走廊上。吉他跑调了，在他紧旋钮时响起了不和谐的噪声。在院子对面，背包客的大篷车上还亮着灯。他听到那里传来低语声，但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从语调来看，他们好像在争吵。除了大篷车，他什么也看不见。他静静地弹着吉他，试图弹完一曲。就在此时，他听见纱门打开发出的吱呀声，于是抬起头来。

“那是我的吉他。”

苏菲正靠在门上。黄色的灯光让她的头四周出现了光圈。

“不好意思。我发现了它，就……”

“没事。那首歌是你写的？”她在他对面坐下。

内森又弹奏起来。

“是啊，差不多十年前写的。”

“有歌名吗？”

这首歌是他为伊尔莎写的。“没有，”他说，“没起歌名。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听起来有些悲伤，不过带着希望。一点点儿。你可以叫它‘日出’什么的。”

“好歌名。”无论如何都比“致伊尔莎”更合适。他又弹奏了一会儿。

“好听。不过，结尾不太好。”

“是啊，我知道。我一直没能想出个恰当的结尾。”

“要是你花了十年还想不出来，你最好别想了。”

“我觉得你是对的。”内森冲她笑了笑，“那你弹弹？”

“等我没了这个再弹吧。”苏菲抬起她的吊腕带，又听了一会儿，“你弹得真好。”

“我有很多时间练习。”他努力不让他的声音露出痛苦。

“你每天都弹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差不多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

“那时间可够长了。”她显得很惊奇，让他不由得哈哈大笑，“每天都弹？”

“差不多吧。有几年没弹，那个时候我没有吉他。”

“你为什么没了？”

“坏了。”内森的笑容消失了。

那是内森对他爸爸最清晰的记忆，但不是最坏的记忆，这倒是叫人出乎意料。那天，内森和卡梅伦试图逃走，卡尔·布莱特在牧人坟墓那里把他们截住了。内森仍记得他坐在卡车里看着爸爸的后脑勺，希望爸爸能马上大喊大叫起来。然而爸爸不动声色，这吓坏他了。内森清楚地记得，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既没有看见别的车，也没有看见别的人。这是常事，但在那天，他注意到了这一点。周围没有别人。

内森曾以为他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卡尔一言不发地下了车，留下他的儿子们面面相觑。他们一整天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只是到了傍晚，在哈里道过晚安、走向与大房子不相连的他自己的小屋后，卡尔才终于把目光转向他们。他压低声音：“出来，你们俩。”那时，他们几乎觉得得到了解脱。

内森打起精神，试图控制住自己的反应。如果他们看起来很害怕，卡尔会不高兴的。卡尔让兄弟俩燃起一堆火，但他们张口结舌地愣在原地。卡尔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然后抓住内森的肩膀，把他朝柴火堆推

了推。内森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不知所措。

卡尔一直没说话，直到他的儿子们点燃了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卡尔的脸庞在火光中摇曳，他用温和得令人不安的语气命令兄弟俩进屋，去把他们最喜爱的东西拿来。内森把他的自行车推出来时，他胸口发紧，热辣辣的。

“你想得美！”卡尔紧抓着内森的胳膊，内森觉得自己的胳膊都肿起来了，“给我拿出对的东西来，否则我就把你拿出来的东西都烧掉。”

内森进屋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带着他心爱的吉他出来了。他的手汗津津的，抓着吉他的琴颈。内森哭了，求爸爸不要那么做，虽然他知道这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丽兹也在那里，两眼含泪。“求你了，卡尔。”她试图求情，“就不能让他留着他的吉他吗？”

丈夫不理睬妻子。她继续恳求。

卡尔终于把目光从他的儿子们身上移开，看着她。“你想让我用别的办法教训他们？”他的语气让丽兹没敢再求，内森很庆幸妈妈没有再为他求情。

内森递出了吉他。他双眼含泪，几乎看不见东西。但是，他爸爸让他自己把它投进火里。内森最后这么做了，然后下意识地想把它拽出来。他的胳膊被火烧伤了，伤疤现在还看得出来。

当然，卡梅伦第一次就拿出了对的东西，一套插图本“二战”历史故事书。内森觉得它无聊透顶，但卡梅伦很痴迷。卡梅伦当时盯着卡尔的眼睛，向前伸着脖子，把书投到了火里。然后，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噼啪啪的火苗没完全淹没他的声音。

“再说一遍。”卡尔的声音很平静。

卡梅伦犹豫了一下，然后张开了嘴。他稍稍抬高了声音：“纳粹烧书。”

丽兹吸了一口气，由于吸得太猛，她的呼吸声清晰可辨，肩膀也跟着耸动起来。现场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接下来的事更让内森觉得毛

骨悚然——卡尔似乎笑了。卡尔的嘴唇慢慢地抽搐了一下，露出了牙齿。他盯着卡梅伦，像是被逗乐了。卡尔攥紧了拳头，然后又松开，他这样做了一次，然后张开了嘴。

“把剩下的拿来。”

卡梅伦毫不犹豫地照办了，他消失在了屋里。几分钟后，他抱着一堆书出来了。内森和丽兹坐在台阶上，看着卡梅伦把它们投进火里，一次一本。卡梅伦看着它们燃烧，眼里一滴泪也没有。

“向你爸爸道歉。”在烧了五本后，丽兹说。

卡梅伦没理她，又把一本书扔到了火里。卡尔看着他，脸上露出一种内森此前从未见过的表情。内森隐隐约约觉得，他们俩都在这场对峙中获得了某种奇怪的快感。

整个过程花了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本书也燃烧起来时，内森紧张地瞥了一眼房屋，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却发现卡梅伦盯着卡尔的眼睛。

“对不起，爸爸。”卡梅伦垂下眼睛，终于悔过了。

内森感到丽兹放下心来。随着灰烬在炎热的夜晚空气中闪着红光，就连卡尔也似乎稍微缓了一口气。卡尔看着卡梅伦，仿佛想看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他转向内森，脸上露出一一种令人十分熟悉的表情。

“谁都不能再干这样的荒唐事了，否则的话，我向你们保证，情况会比今天糟十倍。不止你们俩。”

内森感觉到丽兹又紧张起来了。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卡梅伦都对卡尔百依百顺。

在此刻的走廊上，内森坐在苏菲对面，手指不再拨弄琴弦。他不想弹了。苏菲没有立即觉察出来。她朝后望着房屋，望着她妹妹的卧室黑乎乎的窗户。

“洛在晚饭时说的话，你怎么想？”内森问道。

“没怎么想，”苏菲扯着她的吊腕带，“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她迷上了空想出来的东西。”

“她好像受到了惊吓。”内森说。

“是啊。她以为有人要来抓她。”

“想象出来的人吧？是那个牧人？难道她真的以为这里有什么坏人？”

“我不知道。我对她说了，让她不要担心，但她还是那个样子。”

“你们的爸爸出事了，你们肯定一下子接受不了。”

苏菲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

“你爸爸给你提过牧人坟墓吗？”内森问道，“说没说它对他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他没这么说过，虽然他画了那幅画，可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画它。他认为牧人很蠢。他也很蠢。”

“哦？”

“那个牧人不小心开枪打死了自己。他爬过一个围栏时没注意，滑了一跤，意外地用他的枪崩了他自己的头。”

“这是谁告诉你的？”

“爸爸。”

“好吧。”这是假话，但内森觉得现在不是纠正她的时候。就算他不纠正她的一些小记忆，她对他爸爸的记忆就已经够稀里糊涂了。

苏菲叹了口气，看着吉他，问道：“你能弹点儿别的吗？”

“说吧，弹什么？”

苏菲说了一个内森不知道的歌名，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乐队弹奏的，于是她哼了两句，他设法学会。最后，她笑了起来，主要是笑他的错误。

“等我胳膊好点儿，我就练吉他，”她说，“在不上学的时候。”

内森知道，她说的是空中课堂。他自己经历过。当人们觉得他在听收音机里远方的教师叽里呱啦的讲课声时，他其实已经神游天外了。实际上很多教学重担落到了在家里负责监督的人身上。他记得可怜的丽兹曾使出浑身解数，求他像卡梅伦那样认真听讲。现在教学主要在网上进

行了，尽可能逼真地还原一所实体学校的课时和课程结构，教师可以通过视频每天和学生接触几个小时。内森觉得这肯定比收音机好。他想起了一件事，不由得皱起眉头。“这么说，凯蒂监督你的家庭学习？”他问苏菲。

“是啊。过去是妈妈，现在是凯蒂。她在我们过假期的日子里照看我们。”

“这些事她比你妈妈做得好吗？”他看着她的脸。

“她挺烦人的，没有好主意。爸爸不见的那天，她只是让我们坐在教室里一直看电影。”

“她和你？”

“是啊，她在，可她什么也不干。她不停地往外面跑，有点儿郁郁寡欢。”

“她在监督学校功课上是不是好点儿？”

苏菲皱起了鼻子。“不好。她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也并不总能保证我们跟上课程。我听妈妈对爸爸说他不应该雇她，说她是……”她把声音压低，左顾右盼起来，“废物。”

“你妈妈就是那么说的？”内森忍着没笑。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可我觉得妈妈是对的，她就是……”苏菲身体前倾，“废物。我觉得她其实根本不是个老师。”

“不是？”灯光仍在走廊里闪亮，“为什么这么说？”

“她给我们剪过头发，”苏菲说，“剪得可漂亮了。我觉得她是个理发师。”

内森看着苏菲的头发。她齐肩的发型，发卷环绕。内森不敢自称是个行家。他一般会等，等到头发太厚、太乱，无法打理了，然后在他洗手间的水槽边把它们全都剃掉。但是，就算在他看来，给苏菲理发的人也相当专业。

内森看着大篷车。在它薄薄的帷幔后面，他看到有人在灯光里移动。低微的说话声飘了过来。他们仍在吵架。她是个理发师，不是教

师，内森感到好奇。对想为他们的履历增光添彩的旅行者来说，捏造经历很平常。但是，这会造成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他们自称的那种人，那么他们又是谁？

“有一天我们骑马回来，他们就在这儿了。”苏菲说，“爸爸甚至没告诉我们他们要来。我觉得妈妈就是因为这个才生气的。”

“我为什么要生气？”纱门发出了低低的尖叫声，伊尔莎走了出来。

“为西蒙和凯蒂来这儿。”苏菲说。

“哦……”伊尔莎皱起了眉头，“我不是生气。我只是感到意外。不要到处乱说，听话，苏菲。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受欢迎。”

“洛怎么样？”内森问道。

“在丽兹的房间里睡了。”伊尔莎招手示意她的女儿，“你现在回去吧。”

“可……”

“苏菲，听话。今晚不行。”

苏菲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晚安。”她看着她的妈妈，有些不服气，“你会来给我掖被子吗？”

“一会儿就来，”伊尔莎说，“去睡觉吧。”

纱门砰地关上了。伊尔莎走过来，斜倚着栏杆。即使光线从后面照过来，她也显得精疲力竭。她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仿佛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你怎么看洛刚刚说的事情？”为了起个话头儿，内森问道。

“我甚至不知道该想什么。卡姆从没跟我提过。明摆着他不会跟我商量的。”她凝望着黑黢黢的夜空，声音里含着愠怒，“他也根本没提那个女人想和他联系的事情。”

“不过，卡姆跟你提过詹娜吧？”

“当然了，”伊尔莎神色黯然，“卡姆说詹娜是他有一次聚会上见过一回的女孩，她的男友吃醋了。他讲得很好笑，就像整件事都是误会。”

内森没吭声。那牵涉不少事，但其中没一样好笑的。

“他最近太压抑了。他……”伊尔莎盯着夜空，“过去这几个星期，有些地方不对劲，可能是从詹娜试图联系他的时候开始的吧，我现在才意识到。”

“那让人多少感到震惊，我觉得。”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伊尔莎看着内森。他能感到晚风的轻拂。

“妈妈，我准备好了。”苏菲低低的声音从房子里飘了出来。

“等我一分钟。”伊尔莎喊道，然后把身体转向内森，此时显得更加急迫，“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那个女孩说的关于她和卡姆的事，是吧？”

“没人。当然没人。”内森又张开嘴，然后停止了。

“你想说什么？告诉我。”

“没什么，真的。我只是想说……”他有些犹豫，“也许史蒂夫相信，或许有一阵子相信。”

“史蒂夫·菲茨杰拉德？诊所里的那个？”

“是啊，也许，并非全部相信。”内森一边说，一边试图回忆起来，“我的意思是说，他在这件事上挺认真的，我觉得。不过那是他的工作，不是吗？作为一个护士。他就是那样的人。”

内森想起了史蒂夫没完没了的唠叨，想起他的不请自来和没完没了的问题，想起他坚持要自己去诊所。史蒂夫的坚持到了干扰别人的程度。

“不过她的情况不算严重，没有到变成一个问题的程度。”伊尔莎说。

“是啊，无论如何都不会到那个程度。”

“卡姆和史蒂夫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没好过。”伊尔莎慢慢地呼出了一口气。

“你说得不对。好了，我觉得，你一直很喜欢对这种事耿耿于怀。”

“妈妈！”苏菲又在喊了。

伊尔莎这次没有理女儿，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内森：“你一直相信卡姆的说法？”

“是啊，绝对。”

“从没起过疑心？”

气氛有些不对，不过内森不知道哪里不对。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伊尔莎的表情很难让人看透。内森感到一种被压抑很久的内疚重新冒了出来，有些局促不安。卡梅伦也许没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妻子，但内森现在看着她，觉得卡梅伦应该给她透露了一些情况。

“没有。”他坚定地说，“没怀疑过。”

伊尔莎的脸色微变，换上了另外一种他看不透的表情。苏菲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还是走吧。”她打开门，停了片刻，“晚安，内森。”

“晚安。”

她消失在屋里。内森低头看着达菲。它摇着尾巴，一声不吭。内森又坐了一会儿，然后放下苏菲的吉他，慢悠悠地走下走廊的台阶，走进黑暗的院子里。达菲跟在他后面。他等待着眼睛适应黑暗。背包客的大篷车里一片安静，他们肯定和解了，至少现在是这样。

等内森的眼睛适应了，他分辨出了位于那棵桉树下的卡尔·布莱特的坟墓。他走过去，站在边上，无法摆脱心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思绪。他原本想消除伊尔莎的疑虑，却无法断定是否达到了目的。他在给卡梅伦辩护时一败涂地，并且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听到关于这个女孩的屁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卡尔问道。他已挂断警官打来的电话，把他的两个儿子叫到跟前。

内森记得卡梅伦结结巴巴地向父亲解释时，他自己则背靠着墙，有些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卡尔打断了卡梅伦的话，转向内森。

“这事发生时，你在哪儿？在和隔壁的小母狗打情骂俏？”

“你说的是雅基？”

内森的脑袋被猛地搥了一下，后脑勺撞到了墙上。在抡起胳膊打内森时，卡尔甚至懒得正眼瞧他，注意力仍集中在卡梅伦身上。卡尔的击打太快，内森来不及防卫。若非如此，内森无论如何都要挡一下。不过有时候不防卫反倒好些。内森意识到卡尔仍在等他回答，于是点了点头。是的，我和雅基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好好看你弟弟？”

内森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看见他们了吗？”卡尔指着卡姆，却冲着内森吼道，“你接着说，告诉我，他干了需要让我担心的事吗？”

卡尔的眼睛此时看着内森。那时他们眼神已经势均力敌，但内森心里还是充满贯穿他一生的那种恐惧，内森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只要卡尔提高声音，或抬起手，或既提高声音又抬起手，内森就会感到恐惧。在被迫烧掉他的吉他时，内森的感受也是这样。

内森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永远不会改变，这令他惶恐不安。卡尔不会停下来，内森似乎也无法阻止他，也许在他们人生剩余的时间里，内森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僵局。这种想法让内森精疲力竭。他的头因为挨揍受伤了。他看着卡梅伦，突然感觉厌倦了这一切，无论他兄弟干了什么，或没干什么。

内森根本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把麻烦带回家的不是他。他至少还比较理智，在脱掉雅基的裤子前征得了她的同意。他看看卡尔，又看看卡梅伦，脑袋还在嗡嗡地响着。他突然不想接近他们两个了。他想一个人待着，躲得远远的。就在他思考时，卡梅伦用肘部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让他突然回到了现实。内森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张开了嘴，做了他觉得卡梅伦也会为他做的事情——为兄弟打掩护。

“没有，”他说，“卡姆什么也没做。”

内森的回答只是慢了一拍，事实上连一拍都不到，只慢了半拍。这种迟疑太轻微，几乎听不出来，但卡尔注意到了。卡尔看看这个儿子，又看看那个儿子。

“好了。”卡尔说话的语气暗示出他总算完全明白了他儿子们的意思，“你走吧。我需要和你弟弟谈谈。”

于是内森离开了。他坐在车里，关上车门。这样一来，他就听不到从屋里传出的任何声音了。他看见巴布溜出来，就打开乘客门，让巴布上了车。他看出巴布想问一些问题，也觉得自己应该尽量回答，但他们谁都没找到合适的话语。于是他们就那样尴尬而沉默地坐着。

内森感到内疚，他利用那段时间，在心里排练着要对卡梅伦说的话。我没打算犹豫。那不代表什么。他早就懂得了先想后说，因为卡尔不喜欢得到他不喜欢的答案。我害怕，卡姆。我怕爸爸。我很抱歉。我知道你没做错事。内森想这么对卡梅伦说，并且还要再说一些话。他后来这么做了，不止一次，但没什么用。

过了很久，卡梅伦才又开始正眼看内森。卡梅伦的原谅冲破了内森内心背叛的阴云，可二十年来，这片阴云从未完全消散。

第十八章

内森回到屋里时，艾克桑德的房间空无一人，但可以听见浴室里的淋浴开着。艾克桑德的床上摊开放着一本还没读完的书。用作书签的卡片显示，这是艾克桑德的继父马丁送的礼物。内森注意到，这本书和自己给儿子买的圣诞礼物一模一样，不由得感到气恼。

马丁是个建筑师，他的作品有着光亮的金属表面，令人眼花缭乱，报纸上对其描述是“极化”的建筑。

内森做了个深呼吸，关上门，走向客厅。透过窗户，他仍能分辨出背包客的大篷车幽暗的轮廓。他看了一会儿，想了想苏菲说的话，然后转身打开了放在角落桌子上的家用电脑。十分钟后，电脑终于喘着粗气连上了互联网。内森静静地等待着一个社交媒体网页打开。当它终于加载出来时，他点击搜索栏，键入“凯蒂”两个字。

电脑呼哧、呼哧地响着。内森慢慢地浏览了一遍搜索结果，然后又浏览了一遍。什么也没搜到。不管怎么努力，他什么都看不到。名叫凯蒂的人太多，但好像没一个人的轮廓或照片和他想找的人对得上。他看了一下手表。要不了多久，晚上关发电机的时间就要到了。他键入了西蒙的名字，让这些发出痛苦呻吟的设备所允许的最快速度滚动着。当他翻到第三页时，大厅的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哈里出现在门口。哈里瞥了一眼电脑，但从他站的地方看不清屏幕。

“我刚才一直在和巴布聊天。”哈里说。

“是吗？”看他脸上的表情，内森能猜到他们聊的什么。

“我们都知道，巴布经常犯错。”哈里说。

“偶尔吧。”

“因此我真希望他说你放弃了你的持枪执照的说法是错的。”

“我没时间去更新。”

“狗屁！你都活了这么久了，还能不把这当回事？”

内森一言不发。

“你把你的所有武器都交给格伦了？”

“那是规定，哈里。”

“那是基本装备，伙计……”

“我会去更新执照的。”

“你独来独往，一个人住在外边，那阵子你把你的无线电关了几
天……”

“上帝啊，哈里，我说了我会去更新的。”

“你妈妈知道你是那样生活的吗？”

“我觉得你会告诉她。”

“艾克桑德呢？”

内森没有回答。

“你还有别的事吗，哈里？”内森最后问道，声音冷冰冰的。

哈里也凝视着内森，一动不动，内森反倒成了那个把视线移开的人。“发电机十点钟关。”说完，哈里从门口消失了。

内森盯着电脑屏幕，直到屏幕光晃得他流泪。他眨眨眼，又看了一下时间。虽说进展缓慢，但他已经看得够多了，知道在网上发现不了背包客的多少情况。

这种情况并非前所未有，但不寻常。据他所知，能抵抗住诱惑、不为家乡的人们上传一连串一模一样的岩石、天空、石头照片的背包客屈指可数。他又看了一下表，以那台电脑所允许的速度打开一个新搜索窗口，键入了一个新名字——英国的詹娜·莫尔。搜索结果很多，如果没人帮忙，他可能得筛查几个小时。

一个链接出现在顶端。字体的颜色与其他链接不同，这说明这个链接曾经在这台电脑上至少被点开过一次。内森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查到上

次这个链接被点开是什么时候。也许艾克桑德有这个本事。但现在，他只能把那个链接再次点开。

詹娜是一个花商，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在一张照片上，她正在把某种高大的绿色植物栽到一个花盆里。那条辫子已经不见，二十多年的风霜在她脸上清晰可见，不过那肯定是她。

在照片上，她笑得很开心，但有些造作。内森觉得她肯定拍了好几次，才拍出合适的照片。她的手有一部分埋在泥土里，但能够看出，手上没戴婚戒。内森想知道詹娜的男友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但他想不起那家伙的名字了，他甚至不确定自己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看着照片上詹娜的脸。屏幕顶端有个电话号码，他伸手拿了一支笔记下来，然后站起来。

门厅空无一人。厨房和伊尔莎的办公室都黑黢黢的。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听着铃声。有人接了电话，他这才意识到，他不知道英国现在是几点。

“上午好，北方花店。”接电话的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

“请问，詹娜·莫尔在吗？”

“不瞒你说，她在休假。我能帮你吗？”

内森犹豫了一下。“她一直试图和我弟弟联系。”他等待着对方的回应，但电话那头没有传来清晰可辨的反应，“我想告诉她一些消息。她还有别的号码吗？我想试试。”

“哦。没有，很抱歉。”电话那头的女孩的道歉听起来发自肺腑，“并不是我不能给另外一个号码，而是就算我给了你也没多大用处。她在国外，手机不在服务区。”

“是吗？”内森看着他手里的固定电话线。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记下你的手机号码。”

“我本人其实也不在手机服务区，实话实说。”

“是吗？”那女孩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被新鲜事逗乐了，“你也在巴厘岛上玩瑜伽隐居吗？这么巧？”

“没有。”内森说，“没有，我没有。”

“我觉得，如果那样也太巧了。”她哈哈大笑。

内森的另一只耳朵听到一阵低低的电流声，他陷入了黑暗之中。发电机关了。大厅里消失的亮光让他的眼睛闪出幽灵般的光。他眨了眨眼，暂时失明了。

“你们的店在哪儿？”内森问。

家具的灰色轮廓慢慢在他眼前显现出来。

“在贝尔街尽头。”

“抱歉，我问的是哪座城市。”

“哦……曼彻斯特。”

内森不确定那是在哪里，他猜在北边的某个地方。

“顺便说一下，”电话那头说，“她十一天后会回到店里，这段时间真够我受的。要不你那时候再试试？”

就在此时，内森听到一阵噪声。不是电话里传来的，是在他这边。在夜晚的寂静里，那阵噪声显得非常微弱。难道是哈里？他旁边的窗户黑黢黢的。除了映在玻璃上的他自己的映象，他什么也看不见。

“你确定詹娜还在巴厘岛？”他问道。

他又听到了那种噪声，就回过头来看。它是从屋里发出来的？他屏住了呼吸。低低的砰砰声又响起来。不，它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他转过身，看着黑板，可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是的。她没巴望着回来受冰冷天气的罪。她说巴厘岛简直太热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出来。”

“是吗？”内森望着他面前的一团漆黑，“好了，谢谢你。”

“不用客气。谢谢你对北方花店感兴趣。”

内森挂了电话。院子里黑乎乎的，根本没动静。他等待了一分钟，然后是两分钟，什么也没有。就在他要离开时，他又听见了那种噪声。

第十九章

内森步入黑暗之中，等着他的眼睛适应银色的月光。后门在他身后吱呀、吱呀地响，于是他把它关上了。他耐心地站着，倾听着。

一阵沉闷的击打声传了过来。

他循着声音来到了房屋的一侧。车库门下面漏出一束光。这束光虽然柔和，但足以毁掉他夜晚的视力。他慢慢走过去，一边静静地走着，一边告诫自己不要太过疑神疑鬼。他看到一个后脑勺，并且立刻认出了那是谁。那个脑袋一半在一个低柜子里面，一半在外面。在电池防风灯的灯光下，影子非常醒目。

“我运气真是好得不得了，能把洛说的窃贼抓个现行。”内森倚在门上说。

那个头转了过来，艾克桑德看向上方。

“你在干什么？”内森冲艾克桑德正在翻找的柜子点点头，“睡不着？”

“不是。”艾克桑德站起来，在他的牛仔裤上擦了擦手，“我一直在想洛说的卡姆叔叔寻找东西的事情。”

“苏菲觉得她是迷糊了。”

艾克桑德用手背抹了抹前额，留下一道污迹，他问道：“伊尔莎是怎么说的？”

“我不知道。她其实还没跟我说过这事。”

“哦，知道了。我以为她已经说过了。”

内森拉起一把残破的塑料椅子坐了下来。从车库里的东西看，车库也兼具卡梅伦的避难所的功能。车库里有工作区，角落里放着一张破桌

子。

“那你找到什么了吗？”

“没有。不知道要找什么，反正没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可能所有东西都有用，或什么东西都没用。”

内森看着艾克桑德。这些天，每次他看见艾克桑德，都觉得艾克桑德又成熟一些。此时，艾克桑德站在那里，肩膀和背部舒展开来，两手沾满灰尘，看着像个成熟男人。

“你都找过哪些地方了？”

“到目前为止，就这里。”艾克桑德冲车库的一侧挥了挥手。

“你觉得你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我不知道，可我觉得总要找到点儿什么吧，要不就待到累得干不动的时候。”艾克桑德耸了耸肩。

“那我最好帮你一把。”内森站了起来。他打开最近的储物柜，和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工具打了个照面。

“我已经检查过那里了，也许可以试试那边。”艾克桑德指着一个柜子说。

“好的。”内森走了过去。他没指望找到任何东西。他不知道洛说卡梅伦丢东西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他也无法想象他的弟弟会没找过自己的车库。他觉得艾克桑德想的和自己一样。但他知道，有时候动手做些事是值得的，无论什么事，即使是在积满灰尘的抽屉里翻找东西。他们在车库里移动，并肩搜索着，形成了一种节奏——打开、检查、关上。不过，内森也留神着落手、落脚的地方。这地方有的是蛇，他可不想吓一跳。

这种翻找也许没有意义，但只要能让艾克桑德感觉好点儿，内森乐意这么做。结婚时，雅基坚持要一个孩子。内森其实不愿意，但他没有行使拒绝的权利。雅基最终如愿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他们后来有什么分歧，他都很感激雅基。有时候他会想，如果情况没发展得那么糟，他不介意再要几个孩子。

雅基怀孕期间，内森感觉自己几乎完全置身事外，只在雅基对孩子的名字提出了一些垃圾建议时，他才介入。那时他不太喜欢“艾克桑德”这个名字。老实说，现在也是。他觉得还不如“阿历克斯”，在牧场对面喊“阿历克斯”的感觉很不错。雅基又提出“加斯帕”，内森这才由衷地支持给他们的儿子取名“艾克桑德”。

内森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雅基是对的。“艾克桑德”非常适合儿子未来的生活方式。

“说起来，你打算上大学吗？”内森问。

艾克桑德停止在他正在翻找的箱子里搜索，抬起头来。

内森补充道：“挺好的。”

“嗯，是啊，谢谢。”

“需要考个好分数。”

“是啊。”

“听着，你妈妈说，你现在可能假期也需要待在布里斯班。多把时间放在学习上，好好做你的作业。”

“可能需要吧。”艾克桑德迟疑了一会儿。

“因为如果你真的……”内森强迫自己说，“挺好的，伙计。无论你需要做什么，我都支持。我的意思是，你不妨把你的书带到这儿。这儿环境不错，挺安静的。我不会打扰你……”

“我主要通过网络学习。我需要更快的网速。”

“哦，对，是的。在布里斯班更好一些。我理解。”

“我很抱歉。”

“没什么，这是实话，伙计。”

“我并不是不喜欢来……”

“我知道。”

“……真的，我喜欢来这里，那是……”

“伙计，我知道。你需要集中精力。我明白。你应该那么做。考个好分数，上大学。你挺聪明的，上大学不是问题。”

“谢谢。”艾克桑德勉强笑了笑，“你从没想过上大学吗？”

“没想过。”内森摇了摇头。

内森确实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总是以为，他最终还要回到牧场上，这里的牛可不会要求看你的毕业证。卡梅伦那时倒让他感到意外，因为卡梅伦在阿德莱德申请了大学课程。卡梅伦三年后回来了，带了一个农业经营学位，以及一大堆宏大的想法。他还结识了几个新朋友。那时他们偶尔会过来，瞪着眼睛、兴趣盎然地四下查看，让他们水土不服的城市鞋子蒙上一些灰尘。内森和卡梅伦的那些新朋友仅有过几次交谈，他们对内森说话时声音比正常情况下要大、语速要慢。

“真不可思议啊！”艾克桑德说，他的手放在一个空箱子里，“在一个人死后翻他的东西……对卡姆叔叔来说，这些东西曾经都很重要，可现在别人不得不把它们全扔掉，或者用其他什么法子处理掉。”

“是啊，不过，这里面有好多东西他们仍然需要，”内森说，“牧场仍需要经营。”

“你来经营吗？”

“我自己的土地就够我头疼了。”

“那么谁来经营？巴布？”

“他们可能会雇一个经理。我想伊尔莎会做决定的。她获得了卡姆的那一半牧场。”

艾克桑德的手指滑过一个破旧的储藏箱盖子上薄薄的灰尘，说：“卡姆没给巴布更多的股份？或给哈里留点儿什么？”

“好像没有。不过，巴布仍拥有他那三分之一。”

“是啊，你和伊尔莎拥有剩下的。”

艾克桑德说话的语气让内森带着惊讶看向他。“然后呢？”他问。

“没什么，但她的一半加上你的六分之一就占了大多数。不知道巴布对此怎么想。”

“他不应该有什么想法，卡姆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划分的。”

“但事情不一样了，不是吗？卡姆活着时，控制这个地方的是他和

巴布.....”

“我不知道巴布会不会这么想。”内森想起了他弟弟在书房怒视着记事簿的情景。

“好了，无论如何，你显然是少数。现在你和伊尔莎更有可能控制牧场。这是不同的情况。”

“没什么不同，没什么.....”

“爸爸，伙计，”艾克桑德说，脸上似笑非笑，“就是不同的情况。”

内森觉得他的脖子不知不觉变红了。他没有回答。

“不用担心，”艾克桑德说，好像看穿了内森的心思，“我觉得别人谁也没注意到。不过，你应该考虑一下。等需要做决定时，你支持谁？伊尔莎还是巴布？”

“谁也不支持。我会首先考虑牧场的利益。”内森看见了他儿子脸上的表情，“我会这么做的。”

“好吧。不过巴布知道你的想法吗？伊尔莎呢？”

“当然了。”内森皱起了眉头。他们当然知道，因为这是事实。

“好吧，那就好。”艾克桑德又打开一个柜子。

内森又从架子上拽下一个箱子，里面除了些旧电线什么也没有。他想打哈欠，但忍住了。他有些累了，但他不想成为半途而废的那个人。他心不在焉地搜寻着，看着门外黑黑的夜色。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他面对着南方。牧人坟墓坐落在远处的某个地方，更远处则是他的牧场。

在看不见的地平线后面，他的房子里空空荡荡。但是，他几乎能够感觉得到，那房子正在吞没他。那其实是一座相当不错的房子，家具也够好。雅基离开时，除了艾克桑德，她懒得带走任何一样东西。房子周围的土地才是问题所在。那些土地一直让内森头疼，但那是他的生计，他真的承受不起让它颓败的后果，哪怕一点儿也不行。但有时——其实是一直——他希望他有别处可去。他厌恶那座房子。他觉得那个地方像个黑洞，吞噬了他人生中全部的光。

有那么几次，他认真考虑过放弃牧场。他想放下工具，驾车离开，任由牧场的大门摇摇晃晃地开着。也许可以去西边的矿上找工作，但他担心，他现在可能有点儿老了，干不了那个。此外，就算他能抛弃那片土地，他也抛弃不了自己背负的债务。那片地待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债务仍需要内森偿还。感谢上帝，丽兹和哈里说服他保留了他拥有的那六分之一伯利-唐斯牧场的股份。在减去成本之后，他这六分之一股份的收入虽说不足以让他摆脱经济困境，但至少还是有点儿用的。

“把你的地卖给卡姆。”哈里在两个圣诞节前说，那一年的年景特别糟糕，压力让内森面无血色，“你总是靠自己苦苦支撑，不如让他买下你的产权，伙计。把规模提上去。”

内森说他会考虑的。事实上，他私下里已经问过卡梅伦三次了。每一次，卡梅伦都会尽职尽责地查看内森准备的电子表格，并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摸着下巴表示无能为力。而内森呢，每一次都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积极的回应，事实表明那并不存在。

无论是求卡梅伦看电子表格，还是多年前求他在镇上替自己说好话，内森得到的回应都一样。卡梅伦会停顿一小会儿，就像内森那一次的表现一样，在他们爸爸的严厉注视下，在情况相当危急之际，需要帮助的是年少的卡梅伦。片刻的沉默竟然传达出那么多内容，内森现在仍对此感到惊讶。

总之，从那以后，卡梅伦的回答总是“不行”。

但此刻，内森遥望着南方，一种新想法呼之欲出。艾克桑德说得对，在这件事上，巴布也是对的。没有卡梅伦，情况就不同了。没了卡梅伦，只要能得到伊尔莎和巴布的同意，那么他就有可能完成出售。他试着想象了一下那意味着什么，突然觉得自己可以轻松一些了。自他把车开上坡顶、看见被油布盖着的卡梅伦的尸体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爸爸。”

内森听到艾克桑德在喊他。他把注意力拉回到车库。

艾克桑德手里握着一样方方的、看着很重、部分被塑料泡沫纸包着的東西，脚边丢着一个大纸袋。

“那是什么？”内森拍拍手上的灰尘走过去。在那个纸袋上，卡梅伦用工工整整的大写字体写着伊尔莎的名字。

艾克桑德走到更明亮的地方，好让内森看清自己手里的东西。那是洛画的一幅画，裱了边框，非常专业。画上是一个四口之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是卡梅伦、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画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笑。

“还有一张卡片。”艾克桑德伸手递了过去。

那是一张方方的小卡片，封面有一张百合花照片。看艾克桑德的表情，内森就知道，儿子已经读过卡片上的文字了。内森打开卡片，读着卡梅伦用独特的笔迹写下的那句话。

原谅我。

第二十章

到了早上，伊尔莎已经离开了。

内森比平时醒得晚，一睁眼，发现日光已透过窗帘，潜入客厅。前一天晚上，他和艾克桑德在车库待得太久。他们坐在防风灯下，盯着卡梅伦写的那句话。

原谅我。

终于，内森拿起卡片，放进了口袋。

“你要给伊尔莎看吗？”艾克桑德问道。

“是啊，明天。”

在内森穿衣服时，房屋里很安静。透过窗户，他能看见苏菲和洛在花园里玩游戏，丽兹在一旁看着。即使从远处看，内森也能看出丽兹的肩膀下垂，看出她的脊柱因精疲力竭而弯曲。伊尔莎似乎没和他们在一起。

伊尔莎没在厨房，那里只有凯蒂在洗洗涮涮。伊尔莎也没在办公室。内森走回大厅，去看艾克桑德。艾克桑德还在睡觉，舒舒服服地枕着枕头。与昨晚比起来，他此刻显得很年轻。内森关上了门。门厅对面是女孩们的房间。在他们还是孩子时，那是卡梅伦的房间。内森站在那里，回想以前的那些早晨，他天不亮就起床，睡眼蒙眬，一打开他的房门就看到他弟弟的脸。自从接管了牧场，卡梅伦就搬到了大厅尽头的主卧室里。当然了，是卡梅伦和伊尔莎。丽兹则搬到了女孩们的卧室旁边的房间，虽说小一点儿，但她说她住在那儿更开心。

主卧室的门开着。内森慢慢地走过去，朝里面窥视。大件家具没有更换过，还是他父母在里面住的时候的那几件，但除此以外，卧室已经

让人感到陌生了。有人刷了墙，也许是伊尔莎，屋里还添了几张女孩们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有个人特色的东西。

房间看上去曾经得到过精心打理，但此时却让人觉得有些凌乱。床整理过了，但整理得很糟糕，枕头上深深的凹痕暗示伊尔莎晚上睡得很不踏实。床头柜上的旧咖啡杯排成了一圈儿，内森猜那是伊尔莎那一侧的床头柜。咖啡杯之间放着一瓶止痛药，瓶盖已经打开，一些药片散落在杯子旁。

内森向后瞟了瞟女孩们的房间，然后看着床头柜上的瓶子。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地板在他的靴子下嘎吱、嘎吱地响着，声音很大。他收集起散落的药片，装进瓶子，把盖子啪地关上。他查看了一下标签，发现那是非处方药扑热息痛。瓶子里有很多药片。他站了一会儿，把瓶子放回了原处。

从卧室出来，内森来到大厅，结果与暗处的某个人结结实实地撞在一起，他不由得哼了一声。两人都踉跄了一下。光线昏暗，他花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前面的那个男人。是西蒙。西蒙的视线掠过内森，落在他身后的卧室，脸上现出一种很难捉摸的表情。

“我一直在找你。”西蒙说。

“我在找伊尔莎。”内森的语气充斥着辩解的意味。他清了清喉咙。其实他用不着解释。

“她沿着车道骑马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前。”

“哦。谢谢。你找我干什么？”

“有你的电话。”

“给我打的？”内森实在想不出谁会给他打电话，“谁打的？”

“一个你一直试图联系的人，明摆着的嘛。”西蒙耸了耸肩。

是电器修理商。

“戴夫。”内森听出了那个人的声音，“我的冷藏室怎样了？”

“我不知道，伙计。我星期五按照计划到了你那里，可我进不去。”

“进不去冷藏室？”

“进不去你的房子。它上锁了。”

“可……”内森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妈的！”

只有艾克桑德在时，内森才会不怕麻烦地把门锁上。虽然艾克桑德的笔记本电脑被盗的概率为零，但似乎只有把房门锁上才能让他放心。电话那头传来的戴夫的声音很清晰，这预示着情况不妙。他肯定在某个人口稠密的地方。

“拜托，告诉我你还在这一带。”内森知道自己会得到否定的答案，但他还是这么问了。

“抱歉，我必须回家。圣诞节我要陪孩子。”

“上帝啊！”

内森等了三个星期，才等到修理工凑够活，从而愿意自圣海伦斯跑过来一趟。

“你就不能破门而入吗？”

“是啊，我能。”戴夫说话的语气让人感觉他受到了冒犯，“可我不知道你会是怎样的感受。”

“我不会有什麼感受。我太需要那玩意儿正常工作了。”

戴夫沉默了一会儿，以表达他对内森的语气的不满。

“抱歉，伙计。不是你的错。那你什么时候再来？”内森深吸了一口气。

“要到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了。”

“二月份？！”

“并且是在还有几单别的活的情况下。”

“我等不到那个时候。我需要立马就把它搞定。哈里推测要发大水了。”

“如果发大水，那我会来得更晚些。”

“那我怎么办？”

“别急，我可以给你出主意。”戴夫说，“你去找支笔。”

内森伸手乱摸，在电话下面找到了一支笔。破旧的家庭日志簿躺在

桌子一侧。他翻到靠近后面的崭新一页，开始记笔记。

“我试过这么做了。”几分钟后，内森说。

“好吧，那好，在那种情况下……”戴夫又开始说了。

内森又记了几句，然后不记了。这个他也试过了，他确定冷藏室少了一个配件。他想合上日志簿，但合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戴夫还在继续讲，他往前翻了几页。

无论是谁，只要去比宅院栅栏还远的地方，都要在日志簿里写上他们要去哪儿、什么时候返回。从理论上讲，每次出去都要在日志上记录；在实践上看，人们只有想起来时才会记一笔。

内森一边三心二意地听着戴夫的建议，一边浏览着最近的条目。哈里最近出去检查了一个水孔，伊尔莎（内森用手指在她写的字下面画着）在车道旁边的马场骑马，和西蒙说的一样。内森记得卡梅伦消失的那个早上，她也在那个地方，她的丈夫在驱车离开前停下来和她说了几句话。

“我很抱歉，伙计。”

内森又听到了戴夫的声音，于是把注意力放到谈话上。戴夫显然在等内森的答复。

“无论如何都要谢谢你，我会抽个时间自己把它搞定。”

“我说的不是冷藏室。”内森几乎可以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听出戴夫皱着眉，“我说的是，听到卡梅伦的遭遇，我很难过。”

“哦。知道了。谢谢你。”

“我很喜欢他。他是个不错的家伙。”

“是的。”

“这实在太叫人震惊了。”

“是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吗？”

内森把日志簿翻回了卡梅伦失踪的那一天。他看见了他弟弟留下的挺拔的字迹：

莱曼山。

内森心里堵得慌。按照日志上的记录，卡梅伦预计在第二天晚饭时间返回，也可能提前。他从口袋里掏出卡梅伦留下的卡片，看着上面的文字：

原谅我。

“不知道，”内森说，“想不出来。”

卡梅伦写的那个条目上面的一行字是丽兹写的，很潦草，说她要骑苏菲的马出去，预计下午回来。丽兹写的那行字上方，是哈里的字迹，说他和西蒙要去检查水孔，预计晚饭时间返回。巴布在前一天留下潦草（还有错别字）的字迹，说他会待在北边的牧场，然后去莱曼山见他哥哥。

内森用手指在日志簿上画着，又看了附近的几行字，没有再发现卡梅伦失踪那天的条目。他来回翻了几页，然后合上日志簿。

“顺便说一句，伙计，”戴夫说，他的声音透着尴尬，“我知道你现在比较难过，可我还是不得不给你开账单。”

“应该的。”内森的声音透着苦涩。

“没办法，光走北边那条路就耗了我一百块钱的油。”

“我知道。”内森心里沉了下去。这些日子，只要涉及钱，他就会如此。

“伙计，看在圣诞节的分儿上，我给你减一点儿上门服务费。”

“真的？谢谢你。”

“不用客气，好歹我星期四在阿瑟顿还有别的活，因此这一趟也不算完全白跑。”

“你去了阿瑟顿？”内森的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想记下来，但还没等他落笔，那个念头就消失了。

“是啊，有个人的发电机出了问题。对卡姆的遭遇我真的感到遗憾。没人看见他并及时施救，真是遗憾。”

那个念头又闪了出来。比上次强烈，但消失得也更快。

“谢谢你，戴夫。”

“祝你的冷藏室早日修好。”

内森需要他的冷藏室。他挂了电话，久久地盯着电话。终于，他把头转向户外，结果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一个人斜倚着伊尔莎的办公室的门，正在看他。又是西蒙。内森不知道西蒙在那里站了多久。

“你还有别的事吗？”内森朝西蒙走过去，与此同时，西蒙犹豫不决地迈了半步。他们都尴尬地停住了脚步。

“关于卡梅伦的遭遇，警察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为什么问这个？”

“就是感兴趣。我很喜欢他。但是，警察是在认真对待此事吗？”

“我估计是的。不过话说回来，这里满打满算只有一个警察。”

“我知道。这有点儿不可思议。”西蒙假笑了一下，“他会来这儿询问我们所有人吗？”

“来房子这儿？他不能来吗？”

西蒙支支吾吾，显得很紧张，这让内森感到恼火。

“不是，当然不是。”西蒙开口了，但立马闭上了，似乎想再好好想想。

两人都盯着对方。

“你能不能再说说你们是怎么遇见卡姆的？”

“在酒馆里。那时我们刚到镇上。”

“你们从西边过来的？”

“是的。”

“这个季节从西边过来可不容易，”内森说，“沙漠公路大多关闭了。”

“可不是嘛！我们选了一条景色优美的路线从南边绕过来的。”

“是啊。”

背包客想在内地找活干的话，一般不会缺活，但每年的这个时候，活会比较少，内森不知道卡梅伦为什么挑了他们俩。他想到了他昨天晚上

上打的电话。谢谢你对北方花店感兴趣！

“能不能说说你们俩是从哪儿来的？”

“你是指英国？汉普郡。”

“它在北边吗？”

“不。南边。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

“是不是和你们一直在谈的那个女人有关？詹娜？”西蒙压低了声音。

内森转过头来。“你知道吗.....那件事，或她的其他情况？”

“不知道。当然知道了。我怎么会知道？”西蒙注意到了内森的语气。

“是你提起的她。”

“这个.....”西蒙瞥了一眼厨房。

凯蒂在厨房里洗盘子的声音混合着哗啦、哗啦的水流声。

“我们根本就不该来这儿。你不了解我们，我知道。但无论你弟弟遭遇了什么.....”西蒙又把声音压低了一些，“我或凯蒂都不需要你担心。”

内森皱起了眉头。这家伙有点儿神经质，内森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什么意思？难道我应该担心别人吗？”他反问道。

“也许根本不用担心.....”

“这是你说的。”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想说就说，不想说就别说，伙计。”

西蒙咽了一口唾沫，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我听说过卡梅伦与人争吵.....与哈里。他死前一个星期。”

“所以呢？”内森问，他想不出别的回应方式。

“内森。”外面有人轻轻呼唤他的名字。

是伊尔莎。内森转向伊尔莎的声音传来的方向，然后又转回来盯着

西蒙。

“我觉得你会想知道。”西蒙说，“有一天晚上，哈里要去关发电机。我是在大篷车里听见他们争吵的。听得不太清楚，我没有刻意去听。但他们肯定说过话。”

“内森。”在屋外，伊尔莎的靴子踩着走廊的木台阶，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那个.....卡梅伦听起来生气了。那种生气我还前所未见。哈里也急了，说他在这儿生活了四十多年，比卡梅伦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还长。他好像说：‘我对这里情况的了解超过你的想象。’”西蒙又往前迈了一步。

“你觉得那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西蒙耸了耸肩，“我就听到了这么多。我觉得哈里在那之后就走开了。我也没想太多，可.....”

他不说了，因为大厅尽头的纱门开了。伊尔莎出现在门口的光芒里。

“天哪，你在这儿啊。”她说，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气喘吁吁，“哈里不在。你有空吗？我需要你帮忙。”

“好的。等我一会儿。”内森又转向西蒙：“可什么？快点儿说。”

“可哈里后来没再提过这件事。”

第二十一章

内森开着车，提前三公里离开了道路，车轮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

“希望它仍被困着。”当候宰栏远远地出现在视野中时，伊尔莎说。

“是啊。”内森也希望如此。

一头小牛被缠在围栏网中不算什么，但如果一头小牛挣脱缠绕着它的网逃走，那就让人难受了。

“它在那儿。我能看见它。”伊尔莎透过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指着。这是十五分钟之内他们第一次交谈。

卡梅伦的卡片躺在他们之间的座位上。

原谅我。

内森打量了一下牛群。那些牛一听见汽车引擎的轰鸣就站了起来，几乎同时一窝蜂地动起来。只有一头牛留了下来，看着它的幼崽和缠着幼崽后腿的网进行搏斗。

此前，伊尔莎站在门厅对内森说：“我骑马时看见了它，可我没带可以给它松开的东西。”

“好吧。”内森说，无论如何，这种活最好两个人干，“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去你的车那里找你。”

“我的车不能用了。开你的车吧。”伊尔莎犹豫了一下。

“可以。钥匙在座位上。”

伊尔莎的四轮驱动车在哪儿？内森一边看着她离开，一边想。他自打来这儿就没见过它。

内森在电话旁的日志簿上写了他们的目的地，然后撕下一张空白

页，潦草地给艾克桑德留了个便条。他回头看着西蒙，西蒙仍在徘徊。

“你确定你听见卡姆和哈里争吵了？”内森问道，“你不是想添乱吧？”

“怎么会呢？我为什么要添乱？”

“你对别人说过吗？比如巴布？”

“没有。”

“你为什么告诉巴布？”

“巴布和哈里好像很亲近。”

“哈里和这儿的所有人都很亲近。”

“好像对你不那么亲近。你有点儿……”西蒙耸了耸肩，“无论如何吧，反正我不了解卡梅伦，但他对我们不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好人。”他看着内森，“我想赌一把，赌你也是好人。”

内森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他转身跟着伊尔莎到了外面，留下西蒙在后面盯着他。

伊尔莎已坐在乘客座上，引擎开着。内森坐进去的时候，感觉空调很凉爽。他们启动车子，沿着长长的车道行驶。直到房子远远地落在后面，他们才开始说话。

“伊尔莎，我发现了卡姆的一样东西……”

“你和西蒙到底在嘀咕什么……”

两人不约而同地开了口。伊尔莎皱起了眉。

“你说什么？”伊尔莎问道，“卡姆的东西？”

内森从口袋里掏出卡片，伊尔莎一把抢了过去。内森看着路面，解释了他和艾克桑德在哪儿找到的它，还提到了那幅裱了框的全家福。伊尔莎低头坐着，头发挡住了眼睛。她看了很久。

“伊尔莎……”内森打破沉默。

伊尔莎清了清喉咙，把卡片丢在座位上，就好像她突然受不了了，再也不想碰它。

“没事，我没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每天……”她微微摇了摇

头，“每天，我都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我的丈夫了。”

他们没再说话，直到抵达牛群附近。

内森在距离适当处停了车，以免引起小牛和它母亲不必要的紧张。他们下了车。内森拽开后车门，在他的装备袋里搜寻起来。他找到了两把大小不一样的电线剪，转身看见伊尔莎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从她的视线躲闪的速度，内森能判断出她并非一直看他，而是越过他，看着他的四轮驱动车的后面。他们曾在那里待过，不过感觉那像是一百万年前的事了。内森啪地关上门，朝小牛走去。看到有人靠近，小牛显得很机警，而它的母亲则很镇定，轻轻地摇着尾巴。其余的牛都瞪着他们。

“我听说牧人就是那样死的，”伊尔莎平静地说，“在牛惊跑时被踩死的。”

“真的吗？不……”内森已经开始干活，但由于小牛开始怒吼而停了下来，“不过还是应该当心点儿。它显然不喜欢这个样子。”他把电线剪递给伊尔莎，“你会干这个吗？”

“以前干过。可以开始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内森慢慢靠过去，让牛群对自己有个好印象，这很管用。这些牛是放养的，几乎可以说是野牛，不习惯与人相处。当内森离小牛更近一些时，它的母亲仔细打量着内森。缠着小牛的腿的网并不紧，再花点儿时间，它完全有可能自己挣脱，但目前它仍被困着。内森听见小牛的母亲在自己身后打着响鼻儿。

“后面那头母牛没问题吧？”内森喊道。

“是的。”伊尔莎说，“还保持着距离。”

在几米之外的尘土里，内森看到一条蛇经过留下的痕迹。几乎可以肯定蛇早就离开了，但他还是花了些工夫，好好查看了一下四周。抗蛇毒素很贵，储藏期限又短，镇上的医疗中心没货。

“要是你被咬一口，会发生什么？”内森曾听到不止一个背包客难以置信地这样问。

答案是没什么好结果，尤其是被那种把这一带当作家园的蛇咬到。

内森喜欢靠经验法则活着，如果他被咬了，他就会一命呜呼。他听天由命地朝小牛走过去。

“我现在要试试。”

“好的。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就说一声。”

内森一下子把胳膊放在小牛下方，用力托举。小牛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撂倒了。内森用体重把小牛横在地面上。小牛蒙了，然后张开嘴，冲着他的脸怒吼。它踢腾着、挣扎着，而他则用力抵着它的身体，用膝盖和肘部压住它，让它几乎动弹不得。

“搞定。”内森咕哝了一声。

伊尔莎也到了小牛旁边。她蹲在小牛的后腿旁，手里拿着电线剪。

内森感受着小牛散发出的热量，听着它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跳动。小牛还在挣扎着、踢腾着。

“妈的！”伊尔莎骂了一句。

“它踢到你了？”内森用力压着，直到小牛再次被制伏。

“我没事。”她移动了一下，“我试试那把小剪。我不想伤了它的皮。”

为了控制住小牛，内森又使了点儿劲。这头小牛才几个月大，但已经很强壮了。它应该比伊尔莎要重。内森觉得他自己可能只比这头小牛重二十公斤，不过不要紧，他更强壮，足以让它服服帖帖。小牛一动不动地躺着。内森听到它的心脏跳动得更剧烈了，甚至有些吓人。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卡梅伦。

“伊尔莎？”

“怎么了？”她回到了小牛的后腿旁。

“我试着给詹娜·莫尔打电话了。那个电话是英国的。”

他看不见她，但能感到她的动作变得僵硬了。

“然后呢？”

“她不在。”内森尽可能地摇了摇头。

“她在哪儿？”他能听见她的声音有些紧张。在她的声音之外，他还

听见了铁丝被剪断的声音。

“巴厘岛，她同事说的。”

小牛紧张了，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内森查看了一下，看见它的母亲仍远远地站着。他又压紧了一些。

“无论她在哪里，总之她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内森说。

有那么一会儿，谁都没说话，只有剪子咔嚓、咔嚓的声音。

“你为什么给她打电话？”

内森仍然看不到伊尔莎，但她的声音听起来更近了。他试图抬起头来看看，但小牛也抓住机会挣扎。他只好更加用力地控制住它。“我不知道。”他咕哝了一句。

“你对她关于她和卡姆那件事的说法有新想法？”

“没有，”内森连忙说，“不是那个意思。”

伊尔莎没有回答。最后，内森感觉到她站起来了。

“我弄好了。”她说。

内森从小牛身上滚下来。它立即站起来，蹦蹦跳跳地朝它看上去很生气的妈妈跑去。它的妈妈不知好歹地哼了一声，然后它们俩头也不回地跑走了，显然为小牛再次获得自由感到高兴。

内森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为了控制那头牛，他累得肌肉发疼。伊尔莎站在他面前，手里攥着几段剪断的铁丝，泪眼婆娑。

“你怎么了？伊尔莎……”他站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电话，我只是想知道她要说什么。”

“巴厘岛。”伊尔莎摆弄着那些铁丝。

“是啊。”

伊尔莎好一阵子一言不发，然后抬起头，看着地平线，说：“巴厘岛和布里斯班之间航班很多。”

内森没有回答。他走向他的陆地巡洋舰，去拿一根铁丝修补围栏。

“在这儿总能看见什么人……”内森回来后，伊尔莎说，她的眼泪已干，“但并不总能看见人，不是吗？如果一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远

远地停下了车，只有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们在那儿。”

“巴布某天也说过差不多的话。”内森想到了莱曼山。

伊尔莎点点头：“我听巴布说过。有人在附近的话，是能感觉得到的。”

“是啊。”内森蹲下来，用钳子把剪断的铁丝头和新铁丝拧到一起，“我觉得他说得对。”

“是吗？”伊尔莎听起来有些吃惊，“卡姆却总说那是胡扯。”

“哦。”

“不过，你真能感觉到？”

“我不知道。有时候能吧，也许，就像……”

内森无法解释清楚。那就像空地上的脉动。那种奇怪的沉重感让人知道自己在和别人共享空气。他知道这种事一定存在某种合理的解释。那是那片土地上不同寻常的东西的一种下意识的识别，但仅此而已，甚至这样解释也不准确。最近，在他自己的牧场周围，他总是被误导。这些年来他可能有几百次觉得附近有陌生人存在。

“卡姆可能是对的。”内森说。

伊尔莎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眼睛在动，她在瞭望远方。“现在呢？”她问道。

“你是问我现在觉不觉得这儿还有另一个人？”

“是的。”她的表情很严肃。

“伊尔莎，那是不科学的。这种事根本不存在。”

“我知道，但你能感觉到附近有什么人吗？”

内森抬起头来看着伊尔莎。他能听见她的呼吸，他看见风吹起了她的发梢，但他听不见她的心跳，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只有我们俩。”他深信不疑地说，继续转身接铁丝。他能感觉到伊尔莎在看自己，但他没有回头。他专心地干了一会儿活，说：“嘿，詹娜不可能在这儿。如果她经过小镇，我们应该能听到风声。”

“除非她没经过。”

“她必须经过，你知道为什么。她想要完全不被人发现，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补给，并完全离开道路。”

“不过那并非不可能。你做到过，巴布也做到过，还有卡姆。”

“为了抄近路，有多少游客死在自己的车里？”内森拧上最后一段铁丝，检查了一下强度，自我感觉满意。他站起来，但停在原地没动，因为他看见了伊尔莎的表情。“你怎么了？为什么揪住这个不放？”

“卡姆也曾试着给詹娜打电话，”伊尔莎说，“三次。”

“什么时候？”内森盯着她。

“两个星期前打了一次，然后在他死前的那个星期打了两次。他用的是办公室的电话，没用主卧室的电话。我能在网上的电话单里看见号码。她在英国卖花，没错吧？我查过她。”

内森点点头。

“我不觉得他们说了话，”伊尔莎说，“通话时间很短，不到三十秒钟。”

“卡姆为什么等这么久才给她打电话？他几个星期前就知道她想和他联系。”

“也许詹娜花了这么久才真正联系上卡姆。”伊尔莎说，“他可能收到了电子邮件或者别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密码。”她顿了一下，继续道：“或许她根本没有联系卡姆，而是那种等待把卡姆逼疯了。现在想想，自从听说詹娜给警察局打电话，卡姆就开始担心了，但后来情况变得更糟。在他最后的那个星期，他还打了几个别的电话。”

“给谁？”

“给圣海伦斯。给那儿的医疗中心，打了一次。”

“他病了？”

“他说没有。就他们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他不是那儿的病人。不过，他也不喜欢去诊所找史蒂夫。谁知道呢？他给圣海伦斯的一个旅馆也打了电话。”

“哪个？”

圣海伦斯只有三个旅馆。

“便宜的那个。”

“他订了房间？”

“是的，但用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伊尔莎的脸色有些难看，“也不是以詹娜的名义。其他旅馆没有订房记录。”

内森感觉有些不自在，他突然回过头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只有牛、浅草、地平线。万籁俱寂。

伊尔莎仔细打量着内森。“你真的不觉得，关于那个女人，卡姆没什么可担心的？”她问道。

内森犹豫了。说真的，他还是头一次就这个问题犹豫。他沉默了很久。这种沉默意味深长，隐隐反映出他对卡梅伦的背叛。

“因为卡姆在演戏，他一向如此。”伊尔莎点了点头。

第二十二章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内森开着车，伊尔莎盯着窗外，咬着指甲，不时用手指翻弄卡梅伦的卡片。

“你需要给格伦打个电话，”内森说，“告诉他卡梅伦试图给詹娜打电话的事。”

“我试过了。”伊尔莎头也没动，“昨天晚上打的，他不在警察局。”

“你留言了吗？”

“没有，我转到了布里斯班总机。我不想……”伊尔莎叹了口气，仍盯着外面一闪而过的风景，“我会再给他打。”

她没再说话，直到房子出现在前面。

“我在这儿下车，”经过牛棚时，伊尔莎说，“我之前把马匆匆丢在这儿了。我想看看它。”

内森停了车。“伊尔莎……”他喊住她。

伊尔莎等待着。内森本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最后只是摇了摇头，说了句：“没事。”

伊尔莎砰地关上了车门。内森目送她离开。当他把车停在房屋外面时，他看见女孩们在远处的练马场上骑马。丽兹看着她们。艾克桑德坐在不远处的阴影里，翻着膝盖上的一本素描簿。

内森走过去，斜靠在丽兹旁边的栏杆上。他以为丽兹会提醒洛保持脚后跟向下，但她没有。她的目光有些呆滞。

“一切都还好吧？”内森问道。

“史蒂夫从诊所打来了电话，那个……”丽兹停顿了一下，“验尸完成了。我们可以举行葬礼了。”

“他们没发现别的健康问题吗？”内森想起了卡梅伦给圣海伦斯的医疗中心打的电话。

丽兹茫然地摇摇头，不知道内森为什么要问这个。不过，艾克桑德抬起了头。

“你要歇会儿吗？”内森问道，“我会看着女孩们骑马。”

内森以为丽兹不会同意，但她点了点头。她费了很大劲，才从栏杆上缓缓撑起身来，步履蹒跚地朝房屋走去。

“她一早上状态都不好。”艾克桑德说，他的声音有些冷淡，“洛之前差点儿摔下来，她甚至都没注意到。”

“嗯……”内森说，“伙计，听着，我很抱歉，刚才没带你去……”

“没事。”

内森怀疑艾克桑德心里并不这么想，但艾克桑德抬起头时似乎有点儿心不在焉。“你给伊尔莎看卡姆叔叔的卡片了吗？”

“是的。”内森给艾克桑德讲了讲伊尔莎说的话。他犹豫了一下，又把卡梅伦给圣海伦斯打电话的事告诉了儿子。

“卡姆以为詹娜在圣海伦斯？”艾克桑德皱起了眉头。

“我不知道，也许吧。”

艾克桑德的视线落在了他膝头的素描簿上，里面都是洛画的画。

“你在看什么？”内森问道。

艾克桑德把素描簿递给内森，打开他一直在审视的那一页。内森扫了一眼那幅画，上头画着两个女孩，一个比另一个小点儿。两人都顶着一头肮脏的亚麻色头发。很难看出谁年龄大。不过，个头大的那个女孩胳膊上吊着鲜艳的吊腕带。

两个女孩位于画的前景里，她们脚下是鲜艳的橘色土地。她们后面有一片巨大而醒目的暗影，截断了地平线。画画的人年纪不大，但很熟练，将事物画得很清晰。

“牧人坟墓，是吧？”内森说。

在墓碑旁边，洛画了另外一样东西，有些模糊，没有画完，但显然

是有点儿奇怪的人形。出于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内森觉得那是一个女人。虽然画上的女孩们清晰可辨，但那个女人却不明晰。内森抬起头来，卡梅伦的女儿们此时正在远处的栅栏附近骑马。

“我不知道她们去过牧人坟墓。”艾克桑德指着画中胳膊上吊着吊腕带的女孩说，“无论如何，最近没去过。”

“我也不知道。”内森提高声音，“女孩们！”他的语气让她们立即勒住了马。“过来，我想和你们谈谈！”内森冲她们喊道。

“我们有麻烦了？”苏菲问道，她骑马慢跑过来，在内森面前勒住马，踏起一片尘土。

“没有。我只想问问这幅画，洛。”

洛把身体倾过去，但当内森把那幅画举起来时，她的脸色变了。她没有伸手去拿。苏菲在她身后伸着脖子看。苏菲的马似乎感到不安，不停地转圈儿。缰绳紧紧地缠在苏菲没受伤的那只手上，勒着她的指关节。

“你画的是什麼，洛？”内森催促道。

“明摆着的嘛，牧人坟墓。”苏菲厉声说。昨天傍晚那个叽叽喳喳的女孩不见了。她一脸谨慎，握着缰绳的手更紧了。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那儿。”

“去过一次，和妈妈去的。”

“这是你们的妈妈？”内森指着画上那个模糊的女人轮廓问道。

“当然。”还没等洛说话，苏菲就抢先回答了，“不然还能是谁？”

“我不知道。”内森诚心诚意地说，“也许是她的一個朋友？”

“妈妈根本没朋友。怎么了？”洛没有理睬苏菲瞪着自己的眼神，“我们都没有朋友。”

“这么说，你们是和你们的妈妈去的那里？”艾克桑德问道，“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洛说。

“不，没有很久以前，是在我伤了胳膊以后。”苏菲的马又转起了圈

儿，她被迫猛地转头看着内森。

“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姊妹俩面面相觑，但内森觉得，她们并非有意逃避。

“什么也没干。我们去了那里，然后……”苏菲皱着眉头，“我们就又开车回去了。妈妈说，那算一次野餐。”

“可我们什么也没吃。”洛说。

“我们吃了。后来吃了，想起来了吗？我们在牛棚那里吃的。”

洛皱起眉头，小脸也跟着皱了起来。

“我们在坟墓那儿就待了几分钟。”苏菲说。

“是啊，”洛点点头，“我不喜欢那儿。”

“没发生别的什么事吗？一点儿都没有？”内森看着侄女们，她们摇了摇头。“好了，谢谢，女孩们。”内森有点儿失望。

苏菲的马依然很紧张。它的眼睛转动着，露出眼白来。苏菲松开缰绳，马飞快地跑过场地。

洛落在后面，她的小马比较温驯。“妈妈遇到麻烦了？”她问道。

“没有。她为什么会遇到麻烦？”

“因为你看起来很难过。”

很难过吗？“对不起。”内森换上一副自觉比较平静的表情，打算合上素描簿，但停住了，“你为什么不把你妈妈画完？”

洛突然没了自信，开始寻找姐姐，但苏菲已经到了场地对面，听不见她说话了。她犹豫了一下，在马上俯下身体。“爸爸不喜欢。”她低声说。

“什么意思？”

“他看见我的画，对妈妈发了脾气。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洛说她能感觉到爸爸不安，但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不安。见她越来越紧张，内森和艾克桑德交换了一下眼神，没再问下去。但洛已经心烦意乱了，注意力难以集中，有几次甚至控制不住她的小马。当她第二次差点儿从马上摔下来时，内森叫艾克桑德把女孩们带进屋里，找点儿更

安全的事做。

内森把女孩们的马牵回牛棚，伊尔莎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一边想着刚才的事，一边安顿好马匹。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才走回屋子。忽然，他听见从一个小房子里传出了响声，是低低的抽泣声。有人在哭。他绕到前面，上了台阶。

小房子被改造成了一间有模有样的教室，里面有黑板、小课桌，墙上贴着字母海报，大多数东西显然都是自制的。内森觉得这些东西多半出自伊尔莎之手。总之，里面的景象令内森吃惊。

凯蒂坐在阅读角的一个大豆袋子上。内森进去时，她在擦拭眼睛。

“对不起，”他说，“我在外面听见你的声音了。”

“没关系，”凯蒂用一张纸巾擤着鼻子，稍显艰难地站了起来，“反正我要回去了。”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去把西蒙喊来？”

“不用。我没事。”

“等一下。”内森把柜子旁的卷纸递给她。

“谢谢。”凯蒂感激地接过纸，擦起了眼睛，试图平复心情。

内森在小教室里转悠着。讲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头贴着便利贴。他猜便利贴上的东西是凯蒂写的。和他们三兄弟小时候比起来，这间教室里的东西算好的了。他记得他们的作业大多是在餐桌上完成的，或者根本不做作业。

一个空中课堂的教学文件夹摊开放着。内森想起了他和苏菲在走廊上的对话。

我觉得她其实根本不是个老师。

内森抬起头。凯蒂又在擤鼻子。他翻看了几页文件夹。课程都安排好了，家庭监督遵照执行即可。

介绍单元。内森读起来。拿起书，对学生说：“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图画书。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给学生展示一下封面。要求他们大声把标题读出来。

内森皱了皱眉，继续往下读。指示很全面。他觉得迫不得已时，他自己就能照着上边的指示当个老师。他合上文件夹，看见凯蒂看着他。

“好点儿了吧？”他问道。

“是的。”她的声音显得有点儿过于欢快。她脸上的妆弄脏了，让她的眼睛出奇地动人。“我只是有点儿想家。会过去的。”她说。

“你要回房子里去吗？”内森问道，“我和你一起过去。”

她打开小房子的门。他跟着她下了台阶，走进了令人目眩的日光中。

“现在是你管理这儿吗？”凯蒂一边问。

“我？不是。”

“那是谁啊？”

她问到点子上了。

“我觉得是伊尔莎。这取决于你想做什么。”内森说着看了她一眼，正好看到她脸上闪过某种表情。

“我和西蒙需要尽快离开。”凯蒂赶忙补充说，“但不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其实我和卡梅伦说过，但.....”她欲言又止。

“好的。”内森说，“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不好说。很快。也许下个星期。我要和西蒙商量一下。”

“你们离开前，一定要向人道别。如果有工人失踪了，我们有义务报告，以免他们.....”陈尸荒野，后面四个字内森没有说出声，“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

“我们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份工作。”凯蒂连忙说。

“那就好。没人会一直待在这儿不走。你们要回英国？”

“我想回，可.....”凯蒂摇摇头，“西蒙还没准备好。他喜欢这儿。”

“好吧。”内森说，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东西，“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三年。”她干巴巴地说，“我们订婚了。”

她说的也许是实话，但内森惊奇地发现巴布说对了一她不快乐。

“如果你想和谁谈谈……”他终于说，“某个不属于牧场的人，我想说的是，史蒂夫一直在诊所。”

“你为什么说这个？”凯蒂说。她的脸上突然现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不为什么。有时候工人有些事不愿意和雇主谈。就是这样。”

“哦。”她点了点头，“抱歉。我一般不是这样的，我保证。我只是有点儿应付不了发生的事情。”

“那就好。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我脑子里很乱。”凯蒂说，“我知道卡梅伦是你弟弟，我认识他才几个月，可我就是忍不住，一直在想发生的事情。”

在院子对面，在日光的映衬下，房屋的窗户黑乎乎的。周围没有其他人，这附近似乎只有他们俩。哈里的车依然没有出现在车道上。

内森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有点儿不厚道。“西蒙说，有天晚上他听见卡梅伦和哈里吵架了。”

“嗯，是的。”凯蒂说，“他提过，不过应该吵得不凶。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没醒过来。”

“你觉不觉得西蒙有可能误解了？”

“我不知道。西蒙很喜欢卡梅伦。他觉得卡梅伦是个好老板，也喜欢在这儿工作。他有可能小题大做了。他说过……”她放慢了脚步，然后完全停了下来。

“说什么了？”他问道。

“没什么，我只是在这儿工作。”凯蒂最后说，她凝视着院子对面，“我干这份工作不是为了交朋友，也绝对不是为了卷进这些事情。我只是想挣点儿钱。”她转过身来，看着内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关于卡梅伦的遭遇，的确有些东西不对劲。”

内森等待着。他们一时陷入了沉默。

“那个上午我最后一次看见卡梅伦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第二天回

来。”凯蒂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你也不要问我，但我确定他是那个意思。我不知道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总之那个上午卡梅伦是做好打算要回家的。我希望还有别人看见了他——西蒙，甚至女孩们。希望他们会告诉你这些事。”

“是啊。伊尔莎在那儿。”内森犹豫了一下，“她看见了。”

“哦，我也觉得她应该看见了。”凯蒂再次朝房屋走去。

“伊尔莎说卡姆说他第二天会回来，和卡姆对你说的差不多。”

“好吧。”她微微耸了耸肩，“我离得太远，听不清，因此我们最好以伊尔莎的说法为准。”

“还要参考你的说法。”

“说得对，尽管……”她抬起头来，然后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

凯蒂突然不说了，看着房子。内森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看见此前空荡荡的窗户里有个人影。是西蒙。他在屋里看着他们，他的眼睛被玻璃的反光挡住了。

凯蒂的步伐开始加快。内森慢跑了几步才赶上她。

“尽管什么？”他问道，“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那和这没关系。”

“有关系。”

“老实说，我不想惹麻烦。我一直试图关注我自己的事。”

“说吧，凯蒂。”内森停住了脚步，“求你。他死了。”

“我知道。”她也停住了脚步，“好吧。我只是想说，如果卡梅伦和伊尔莎那个上午就说了那一件事，那他们用的时间也够长的。”她的内心好像经过了斗争，“还有，他开车走的时候，伊尔莎没有挥手道别。”

“所以呢？那没什么。”

“也许没什么。”凯蒂乌黑的眼睛盯着内森，他猜不透她的眼神，“但你离开时，伊尔莎对你挥手了。”

他们面面相觑。

凯蒂耸了耸肩。“我跟你说过了，那没什么。”她把纸巾塞入牛仔裤

口袋，“顺便说一下，谢谢你安慰我。我现在感觉好些了。”

内森看着凯蒂离开。当他接着把视线转回房屋时，西蒙已经不见了，窗户再次变得黑乎乎的。

第二十三章

仔细想想，事情居然能显得如此不同，内森觉得很有趣。他一个人站在客厅里，鼻子凑到卡梅伦的画上。牧人坟墓画挂在墙上，与眼睛齐平。外面夜幕正在降临。在顶部灯光的照射下，内森很难看清细节。而且，细细查看画的线条，查看两种颜色交融在一起所形成的新颜色，让人有些昏昏欲睡。他正要离开，突然看见那幅画左侧边缘的地平线上有一块暗斑，他此前从没注意到。那是一块色彩不太鲜明的灰斑，近乎透明。

内森皱起眉，往前靠了靠。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人？一个影子？还是说只是一块肮脏的斑点？他伸出手，用大拇指在上面轻轻蹭了蹭。不，绝对是颜料。那么，这应该是卡梅伦有意画上去的，是那幅画的组成部分。

“卡姆可不喜欢你那么做。”伊尔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内森转过身去。

“不要碰那幅画。这是这座房屋里的金科玉律。”

内森收起手，往后退了一步。

“那样可能还比较安全。”她疲惫地冲他笑了笑。

内森听见大家在厨房里吃晚饭的声音正在渐渐平息。吃饭时，大家大多默默不语，气氛极其压抑。

“伊尔莎……”就在她要转身离开时，内森喊住她。

伊尔莎停下脚步，等着下文。

“我之前和女孩们谈了。她们说你带她们去那儿了。”内森冲那幅画点点头。

“牧人坟墓？”伊尔莎问道，“怎么提到了那个？”

“洛画了一幅画。”

伊尔莎脸上现出一丝微笑。“是的。当然了。”她走进屋里，和他一起站在画前，“那是个愚蠢的想法。我几个星期前带她们去野餐了，在苏菲伤了胳膊之后。我试图搞个活动，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我觉得让洛亲眼看看坟墓，有助于让她去掉那种神秘感。”

“苏菲说，你们没在那儿待很久。”

“是啊。”伊尔莎几乎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一到那里，我就觉得那是个糟糕的计划。天气太热，洛吓坏了。我匆匆忙忙把她们塞进车里就回家了。开那么远的车，却只待了五分钟，不过我觉得这样最好。我们最后在牛棚搞了野餐。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在那儿野餐。”

伊尔莎盯着卡梅伦的画，缓缓向前迈了一步，直到和画的距离像内森刚才那样近。

“听说我们去了那里，卡姆不高兴。”她说。

内森现在无法看到她的脸。

“为什么不高兴？”

“他不想让我带女孩们跑那么远。他说每年这个时候那里太荒凉了，而且无遮无掩的。”

伊尔莎身体前倾，细细查看着坟墓牢固的暗色颜料。她慢慢举起手，竖起食指。“他说那里太危险。”她的食指来回晃着，距离画布差不多一英寸。“有些搞笑。”她嘴上这么说，语气中却没有一丝笑意，“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她的食指距离画布只剩下半英寸。

“不！不要碰那幅画，妈妈！”

惊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内森转过身，看见苏菲张着嘴。伊尔莎马上把手指缩回，攥成拳头，垂了下去。

“爸爸的画谁都不能碰。”苏菲的声音就像背诵课文。

“我知道。”伊尔莎离开了。

苏菲脸上的表情显得既放松，又困惑不解。她看见内森手里的啤酒。

“吃的和喝的东西也不能靠近。”

“是的，我们都知道，苏菲。”伊尔莎说，“没人碰它，我们就是看看。”

“碰它会倒霉的。牧人会生气。”

伊尔莎强忍着才没翻白眼。“宝贝儿，如果画上有指头印，只有爸爸会生气。来，该上床了。”她对苏菲说。

苏菲丢给内森一个警告的眼神，然后不情愿地消失在了大厅里。

伊尔莎跟着苏菲，在门口停了一下。“不过，她是对的，”她说，“卡姆真的很讨厌别人碰那幅画。”

“那我最好不碰它。”

伊尔莎点点头离开了。

又剩下内森自己一个人了。他躺到沙发上，喝了一口啤酒，看着变暗的窗户。他正要把酒瓶往嘴边送，却停住了。有些东西不对劲，夜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黑了。

内森站起来，透过玻璃向外望去。玻璃上的映象盯着他，脸上带着他也无法看清的表情。他越过映象，盯着黑黢黢的夜色。由于隔着窗户，他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那是一对车头灯。它们发出的光束穿透黑暗。他听见一阵低低的嗡嗡声。在有些空荡荡的车道上，卡梅伦那辆车的引擎在运转。

白光令人目眩。内森抬起胳膊遮挡车头灯的光束，但这么做没什么意义。他的视力算是毁了。他孤零零地站在车道上，无法看见那辆车。除了明晃晃的光束，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径直朝司机那一侧走去，把手放在车门上。咔嗒一声，车门开了，里面的光射出来，尽管没法和车头灯相比，但内森的眼睛仍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

艾克桑德坐在方向盘后面。

“天啊！”内森垂下手，“你吓我一跳。”

艾克桑德没说话，只是透过挡风玻璃望向外面。内森绕到车前，他的影子划开了完美的光束。他试图打开乘客座的门，但门锁着。内森猛然间意识到，自己不知道儿子接下来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艾克桑德把身体斜过去，拽起那个旧的人工门锁，让内森坐进车里。

“你就不能把灯关了？”内森眨了眨眼，“我什么都看不见。”

说来奇怪，艾克桑德没有道歉。内森的眼仍有些花，他看着儿子，一屁股坐到座位上。他在想，如果前妻遇到这种情况，不知有什么想法。他发现这也许是自己生平第一次这么想。

“你在干什么？”内森问道。

“什么也没干。”

这话很可能半真半假。艾克桑德没系安全带，车没挂挡，空调开着，看样子他没打算去哪儿。

“好吧。”内森又转身坐了回去。在车前灯幽灵般的光束中，他看见玻璃上死昆虫的污迹和被炙烤过的尘土。

艾克桑德出生后，内森意识到他不愿意为人父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恐惧。他的恐惧是那样根深蒂固，他试图掩盖。他没对雅基说，他只是跌跌撞撞地摸索着，思考着他自己的父亲对特定情况的反应，然后（有时候很吃力）做出相反的反应。而在大多数时候，他所谓的反应仅仅是缄口不言。现在，他就是这么做的。

内森安静下来，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着已经被磨破的车座。艾克桑德转过头，但什么也没说，因为内森闭着眼睛。内森不着急，他比他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善于保持沉默。他真的可以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话，并且曾这样做过几回。艾克桑德在城市的喧嚣中长大，他会先开口的。

“我真的很喜欢卡姆叔叔。”艾克桑德果然忍不住了。

内森睁开眼。沉默持续了不到三分钟，他能从仪表盘上的钟表看出来。

“没了他，感觉怪怪的。”艾克桑德平静地说。

“我理解。”

内森确实理解。他有时候觉得，只要在这里，无论望向哪里，他都会想起卡梅伦。他们孩提时一起在院子里练板球，少年时骑着马你追我赶，成年后又一起从土地里讨生活。卡梅伦在生活上总是有条不紊。他会先想好为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需要做什么，然后照做。内森更愿意先试试，然后盼望着能达到最佳结果。事实多次证明，卡梅伦的方法更好一些。

“我出来是想再找找，”艾克桑德冲最近的棚子点点头，“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卡姆叔叔丢了什么。”

“如果洛的话是真的。”

“嗯，是啊，就是如此。谁知道呢？”艾克桑德摇摇头，“这其实没什么意义。你可以在这里找某种东西，可能找到死也找不到。这里真的太大了。”

“我也觉得。”

“是啊。”艾克桑德转向内森，他的声音有些急迫，“我一直觉得，你应该离开这儿。”

“你什么意思？”内森眨了眨眼。

“离开你的牧场。搬走。做全新的事情。”

“比如说做些什么？你究竟想说什么？”

“来布里斯班。”

“我不能去布里斯班。我去布里斯班干什么？”内森试着想象了一下他自己身处布里斯班的情形。靴子下是混凝土，到处是墙，哪里都是车。

“无论做什么吧，”艾克桑德说，“肯定有你能干的工作。在停车场工作之类的。不一定非要坐办公室。”

“牧场怎么办？”

“放弃。”

“我办不到，伙计。”内森压低了嗓音，尽管附近只有他们俩，“我

承受不起。我欠银行钱。我需要把它卖了。”

“那就卖吧！”

“上帝啊，艾克桑德，谁会买呢？”

“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吧，把它甩掉就行。求你了，爸爸。你需要离开。在这儿好不了。”

“究竟怎么了，伙计？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其实他非常清楚为什么。

“因为……”

内森等待着，这次不到三十秒钟。

“因为我不想你落个卡姆叔叔那样的下场。”

“艾克桑德……”

“怎么？”艾克桑德厉声说，“你想说那不会发生吗？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你是不是想说，你绝对没问题，无论如何都不会效仿卡姆叔叔？”

内森没有回答。

“每个人都觉得卡姆叔叔状态很好，”艾克桑德接着说，“好吧，也许并非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尤其是过去这几个星期，但他比你正常。”

内森以前从没见过他儿子这个样子，他有些害怕。

“但是，从没人说过你状态很好，爸爸。在我来这儿的时候，或给奶奶打电话的时候，没人说过你情况不错。”

内森没说话。

“哈里说，你不要你的持枪执照了。”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哈里还是操心他自己的事吧。”

“你打算把执照弄回来吗？”

“是啊，我可以去，看在每个人都这么关心的分儿上，”内森力图让他的声音显得轻松一些，“我还以为你会为此高兴呢。你不是总去参加那些该死的集会吗？”

“你都不能不放心让自己和枪待在一起了，我怎么会高兴？”艾克桑

德的声音突然显得有些疲惫。

“那不是原因，伙计。”

“不是吗？”

“不是，”内森望过去，“不是。我的意思是，整个枪柜都在那儿，不是吗？我想拿枪还不容易？”

“这地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内森又深又长地呼吸了一次，直到他觉得平静了一些才说道：“听着，我很抱歉。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

“不用道歉。”艾克桑德打断了他的话，“还是采取点儿行动吧。搬走。去个有人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也许妈妈可以借给你一些钱。我知道她抛下了你，可……”

“离婚我们都有责任，谢谢你，伙计。”

“可她和马丁在一起以后快乐多了。我敢打赌，如果我求他们，他们会帮助你……”

“不要求他们。我说的是实话，艾克桑德，不要求你妈妈。”

“上帝啊，爸爸，那你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你听到我说的是什么是吗？”艾克桑德挠着他的头发，“有点儿害怕，你明白吗？牧场，还有这一切……”他指着窗外的一片虚无，“这个该死的内地的一切……会要了你的命，就像它要了卡姆叔叔的命那样。”

他们默默无语，但内心汹涌的波涛盖过了引擎的轰鸣。内森从没意识到，他的状况会让人觉得他过得很糟。

“你没必要那么害怕。我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感觉好点儿？”内森问道。

“你可以把你的无线电打开，第一步。”

“好的。这很容易。”

“隔一阵子用一回。让人们知道你还活着。”

“我已经那么做了。我有个报告系统。”

一年前，内森遭遇了洪水，电话两个星期打不出去，哈里开车过

去，给他送去一台简单的GPS卫星跟踪器。

“我被派来给你送这个，”哈里说，“你按这个按钮，表示没问题；按这个按钮，表示有问题。它会给伯利-唐斯发信号。每天晚上都按，内森，不要找借口。”内森按他说的做了。

“你还应该再养条狗。”艾克桑德说。

“我不想再养了。”

“你养卡梅伦的狗吧，我敢打赌，没人会介意的。它好像很喜欢你。”

“我不想要它。”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有人给它下毒，就像他们对凯利那样。”

艾克桑德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觉得，凯利不是被下毒了。”

“它是。”内森摇摇头，“你以为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不，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实情。我相信你。不过，我觉得既然格伦说没有发现毒饵，那么它肯定是生病了，或者有其他问题。”

“你怎么知道格伦说的话？”

“我上次来这儿的时候，他对我说的。”

“嗯。好吧。”内森直视着前方。他和艾克桑德之间有些直言不讳，他一时还不习惯。

“爸爸，大家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你的日子比较难熬，比卡姆叔叔更难熬，还有……”艾克桑德叹了口气，“我的意思是，就连他到最后也没有挺过来。”

“我知道最近情况不妙。不过老实说，问题不在牧场，伙计。不仅仅是牧场的问题。”

“那是什么？”

内森没有立即回答，他顿了一会儿才说：“我不知道。问题太多。我做过几个错误的选择，干过一些傻事，还有该死的基……你外公那件事。”他没有说下去，他的思绪已经踏上了他熟悉的路——那些“假如”：

假如那天没在镇上？假如前一天晚上就加了油，并且没碰上岳父？假如早一个小时或晚一个小时开车回家，根本没见到基斯停在路边？假如没有开车经过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假如自己是个更好的人？每次这样思考时，内森的思绪都停在同样的地方。这些“假如”的答案在另一条路的上空打着转儿，可惜内森没有选择那条闪闪发亮的路。

“不仅仅是牧场，艾克桑德。”内森又说。这是实话。他倾听着卡梅伦的车发出的机器颤动声。不仅仅是牧场，还有静默的无线电、招不到合适的工人、银行对账单上的赤字、坏掉的冷藏室。想到冷藏室，他就想起了修理商给他开的账单。由于他锁了房子，尽管修理商他妈的什么也没干，只是开车过来又走了，他就得付费。想到这儿，他有些生他儿子的气，还有伊尔莎……

蓦地，内森的思绪停了。他皱起眉。是什么让自己停下来了？伊尔莎？不，不是她，这次不是。牧场？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修理商？也许吧。是的。修理商怎么了？他试着回想那天早些时候的电话交谈。

“这么说，你甚至都没想过离开？”艾克桑德语气冰冷，但内森没听出来。

“我不是没想过……”内森迫使自己集中注意力。他能感觉到脑海深处躺着一样东西，而他刚好够不到。修理商说什么了？他说他没办法修理那个冷藏室，但无论如何都得收费，会减免一些，因为他那天反正都要去阿瑟顿……

“到底为什么？”艾克桑德看着他，“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因为伊尔莎，是吗？”

“不是，伙计。”

“无论因为什么，”艾克桑德说，“难道比我还重要？”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艾克桑德。”

“那你至少会考虑一下了？求你，爸爸。无论卡梅伦遭遇了什么才让他开车去那儿……”

又出现了。那种模糊的想法又出现了。内森试图抓住，把它从思绪中分离出来，但它又迷失在一团模模糊糊的乱麻里了。

“我不想让你碰上那样的事。爸爸？可以吗？”

内森停了一下，然后说：“好的。”可惜他的回答太迟了。

“你都没听我说话。”艾克桑德盯着他。

“我听了。艾克桑德，伙计，我听了。我保证。”

“你没听。我能看出来你没听。”

“我听了。我刚才在想.....”

“你这是搪塞。”艾克桑德打开了车门。

“别走，别.....”

“忘了我的话吧。”艾克桑德转动钥匙，关了引擎。车灯闪了一下，灭了，把他们投入黑暗之中。“我才懒得管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去睡觉了。”艾克桑德的话中带着怒气，他把车钥匙扔给内森，啪地关上了车门。

车钥匙落在座位上。内森伸手拿过来，感到发热、有凹口的金属和钥匙绳紧紧地裹着他的手指。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之中，大脑飞速旋转，直到抓到那个他一直在追逐的想法。那个想法贴着他向上滑动，冷冰冰的，令人不安，逐渐成形。

“喂.....”内森冲着黑暗喊道，但已经晚了。没人听他说话。艾克桑德走了。

第二十四章

内森开着车，乘客座上空无一人，这让他感到不适应。在过去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里，他习惯了艾克桑德坐在那里。达菲跳上座位，一边摇着尾巴，一边看着窗外，但这和艾克桑德坐在那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内森抵达那个露出地面的岩层时，路已经完全被沙尘掩埋了，朝阳正在缓缓上升。他瞥了一眼空空的乘客座，忍不住想起黎明前发生的事情。他当时唤醒艾克桑德，解释了他的计划。艾克桑德看着他。

“你想不想去？”

艾克桑德只是盯着他，然后慢慢摇了摇头，说道：“不想。”

内森觉得这样也好。他减慢车速，把车驶下隐蔽的小路。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这活不需要两个人。这次，他很快就在岩石上找到了那道缝隙并开了过去。缓坡顶部有一片空地。四天前，卡梅伦的车就停在那里。

在太阳升起前，内森成功打通了修理商的电话。戴夫的声音听起来不大高兴，无论是对这通电话的时间，还是对内森打电话这件事本身。

“伙计，今天我休息，听着，我对冷藏室的事深表歉意，可我是按照我们的安排去那儿的……”

“戴夫，我不是想问冷藏室的事。你说你星期四开车去了阿瑟顿，那你要走北边那条路，对吧？经过我的牧场边界了吧？”

“是啊……”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我按正常时间出发，所以可能是八点左右……应该就在那之后。”

“这么说，那时候天已经亮了，能看清东西吗？”

“当然了，摸黑我可不敢走那条该死的路。”

“你在我的土地周围看见什么东西了吗？”

“比如说？”

“什么都行，比如在石头上？”

“我记得没看见什么，不过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东西，伙计。”戴夫哈哈大笑，令内森感到泄气。

“没什么，那就好。我也不知道。就是想搞清楚一些事情。”

“账单给你寄过去了。”

“好的。我盼着它到呢！”

内森挂断电话，立即拨打了格伦在警察局的号码。他听见了哗哗的提示音，表明他打的电话被转移了。接电话的警官告诉他，格伦·麦肯纳被叫到了巡逻区的北部。一列公路拖挂车撞了一辆旅游大巴，多人伤亡。那位警官告诉内森格伦这几天估计回不了巴拉马拉。

“另一位呢？圣海伦斯的警察，拉德洛警官。”

电话那头传来敲击键盘的声响。“事故造成多人伤亡。”接电话的警官说，“拉德洛也被叫去处理那件事了。我能帮忙吗？”警官问道。

“你在哪儿？”内森问道。

“布里斯班。”

“就你的位置看，你帮不上多大忙。”

“我的位置是接收信息，伙计。”

内森觉得大厅里有动静，就在他身后，但当他转身看时却空无一人。

“告诉麦肯纳警官，詹娜·莫尔不在英国。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查出她在哪儿，但.....”内森犹豫了一下，“就对他说，我需要和他谈谈。”

内森开到斜坡顶部，下了车。他没关引擎，为达菲开着空调，打开后车门，拽出一把铲子和他在牧场周围使用的那种标志红旗。他看着地面。已经看不出卡梅伦的车停留的痕迹，他只能尽量去回想，然后把旗

杆插在他觉得车轮停过的位置。

二十分钟后，他汗流浹背，还是没能把第四根旗杆稳稳地插进地里。他泄了气，把旗杆扔到另一根旗杆附近，希望其他三根能撑住。他坐到驾驶座上，突然觉得此情此景似曾相识。他想起来了，在卡梅伦被抛弃的车上的同样位置，他做过同样的事情。不完全一样。

内森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方向盘上。他的车和卡梅伦的车几乎一样，他们停车的位置也几乎一样，但这次情况不同。他试图回想起他几天前和巴布、哈里、艾克桑德在这里的情景。他提出开卡梅伦的车回家，坐到了磨破的驾驶座上，伸手调整了座位到踏板的距离……

内森停住了。他和卡梅伦身高一样，自打他们十多岁时就一样。他为什么要调整座位呢？难道是哪个警察检查时调整过？应该没有，但他不确定。他调整了多少？先向后还是先向前？他在那里坐了很久，努力地想着。他想不起来了。

最终，他发动引擎，慢慢向下行驶，穿过那道缝隙。几分钟后，他回到了路上，朝着牧场与砂石路相接的边界行驶。

他沿着被废弃的路行驶着，直到他觉得够远，然后掉过头往回行驶。他保持着匀速，不太快，也不太慢，努力猜测着一个只有几单活、将要过圣诞假期的修理商的车速。

内森一直盯着前面，刻意不去关注驾驶窗外的岩面。三分钟后，他看见了它们。他看见了那些旗帜。高高的旗杆顶着天空，清晰可见。它们出现在他视线中的时间大约可以让内森呼吸几次，然后岩石的角度变了，旗帜从视线中消失了。

内森与达菲对视了一眼。看起来只要来到这里，就足以令达菲激动。他掉转车头开回去。他又试了一次，可这次他差点儿错过那些旗帜。他连忙转动脑袋才及时看见它们，但它们很快就从视野中滑出去了。第三次，他时刻警惕着，又清晰地看见了旗帜。他一边开车一边计算，发现它们在视线中出现将近四秒钟。这还只是些旗帜，如果是卡梅伦的白色陆地巡洋舰会更醒目。

内森在抵达那道隐藏的缝隙时放慢车速穿行而过。他把车停在斜坡上，一边下车，一边又想了想卡梅伦座位的位置。把旗杆拔出地面比插进去容易多了。不到一分钟，他就开车离开了。

“我是对的，伙计。”内森觉得等他回到房屋，他可以这样对艾克桑德说。不过，他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说出口。早上艾克桑德坐在床上听着内森的理论时，他并没有表现得很在意。

“听着。”内森低声说，他不想惊醒屋子里的所有人，“假如戴夫星期四早上开车去阿瑟顿，他应该能看见卡梅伦停在石头上的车。”

艾克桑德揉着他惺忪的睡眼，没有说话。

“但戴夫没看见那辆车。”内森接着说。

“他只是说他没有。”

“一个修理商为什么要撒谎呢？他甚至不是这一带的人。他和卡姆不熟，不过是干活时打个招呼。如果他开车经过时见到那辆车了，他一定会说的。”

“我觉得，但是……”艾克桑德倚着枕头，裸着上身，头发乱蓬蓬的。

“什么，伙计？”

“说不定他只是没看见。”

“他为什么没看见？格伦在路上看见了，他对我们说了。”

“格伦是警察，他受过训练，擅长寻找。再说了，他是来见我们的，因此他知道卡姆叔叔的车停在这一带的哪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去查看一下。”内森说，“看看从路上看，能看多清楚。”

“看清楚又能怎样？”艾克桑德听起来有些担忧，“就算很明显，可如果修理商开车经过时没留神，没看见它，那你该说什么呢？难道这就能说明那辆车星期四早上没在那里？”

“我不知道。也许吧。我觉得我会这么说。”

“但史蒂夫说卡姆叔叔那时候已经死了，或快死了。因此，如果他

的车不在我们发现它的地方，那么发生了什么？有人移动了它？”

内森什么也没说。

“又会是誰移动了它呢？詹娜？”

内森仍然没有回答。

“另外一个人？”艾克桑德说，“牧场里的我们中的一个？家里的某个人？”

“接着说，伙计。”

“接着说什么？”艾克桑德提高了嗓音。

“我不知道！”内森听见自己厉声说，“这就是我要在下结论之前去查看一下的原因。”

“别去，爸爸，那听起来……”艾克桑德看着他，“很荒唐。”

内森此时眨着眼，第一次好好打量着他面前的小径，把脚放在了刹车上。

“妈的！”

他走错了路。他盲目地开车朝牧人坟墓行驶，而非回到路上。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了。他不知道是否应该为此而担心。他听着引擎慢腾腾地运转的声音，试图集中思绪。他的思绪杂乱无章，仿佛正从他的手指里飘出来。

达菲不耐烦地抓挠着座椅。内森把脚放在了油门上。他正在靠近一个缓坡。那里陆地高耸，挡住了前面的小径。他加速驶上缓坡，转动方向盘想掉头。从顶部望去，坟墓会在下面某个地方显现。

然而，他看见的却是一团尘云。

他停住车。在缓坡的顶部，他的陆地巡洋舰只能露出点儿头。那团小小的尘云在远处飘移了半分钟，然后他才看见第一缕金属的闪光。他坐在座位上，脚踩着刹车，看着金属移动。它是沿着泥土路从人们来这里旅行的方向过来的，只可能去一个地方。

他关了引擎，听见了远处车辆的嗡嗡声。他伸出手，在杂物箱里摸索着他的破望远镜。达菲在他旁边呜呜地叫着。没了空调，车里开始变

热。

内森用望远镜看着，直到他发现了那辆移动的车。他立即认出了它。他几年前就看见过它停在卡梅伦的牧场周围。那是一辆通用的四轮驱动车，主要由临时工使用，最近则由西蒙使用。

那辆车在距离牧人坟墓几米远的地方减速了。它的挡风玻璃只映出了天空。内森稳了稳望远镜。那辆车停下来。它的角度与其说使挡风玻璃变得不透明，不如说让它变暗了。

内森观察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车里有动静，司机伸手在乘客座上拿东西。从远处透过玻璃，内森看见一只手腕，以及一头披散在肩上的长发。方向盘后面肯定不是西蒙。是一个女人。

第二十五章

驾驶室的门开了，一条裹着牛仔裤的腿伸出来。打开的门挡住了那个女人。内森的望远镜滑了一下，牧人坟墓旁的景象滑出了他的视野。他及时稳住，看见车门被猛地关上了。在牧人坟墓的红色尘土旁边，站着一个完整的、熟悉的身影。

伊尔莎。

内森意识到自己屏住了呼吸，于是呼了一口气，长而深沉。机会之窗向他打开，但又立即关上了。他没有鸣响喇叭，只是摇下车窗，并大声呼喊。当他思考自己该不该那样做时已经太迟了。

伊尔莎背对他站着，看上去个子很小，形单影只。她脚边放着一个黑色的东西。内森觉得那也许是个袋子。他希望她不要突然转过身来。他离得很远，他的车身很脏，几乎和地面一个颜色。

内森的车停在那块高地边缘向前凸起的地方，阳光对他有利。如果伊尔莎朝他的方向转过身，她也许能瞥到一点儿。但如果她直接朝这里望过来，大概能看见他的车。如果她没有这样做，那么地面、距离、寂静也许足以给他提供掩护。

内森放低望远镜，感觉有些不舒服。他只能隐约看出伊尔莎跪下来伸手去够袋子。达菲呜呜地叫起来。他往一个塑料杯里倒了些水，推到它面前。没了空调，车里的温度升得很快。内森转了一下身体，湿漉漉的背部贴着座位。他的手在车钥匙上徘徊，但他此时不能发动引擎，否则伊尔莎无论如何都会听见。他又端起了望远镜。

伊尔莎从袋子里拿出一样东西，但从他的角度看，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她的上半身前倾，靠近她丈夫曾经躺过的土地，身体的一部分被墓

碑挡住了。内森呼出了胸腔里的热气，把水瓶里最后一点儿水倒进了达菲的杯子。剩下的水还没拆包装，放在车后面他够不到的地方。车内的空气令人窒息，他把窗户摇开一道缝，但不起作用。

几年前，格伦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说镇上的詹姆斯·布坎南和妻子吵架了，事实上比吵架更严重。随着事态升级，女方锁上房门，把詹姆斯挡在外面。他敲门，她不开，于是他绕到房屋外面，用板球棒砸坏了空调。他坐在那里，等着，等着，手里握着板球棒。格伦说，他妻子吓坏了，既不敢开门，也不敢开窗户，最终中暑晕了过去，倒在厨房地板上，差点儿死了。内森觉得格伦是在宽慰他。看见了吧？其他人也会干没出息的事。当时，这个故事没让内森感到一点儿宽慰；现在，随着他的皮肤粘在座位上，他不由得想起了这个故事。他瞥了达菲一眼，把车窗又往下摇了摇。

伊尔莎又跪了一会儿，内森则汗流浹背地坐在车里。然后，她总算站了起来。他呼出了一口气。她把头凑到墓碑上，然后才从地上捡起袋子，看了坟墓最后一眼，打开了车门。

内森伸出一只手擦脸，然后僵在了那里，因为伊尔莎突然停住了。她在扫视附近的土地，头缓慢地转动着。随着她望向内森的方向，结局似乎已不可避免。他屏住呼吸，放下望远镜，仿佛两人在对视。

你能感觉到附近有什么人吗？

只有我们俩。

内森不敢动。他把望远镜举到恰当的位置。他听见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他不知道伊尔莎是不是发现了他，但她脸上显得漫不经心。这让他觉得，她也许没有看见自己。最后，她垂下眼睛，上了车。他听见车响了。

伊尔莎驾车朝她来的方向驶去，带起滚滚尘土。内森等待着，直到她彻底从视野中消失，他才发动了自己的引擎。

空调里吹出来的空气最初有些微热，但内森仍放松地喘着，大口大口地吸着。他从车上下来，从车后面拿来了水瓶。他一边和达菲大口大

口地喝着水，一边看了看手表。从头到尾，伊尔莎在坟墓那里待了不到十五分钟。那段时间让人觉得很长。他皱起了眉。一共才十五分钟。他突然想起了苏菲的话。

我们在坟墓那儿什么也没干。我们下了车，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内森又喝了一口水。他观察着地平线，聆听着。没有尘土，无声无息。伊尔莎走了。

他挂上挡，缓缓驶过坡顶，朝坟墓驶去。他在不远处停了车，从车上下来。墓碑周围的尘土圈已被伊尔莎的脚印取代。他能看见她跪下时在地面留下的柔软凹痕。她是在祈祷吗？内森不知道。她似乎从来都不是那样的人，但死亡有时候会让人犯傻。内森碰了碰墓碑。在阳光照耀下，它热乎乎的。哪里不对劲，但他说不上来。终于，他自己也跪了下去。突然间，他看见了。

他们在卡梅伦尸体下发现的那个坑被动过了。内森上次和巴布、哈里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坑基本上填满了，但现在，它再次显得有些异样。内森伸出手，触着地面。泥土刚被翻动过。他把一只手伸进去，想看看伊尔莎是否留下了什么东西，但他能够摸到都是沙化的土壤。土壤里倒是有一些小东西，但很可能是种子。内森想起了他爸爸的坟墓。内森和他的弟弟们尽管不喜欢他们的爸爸，但还是给他栽了一棵树。难道伊尔莎也在为卡梅伦做同样的事情？

阳光击打着内森。他挪动膝盖，挪到了墓碑的影子里。他的移动在尘土里留下了一道令人熟悉的痕迹，让他稍感不安。他猛地站起来，结果头晕目眩。

回到车上，内森打开空调。回到凉爽的环境里让他的肉体得到解脱。他坐在座位上，感到随着体温慢慢恢复正常，体内的组织也有了反应。

卡梅伦就算拼了命，也会和他的车待在一起。

这种想法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内森拿起水瓶，啜饮了很久。卡梅伦知道，在没有补给、没有遮挡

的情况下到这里会是什么结果。那等同于死刑判决。如果卡梅伦被迫离开他的车，那他肯定跟对方拼过命。

内森盯着坟墓。他想起随着油布滑落，卡梅伦的尸体的状况。卡梅伦的手上和脸上都没有伤。

内森又慢慢地啜饮了一口水，思量着。一个小时后，他仍拿不准该思考什么。他知道他应该回家。明天是卡梅伦的葬礼，又有一个人要入土为安。他应该开车回去，和他儿子谈谈，和伊尔莎谈谈。然而，他只是坐在停在坟墓不远处的车里，直到太阳使阴影几乎缩小到了墓碑底部周围。

再无他人经过。

第二十六章

内森离开坟墓太晚，差点儿没能在夜幕降临前赶回家。停车时，他看到房屋灯火通明。他啪地关上车门，然后停下脚步，看着院子对面那棵大桉树。虽然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很难看清，但绝对错不了，它下面有一个裂开的黑洞。

内森走过去，站在旁边。墓坑很深，空着，为明天的下葬做好了准备。野狗没有嚎叫，空气又热又黏。内森转过身，步履艰难地朝房屋走去。在他进了屋并关上纱门时，从厨房飘出的声音虽然并不清晰，但很急促。

“你说过……不，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知道，巴布，可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干……”

内森走进屋时，三个人抬起头来。

“棒极了。你的援军来了。”巴布冲着伊尔莎厉声说道。

伊尔莎坐在餐桌旁。她穿着早先去牧人坟墓时穿的衣服，眼睛死死地盯着一杯葡萄酒。巴布看上去应该一直在踱步，沉着脸。丽兹在他们中间徘徊。

“巴布，消消气。求你了。”丽兹瞥了一眼内森，“你在外面待的时间可够长的。”

“我一直在牛栏附近检查。这里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丽兹说。

“谁说什么事也没有？”巴布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喝醉了，“我他妈才不听你的指挥……”

“没人要指挥你，巴布！”

“你告诉她。你觉得我的集合计划是个好主意，是吧？”巴布看着内森。

“等等……”内森有些不知所措，“你们就为这个吵？”

“告诉她。”巴布提高了声音，“告诉她，在这一点上，我是对的。”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内森皱起了眉。

“没有。当然没有。上帝啊，我他妈的就知道会是这样！”巴布闭上了眼睛，“都是扯淡！”

“你为什么现在说这事，伙计？”内森说，“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明天要埋他。”

“是啊。”巴布睁开眼，看着伊尔莎，“而且，对有些人来说希望来了，不是吗？”

“巴布！”丽兹说，“够了！”

伊尔莎一动不动地坐着。巴布走出去，啪地关上了厨房门。随着关门声回响起来，他们全都看着他的背影。

“他这是……要干什么……”内森刚开口，丽兹就转向了他。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出去没告诉你儿子吧？他为你担心了一整天。他甚至想让哈里带他出去搜索。”

“我跟他说了我要去哪儿。”内森张开了嘴。

“可你出去的时间也太长了。”

“好吧……”

“你又把你的无线电关了。”

“是，好吧，抱歉……”

“你不应该向我道歉。”还没等内森回答，丽兹就望向了伊尔莎：“你好点儿了吧？”

伊尔莎仍坐在桌子旁，没有动，也没有抬头。“是的。”她说。

“那就好。”丽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泄气，“那我去看巴布了。”

丽兹走了，门摇摇摆摆地关上了。伊尔莎仍盯着她面前的玻璃杯。内森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啤酒，斜倚着餐台打开它，啜饮了一口。他看

见伊尔莎的衬衫和牛仔裤褶皱里红色尘土的痕迹。他自己的衣服上也有。干脆问问她，内森想。然而，他只是冲着门点了点头。

“我没意识到巴布对集合这事这么上心。”

“我觉得那和集合关系不大，和现在这里谁说了算关系更大。”

内森没有回答。

“他给卡梅伦的律师打了电话。”伊尔莎说。

“巴布？”

“问了牧场分割的情况。”

“律师怎么说？”

“卡梅伦的股份归女孩们所有。”

“不归你？”

“严格说来不归。我只是监护人，直到她们长大。但问题是，它不归巴布，也不归你。”伊尔莎大方地看着他，“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是啊。我不在意。”

伊尔莎看上去放心了。她抬起脚，把桌底下的一把椅子踢远了一点儿。内森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拉回来，坐了下来。

“我感到意外的是，巴布居然知道卡姆的律师是谁，”内森说，“他还想到要给律师打个电话。”

“你妈妈也这么说。不过，我告诉过你。巴布比你们所有人认为的都要精明。尤其是在牧场的工作上。总之……”她叹了口气，“我猜他确实急于知道。”

“是不是卡姆向他许诺过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但是，就目前在你、我、他之间的划分来说，我认为巴布觉得……”她犹豫了一下，端起杯子啜饮了一口，“被排挤了，或许是类似的感觉吧。”

“也许他担心你想要对这个地方做什么。”

“上帝啊，我甚至想都没想过。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掌

控这个牧场。如果他让我插话的话，我也许会把牧场卖给他。”

“我觉得他买不起。”内森说。

“那卖给你也行。”

“我绝对买不起。”

“连友情价也买不起？”

“那我们必须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

伊尔莎沉默了。这种沉默里还包含着别的东西。他们已经老到不会感到尴尬了。内森感觉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伊尔莎看了看内森手里的空酒瓶，然后看着他。

“你不再喝一瓶吗？”

内森犹豫了，努力避免在伊尔莎身边喝太多，他更愿意保持清醒。厨房里一片寂静。她坐在对面，打量着他。

他可以喝，不过会为此付出代价，他知道。再过几天，他就会回到他那空荡而寂静的家里。这些年，他发现长时间一个人时，孤独反而更好应付。然后，孤独变成惯例，有时候淡得几乎只能感到一种隐痛。他最初那种想和人接触的迫切愿望也变了。他人的陪伴原本应该是一种慰藉，但现在只会激起一些复杂的情感，他只能独自面对，直至这些情感消失。对他来说，恢复变得越来越难，回归常态（如果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花的时间要长很多。但是，如果说和其他人待在一起很糟糕，那么和伊尔莎就更糟了。尽管他很想，尽管他内心深处真的想，但他就是不能那么做。

厨房里钟表的嘀嗒声很大。内森看着伊尔莎，吸了一口气：“不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伊尔莎看着内森站起身来。突然之间，她看上去非常孤独。他把他的椅子往里推了推。

“我最好去和艾克桑德说说话。”这是实话。

“看样子他很担心。”伊尔莎低头看了一会儿桌子，然后点了点头。

“他对你说了什么了吗？”

“没说。可我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这儿。我几乎没见到他。”

“是吗？”内森试图让他的语气轻快一点儿，“你干什么去了？”

“我需要出去，于是我开了工人的车，转了一圈儿。”伊尔莎耸了耸肩，红色尘土进一步落入了她衣服的褶皱里。

内森皱起了眉，说道：“你的车出故障了？”

奇怪的是，伊尔莎看上去像被逗乐了。她说：“它很不可靠。我被困了好几回。”

“卡姆和哈里不能修好吗？”

“有时候能，但接着又会出故障。”

“你介意让我看看吗？虽然我也保证不了能修好它，毕竟连他们都无能为力。”

内森听见大厅里有动静，他们都望向了空荡荡的门口。无人出现。伊尔莎转过身，又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略显古怪。

“为什么不呢？”她说，“谢谢。它在小车库里。”

“不用担心。”内森离开桌子。问她。“你今天开车去哪儿了？”他终于问了出来。

伊尔莎又迅速瞄了一眼门口。那里仍然空无一人。“不要告诉别人。”伊尔莎压低声音。

“好的。”

“我去牧人坟墓那里了。我想一个人静静，想一下卡姆的事情。明天举行葬礼，我想每个人都会谈到他……”她垂下眼睛，“我感觉卡姆……我认识的卡姆，或许迷失在一些事情中。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对吗？”

内森点了点头。他们也许明天会埋葬卡梅伦，但他意识到，他仍有些希望他的弟弟出现在眼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和他一起长大、一起打架，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的弟弟居然永远消失了，外面那个深深的墓坑是为卡梅伦准备的。

“是的。”内森最后说，他看着伊尔莎，看着她粘着尘土的衣领之上

的那双忧郁的眼睛，“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第二十七章

艾克桑德卧室的门关着。

内森敲了敲门，说：“我能进来吗？”

无人应答内森。他等着，然后自己打开了门。

“你回来了。”艾克桑德正躺在床上读书，几乎连头都没抬。

内森坐在床头，说：“不好意思。我在外边待的时间太长了。”

艾克桑德盯着书页，眼睛一动不动，然后把书放到胸口。“你搞清楚了吗？”他的语气不太友好。

“是的。”

“你从路上能看见旗子吗？”

“不是每次都能看见。”三次中有两次看见了。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

艾克桑德猛地躺了回去，又拿起了他的书。

“奶奶说你很担心。”

艾克桑德没有回答。

“我真的很抱歉，伙计。”

艾克桑德盯着书页。内森等了很久，但这次他自己先打破了沉默。

“我没想.....”

“没关系。”艾克桑德翻了一页。

“并不是这样，对吗？如果你不高兴，就说你不高兴。”

艾克桑德没有反应。

“艾克桑.....”

艾克桑德泄气地咕哝了一声，说道：“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在看书。”

“我想……”

“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想弄清楚一些事情。”

“不用担心。我绝对不和你吵架。妈妈是对的。你一向喜欢这样。”艾克桑德又翻了一页。

“喜欢什么？”

艾克桑德摇摇头，说：“不提了。”

“伙计，你可以告诉我……”

“算了。”艾克桑德把脸埋到了书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以后不管你了。”

内森等待着。好一阵子过去了。终于，艾克桑德又翻了一页。内森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伊尔莎的四轮驱动车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这是免不了的。小车库里只停了这一辆车，车前面堆了一堆板条箱，看样子堆在那里有些时间了。车出故障多久了？内森一边想，一边从踏板上捡起车钥匙。

他坐进车里时不得不调整座椅，这再次让他想起他在卡梅伦被抛弃的车里干过同样的事。他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件事，只能先将其搁在一边。他试了试引擎。由于缺乏使用，引擎启动得不太顺畅，但最终转动起来了。内森倾听着它发出的嗡嗡声，声音清晰、稳定。

暮色幽暗。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内森开了灯，打开引擎盖。他把身体往里倾斜着，仔细检查。他先检查了经常出问题的地方，然后检查了问题不太明显的区域。一个小时后，他钻到了底盘下面，背贴着地，手持手电筒，还是弄不明白。

在干活的时候，内森的思绪飘向了艾克桑德。具体地说，他的思绪飘向多年前的一段褪色的回忆。当时艾克桑德只有八岁，那是他第一次单独探望艾克桑德，他们在外露营。内森在他的陆地巡洋舰的后车厢

里醒来，发现旁边艾克桑德的睡袋空了。他躺在那里聆听着，想听见尿液击中外面坚硬地面的声音，或食品袋的沙沙声。这两样声音他都没听见，事实上是他什么也没听见，他喊了起来。无人应答。

内森坐了起来。空气很闷，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他又喊了一声，这次他听见了他自己声音里包含的惶恐。无人回应。

内森变得十分恐惧，站起来，站在车旁，扫视着周围，心脏怦怦直跳。他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到了中午，气温将达到四十多摄氏度，艾克桑德那样大的孩子也许能撑半天，具体多久还要取决于水和运气。他离开多久了？内森不知道。但他知道，比艾克桑德还小的孩子，甚至那些蹒跚学步的幼儿都能走上几公里，有些孩子甚至在离家几英里的地方被找到。有些孩子运气好，有些孩子被找到时已无力回天。

内森觉得阳光已经倾泻而下。当他断定哪个方向都没他儿子的迹象时，他强忍着才没有随便找个方向，开始奔跑。他回到车上，开着车转圈，转的圈越来越大。

内森在十五分钟内找到了艾克桑德。那是在一个小陡坡上，艾克桑德一脸困惑。他在追赶一头大牛和它的幼崽，追得太远了。他安然无恙，只是对他爸爸因为恐慌而涨红的脸感到困惑。内森紧紧抱着艾克桑德，放下心来。然后，他晃了晃艾克桑德，冲着他吼叫。艾克桑德以前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后来也没见过。

内森此时躺在那里，盯着伊尔莎的四轮驱动车底部。他皱起了眉，然后咔嚓一声关掉了手电筒。他正要从车底滑出来，却听见车库外传来低低脚步声。他坐起来，看着门，眯起眼睛，看着苍茫夜色。哈里出现了。

“你在这儿啊。你妈妈在找你。”他的视线越过内森，看着积满尘土的车，“你在干什么？”

“伊尔莎说车出故障了。”

“又出故障了？”

“明摆着嘛。”内森站起来，擦掉手上的油。

哈里步入灯光之下。一个铁丝钩从他手上垂下来，摇摆着，钩子上穿着两块血迹斑斑的野狗头皮。他在开着的引擎盖下看了很久，让内森开始感到恼火。夜已深，他也累了。

“妈妈找我什么事？”

“她想确定你没事。”哈里站的角度令人尴尬，几乎挡住了出去的路，“你觉得明天会顺利吗？”

“我觉得会的。”在外面，新挖的墓坑几乎看不见了，“谁给卡姆挖的墓坑？”

“主要是我和巴布，艾克桑德和西蒙也帮了忙。”

想到背包客代替自己做了本该自己做的事，内森感到恼火。“我原本应该在这儿帮忙的。”他说。

“是啊，你应该。”在昏暗的光线下，野狗头皮上细细的血斑显得黑乎乎的，“他是你的弟弟，无论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哈里责备似的语气让内森转过身来。

“我？那你呢？我听说，卡姆死前不久，你和他吵架了。”

“你在说什么？”哈里狠狠地瞪着他。

“西蒙听见你们吵架了，一天夜里，你去关发电机的时候。”

哈里皱起了脸，面露不悦之色。“我不觉得那是吵架。”他的手指摸索着铁丝钩的末端，“我和卡梅伦经常拌嘴。你们俩也一样。你不是不知道。”

“为什么拌嘴？”

“还是老样子，为了经营这个地方。”他低下头，脸上的褶皱被影子遮掩了，“我告诉过你，卡梅伦碰到了一件事情，影响了他的工作。他变得魂不守舍，我不得不紧跟着他，把所有东西再检查一遍。”

“西蒙觉得你那时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

“是有点儿生气。时间很晚了。”

“你当时好像说，你对这里的了解超过他的想象？”

“是啊。”哈里一本正经地咧了咧嘴，“那是事实，不是吗？不要觉

得每个人都会怀疑这一点。”

内森知道所有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哈里对这个牧场的了解有可能比他或他的弟弟们要多得多，但尽管如此，这个地方经营得是好是坏，到头来都要算到他们兄弟头上。哈里在这里的地位岌岌可危，内森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他现在才想到这一点。这里也许是哈里的家，他看起来也许像家人，但拉德洛警官是对的，他其实只是个雇员。卡梅伦（或现在的伊尔莎）只要言语一声，雇员就得走人。

“哈里，”内森说，“卡姆威胁要开除你了吗？”

“没有，伙计。”

内森的问话就像黑暗中的一声枪响，但哈里的回答却那样轻描淡写，让内森感到一丝怀疑。内森想到了卡梅伦，他经营这个地方的效率很高，让船滴水不漏，就像哈里曾经说的那样。卡梅伦会让一个工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吗？即使那个工人是哈里？

内森此时看着哈里，问道：“你确定？”

“我确定。”哈里说，“他只是在我需要提醒时提醒我谁说了算。他希望我管好自己的事。但是，当他变得心不在焉时，那就意味着这里的工作多了。这些工作会落到我头上，无论我想干还是不想干。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活接过来，于是就和他吵起来了。”

“那就是你不告诉我们的原因？”

“我是没告诉你们，”哈里说，“因为我觉得这事很糟糕，现在也这么觉得。我觉得卡梅伦需要听我说，听我说那些不得不说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他当时的状况。也许我应该多听听。我不知道那个叫詹娜的女人想和他联系，或他对此究竟有多么紧张。我真希望他当时说出来。”

内森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她的事？”

“我不知道。卡梅伦那时说他问心无愧，我相信他。”哈里看着内森，“如果你那么说，我也相信你。”

“她不在英国。这几个星期不在英国，在巴厘岛。”

“是吗？”哈里非常沉着。

内森沉默了很久。

“你看，”哈里说，他的声音此时已变得温和，“这都怨卡梅伦，让人觉得这事很复杂，但如果冷静面对，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是吗？”

“是啊。他不是个快乐的人，一点儿也不快乐。我现在开始觉得，他早就是这个样子了。”哈里叹了口气，“我们需要赶快把葬礼办了。办了葬礼，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觉得也是这样。”

“会的。一向如此。你要相信我。”哈里冲伊尔莎的车皱了皱眉，“你打算在这里待很久吗？我会让发电机开着，如果你需要的话。”

内森摇了摇头，说：“我马上就走。”

“你找出毛病在哪儿了吗？”

“没有。”内森把他能想到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车子状况良好。

“是啊，我也总是查不出毛病。”哈里盯着暴露出来的引擎，“不过我有个想法。”

“我洗耳恭听，伙计。”

哈里犹豫起来。就在此时，他们听见从外面黑暗的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还听见丽兹在喊：“哈里！”

“不要紧。”哈里拍了拍那辆车，“我自己应该先再看看。无论如何，这事急不得。伊尔莎讨厌开这辆车，她不会开着它去哪儿。”

“哈里！”丽兹的喊声再次响起。

“我会告诉她，你没事。”哈里冲他手里的钩子末端血糊糊的野狗头皮点点头，“最好也收拾一下这些东西。”

“这都是你逮的？”

“是啊。我想在明天来人之前收拾好，要不他们会感到不舒服。”

“我以为巴布会干这个。”

哈里脸上闪现出一种神情，像是在说巴布的活也归了他。

“我逮住个机会，就把这事干了。”哈里说，“如果你这里忙完了，

那么十分钟后发电机就会关掉。我需要好好睡个觉。”他轻轻地晃着钩子，暗淡的毛皮边缘已经卷起，“明天会很忙。”

第二十八章

内森醒了。他的太阳穴因为脱水而疼痛。他眯起眼，看着清晨的光线，伸手去够沙发旁的水杯。水杯空着。他肯定是晚上把水喝光了，但他想不起来。他感觉就好像喝了一场闷酒。他试图回想起他昨天喝了多少水，但很显然不够多。

内森站起来太快，头晕目眩，不得不暂时靠着墙缓一缓。他等待着，慢慢眨着眼睛，直到那种感觉消失。他看看四周，感到怅然若失。

当他的目光再次被引向卡梅伦的画时，内森皱起了眉。它挂在他前面，看上去一如既往。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一样。他走过去。他的头依然在痛。画上的场景是那样熟悉，还是同样的色彩和形状。黑暗的坟墓和明亮的天空在他眼前一起一伏，半透明的暗点仍在那里，仍然像以往那样不甚清晰。有什么不一样？地平线稍微倾斜了？他拿不准。他伸出手去，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因为画框朝另一边滑下去，倾斜得令人惊恐。他匆忙扶正，试图判断一下是否挂正了。

“小心点儿。”丽兹在门口说，她穿了一身黑衣，只有眼睛因为充血而发红，“卡姆很喜欢它。”

“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把它取下来？我可以把它放在别处。”

“什么？不要。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她走过去，轻轻伸出手，扶正了画框。内森马上就感觉出来这样好多了。

“为了不把它弄坏。”内森说。

“可谁都想看看它。它应该挂在这儿，挂在墙上。卡姆应该会希望我们这么做。”

“大概吧。嘿，我刚才想了想画的主题。”

“它是一幅漂亮的画。”丽兹用手背抹了抹脸，内森甚至没有意识到她在哭泣，“无论卡姆犯过什么错，他永远都是个不错的画家。它让我想起了他全部的好，我不想把它藏起来。”

“是啊，好吧。”内森耸了耸肩，“那就是一种想法。”

“艾克桑德怎么样？”丽兹问。

“打昨晚起还没和他说过话。他还在生我的气，怨我昨天出去太久。”

“你感到意外吗？”

内森思忖起来。他确实有点儿意外，可艾克桑德好像并没有耿耿于怀，也主要不是因为那件事而生气。“他根本犯不着担心。等我回到我的地方，我还是会独来独往。”内森说。

“在一定程度上问题就出在这儿，内森。”丽兹转向他，“我希望你今天和史蒂夫聊聊。你可以去趟诊所。”

“为什么？为了什么？”

“看看他能不能给你点儿东西，让你的脑子转过那个弯儿。”

“我不需要……”

“你需要。因为如果你觉得那样消失也不错，到了你儿子害怕你会做傻事的程度，那问题就大了。”丽兹抬起头，直勾勾地看着他，“求你了，内森。失去了你们中的一个就够我难受了。今天将会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我受不了再来一回。”

他无法承受她的眼神，点了点头，说：“好吧。”

大厅里传来声响。他们转过身，看见巴布站在门口。巴布稍微有些摇晃，内森怀疑他喝酒了。也许他昨晚喝到很晚，刚停没多久。

“我们要做什么？”巴布伸出一只手撑住门柱，“欣赏卡姆的大作？”

巴布的挖苦让丽兹有些畏缩。内森觉得巴布肯定一直在喝酒。

“我们在说要不要把它取下来。”内森说。

“妈的，不要。你别摆弄卡姆的大作。他妈的他可能会为此回来，然后缠着你。”巴布几乎要笑了。

内森感到丽兹有些紧张。“你有事吗，巴布？”内森问道。

“哦，想起来了。殡仪馆的家伙刚打了电话。”

“说什么了？”

“尸体在路上。”

内森不得不穿上他爸爸的夹克。丽兹不知道从哪儿把它拽出来的，一言不发地递给了他。这件夹克有二十五个年头了，但依然笔挺，几乎没有磨损。它是黑色的，内森穿着很合身。内森把手伸进它的口袋里，在里面发现一张他爸爸写的供货单，供货单已经褪色。他看都没看，就把它揉成一团，强忍下把夹克撕毁的冲动。

巴布走进了客厅。在看见内森时，他扔了他的啤酒瓶。

“妈的，我反应了好一会儿……”巴布退了一步。他弯下腰，捡起啤酒瓶，把一团脏手纸狠狠地扔在地板上，没有看向内森。“你瞧见你自己了吗，伙计？你看起来和他一模一样。”巴布说。

内森转过身，盯着他映在黑暗的电视屏幕上的扭曲的映象。他认不出他自己了。卡尔·布莱特的夹克突然变得很紧，勒得内森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脱下夹克，把它踢到了沙发下面。

艾克桑德穿着卡梅伦仅有的套装，慢悠悠地走着。他停在了门口，因为内森和巴布都盯着他。那身套装很合身，仿佛是量身定做的。在内森看来，艾克桑德个子变高、身材变宽、年龄变大了。

“奶奶让我穿的。”艾克桑德低着头说，“可也许……”

“挺好的。”内森说，“看着挺好，伙计。”

艾克桑德先帮巴布打好了领带，然后又帮内森。内森和艾克桑德面对面站着，看着他打领带。内森能听见他的呼吸，看见一小片黑色的胡楂儿，看来他漏刮了。内森能看见他发际线上的那块小疤痕，那是他五岁时从马上摔下来造成的。内森打量着他稍微眯起来的眼睛。艾克桑德出生时，那眼睛是蓝色的，和雅基的一样，但不到一年，它们就变成棕色了，和内森的一样。内森突然希望艾克桑德再次变小，希望自己可以把他抱起来。然而艾克桑德站在那里，觉得借来的衣服有些窄，穿着不

舒服。

“艾克桑德，关于昨天……”

“都过去了。好点儿了。”艾克桑德把领带拉紧，走开了。

内森看着巴布，巴布盯着卡梅伦的画。“嘿，你觉得那幅画今天会不会让人感到不安？再加上那个迷失的牧人的故事？”内森问。

“鬼才相信那种话。”巴布说，没有转过身，啜饮了一口啤酒，用瓶口指着画上的坟墓，“他强奸了一个土著女孩，因此自个儿送了命，这谁都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还得了这么多该死的荣誉。”

“是吗？”艾克桑德看着内森，问道。

内森摇了摇头。很多白人干过这种事，甚至干过比这种事还坏的事，但这个事例并非如此。他张开嘴要说些什么，却被外面的喧闹声打断了。

巴布转向窗口，说道：“来了。”

内森和艾克桑德也与巴布一样站到了窗玻璃前。在外面的车道上，葬礼承办人的黑色四轮驱动车缓缓驶来。它经过了改装，后面可以运载六英尺长的货物。它从圣海伦斯出发时也许亮闪闪的，但这一趟下来，它上面已沾满了沙砾和尘土。伊尔莎站在宅院的围栏旁，看着它的到来。她两个小小的女儿分别站在她的两边。她们站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群黑色的鸟。她们的裙裾在风中飘舞，宛如羽毛。

在更远处，内森勉强能够看出远方尘土滚滚。邻居们来了。

弥撒进行得非常迅速。主持弥撒的圣海伦斯牧师似乎很清楚，无论卡梅伦·布莱特多么值得怀念，太阳的热度都不会减少一分。墓坑周围新翻上来的土壤已经变得干燥而容易脱落。那棵桉树的影子不够大，遮不住那些穿着一年只穿一次盛装的人们，他们热得汗流浹背。

内森站在那里，袖子放下来，戴着打法新奇的领带，以一种超然得有些奇怪的姿态环视着人群。

现场大约有四十个人。他们全都穿着他们去镇上时才穿的衣服，戴着最好的帽子，烦躁不安。来的人不少，甚至可以说很多。大多数人他

都已多年未见，但内森能认出三分之二，有老汤姆、小汤姆、加油站的凯丽。凯丽后面还跟着几个孩子。吉奥夫过去是她的男友，现在看样子成了她的丈夫。那个白痴工程师也来了，他已经在阿瑟顿待了很多年，内森想不起他的名字，因为阿瑟顿的白痴实在太多。当然了，还有诊所的史蒂夫。格伦没来，不过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内森那天早上给警察局打了电话，结果又被转移了。麦肯纳警官仍在处理北部旅游大巴的事故。电话那头的警察问内森想不想再留个口信。“让他给我打电话就行。”他最后说了一句，挂了电话。

内森不认识那个牧师。通过那家伙使用的套路化的措辞，内森断定他其实从没见过卡梅伦。内森基本上没听弥撒的内容，而是打量着他的邻居们，发现他们已头发斑白、身体发福。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好奇地打量了他，表情稍显困惑，就好像他们差不多忘了还有他这么个人。

丽兹听着弥撒。就在牧师快要说结束时，她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恸哭。当苏菲和洛受邀在坟头栽一棵小树苗时，她的哭声更大了，听起来非常可怕。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哭声被捂住了，因为她把脸埋进了她的袖子里。哈里低声说了些什么，抓住她的胳膊，试图把她带走，但她猛地把他甩开了。

洛眼睛睁得大大的，铲子在她手里抖动。她看了丽兹一眼，开始号啕大哭。苏菲马上跟着她哭了起来。伊尔莎迅速向前迈了一步，把她们拢到她身边，领着她们朝房屋走去。

“可那棵树怎么办？”洛的声音飘了过来，盖过了她的啜泣，“我们应该栽那棵树。”

丽兹一言不发地拿起丢在地上的铲子，跪了下去。她迅速、用力地挖着，把铲刃插进松散的土壤。尘土飞起来，沾在她的黑裙子上。她是那样哀痛，内森发现人们不安地把视线移到了一边。

葬礼已变成了围观，内森再也受不了了。他走上前去，捡起另外一把铲子，和丽兹一起挖起来。树坑刚挖得足够大，丽兹抓起树苗插进去，用细粒状的土壤松松地把它盖住。内森觉得这棵树苗活不了，因为

坑不够深，但无论如何，树算是栽了。他站起来，搀扶着丽兹朝房屋走去。邻居们目送着他们离开，而他根本不理睬邻居们呆呆的眼神。

第二十九章

一个小时后，丽兹已被送入她昏暗的卧室，史蒂夫让她服用了适量的镇静剂。内森独自站在休闲室门口。那个房间里的人多得前所未见。尽管天气炎热，一些人仍进入大厅，另一些人则到了外面的走廊上。不过，内森注意到，他们自觉远离了卡梅伦的画。

“至少没人碰它。”内森听见有人在他旁边说。伊尔莎的视线正越过他，看着那幅画。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取下来。”内森说。

她皱起眉。“不，不要在他的葬礼上。人们会询问它在哪儿。那是卡姆的遗物。他愿意让它挂在那儿，让每个人都看见。”她的语气有些异样，但由于周围比较嘈杂，内森无法完全分辨出来。

“巴布也是这么说的。”

“他也这么说？”

“没少说。妈妈也这么说。”

“他们是对的。”

他们也许是对的，内森想。客人们也许出于尊重会保持适当距离，但他们全都匆匆地瞄了一眼那幅画。他们感到好奇，但不愿意显得过于好奇。他看见凯蒂挤过门口，走进人群，托着一盘三明治。她没有分发它们，而是把盘子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径直走了出去。

伊尔莎眯起眼睛看着凯蒂。

“上帝啊，他们真没用，他们俩都没用。”她停顿了一下。“我可以开了他们。”她突然补充道，声音里透出恍然大悟。

“你不一定非要那么做。我觉得他们打算离开。”

“那我也能开了他们，如果我想的话。”

“是啊，你能。”

房间对面一个留着齐肩、淡草莓色头发的女人引起了伊尔莎的注意。那个女人抬起手，轻轻挥了挥。

“那是谁？”内森问道。

“我不知道。我觉得她在向你招手。”

“我觉得不是。”

那个女人又挥了一下手，这次有些犹豫。

伊尔莎叹了一口气，说：“我无论如何都最好过去和一些人说话。我以后再和你谈。”

内森啜饮着啤酒，看着她穿过人群，朝角落里的那个女人走去。伊尔莎伸出手，她们交谈了几句。她们相互靠近了一点儿，以便在嘈杂的闲聊声中听见对方说的话。伊尔莎然后转过身来，指着内森又说了点儿别的。那个女人像是向伊尔莎表示了感谢，然后穿过人群，朝内森走来。

“内森。你好啊。我其实是冲你挥手的。”那个女人一来到他的面前，就这样说道。她尴尬地笑了笑。“你不记得我了。这也正常。我叫梅兰妮·波奇。阿瑟顿的。”她补充道。

“梅兰妮？”内森努力地回忆着。

“阿瑟顿的。或者说，我在阿瑟顿待过几年。现在我回来了。”她羞怯地笑了笑，“没关系。我比你小几岁，我觉得你当时甚至都没注意到我，但你和雅基约会的时候，我们是朋友。”

“哦……是吗？我没……”他仍在努力回忆，但她至少仍在笑，“雅基和我离婚有一阵子了，因此……”

“哦。我也离了。”她耸了耸肩，“跟一个城里人。跟他无法相处，意外连连，在那之后我旅行了一段时间，在西边待了几年，现在回到了这儿。仍旧养那些马。”

“是吗……”内森现在只是大约能想起来，他在比赛场见过她几回，

她和雅基算不上多么亲密。她浅草莓色的头发绑成了马尾辫，脸上长着雀斑。这一带年轻人不多，但他们交往非常频繁，在学校、工作地点以及别的地方。他拿不准她究竟是不是叫梅兰妮。他其实只对雅基感兴趣。不过梅兰妮很漂亮，当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听到你和雅基的事情，我很遗憾。那是一种耻辱，我想你已经走出来了。你们当时能在一起真好。”她犹豫了，仿佛不知道有多少话想说，然后侧着脸对他笑了一下，“我们都非常嫉妒她，因为浑蛋成堆，好小伙却永远不够，而她那么快就抢到了你。她总是对我们说你们在一起有多么开心，你如何逗得她哈哈笑。”

“真的吗？”那听起来不像是雅基说的话。无论那时她会不会这么说，但后来不会了。不过，刚开始也许是这样，记忆被埋得太深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内森可能也这么评价过她。他看着梅兰妮，这一次比较得体。“那么，你为什么想回来？”

“我都忘了这儿有多安静了。”

“是啊。安静，十分安静。”内森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见伊尔莎在房间对面瞥了他们一眼，然后又立即把视线移开了。她在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话。内森没认出那个女人是谁。

“无论如何，”梅兰妮说，“我为卡梅伦感到难过。我明白这不是个合适的时机，但我不知道还会碰见你，于是我想打个招呼。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去镇上。”

“我不去了，几乎没再去过。”

“哦。”梅兰妮眨了眨眼，然后脸上恢复了正常的表情，“好吧，如果你来镇上，想喝一杯或者有别的什么事，就和我说一下。”

“哦，好的。”

“你可以给阿瑟顿打电话找我。我叫梅兰妮。”

“梅兰妮。好的，我知道。记住了。”

“好的。那就不说了。”梅兰妮笑了笑。在转身离开时，她轻轻地碰了碰内森的胳膊。已经很久没人那样碰过他了。她手指的温度在他的皮

肤上逗留，那样清晰，那样强烈，几乎有些疼。他看着她没入了人群，然后吃了一惊，因为哈里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

“我就实话实说了，伙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哈里递给他一瓶鲜啤酒。

“上帝啊，哈里，我甚至都没想过她有没有那意思……”

“好了，不试试，那你永远也不知道，是吧？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多去镇上露露脸。”

“她那时已经离开了，她应该不知道……”

“你和基斯那档子事？她应该知道。如果她住在阿瑟顿，那么他们应该和她说过。肯定的。”

“可我还是不知道。我再想想吧。”

“你得有所行动。你得让人觉得事情很简单，伙计。”

“让谁觉得简单？”

“所有人。你。他们。”哈里冲着人群点点头，“至少要给他们一个原谅你的机会。”

“我十年前就求过他们了，但没用。”

“没人要求你去求他们原谅。就假装在半道上碰见他们，或者见得再多一些。都过去多久了。”

“可还是当年那些老面孔。”

“有些是，有些不是。”哈里压低了声音，“有几个人一直在打听你。小汤姆、吉奥夫，问你过得怎么样。看看他们。他们知道，埋在外边的那个人也许会是你，如果他们不留意，也许将来某一天就会来参加你的葬礼。他们都明白这一点。这种事很容易让人思考未来，让人们产生原谅的情绪。”

“是吗？好吧，那挺好的。”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伙计。”

内森耸了耸肩。他看见巴布在房间对面和几个人说话。他们与巴布年龄相仿。在角落里，伊尔莎已摆脱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正在和史蒂

夫说话。

伊尔莎和史蒂夫站在画前，与其他吊唁者分开了。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像是在低语。伊尔莎说了些什么，脸上现出罕见的激动表情，史蒂夫则噘着嘴。等她不说了，史蒂夫摇了摇头。他张开嘴想回答，伊尔莎却把他打断了，又开始低语起来，这次更加急促。人群熙来攘往。内森看不见他们了。

内森靠在墙上。房间里很热，聊天声突然变大了。内森放下啤酒，伸手去拿最近的桌子上的水壶，却发现它是空的。另外两个水壶也是空的。

“我去给这些水壶添水。”他对哈里说。

哈里耸了耸肩：“我跟你讲，伙计，你今天躲起来没有任何好处。”内森没有回答。

厨房并不凉快，但至少安静。凯蒂独自站在水槽边，望着窗外。当内森咚的一声把水壶放在沥水板上时，她吓了一跳。

“哦，对不起。”她说，“我以为是西蒙。”

“不是。顺便问一下，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内森查看了一下冰箱，里面没有凉水。他走回水槽边。两个水龙头出来的都是热水，但它只能出热水。

“听着……”他把水壶举到了水流下面，“你们俩也许想尽快上路，但今天还给你们开着工资呢。”

“我知道。我很抱歉。我有点儿不在状态。”凯蒂靠着台子。内森发现她的脸色有些苍白。让她负责发放食物也许不是个好主意。

“你还好吧？”

“也许是天气太热。”

“有医护者在这儿。需要把他叫来吗？”

“不用了，谢谢。”凯蒂走到桌边，端起了另外一盘三明治。

内森看着她。她又径直把盘子放了回去，脸上现出痛苦的表

情。“那个……”他说，“这事我来管吧。你要是病了，就去躺着……”

“谁病了？”西蒙站在门边，手里拿着一个空托盘。

“没人生病。”凯蒂说，“我就是觉得有些热。我们回去干活吧。”她用那个装满的托盘换了西蒙的空托盘。“你端那个，我拿这些。”她拿起水壶，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看上去像是发自内心，“大家都挺好的。”

凯蒂走出了厨房。片刻之后，西蒙跟了过去。内森看着他们离开。他自己去了门厅。他听见聊天声，此时更大了，因为又有一些人从狭窄的客厅走出来。

内森可以看见几张他认识的面孔，他也许应该过去试着和他们聊聊。他甚至可以去找梅兰妮，不过这次要努力想好说什么。哈里也许是对的，人们也许会原谅他。

也许会，也许不会。

这些天内森的想法变得非常悲观。为了习惯他的生活，内森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年。众人的排斥带来的伤痛在当时就已足够彻骨，但后来伤口溃烂带来的恶果却更加致命。他已经经历过一回，差点儿没挺过来。他十分清楚，他不能再经历一回。

一群人从客厅里挤出来，来到大厅，朝内森走来。他迅速打开最近的一扇门，走了进去。

那是伊尔莎的办公室。

内森关上门，呼出了一口气。里面很安静。从休闲室和门厅传来的声音变成了低沉的嗡嗡声。他站了一会儿，享受着那种安静，然后走到了窗口。在走廊上，苏菲正在和凯丽的孩子玩游戏，洛在一边看着。艾克桑德靠在附近的一根柱子上，和一个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聊着。那个女孩在笑。

在院子的另一侧，一个人独自站在坟墓旁。那是巴布。他已经摆脱缠着他聊天的人，内森觉得他心里肯定有事。巴布甚至不瞧地面，他面朝栅栏，背朝着房屋，极目远眺。内森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看着墙上的记事簿，看着巴布的集合计划。那个计划被写上去，然

后又被断然地画掉了。

内森坐在空着的办公椅上，伸手拿起桌子上的日志簿。他翻到伊尔莎曾经给他指出来的部分，开始读集合计划书。内容非常详细，列出了日程上所有可能出现的变化，包括正面和反面、风险和收益。他一连通读了两遍，然后靠在椅子上，思考着。巴布和卡梅伦都是对的，只是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同。那是个好计划，但也有问题，需要在执行之前把问题消除。虽然现在只剩下巴布来为他的计划辩解，但这不意味着卡梅伦没有道理。

内森想合上日志簿，但停住了。他懒洋洋地翻着页，翻到了当前的这个星期。什么也没有。由于圣诞节和卡梅伦的死，经营活动已经停了。每天的页面下大多是空的，就是写着什么东西，看上去也像是几个星期前添加上去的。

内森又往回翻了几页，翻到了卡梅伦失踪的那天。那天记的项目倒是不少，是伊尔莎的笔迹，其中包括几个要打的电话、年底前需要跟踪的几张发货单。此前的一个星期差不多也是如此。对伊尔莎来说，她丈夫死的那天只是忙忙碌碌的六个月里忙忙碌碌的一天而已。

内森又来回翻了几页。伊尔莎记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相当标准。他自己也打过相似的电话，下过相似的订单，只是没有高效地记录下来。内森觉得伊尔莎也许不会提出要求，巴布也许不会乐意，但如果她愿意，她倒是挺适合经营这个地方的。她现在不得不经营这个地方了。就在他要再次合上日志簿时，其中一页底部的一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页底部角上有个对勾，挨着它写了个时间。内森皱起眉，往后翻了几页，然后又翻了几页。就他看到的情况来说，整整一年，每天都有那个对钩。没有其他信息，只有那个对钩和数字。记录的时间变化不定，但大多集中在两个小时里，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内森盯着它。他非常想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内森尝试着猜出这是什么意思，但听见外面有动静。他抬起头，看见伊尔莎走了进来，达菲跟在她的脚边。她看见内森时跳了起来。

“我的上帝啊！”她把一只手放在胸前，“你吓着我了。”

“对不起。”内森说，“我……”他合上了日志簿。

“哦，没事。”伊尔莎关上门，而后靠着门，脸红了。

“出什么事了？”

“这可是我丈夫的葬礼。”伊尔莎严厉地说。

内森眨了眨眼，他以前从没听说过伊尔莎用那样的语气说话。“那又怎样？”他问道。

伊尔莎走过房间，坐在她桌子后面的椅子上，问道：“你在这里躲多久了？”

“没多久。”

伊尔莎点了点头。“外面真是奇怪，不是吗？听着所有那些人唠叨卡姆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他们有多么怀念他。”她摇了摇头，“他们中有些人我不认识，还有很多人我已多年不见。他们从没来过这儿，也从没打过电话。他们几乎不认识他，说真的。”

“是啊。我也觉得他们不认识。”

达菲一直在桌旁嗅来嗅去，然后跑向内森。内森冲它弯下了腰。他能感觉到伊尔莎的眼睛盯着他。他还感觉有些头晕、脱水。他喝了多少啤酒了？不多，但当他独自和伊尔莎在一起时，就显得有些多了。这让他感到不舒服。

“对不起。”他站起来，“我不在你眼前晃了。”

“好的，你是对的。”

伊尔莎刻薄的语气让内森停了一会儿。他盯着她，她也盯着他。

“那就走吧。别让我留你。”她猛地把头朝着门歪了歪，“你和我在这里待了……整整两分钟？你早就该离开了。”

内森站在那里。“你想让我再待一会儿吗？”他最后问道。他等待着。

伊尔莎久久不语。最后，她吸了口气。“我刚才一直在和史蒂夫说话。关于卡姆和……”她垂下眼睛，“詹娜。”

“他说了让你感到不安的话？”

伊尔莎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叹息。“不，老实说，恰恰相反。他什么也没说。我想知道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但他什么也不告诉我。”她看着内森，“你说过史蒂夫非常重视詹娜说的话，那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对这事守口如瓶？”

“好了，你说过……”内森耸了耸肩，“这是你丈夫的葬礼。史蒂夫也许想保护你。”

“我？”她的脸变得更红了，“那和保护我无关。和卡姆有关。一向如此。他死了，我们还都围着他转。不要碰他的画，不要执行巴布的计划，不要谈论……”她停了一下，“我很难过。我发现今天真难熬。”

“我知道。不都是这样吗？”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吧，别理我。当然了，你要是想离开，你可以离开。”

“伊尔莎，那不是……”

“算了，我知道。我懂。好了。”她挥了挥手，“也许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在外面，好让人们看见你。”

“哈里也是这么说的。”

“你应该听他的话。”伊尔莎停了一下，“谁知道呢？你的朋友也许在找你。”

“梅兰妮？”

“那是她的名字？”

“明摆着嘛。我都有点儿不记得她了。”

“她记得你。”

“是啊。”内森笑了笑，耸了耸肩，“你能怪她吗？”

终于，伊尔莎也笑了。

内森把他的椅子推到一边。“不过，我也许应该回去。”他说，“不然的话，哈里和艾克桑德会注意到我不见了，没准儿心里会想什么。”

“好吧，祝你好运。”伊尔莎说，“你觉得你需要回去，其实也不一

定。”

“或许吧，但……”透过门缝，内森仍能听见闲聊声，“那是你说的。这里的大多数人，我都很多年没见了。他们有可能忘记了我的所作所为，但我又怎会忘记他们的所作所为？十年了。艾克桑德受了苦，还有我的牲畜，还有人毒死了我的狗……”

伊尔莎抬头看着他。“真的？凯利就是那么死的？我以前不知道。”她很吃惊。

“是啊。”内森说，“并非每个人都相信我。”

“为什么不相信你？”

“因为没有别人报告过狗被毒死的事情，格伦和艾克桑德认为是我疑神疑鬼。”

伊尔莎在椅子上稍微晃了晃，皱起了眉头。“等等，这倒提醒我了。什么时候的事？”她问道。

“一年半以前吧。”

“巴布去年有一阵子毒过野狗。”

“是吗？”内森一动不动。

“为了奖金。他当时一直说要离开，想攒些钱。当然，卡姆对他说过让他不要在我们的牲畜周边投毒。可巴布还是带回了很多头皮，明摆着，他在别的地方投了毒。我觉得……”她停顿了一下，“卡姆那时说，他要给你提个醒。”

“好吧，但他没提醒我。”

伊尔莎沉默了。

内森觉得太阳穴发胀，脖子和肩膀上的肌肉发紧。“我当时觉得我快要失去理智了，”他说，“我甚至觉得那是我臆想出来的。”

“不。”伊尔莎看着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不，我不觉得那是臆想。我很抱歉，内森。”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卡姆不是有意忘记的……”

“我没有。”

“好吧。”

“不，老实说，我估计卡姆是故意的。”伊尔莎盯着他，目光清晰而坚定，“他可能想和你开个玩笑。他是不会轻易忽视那种事的。”

内森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但是……”伊尔莎在座位上往前挪了挪，“尽量不要对巴布过于恼怒，好吗？不管怎么说，他肯定心怀愧疚，因为他突然一夜之间就停止了下毒。他没说明原因，但他好像再也不会下毒了。”

内森先是感觉肩膀发紧，然后那种感觉又传到了他的胸口。窗外再也看不见巴布了。坟墓旁的栅栏矗立着，周围空无一人。他不想说话。

“我还是走吧。”

“待着吧，”她说，“如果你想在这儿待着。”

“算了。我没事。谢谢。”

“就是……”

“什么？”

“无论你想做什么，都请你现在不要，不要在这么多人在这儿的时候。”

内森站在门口。

“求你了，内森。现在不要。为了我。”

内森走了出去。门厅很安静。他随手关上门，弯下腰来。达菲舔他的脸时，他想起了凯利死的那天。那天，他觉得像是末日的开端，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正是在那天之后，他故意不去更新他的持枪执照，一劳永逸地关掉了他的无线电；他还停止接电话，结果哈里把卫星跟踪器交到他手上，要求他每天报告。我好。我不好。

内森当时感觉很糟。凯利死后，他觉得他的生命开始走下坡路。他已经坚持了那么久，真是太难了，而且他真的累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确实想放弃。并非一下子，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一次一点儿，日复一日，慢慢消失。

他的兄弟们一直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却任由这一切继续。内森向左

看看热闹的客厅，向右看看外面的院子。他已经错过了找该死的卡梅伦算账的机会，但巴布在哪儿？在他身后，办公室的门仍旧关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起了伊尔莎说过的话。为了我。

他想象她仍坐在办公桌旁。他脑子里嗡嗡地响。它突然显得那么近，那么清晰，让他吃了一惊。在她计划表里列出的所有那些漫长、忙碌的白天过去之后的傍晚，她坐在她的桌子旁，一直工作到夜里。内森突然明白了她在日志簿底部角上每天都打上对钩是什么意思。

内森一直认为派哈里去送卫星跟踪器的是丽兹。两个按钮。我好。我不好。他每天晚上都按同一个按钮，无论他多么想按另一个。他以为根本没人会注意，因为从来没人提过。但是，他每天晚上还是按同一个按钮，仿佛只是为他自己按的。每天相同的信息被一束微弱的电波送上夜空。我好。电波发射到一颗卫星上，然后又跌落到地球上，产生一种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

内森站在办公室的门外，伊尔莎在门里。在有记忆以来的这些年里，他第一次感到不那么形单影只了。

第三十章

内森站在办公室外，一只手放在门上，考虑着要不要回到办公室。他想对伊尔莎说点儿什么，却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也许去说一句“谢谢你”？

就在内森徘徊不定的时候，他听见昏暗中传来一阵熟悉的咳嗽声。他抬起头，看着门厅。

丽兹站在她卧室的外面，光着脚，斜靠着门框。她盯着内森，因为她看见他在看她。

“你乍一看真像你爸爸。”内森走了过去，丽兹的目光游移不定，“大家都还在这儿。”她的声音里透着惊奇。

“你没睡多长时间。”

“哦……我以为葬礼已经彻底结束了。”

“没，还没呢。”内森说，他有些想知道史蒂夫给她服了什么镇静剂，“你也许应该回去躺着。”

“我做不到。我一闭眼就想起卡姆，醒过来还是想起卡姆。也许不如起来。”

有人从大厅另一头经过，投下长长的影子。是老汤姆。他看见丽兹，举起了一只手。

“我应该过去和人们打打招呼。”但丽兹没有动。

“我觉得即使你不打招呼，也没人在意。”

“卡姆会在意。”丽兹转向他，眼睛突然变得明亮了，“你和史蒂夫谈话了吗？约好时间了吗？”

“还没。”

“你答应过我，内森。”丽兹拉住他的胳膊。她的手指出奇地有力。

“我知道。我会的。”

“我们现在就去……”

“奶奶！”艾克桑德站在大厅尽头，一个女孩站在他的旁边。内森见过他们在外面的聊天。艾克桑德碰了碰那个女孩的肘部，对她说：“我一会儿去找你。”

那个女孩面露失望之色，但还是点了点头。在她慢慢离开时，艾克桑德转过身来，问道：“你还好吧，奶奶？”

“我们要去找史蒂夫。”

“他在外面。”

“巴布也在外面吗？”内森问道。他心里憋着几句和某条狗有关的话。

“没有。”艾克桑德有些犹豫，“他有点儿醉了。哈里伯伯带他到里面休息了。”

“我们去找史蒂夫，内森。”

“奶奶，你连鞋都没穿。”艾克桑德说。他的语气里含着责备。内森觉得艾克桑德责备的其实是自己。

“哦。”丽兹低头看了看，“我不知道……”她扫了一眼地板，有些慌乱，就好像她能找见鞋子一样。

“它们可能在你卧室里，”内森说，“艾克桑德，你帮一下奶奶，我去和史蒂夫说几句话。”

“你真要去和他谈话？”艾克桑德问道，看着丽兹摇摇晃晃地回到她的卧室，“还是就随便聊聊，为的是堵住她的嘴？”

“不是，我会和他谈的。这样你满意了吗？”

“其实我并不满意。”艾克桑德的视线越过了他。

内森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打算就这样折腾我，直到你离开吗？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忍受三天。”

“你打算考虑我说的话吗？”

“考虑什么？搬走吗？伙计，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不，我们没有。你根本没考虑过我的话。但是，算了，爱怎样就怎样吧。就像你说的，我三天后就走了，你又要一个人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都回到了老路上，你想干吗就干吗！”

“伙计，我并不想这样。”

“胡扯，你……”

一声低低的滚动声从卧室传来，听上去像谁的鞋子掉了。他们都望了过去。内森向卧室门走去。

“我去吧。”艾克桑德拦住他，“你最好想清楚。”

艾克桑德进了卧室。内森独自在大厅里待了一会儿。

内森觉得自己其实很幸运，他这样想着，转身离开。

这些年，艾克桑德从没让他有过片刻的烦恼。他会乖乖去上学，他对老人有礼貌。就内森所知，他不喝酒、不吸毒。他天生心眼好，这是从他和雅基那里继承来的，让内森有些惊喜。即使这个孩子想变坏，也不可能了。

不过，内森还是感觉年轻的时候更轻松一些。他如今还能记得十六年前的一天，雅基告诉他，她怀孕了，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有那么一阵子，他们都设法骗自己，觉得他们婚姻的基础牢固了。

内森听见大厅那边的小洗手间传出厕所冲水的声音。客厅传来的聊天声气氛已稍显不同。内森知道葬礼快结束了。人们很快就会离开。

一盘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放在电话旁的桌子上，摇摇欲坠。内森端起三明治朝厨房走去。

不过，雅基那时并没有笑太久。那是一段难熬的怀孕期。她早晨吐得很厉害，能持续大半天。除了白米饭，她看见任何东西都想吐。书上说的孕吐应该停止的那个星期早过了，可雅基的孕吐还在持续。大热天里，她躺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个桶。无论内森给她拿什么食物，她都挥挥手不想吃。

经过厕所时，内森听见门锁转动了。凯蒂走了出来。她面色苍白，

拿着一张揉成一团的纸巾。

“你怎么样……”他停下问道。

凯蒂充血的眼睛盯着他手里拿的三明治托盘。她呕吐的样子让他想起了十六年前的雅基。

“哦。”他呼出了一口气。

他们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通过她的眼神，他知道自己猜对了。

“恭喜？”内森试探着说。

凯蒂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纸巾捂在嘴唇上。

“去坐着吧。”内森说，“我去把西蒙叫来。”

“等等。不要。”凯蒂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她抓得太狠，几乎让内森觉得疼了。“不要去叫西蒙。”她阻止道。

“为什么？”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为什么想叫他？”她用手背擦拭着唇角。

有那么一会儿，内森试图让自己相信，那个人是巴布；如果万不得已，就算是哈里也成。

“卡姆？”内森最后问道。

她点点头。

“肯定？”

“肯定。”

“难道西蒙一点儿可能也没有？”

“西蒙和我有好一阵子不在一起了。”她的嘴唇抽搐了一下，额头上又冒出了晶莹的汗珠。

“卡姆知道吗？”

“知道。”

人群正在经过门口进入客厅。内森能够看见背包客黑黑的头顶。笑声和聊天声此起彼伏。

“要和医护者谈谈吗？”他终于问道。

凯蒂摇摇头。

“别人呢？”

凯蒂干笑了一声，说：“比如谁？我可以跟这里的哪个人谈？一个也没有。”

内森犹豫了一下，然后抓住凯蒂的胳膊，迅速把她领进大厅。

“进来。”内森打开艾克桑德卧室的门，“给我说说。”

凯蒂坐在床上，拉扯着褪色的印花床罩。

内森靠墙站着，他在等待。

“西蒙欠了债。”凯蒂终于说，“他在家做管道生意。我知道生意难做，但事实证明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无论如何，都比他告诉我的更糟糕。他欠了大笔债务，欠很多人的。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还债。”她沮丧地摇摇头，“问题是我们确实需要钱，或者说他需要钱，怎么说都行。”

“嗯。”

“我不想来这儿工作。”凯蒂的手指仍拉扯着床罩，“我想回家，但西蒙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攒钱，否则等我们回去就会一无所有。”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于是西蒙想在这儿工作？”

“是啊。我们在镇上认识了卡梅伦，就像之前的那样，但……”凯蒂看着她的手，她仍在拉扯床罩，“我很抱歉，我知道他是你弟弟，可我感觉不妙。”

“为什么？”

“就是……”凯蒂皱起了眉，“我知道他想雇的不是西蒙，我能通过他看我的眼神感觉到。我连个教师都不是。”她抬起头来。“我跟卡梅伦说了这个情况。西蒙后来有些生我的气，他说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应该撒谎。但是卡梅伦不介意。他说这工作好干，但是找人难，他们需要有人来指导他的女儿学习。如果有人，比如说他的妻子，或随便什么人问起来，他就会说我有那种资质。”凯蒂攥着拳头，试图让它们平静下来，“因此还没等我开始工作，我就欠了他人情。”

内森思索着，想知道他弟弟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么，西蒙对此没有怀疑吗？”他问道。

“西蒙确实缺钱。卡梅伦给的工资不低，比我们以前挣得多，而且轻轻松松就能挣到钱。我们同意了。我觉得也许这样也行。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是个家庭宅院，他的妻子和孩子就在身边。头三个星期风平浪静。老实说，比我预料的时间要长。”

“然后发生什么了？”内森皱起了眉头，“卡姆开始骚扰你？”

“不是。不完全是。他事情做得很聪明，我是心甘情愿的。他一直很亲切，问我一些问题，真心实意地听我的回答。我怀疑我是不是看错他了，但这意味着他最后彻底了解了我的底细。我喜欢那样，我觉得那很有趣。我对他说了我的弱点，例如想家。我和他单独待过很多次。他总是有正儿八经的理由，真的什么也没发生。我只是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

“你对别人说过这事吗？”

“对西蒙说过，当然说过，可西蒙……”

“真的缺钱。是啊，我明白了。”

“西蒙说我应该尽量不和卡梅伦单独在一起。仅限于工作关系，就不会有问题。我们在西边待的最后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凯蒂停顿了一下，“比这还要糟的事。那里有个家伙有点儿太殷勤。我投诉了，结果我和西蒙都被解雇了，因此他希望我这次忍忍。他真的看不到问题所在，我也真的不能解释。我就不再跟他说，他也再没问过。”

“嗯。”

“卡梅伦开始挑逗我。说一些那样的话，和性有关的东西，你懂吧？如果我感到不安，他会假装很意外，就好像想歪的是我，要不就说我有那样的想法是因为我自己想要那样做。”她摇了摇头，“可我没想歪，也没想那样。”

凯蒂的手指又开始拉扯床罩。他们离家太远了，即使在当地有熟人

也寥寥无几。背包客也许喜欢临时工作的灵活性，但这也让他们在其他方面易受伤害。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卡梅伦也不例外。内森发现自己在想二十多年前的另外一个背包客，想起了她被篝火飘忽不定的光映成橘色的散乱辫子。模糊的记忆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就像一把能够割开喉咙的刀子那样锋利，如果不小心掌控，那么这些记忆有可能会把他划开，切成碎片。

“我告诉卡梅伦我不感兴趣，他却哈哈大笑。”凯蒂说，“就好像我反应过度，开不得玩笑；或者我们只是在玩一个游戏，知道事情将怎样收场。”

那把刀子的锋刃此时变钝了，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事。一堆篝火，一场调情，气氛因为一种可能性而变得紧张。

“我对西蒙说我们应该离开，”凯蒂说，“但他不愿意。我想过干脆自己走掉，但小轿车和大篷车都是西蒙的，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他是爱我的，只是他不明白真正的危机是什么。他觉得卡梅伦是个好老板，觉得卡梅伦态度友善是件好事。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当作客气话呢。”她摇摇头，“他不知道实情。我感到身心俱疲。卡梅伦每天都在我身边晃悠。不觉得他像刚开始那么有趣了。他依然会和我开玩笑，但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变得沮丧，就好像他把我们带到了这里，而我却不能善始善终。”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事，但并不完全一样，内森对自己说。他有些踌躇。并不完全一样，但差不多。行事比较不成熟，远远谈不上巧妙，但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一场激烈的篝火调情。有耐心，坚持不懈。对一个背包客而言，身处一群陌生人之间，能有个人聊聊天，这将使其心存感激。温和的操纵和全神贯注意味着数小时后，当她抬起头来时，她会发现整个晚上自己只和一个人聊过天，只和一个人有过接触。

内森心中的低语盖过了他的期待。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事。

“我很抱歉。”内森不确定自己在对谁说。

凯蒂低着头。内森觉察到她眼里含着泪。

“我想家，孤独，可太远。我觉得疲惫不堪，觉得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西蒙想让我哄卡梅伦开心，卡梅伦想让我使他快乐。我厌恶这个，最后……”她的手背在脸上蹭了蹭，“最后，同意就是比拒绝容易。我同意了。在他女儿们的小教室里，在豆袋沙发上。总共六次。”

有很长一段时间，房间里静悄悄的。内森听见大厅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

“我很抱歉。”他又说了一句，这次是对凯蒂说的。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屈服的是我。”她的肩膀耷拉着，“事情发生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卡梅伦开始讨厌我，也许是讨厌他自己。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来找我。但我觉得有那么一阵子，他感到惭愧，还为此责怪我，然后……”她用手向下指了指她平坦的腹部，摇了摇头，“如果说他以前不快乐，那么这个也绝对没让他感到快乐。”

“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我自己刚意识到就告诉他了，两个星期前，在他……”她咽下一口唾沫，“在他死前。他很恼火，让我打掉。这对我来说也好，因为我也不想要。在他失踪的那个早上，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在那个医疗中心给我预约了个时间，下个星期。”她的眼睛此时变得明亮了，“那正是我确信他打算回来的原因。他告诉我，我必须按时去。我无论如何都是要去的，但如果他打算去死，他为什么还在乎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内森想。它至少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圣海伦斯的那个医疗中心？”内森问道。

“是的。”

“你在那里有住的地方吗？”

“我会在一个旅馆里待几晚。”

“卡梅伦打电话订的？”她点了点头。内森想起了办公室的电话单。两个给圣海伦斯打的电话，在卡梅伦死前的一个星期。

“西蒙肯定不知道？”他说。

“还不知道。”她把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我希望他完全不知道。”

“你怎么和他说预约医院的事情？”

“只字不提。我会编造个理由。他非常拘谨，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可我需要把这件事做了。他也不是那种傻到家的人。如果他发现了，那我们就完了。”

内森张开嘴，然后闭上了。但看到凯蒂脸上绝望的表情，他又张开嘴。

“不会那么糟糕吧？”内森耸了耸肩，“你决定吧，但我确信你不欠西蒙什么。”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凯蒂抬起她的左手，“我们订婚了。”

“那又如何？人们的想法是会变的。我和我前妻结婚不止三年，她不也离开了？”内森冲凯蒂微微一笑，“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做得都很对。她以前从没那么快乐过。”

“我不知道。我会考虑的。”凯蒂有些犹豫。

内森不再靠着墙，说：“无论如何，把心放宽。没有你，我们也能解决问题。”

“谢谢你，真心的。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我真是太糊涂、太孤独了。”她呼出了一口气，“谢谢你相信我。”

内森打开卧室的门。他内心深处非常清楚自己也许不相信她。假如情况没有熟悉到让人感到害怕的程度，他也许根本不会相信她。如果时光倒流，他获得了机会，他也许应该更加关注那些警示信号。他对过去的事情当然无能为力，但他现在应该留点儿神了。

该去找史蒂夫了。

第三十一章

“伙计，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在一次聚会上，在他们都喝醉之后，卡梅伦对一个背包客下手了？”

史蒂夫的视线坚定、沉着。内森无法和他对视。

“不是。上帝啊，我也不知道。”

内森用手挠着头发，吸了一口气。空气令人生厌。就在刚才，他在客厅里找到史蒂夫，抓住他的手臂，一言不发地领着他走到外面走廊上。丽兹看着他们，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希望。内森领着史蒂夫绕了个弯，来到房子的一侧，以便不受打扰地和他谈话。然而此时，他发现这是一场艰难的谈话。

“我只想知道实情。”内森说。

“我无法告诉你实情，伙计，听着……”史蒂夫抬起一根手指，打断了他，“我要告诉你的和我以前对伊尔莎说的一模一样……你们俩都问过这个问题，我猜这绝不是巧合……关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和你们知道的一样。”

“可那时……”内森沮丧地哼了一声。

“是啊，我那时有些看法，和别人一样。”

“那就是我要问你的东西。”

“但重要的是，你要明白……”

“明白。我懂。”

史蒂夫眯起眼睛，迎着午后强烈的阳光。他们能看见远处的坟墓。一个老坟，一个崭新的坟。他吐了吐舌头。

“詹娜大腿内侧有轻微的擦伤。她的上臂有瘀痕。这儿。”史蒂夫摸

了摸他腋窝下柔软的肌肉，“谈不上撕裂或流血，但那些根本不能说明什么。”

“可看上去像是撕裂、流血过，说明那很……”内森觉得自己的嘴巴发干，好像进了沙砾，“粗暴？”

“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笨拙，甚至是没有经验。有的人在一些情况下会擦伤，有的人可能不会。”史蒂夫绷紧了嘴唇，“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情况。总之从身体上来看，得不出什么结论。卡梅伦可能沾了那种不确定性的光，老实说。”

内森等待着一丝解脱，但根本没等到。他换了一条腿支撑他的体重。房屋前面有人在走动。那个奇怪的人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像是要离开。内森重新把身体转向史蒂夫。

“那还有别的情况吗？”

“老实说，没了。那就要看她怎么说了。”史蒂夫看见又有几个人走到了外面，手搭凉棚看着太阳，“她的男友，那个说话细声细气的英国小伙劝她来我的诊所。我知道大多数人以为那是因为他发火了，但就我看到的来说，情况不是那样。他担心她，甚至有点儿害怕。就好像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可能真不知道。我觉得他在攻读植物学学位什么的。我记得他戴着眼镜，眼睛不停地冲我眨着，就好像我什么都能搞定。”史蒂夫摇了摇头，“我觉得他们在一起没多长时间。还有，在詹娜和我说话时，他在外面等着，因此无论她对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见。”

“她对你说什么了？”

“你已经知道了。”史蒂夫说，“你已经听过那个说法了。她一直在喝酒。她开始和卡梅伦调情，因为她感到无聊，谁都不认识。她生他男友的气，因为他待在牧场，没有去参加聚会。”史蒂夫眉头紧锁，回忆着，“她对我说，因为卡梅伦年轻，她觉得他没有恶意。她和卡梅伦聊天就是为了找个乐子，消磨消磨时间。周围人不少，她说她觉得安全。我记得她是这么说的。”

房屋前面的人增多了。内森听见车门打开、引擎发动的声音，但并不

没有望过去。他仍然和史蒂夫在一起，全神贯注地听着。

“然后卡梅伦说开车把她送回镇上。”史蒂夫的语气此时变得有些暧昧，“她说她一直在喝酒，觉得有点儿摇摇晃晃。很显然，她觉得她跟着他上了车，但后来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单独和他去了沙丘。他开始吻她，开始做他们在篝火旁不敢做的事情。詹娜要求他停下。”

史蒂夫看着内森。

“卡梅伦不想停下。我知道他只有十七岁，可他不是孩子了，至少在体格上不是。”

内森想起了那头在他身下挣扎的小牛。只要膝盖顶对地方，肘部顶对地方，稍微用些力，就可以让对方停止反抗。

“詹娜不能摆脱他吗？”

“老实说，她也许连试都没试过。她说她呆住了。我觉得她也许感到有些羞耻，不过那是一种常见的反应。无论如何，她是自愿和这个迫切的大小伙在黑暗中去那儿的。”他看着内森，“人们可以选择去做最符合自己心意的事，但只有真正存在替代选项的时候，一种选择才能成为选择，否则那就是操纵，是趁机占别人的便宜。”他摇摇头，“那是强奸。”

内森想到了凯蒂。同意史蒂夫的说法比否认要容易一些。

“我很抱歉。我知道这话难听。”史蒂夫在观察着内森。

微风送过来一阵笑声，喧闹而深沉。内森望过去。客人此时正三五成群地从屋里出来。他看见了梅兰妮。在阳光的照射下，她的头发闪着金光。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挥了挥手。

“我现在要走了！”梅兰妮一面喊着，一面指着一辆漂亮的陆地巡洋舰，几个阿瑟顿的人已经上了车，“很高兴见到你。”

“是啊，我也是。”

梅兰妮冲他笑着。

内森突然觉得她变年轻了。她就那样笑着，在夜空下啜饮着酒。那晚的沙丘聚会她参加了吗？他想不起来了。

梅兰妮意识到自己仍在等待内森说点儿什么，于是清了清喉咙，喊道：“以后说不定还会见着你。”

“我也这样希望。”

梅兰妮看上去很开心，又挥了挥手，朝等待她的车辆跑去。

内森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史蒂夫身上。

史蒂夫正看着梅兰妮离开。“你应该给她打电话。”他说，“她会比我给你开的任何药都管用。”

“经常有人这么跟我说。”内森不耐烦地摆摆手，“那个……如果詹娜那么害怕，那她后来为什么又让卡姆开车送她回镇上？”

“从沙丘到镇上有多少公里？”

“十二公里。”

“她当时完全呆住了，一个人，又是在夜里，那要走很久呢。”

“她可以求别人。”

“我觉得她在那里不认识别人。”

内森什么也没说。她的确不认识，只认识雅基，可雅基和他已先行离开了。他想象着卡梅伦和詹娜开车回镇上的情形。他们在酒馆外停了车，店主罗伯看见了他们。

“罗伯在镇上看见詹娜在车后面亲吻卡姆。”内森还是有点儿不能接受刚刚听到的情况。

“是吗？”史蒂夫的眼神显得很警觉，“难道没有可能是卡梅伦亲吻詹娜，詹娜不得已同意了，否则她就下不了车？”

“天哪，史蒂夫！这我哪儿知道？”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罗伯从酒馆窗户往外看，他也不知道。就像我说过的，我只能提供一种看法。”

内森皱起了眉。他看见哈里出现在人群里，在丽兹旁边。丽兹依偎在哈里身上，就像依偎着一艘救生艇。人们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把她向前拽，拥抱她。人们挥着手，说着道别的话语。哈里看见内森在看他，就示意内森过去。内森没有理他。

“詹娜没有抓住时机把真相告诉别人。”内森把身体转向史蒂夫。他感觉到自己的语气中包含着辩解的意味，不由得吃了一惊。“她没有维护她自己的利益，而是假装一切正常。”

史蒂夫笑了，但突然收起了笑容。

“怎么了？”内森问道。

“就是觉得你太大惊小怪了。”史蒂夫说，“内森，人们骗自己说，他们一直都很好。每天都骗，能骗好几年。”他指了指正在离开的人们。

这些人无不汗流浹背，身上的葬礼服布满灰尘。他们还要开几个小时的车才能赶回去。

“在这里活着不容易。我们都试图事事顺心，不过请你相信我，这里的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有些自己骗自己。”史蒂夫说。

伊尔莎的头从人群中显现出来，一绺绺松散的头发粘在她被太阳晒得发烫的脸颊上。史蒂夫凝视了她一会儿，吸了一口气，仿佛要说什么，然后显然改变了主意，又呼出了气。他把身体转向内森。

“就这种情况来说，你是这一带症状最严重的人之一。你的状况远远谈不上好，你吓坏了，不敢承认自己的情况有多糟糕，更别说向你妈妈或你儿子承认了。他们都希望我把你带进诊所聊聊，顺便做个检查。”

“我知道。好的。”

“真的？你真的会来？不变卦？”

内森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已经在某个时刻越过了某条线，也许是在最近几个小时里，也许是在过去几年里。他觉得那条线已经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他再也不想孤零零地待在线的这一侧了。他希望自己仍能找到回去的路。

又有人从房屋里出来。西蒙在他们中间，凯蒂跟在他后面，落下了几步远。两人离开人群站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凯蒂时不时瞟西蒙一眼，脸上的表情稍显困惑，仿佛正在努力弄明白什么。她没有看向伊尔

莎。伊尔莎缓步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好像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当时把这件事处理干净，那对所有人都好。”内森说，“包括卡姆。”院子对面，两座坟墓默默地、孤单地卧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着活人进行。

史蒂夫点了点头，说：“我有时候想，我那时应该鼓励詹娜马上提出正式控告，可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工作。我还年轻，刚取得资质不久。我现在做事不那样了，但在当时，我尽力了。詹娜说，她需要想想。我觉得我应该尊重她的做法。然后……当然，她几天后就离开了镇子，把问题也带走了。”史蒂夫耸了耸肩，“至于原因，你比我清楚。”

内森皱起了眉，说：“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决定离开。”

“你真不知道？”这次轮到史蒂夫皱眉了。

“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最后一群人此时正在上车，卡梅伦的葬礼就要结束了。

“也许你觉得你不知道，内森。”史蒂夫的目光越过院子，像针一样扎在桉树下的两座坟墓上，“你难道不能猜猜？”

内森想抗议，但他没有，因为他听见远处传来关车门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声。他慢慢地闭上了嘴。

二十三年前，就在这个院子里，就在史蒂夫现在正看着的那个地方的不远处，内森和七岁的巴布在围栏旁玩着板球棒。那时地面很空旷，没有受到过度的打扰。巴布一直在练习投球，内森则把球击回去。此前一天，镇上的警官打来了那通可怕的电话。之后，内森闷闷不乐地和卡梅伦站在大厅里接受爸爸的质问。距内森为弟弟辩解前那迟疑的一瞬已经过去了一天，距卡梅伦最后一次和内森说话也过去了一天。

内森让板球从自己身边滚过去了，因为卡尔·布莱特肮脏的四轮驱动车轰鸣着开进了车道，颤颤巍巍地停在房屋外面。内森徘徊着，保持着距离。只要可以选择，他向来都会这样做。

卡尔出去了大半天，有些不同寻常，这倒不是因为他没写他要去哪儿，而是他怒气冲冲地用力关上车门，震得车子都晃动了起来。

卡梅伦从房屋里出来。

内森想以尖锐的口哨声示警。那些年里，他们总是用这种方法互相发警报。小心，爸爸来了。然而，他没有吹口哨。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即使他能吹口哨，他也不想让巴布看见。于是，他把板球向空中一抛，用球棒将它击到另外一个方向相当远的地方。巴布蹦蹦跳跳地去追球，咒骂着，埋怨着。

内森转过身来想向卡梅伦发警报，但来不及了。

卡梅伦看见了他们的爸爸，看见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车道，朝自己走来。他们的爸爸显然也看见了卡梅伦。卡梅伦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非但没有转身躲进房屋的养兔场，反而走下木质台阶等着卡尔。当卡尔·布莱特径直走近他的次子，径直从卡梅伦身边走过时，他只回头了一次。在进入房屋之前，他猛地冲卡梅伦点了点头。

搞定了。

第三十二章

搞定了。

当然搞定了。

卡尔从没冲他的儿子们点过头。没有以此表示过问候，也没有以此表示过赞同。

第二天上午，詹娜和她的男友找到他们的雇主，说他们要离开。没有理由，也没有辞职信，他们就是想上路。

雅基后来告诉内森，基斯曾试图阻止他们。基斯肯定听说了聚会上发生的事情，并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雅基告诉他什么也没发生，那只是个误会。她有些尴尬，只好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此时，内森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盯着圣诞树。已是下午，光线渐渐变暗，圣诞树上的灯泡有气无力地闪烁着。吊唁的人们留下的垃圾散落一地，到处都是空盘子、空杯子。史蒂夫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人，离开时把一张预约卡塞到了内森手里。客人们都走了，家里其他人分散在房子各处。内森突然觉得这屋子太大、太空。

那天之后，基斯对内森的态度明显变了。内森不常见基斯，因此他花了很长一阵子才注意到这一点。基斯过去虽然有些冷淡，但一直彬彬有礼，可在詹娜他们离开后却突然变得严厉，态度令人不悦，且越来越反对内森去他们家，直到内森终于不再去他们家见雅基。不过内森和雅基仍然见面，两人陶醉于那种被禁止的秘密行为中，嘲笑着基斯的阻挠。

内森现在仍能想起多年以前在加油站时基斯脸上的表情。

我知道你这样的男人是什么德行。

内森此时坐在沙发上，觉得那个家伙说的也许真的有几分道理。这种想法让他深感沮丧。

大厅里有动静，巴布出现在门口。他的衬衫皱了，眯着眼睛，看着暗淡的光线。

“人都去哪儿了？”

“走了。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你睡了有一会儿了。”

“哦。”巴布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内森能够闻到他身上散发的酒味儿。

巴布用一只手搓着他的脸，然后瞪着充血的眼睛，盯着内森。“你怎么了？”他问道。

内森看着弟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他突然想起了死去的凯利躺在他手上时的情形。在过去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忘了这件事。但此时，这件事又从他脑海里冒了出来。他吃力地吸了一口气，说：“没事。”

“看上去不像没事的样子。”

内森耸了耸肩。

巴布打了个哈欠，眼睛扫视着房间，说：“嘿，人真多啊！”

“是啊。”

“等咱们死了，会不会有这么多人来？”

“不会。”

“我也这么觉得。”巴布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听天由命的意味，“该死的卡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差不多也是个白痴，他不过是善于伪装。”

“你是这么想的？”

“是啊，当然了。”巴布盯着墙壁安静了一会儿，他的声音有些发涩，口齿有些含糊不清，“这是事实，不是吗？我的意思是，爸爸是个白痴，卡姆是个白痴，我也是，你也是。”

内森差点儿笑出来，说：“我不和你争论，伙计。但是，有些东西比另外一些东西要糟糕得多。”

“随你怎么说吧。”巴布想打嗝儿，但压住了。

“我就这么说。”

“好了，你以后会明白的。”巴布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朝电视机走去，“我想说的是，卡姆可能是个浑球，可你却让一个家伙在那里等死。”

“那都过去十年了。他也没真死。”

“可那不是你的功劳。不过那也可能不是你的错。就像我说的，一家子白痴。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巴布站在电视机前面，解开缠在一起的游戏机线。

“人是可以改变的，伙计。”

“好吧。”

“不，我无论如何都没卡姆坏。”

“好吧。”巴布连头都没抬，“你难道忘了，就这个地方来说，你和伊尔莎要算计我？”

“天啊，巴布，没人想算计你。”

“我们走着瞧好了。”

“嘿！”内森压低了声音，“你究竟怎么了？”

“我不知道。首先，不知道我自己的牧场究竟怎样了。其次，我从来没有发言权。还有，我有你和卡姆这样的哥哥。”

“好了，你现在只有我这一个哥哥了，因此这对你来说，至少算是好消息。”内森觉得自己的火气要上来了，“顺便说一句，就我的狗的事，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哪条狗？”

“你知道是他妈的哪条狗！凯利！”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巴布解游戏机线的手突然停了。

“真不知道？”

“不知道。”

“有人在我的地方周围下毒，你真的没什么要说的吗？你真想不起来了？”内森伸出手，拍了拍巴布的头的一侧。

巴布把他的手扒拉开了。“你脑子进水了。”

“我没有，你脑子才进水了。凯利死的时候很惨。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内森能够感到自己眼睛里涌出的令他刺痛的泪水。他用力眨着眼睛。

“不就是一条狗吗？”

“我喜欢它。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你就更需要清醒清醒了。”

内森深吸一口气，他感到怒火中烧。他知道不全是因为巴布。他一动不动。巴布就在他面前。

“好吧。”他说，“很好。但等你、我、伊尔莎坐下来谈关于这个地方怎么办的时候，我会看着你，想想你对凯利做的事，然后好好想想……想想怎么报复你。”他靠近他的弟弟，“你也不想想，为什么卡姆他妈的不把这个地方、不把钱、不把别的东西托付给你？你好好瞧瞧你自己吧。他也许是个浑球，也许比那还坏，可他脑子里没有糨糊。”

巴布一拳打过来。内森躲闪不及，拳头砸在他脑袋的一侧，砸得他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几步。接着他感觉到肋骨处挨了一拳。

突然，巴布用胳膊紧紧地勒住内森的脖子。“去你妈的，伙计！还有卡姆！”巴布把酒气喷到内森脸上，“你凭什么对我吆五喝六、指手画脚？说的好像你知道怎么做对每个人最有利似的！”

两人撞到墙上，失去了平衡，而后啪的一声倒在地板上。内森觉得喘不上气了。他感觉到巴布那只空出来的手触到了他的脸颊。他抬起手想挡，可已经来不及了。他又挨了一拳。

“你和卡姆总他妈的以为比我强，但其实没有，懂吗？他已经死了，而你是个十足的傻瓜！”

巴布再度挥起拳头，狠狠地砸到内森的眼睛上。他一脸怒气，光滑

的脸颊上冒着汗，眼神几近疯狂。他收回拳头。“你以为你接替了卡姆，像他那样管事，人们就会瞧得起你？”他说。

“我没那么想。”内森头抵着地板，试图把巴布推开。这时，他看见门口有人在动。

“你以为镇上那些人就会和你说话了？”

“滚开！”内森还击了。

他们翻滚起来，撞上了沙发和咖啡桌。有东西翻倒，在地板上摔碎了。

“嘿！”哈里喊道。

丽兹的喊声也从某个地方传了过来。

“他们不理你，是因为你不是卡姆，伙计！”巴布的话冲进内森耳朵，热辣辣的，“甚至也不是因为你留下那个谁等死。他们不和你说话，是因为你有些怪。你是个怪人，是个孤零零的窝囊废，没人愿意靠近你……”

内森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两人再次翻滚起来，撞上了某个东西。内森感到了震动，同时听见门口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

圣诞树被撞歪了，倒了下来。各种装饰、塑料松针、金属箔闪着微光，发着刺耳的声响，散落一地。圣诞树倒下时碰到了卡梅伦的画，撞得画框摇晃起来，最后歪歪扭扭地挂在墙上。

“哎哟，妈的！”巴布说。

但他的声音几乎被淹没了，因为丽兹尖叫着，像飞镖一样穿过了房间。哈里抢先赶到，刚好抓住了画，啪地把画框按到了墙上。

“上帝啊！”哈里说，“就差那么一点儿。”

丽兹喘着粗气，来到哈里身边。她的双手在画框上摸索着，查看有没有损坏。内森看到她的肩膀在颤抖，也看出她强忍着没哭。终于，她扶正了画。

“上帝啊，天天打架！”哈里喊道，“你们难道没意识到你们的亲兄弟不在了？你们就不能尊重一下他的葬礼，哪怕几分钟？”

“对不起。”内森推开巴布，站起来，伸手去够那幅画，“它没坏吧？”

“千万别碰它。”哈里把他的手打开了。

“嘿！我只想……”

“好了，不必！你造成的损坏够多了。”

“别这样！”丽兹转过身来，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她看看内森，又看看巴布。

巴布仍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散落的金属颗粒纷纷扬扬，闪着微光，落在他身上。

“你们俩还嫌今天不够糟吗？”丽兹问道，“你们都怎么了？这里的不幸还不够多吗？你们也要翻脸吗？”

“对不起，妈妈。”内森说。

丽兹没有回答。她擦拭着眼睛。

“我很抱歉。”内森又道了一次歉，没有理会正在站起来的巴布，“我会搞定的。”

丽兹吸了一口气，说：“我不想让你搞定任何东西。我已经挂好了，内森。今天晚上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不想看见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可……”

“内森、巴布，求你们了。走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丽兹又转向了那幅画。她的两个儿子离开时，她连动也没动。

第三十三章

天已经黑了。

内森坐在门廊上，弹着苏菲的吉他。

他不知道巴布去哪儿了，也不想知道。艾克桑德累趴下了。他去看艾克桑德时，艾克桑德已倚着床头睡着了。他坐在台阶上，看着窗户里摇曳的影子，胡乱地拨弄着琴弦。

“弹得不错。”

内森抬起头来，手指停在琴弦上。“谢谢。”他说。

伊尔莎拿着两瓶啤酒，说：“我能坐下吗？”

“当然了。”他迟疑了一下，“想坐就坐。”

她把一瓶啤酒放在他旁边。当她用她自己的瓶子碰它时，瓶子外面已经出现一层冷凝水。她坐在了对面，说：“圣诞快乐。”

“是啊。圣诞快乐。”

伊尔莎倚着走廊栏杆，头向后仰着，看着内森。她已经冲了澡，脱下她的黑裙子，换上了短裤和衬衫。她的头发湿漉漉的，在廊灯的照射下显得乌黑发亮，看起来很光滑。内森不久前换上了牛仔裤，一换上就觉得上面布满灰尘和沙砾。

“我没打算让你停下。”她冲吉他点点头，“别停。”

内森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弹什么。他最后决定弹一首民谣。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丽兹经常唱。这首民谣让他想起了年轻时的卡梅伦。他们曾在大晌午的太阳下玩板球，直到丽兹冲他们喊，让他们躲到树荫里去。他想起了他过去了解的那个卡梅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伊尔莎把腿伸到台阶上，赤裸的脚挨着木头。她啜饮了一口啤酒。

“你感觉怎么样？”

“这一天真难熬啊，不过现在结束了，我觉得……”她思索了片刻，“好点儿了。你怎么样？”

“是啊。”内森说，他确实这么认为，“我也是。女孩们睡了？”

“在你妈妈的房间里睡下了。大家睡得都早。”

“是啊，应该的。”

两人坐在那里，内森轻轻地弹着。伊尔莎看上去的确好点儿了，不过他说不上来哪里好。她脸上轻松的表情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伊尔莎看着他眼睛周围正在形成的肿块，问道：“你还是和巴布说了？”

“嗯。”他碰了碰那个肿块，伤得有些重，“他也算是和我说了。”

“你们把问题解决了么？”

“其实没有解决。我明天再找他。”

“行吧，可明天是圣诞节，他可能更愿意和解。”

“我也觉得。不管怎么说，我的狗已经死了。”

“我知道。”她伸出脚，用她的脚趾轻轻碰了碰他的靴子，“不过问题依然是你愿不愿意原谅你弟弟。”

“是啊。也许吧。”

“绝对是，内森。不幸啊。”她说。

内森觉得自己笑了。

伊尔莎稍稍在台阶上挪了挪，弄得木头嘎吱、嘎吱地响。“你还要在这儿待多久？”她问道。

“待到后天吧。艾克桑德要赶二十七号的飞机。”

“在你回去之前，我们要商量商量怎么经营这个地方。当然了，和巴布商量。”

“好的。”

伊尔莎靠了回去，眼睛半闭起来。“不过不是现在。”她说。

“是啊。”内森说，“我们现在还不用慌。”

“现在，我要坐在这儿，听听音乐。”

“好想法。”

背包客大篷车的灯突然灭了。两人一齐望了过去。那里现在漆黑一片。内森抬头仰望，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

“看样子他们打算离开了？”伊尔莎问道。

“是啊。这么说吧，凯蒂无论如何都要离开。不过……”他有些犹豫，他真的不想谈这个话题，至少现在不想谈，“我和她谈过……”

“我觉得她怀孕了。”伊尔莎突然说，“看着像。”

内森盯着她，然后点了点头。

伊尔莎望着夜色，沉默了很久。“是不是……不是西蒙的？”她还是问道。

“显然不是。”

“啊！”这声惊叹就好像是呼出的一口气。

伊尔莎的脸扭曲了。

内森能够看出，她可能怀疑过，但拿不准。

“我觉得她不打算留下它。”内森说，“如果这会让你好受点儿。可那正是卡姆给圣海伦斯打电话的原因。”

“他的电话就是为了这个？”

“我觉得是。”

伊尔莎盯着黑暗的大篷车，盯了很久。“我确信她不是第一个。”她最后说。

“是吗？”

“我指的不是怀孕，不过……”她摇了摇头，“我又知道什么呢？可你还记得玛格达吗？”

内森记得。那是个文雅的波兰女孩，说话慢声细语的，几年前的圣诞节，她在这儿待过。但没过多久，内森就听说她走了，而离她的合同到期还有两个月。

“还有一个从珀斯来的女孩。我觉得她也有可能。有一阵子我觉得

可能还有别的女孩。”

“卡姆……”内森试图用话语表达出来，“不够好，在很多方面。”

伊尔莎脸上现出某种内森看不懂的表情。她用手摆弄着啤酒瓶，指尖在那层冷凝水上画出了条纹。

“你的礼物卡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指的是凯蒂？”内森问道。

原谅我。

“老实说，我拿不准。也许吧。”她查看了一下她的手，“也许不是。那是卡梅伦写的，可能指的不止一件事。”

“是啊。我也是刚刚意识到这一点。”夜色更加凝重了，“我之前和史蒂夫谈了谈……关于詹娜。”

“是吗？”伊尔莎眨了眨眼。

“他说他对我说的，和对你说的一样。”

伊尔莎靠了回去，有些失望地说：“这么说，就是什么也确定不了。他对我说没有可靠的证据。”

“我不知道。可在我听来那足以说明事实了。”

“真的？”

“我觉得是。尤其是回过头来想想，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就应该想到，我不知道……”内森很平静，“但卡姆是我的弟弟。我那时相信他。”

“我知道。”伊尔莎盯着他，“你现在怎么想？”

内森抬起头来。

夜空浩瀚无垠。

他们看着彼此，看了很久。

在听见院子另一侧传来脚步声时，内森终于开口了：“听起来像是哈里要关发电机了。你不想在灯灭之前进去？”

伊尔莎啜饮了一口啤酒，不再直勾勾地盯着内森了。她反问道：“你呢？”

“不进去。”

就在熟悉的断电把他们投入黑暗之前，伊尔莎的视线转回到了内森身上。发电机没了响声，远处传来哈里上楼去他的房间的声音。

内森放下吉他。除了远处的风声和伊尔莎的呼吸声，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看着她。漆黑的夜空映衬着她的身影。她的头向后歪着，仰望着星星。

“我一直试图离开他。”

“是吗？”内森觉得心里五味杂陈。

“有一阵子，我一直在筹划离开，带着苏菲、洛离开。不过，在这一带，要这么做并不容易。我想说的是，简直不可能。我不能就那么收拾收拾东西，一走了之。我的意思是，就算我能，可……”伊尔莎冲他们四周辽阔的空间挥了挥手，“去哪儿呢？”

来找我，内森想说，你可以来找我。他咽下了他想说的话，问道：“你打算离开是因为凯蒂和其他人吗？”

“老实说，不是。虽然这些事也很糟糕，不过还有别的原因。”她沉默了许久，“和一个其实不爱你的人过日子真的很难。”

内森想到了雅基，突然有些同情她了。他们的婚姻对内森来说不易，对雅基又何尝不是。他看着伊尔莎，说：“你不幸福，我感到抱歉。”

伊尔莎莞尔一笑。内森看见她又啜饮了一口啤酒。“那不是你的错，内森。我只是希望……”她没再说了。

“什么？”

他们面对面坐在黑暗中。星辰在夜空中闪烁。啤酒正在空气中变暖。吉他躺在台阶上。

“卡姆刚开始和我说话时，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弟弟。”伊尔莎说。

“伊尔莎，这没什么。现在那不重要了。”

“不，听我说。不过，我原本应该猜到，这不难猜到。但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镇上，我只有我自己，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不知道和你在一起我能指望什么，可当你消失了……”伊尔莎停顿了一下。

内森又感觉到了那种白白错失机会造成的痛苦。

伊尔莎叹了口气：“我一直为我自己感到难过，然后卡姆突然出现了。他很帅，很有魅力。”她说这句话时，就好像那是个错误，“他会和我开玩笑，这让我受宠若惊，还从来没人像他那样对我感兴趣。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也太傻。”

“是啊，好了。”内森说，“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情形。我都不年轻了，还不一样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因此，我也不能找什么借口。”

内森看见一缕微笑在黑暗中闪现，虽然转瞬即逝，却真实耀眼。台阶发出低低的嘎吱声。他没看见伊尔莎动，但突然觉得她离得近了一些。

“卡姆说他爱我，然后我怀孕了，再后来我们结婚了。又过了十年，只剩下我了。这真是……有时站在这个走廊上，看着远方，我会想……”伊尔莎声音柔和，“我要是当时没那么年轻，没那么傻，情况会是什么样子？我做的事哪怕有一两件不一样……”

“我也一直在想。”

“真的？”

“天天想。”

在黑暗中，伊尔莎的手和内森的手只有咫尺之遥。他能感到她的指尖在布满灰尘的走廊上抖动。

“伊尔莎。”内森轻轻地喊了一下她的名字。

台阶又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他们肯定又近了一点儿。她洗净的头发有些潮湿，散发着海洋的气息。

“伊尔莎，我想说……”

“内森。”她的声音很平静，“已经过去了。”

“没有，请……”

“都过去了，真的。”

“我很抱歉。”

“我知道。”伊尔莎的指尖轻触着内森的指尖。

“我试图回去找你，不止一次。我对我做过的事感到羞耻。我还担心你会怎么说，可我应该再努力一些。我真的想和你聊聊。”内森的话脱口而出，一句接着一句，说出口之后他感到轻松了，“我后悔了不止一次.....”

“你没必要这样。”

“可我必须这样。我对不起你，在我原本有可能对你说的时侯，我没有说。如果我伤害了你.....”

伊尔莎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内森能感到她指尖的温暖。

“我太对不起你了，每件事都是，说真的。我也对不起我自己，因为事情本来可以很简单的，而我却让你那样离开了。我没抓住机会。”内森的声音透着懊悔。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伊尔莎的声音从很近的地方传来。

“我知道，可自打那时候起，我一直想告诉你。”

“为了告诉我这个，你等了十年？”

“是的。”

“内森.....”

他的嘴唇能感到她呼出来的柔和的气息。

“那你现在还等什么呢？”

他靠了过去。

第三十四章

内森和伊尔莎不得不分开了，因为要呼吸。他们半立着，跌跌撞撞地踏上黑暗的台阶。伊尔莎温暖的皮肤贴着内森的皮肤。伊尔莎拉着内森，朝熟睡的众人所在的房屋走去。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而他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他们上了台阶，经过放在沙发上的他的睡袋，朝她的房间（也是卡梅伦的房间）走去。就在这时候，他感觉到她犹豫了。

“等等。不要在这儿。”内森冲着她的头发说。

“那去哪儿？”伊尔莎低声说。

“这边。”

内森拉着伊尔莎的手，在黑暗中尽可能快地绕过房子，朝车道走去。他们仿佛回到了十年前。他把她压在四轮驱动车的一侧。她的嘴贴在他的嘴上，热辣而甜蜜。她的手在他的腰带上摸索着。他拉起后车门，把装备和补给品推到一边，拽出一条毯子铺开。

他们躺下时，车的悬挂装置吱呀、吱呀地响起来。星光透过车窗照进来，内森听见两人的呼吸。伊尔莎伸手拉他。岁月的沉重一扫而光。这么多年来，内森第一次感觉到这么顺畅地呼吸。她的身体暖暖的，显得从容不迫。时光似乎倒流了，他想起了第一个晚上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挨着她，前路漫漫，一些选择还有待做出。而此时此刻，他仿佛生来第一次正好处于他应该在的位置上。他抱着她。在他们上方的夜空中，圣诞的星辰火一样地燃烧，炽热且明亮。那种感觉很好，就像第二次机会。

在圣诞黎明到来前的暗蓝色空气中，他们肩并肩躺着。暖风从打开的车门吹进来。他们凝望着辽阔的、正在旋转的夜空。有那么一会儿，

他们谁都没说话。

“我不相信苏菲是因为骑马伤了胳膊。”伊尔莎低声说，她仍在凝望着那些星星。

“是吗？”

“我确信是卡姆干的。”他们谁也没有看谁，“他自己吓坏了，我能从他脸上看出来。”

内森继续凝望着天空。

“事情发生时，只有他和苏菲在牛棚那里。”她此时用肘部支撑着自己，面对着他，“苏菲有可能犯懒了，没把牛棚清理干净。卡姆一整天情绪都很坏。比平常还坏。我没意识到他单独和苏菲在一起，否则我会……”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情况。总之，他们进到屋里，苏菲的眼都哭肿了。卡姆说她的马把她甩了下来。我并非觉得这不可能，可她是个不错的小骑手。如果她落马了，她知道该做什么。卡姆自己露出了马脚，我能看出来。他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

内森仍然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满天繁星。

“真的。”伊尔莎说，“我敢保证。”

“我相信你，只是……”内森想到了他的弟弟们，想到了他们的爸爸，想到了在他们爸爸的威严下成长的那些岁月，想到了他们都变成了什么样的人。“非常伤心。”

当他们再次开口时，天空已渐渐变亮。内森用拇指触摸着伊尔莎的前臂，发现她肘部附近有一块深深的、紫色的擦伤。他停住了。

“那不是他弄的。”伊尔莎说，“那是另外一天，那头小牛弄的。”

内森的拇指移向了她的手背。那里有一块旧的烧伤痕迹，形状像个熨斗尖。他们互相看了很久。然后，在朦胧的光线中，她点了点头。她轻轻地扭了扭，给她看了看她肩膀上的另一块伤痕。这块伤痕比较陈旧，形状不同。她又扭动了几下。一块块的伤痕暴露了秘密。

内森想起了她床头柜上的那个大扑热息敏瓶子，说：“我很难过。”

“他不是一直都那样，不是每天。不是那样的。有时候几个月一

回。有时候他.....”

“怎么了？”

“没那么坏。”

内森不由得问了一句：“别人没注意到吗？”

“我觉得没有。”

“是吗？”

伊尔莎看着内森，问道：“你注意到了吗？”

他强烈地希望自己能无视这个问题。他躺在那里，看着她。他想起来了，每当伊尔莎进入他所在的房间时，两人除了泛泛之谈，会避免一切交流，他会离开，他只能透过那令人窒息的自艾自怜、懊悔不已的面纱看着她。最后，他摇摇头。“没有。”他诚恳地说，“我没有。”

“没有注意到的不止你一个人。我的确想过，也许哈里怀疑过，但这里活太多，他一直很忙。巴布.....”她耸了耸肩，“卡姆想怎么欺负他就怎么欺负他。我觉得巴布甚至都意识不到他受了欺负。他太习惯于被呼来喝去了，他觉得这很正常。”

“妈妈呢？”

伊尔莎的神色凝固了。

“妈妈怎么样？”

“我曾告诉过她。没用。”

“她说什么了？”

“起初什么也没说。她似乎觉得我和她说的只是婚姻中常见的磕磕绊绊。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明白，还是有意曲解我说的话。于是我又试了一次，那一次.....”伊尔莎停了一下，“那一次，她生气了。她对我说，经营这个牧场够难了，我应该支持卡姆，而不是吵架。我吓坏了，怕她把我说的话告诉卡姆，那样的话情况会更糟。我没再提过了。”

内森又不说话了，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因为他想起了这些年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最终，他吸了一口气。“我们的爸爸.....”他开口了，却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伊尔莎等待着，但她发现了内森说不下去，于是她说：“我知道。卡姆对我说过他有多坏。”

“是吗？”内森感到吃惊。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包括雅基、艾克桑德、巴布、卡梅伦。他和他的弟弟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他们的爸爸，他们成年后一次也没有。

“卡姆觉得他和他爸爸不一样。”伊尔莎说，“我以为他想成为一个好爸爸，成为一个好丈夫。他可以很好，他真的可以，但接着他就会故态复萌。这种事可能根本不会结束。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为他担心了很久，然后有一天，我醒悟了，意识到是他把我吓坏了。”

内森看着她。

“可笑的是，我觉得他知道得比我还早。”她摇了摇头，“已经太迟了。这些年来，他把我所有的棱角都削掉了。在这里我再也不是我自己了。我们的银行账户甚至不是以我的名字开的，你知道吗？他会检查所有的报表，核准所有会计事项。”她朝车库瞥了一眼，“你找出我的车的毛病了吗？”

“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找到。”

“我觉得卡姆过去破坏过它。”

“是吗？”

“不需要很多次，被困住一两次就够了。他也知道如何让它出毛病，因此我开不了几公里，它就会抛锚。就拿去年来说吧，我被困了差不多五个小时，等着他来，把我像个牲畜那样拖回家。我无法信任那辆车，而如果我无法相信它，那么他就可以确信我不会开它，我也就无法带着孩子开车走人。”

伊尔莎又躺了回去。

星光逐渐变得暗淡了。

“我们无论如何也去不了很远的地方。”她说，“我的护照到期了。女孩们甚至连护照都没有。他拿走了我的驾照和居住证，说是归档了，但当我需要它们时，我就是找不到。自从我辞掉酒馆的工作以来，就没

再领过薪水。我在这个国家举目无亲，没有真正的朋友。周围的人又都喜欢卡姆。如果他们不得不选一边站，那么他们肯定不会站在我这一边。”伊尔莎把头转过去，“就像詹娜·莫尔。”

“格伦怎样？他是个好人。他可以保护你。”

“怎样保护呢？”伊尔莎眼神严肃，内森意识到她确实希望得到答案，“我丈夫就在隔壁房间，他怎么保护我？就算天气好，他从警察局赶来也要三个小时。你知道一个愤怒的人在三个小时里能做什么吗？”

内森没有回答。他确实不知道。

“这一带到处都有意外。”伊尔莎说，“也许下一回就轮到我从马上摔下来了，但摔断的不是胳膊，而是脖子。说不定我的手会被机器削掉，说不定我会被车撞了，甚至也许是苏菲，或者是洛。”

内森不敢往下想。

“过去这几个月，情况越来越不妙。”伊尔莎接着说，“现在想想，应该是从他发现詹娜打电话开始的。我制订了个紧急计划，以免被迫毫无准备地离开。我开始攒钱，再小的钱也会攒，只要我能拿到。我给女孩们准备了一些东西。衣服和玩具。没多到卡梅伦会注意到的程度，但洛却大惊小怪起来，我不得不把其中的大部分放回去。我集中精力，想找到一些最重要的证件，女孩们的出生证明、我的居住证，等等。我攒一些就开车出去，把它们藏起来。”

内森想起来，在似火骄阳下，她跪在牧人坟墓的墓碑旁，翻动着土壤。

但内森还是问：“你把它们藏在哪儿了？”

“坟墓那里。它在通向镇子的路上，但距离这里够远，我觉得更安全。如果卡姆发现了……”她停了一下，“我把所有东西都用塑料信封裹着，埋了。”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卡姆伤害了苏菲。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总是告诫自己，我和他之间是一回事，但如果牵涉到我的女

儿.....”伊尔莎坐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苏菲和洛放在工人的车上。我没告诉任何人我们要离开，也没带任何东西，但到了路上，我明白过来，我攒的钱还不够多。从这儿无论去哪儿，单论油钱勉强还够，可我还要付住宿费、买吃的，给女孩们买衣服，不然她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也许还需要律师费。我拥有的东西不足以维持长期的生存。”她望向了远处的地平线。

黎明将至，地平线此时已清晰可见。

“于是你回来了？”

“真让人不舒服。因为这个事，我讨厌我自己。我就站在那座乏味的坟墓旁。我最后甚至都懒得去刨那个塑料信封。我把女孩们放回车里。那是我这辈子开得最长的一段路。女孩们被搞糊涂了，可我想不出来该对她们说些什么。”她摇了摇头，“在那之后，我开始搜集东西，需要什么就搜集什么，能多快就多快。”

她又摇了摇头。

“卡姆注意到了。我敢保证。他一直在周围晃悠，我无法躲开他的视线。最后哈里没办法了，差不多是用命令的方式，让他去维修莱曼山上的天线塔，因为卡姆拖得太久了。在最后那个上午，卡姆离开前把车停在了车道上.....”

她皱着眉，回忆着。

“他很紧张，就像知道要发生些什么。我问他是不是和巴布一起去修天线塔，他说是的。但他看着我的眼神很奇怪。我知道他在撒谎。”伊尔莎又躺了回去，“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在翻看洛的素描簿。我觉得他又看了那幅画，那幅我和女孩们在坟墓那里的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我听说他被发现死在那里时，我一直等着有人问我塑料信封的事。”

内森想起了盖在油布下面的卡梅伦的尸体，想起了地面上的那个浅浅的坑。“他被发现时，身边什么也没有。”内森说。肯定没有一个装着现金和证件的塑料信封。

“我知道。我觉得它肯定还埋在那儿。我害怕有人意外发现它。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为我.....”

“以为你什么？”

“和他的死有牵连。”

在清晨的阳光中，她皮肤上的淡褐色线条和斑点清晰可辨。天色已经大亮。一家人就要醒了。

“我前天才抓住了一次机会。我去了那儿，想把东西刨出来，在同一个地点，一向如此。”

内森想起来，那天她跪在坟墓旁，在阳光下弯着腰，她的肩膀微微晃动。“这么说，你把它取回来了？”内森问。

伊尔莎摇了摇头，说：“没有。问题就出在这儿。塑料信封根本没在那里。”

内森盯着她，不敢相信她说的话：“你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要是它没在那儿，也没在卡姆那儿.....”内森问，“那在哪儿？”

“我不知道。”黎明的光在她脸上蔓延。

第三十五章

内森盯着卡梅伦的画。房屋里依然安静，但这样也好。天色渐亮，他和伊尔莎曾待在他车后面的毯子里，紧紧抱在一起低语着。终于，他们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分开了。这是圣诞节的清晨。女孩们可能已经起来了。

“可能是野狗刨的。”内森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拉上牛仔裤的拉链。管它呢！他看着她，依然觉得暖风拂面。

“我知道。”伊尔莎整了整她的头发，“我也觉得。我一直担心这种情况发生。野狗能刨开那个坑吗？能叼走塑料信封吗？”

“有可能。巴布说过，这一带的野狗喜欢伸着鼻子东嗅西嗅。”

等野狗没兴趣了，就会随便丢在哪儿。它此时可能在一座沙丘下面。

“好吧。那就好。”

他们同时感到了平静。

“我知道巴布独自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可……”内森想起了皱巴巴的油布，想起了巴布在尸体被抬走后的脸色，“他看见那个坑时很吃惊，和其他人一样。”

不过，这不意味着巴布没从卡梅伦的口袋里掏过东西。内森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我觉得，如果是被巴布发现了，那么都这时候了，他应该会告诉我。”当他们走近房屋时，伊尔莎低声说，“尤其是在他对牧场的事情这么生气的时候。”

他们在走廊台阶下面逗留了一会儿。内森吸了一口气。

“詹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从实际情况来看，詹娜不可能……”

他们同时开了口，又同时停住了。谁都没再说下去。

“我真的不觉得……”内森说。

“是啊。”伊尔莎坚定地摇摇头，“我也不那么觉得。”

他们又面面相觑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了屋。内森拉开纱门。伊尔莎经过纱门时，她的指尖碰到了他的指尖。

“谢谢你，内森。”她客客气气地说。

“不客气，伊尔莎。”

她消失在大厅里时，他看见她脸上洋溢着笑容。

内森坐在沙发上，看着卡梅伦的画。他能够准确地找到墓碑下方被翻动过的土壤，不过在这幅画上，这部分土壤是平坦的，没有被翻动过。在房屋的角落里，圣诞树在气流中颤动。昨天有人把它放了回去。

门厅里响起低低脚步声。女孩们冲进了房间。她们的胳膊下夹着礼物，这一次就连洛也兴趣盎然。丽兹跟在后面，用托盘端着几个咖啡杯。厕所冲水的声音从大厅传来。没过多久，巴布出现了。他靠着门，有些犹豫。他手里拿着一瓶啤酒。丽兹皱起眉头。

“怎么了？这可是圣诞节。”巴布说。

丽兹转向了内森，问道：“艾克桑德在哪儿？”

“我去找他。”

“我们都等不及了，内森伯伯。”当他站起来时，苏菲说。

“我做梦都没想让你等。”

艾克桑德仍在床上酣睡，深色的头发挨着枕头。内森心头突然涌起一股怀旧之情。每隔两年的圣诞节清晨，叫醒他的都是艾克桑德。从现实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无论如何，等到下一个圣诞节，他的儿子就完全成年了。房间里有些空旷，他意识到艾克桑德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他盯着艾克桑德的背包，叹了一口气。

“你在干什么？”

内森望过去，发现艾克桑德已经醒了。“看你睡觉，我的儿子兼继承人。”他说。

艾克桑德笑着说：“有点儿奇怪。”

“那你就应该早点儿起来。圣诞节快乐。”

“也祝你圣诞快乐。”艾克桑德的情绪似乎比昨天好，他冲着内森脸上的肿块点点头，“你的眼睛真难看。”

“都过去了。你应该看看另外一个家伙。”

“我昨天晚上看了。巴布没事。”艾克桑德看着内森，表情有些困惑，“你究竟怎么了？”

“什么意思？”

“我说不上来。你好像.....高兴了一点儿。”

“哦。好了。这可是圣诞节，不是吗？”

“是啊。我觉得是。”

“那你还不起来？女孩们在拆她们的礼物呢。”

艾克桑德把身体往上拖了拖，挨着枕头坐着，问道：“那我们真的要这么做？过圣诞节？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她们还是孩子，伙计。你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每到过圣诞节也很兴奋。”内森朝门口走去，“穿好衣服，收拾妥当，过来。”

“爸爸.....”艾克桑德吸了一口气，“我认为苏菲不是骑马伤了胳膊。”

内森又坐了回去。

“我昨天一直在和她聊天。我一提她的胳膊，她就好像.....忘了。然后她脸上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表情，好像她说了她不想说的话。”

内森觉得葬礼就像打开了水闸。随着卡梅伦入土为安，每个人都似乎想一吐为快，把他活着时他们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内森此时看着他的儿子。他在很多方面都像个成人，而不再是个孩子了。这个房屋里的秘密太多，也被保守得太久了。

“卡姆伤害了她。”内森说，“伊尔莎昨晚告诉我了。”

艾克桑德久久没有答话。“苏菲只是个孩子。”他终于说，“他怎么能那样呢？”

“我不知道，伙计。”

“你觉得卡姆会不会为此感到羞愧？”

“我希望这样。”

“那也许解释了他为什么丢下了他的车。”

“是啊。也许是吧。”

“女孩们还好吧？”

内森能够听见从下面大厅里传来的声音，他想到了卡梅伦被埋在外面。“我觉得是这样，至少现在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过去找她们呢？”

内森站了起来。

“爸爸……”

“嗯。”

“过去这几天，对不起。”艾克桑德用手指夹着床罩，就像他小时候那样，“我只是担心。”

“我知道。我也要道歉。”内森说，“看吧，你说得对，我和史蒂夫约了个时间。我会好好想想你说的那些改变。不过我不能向你承诺说我会搬走，伙计……”

艾克桑德显得有些失望，但内森想实话实说。他说的是实话。出于种种原因，他无法一走了之。财务原因，现实原因……尤其是，他有时候觉得——事实上很多时候都觉得——他和内地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他喜欢这种联系。他喜欢太阳高悬天空时的那种酷热，喜欢看着牛群漫游，喜欢眺望辽阔的平原，喜欢看见尘土变幻莫测的色彩。只有在这些时候，他才感到他是幸福的。如果艾克桑德不能感受到这一点——内森知道，并非人人都能——那么他就无法向艾克桑德解释。内地是残酷无情的，但它让内森觉得像是家。

“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保证。”内森伸出胳膊，抱住他的儿

子，艾克桑德也抱住了他。“你可以相信我。”

“是啊。我知道。”

内森离开艾克桑德，让他起床、穿衣。在大厅里，内森仍能听见从客厅里传来的聊天声。那是一种美妙的声音。他朝客厅走去，然后看见了固定电话。他停住脚步，回头望了望艾克桑德的房间，没有细想就走了过去，拨了一个号码。他拨号用了一会儿时间，第一次还拨错了。他又拨了一次。

“哪位？”电话那头的声音既令内森感到熟悉，又让他感到陌生。

“是雅基吗？我是内森。”

雅基似乎有些困惑，停了一会儿，然后问道：“艾克桑德出事了？”

“没有。他很好。”内森听见她放心地喘了一口气，“其实吧，是我想和你谈谈。”

“哦。”雅基又停了一下，“好的。”她似乎有些意外，但声音里没有内森习以为常的那种敌视。她的语气和她通过电子邮件或她的律师传达信息时有些不同。

“听着，雅基，我想对你说，丢下你爸爸不管是我的不对。无论我和你之间发生了什么，我那么做都太过分了。我要是能回到过去，我不会那样做的。”

“哦。”雅基停顿的时间更长了，“谢谢你。”

“我还想说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需要的那种人，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艾克桑德，都是这样。”

内森料到雅基会再次沉默。他等待着。

“你一直没亏待过艾克桑德。”雅基终于说，他听见她吸了一口气，“对不起，内森，我不得不问，你是不是皮肤癌恶化了？情况不妙？”

“你说什么？不是。”

“那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我只是……”他停了一下，“觉得是时候了。”

内森意识到真的是时候了。愤怒了十年，挺不容易的。雅基的声音听上去也有些累了。他们又说了一会儿。他们的语气有些尴尬、陌生，就像一台旧机器。但他觉得这台机器又再次开始转动了。雅基表达了她对卡梅伦的哀悼。内森强忍着彬彬有礼地询问了马丁的情况。马丁显然干得不错，他的事业在以金属为中心的领域依然蒸蒸日上。当雅基尴尬地聊到他们打算重新装饰艾克桑德的卧室时，他漫无目的地扫视着房间。他的视线落在了家庭日志簿上方的钥匙挂板上。卡梅伦的车钥匙垂在钥匙链上，就在内森自己几天前悬挂它们的地方。

电话那头沉默了。

内森意识到自己没听见雅基说了些什么。“对不起，你说什么？”

电话那头响起了一声失望的轻叹。这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不过他马上集中了注意力。“我说的是，谢谢你理解艾克桑德的考试，他需要在家多待一些时间。”雅基停顿了一下，“我知道你想念他。”

“是啊。”

“他也想念你。”

“真的？”

“当然了。你是他爸爸。”

内森感到他们之间闪过了一缕温暖。他一下子就想了起来，他过去为什么那么喜欢围栏那边的那个金发女孩。

“看见艾克桑德是我这一年最开心的事情。他真不错，你应该感到骄傲。”

“好的。你也应该感到骄傲，内森。”

内森听见了动静，看见他们的儿子站在门厅。他招手让艾克桑德过来，然后对电话另一边的雅基说：“他在这儿。我让他接电话。圣诞快乐，雅基。”

艾克桑德接过电话，有些目瞪口呆。这让内森既感觉好了一点儿，又感到内疚。他几年前就应该这么做了。

内森转身离开时，他又一次看到了钥匙挂板。他伸出手，取下了卡

梅伦的钥匙。他慢慢走向大厅，手指捏着钥匙链。它上面仍粘着一些红色的尘土。他不由得想起来，在他们发现卡梅伦尸体的那个可怕日子，它被胡乱丢在卡梅伦的车前座上的情形。不是胡乱丢的，他心里想，而是整整齐齐地盘着。他以前从没看见他弟弟这样做过。

苏菲和洛叽叽喳喳地从客厅里跑出来，从他身边跑过。他的思绪被打乱了。伊尔莎脸上挂着笑，跟在后面。她手里提着一个垃圾袋，垃圾袋里装满撕破的包装纸。内森把钥匙放进口袋，也冲她笑了笑。丽兹出来了，看上去比昨天好些。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她朝厨房走去，经过他旁边时捏了捏他的胳膊。她似乎至少已经原谅了他。

“我最好去准备午餐。我给背包客放了一天假，你们做好帮忙的准备吧。”丽兹转过身，喊了起来：“苏菲！”

“干什么？”一个声音喊了回来。

“你能不能跑一趟，告诉西蒙和凯蒂，十二点吃午饭？”

“好的。”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苏菲出现了。她停了片刻，问道：“我能打奶油做巴甫洛娃蛋糕吗？”

“不能！我要打！”洛喊道。

“你们俩都能。”丽兹翻了个白眼，“我们还根本顾不上做那个呢。”

丽兹进了厨房。苏菲跑到了外面。屋内屋外一片寂静。然后，走廊的木板再次咚咚地响起来。苏菲又出现在了门口。内森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出事了。

“它不见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困惑。

哈里出现在内森身旁。“什么不见了？”

“背包客的小汽车。”

“他们走了？”

“大篷车还在。他们的小汽车不见了！”

哈里皱起眉头。内森跟着他走到了外面。

没错，背包客那辆破破烂烂的车真的不见了。那是他们自己的车，他们就是开着它来到镇上的。它昨天晚上还停在那里，此前的每个晚上

都停在那里，紧挨着那辆大篷车。它过去停泊的地方此时空无一物。

苏菲跑过去，张开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臂。“看见了吗？”她喊道，“我都告诉你们了！”

大篷车的门开了，西蒙探出头来。看到内森、哈里、女孩们都盯着自己，他吃了一惊。

内森扭过头，看见伊尔莎和巴布慢悠悠地来到走廊上，估计是想看看究竟为什么这么喧闹。

西蒙的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看上去刚睡醒。

“凯蒂已经进屋了？”西蒙问道。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们在看什么。他睁大了眼睛，最后几丝睡意一扫而光，声音里透出惊讶：“那辆该死的车在哪儿？”

西蒙提着他的短裤跑过去。他站在空荡荡的地面上，先正着转了一圈，又反着转了一圈。那辆车没有重新出现。

“钥匙在哪儿？”哈里问道。

西蒙停止转圈，冲回了大篷车。他重新露面时，脸上的表情更加困惑了。

“它应该在柜子里，可现在它不见了！”

他又冲向了那个空荡荡的停车地。

“里面也没有凯蒂还在这里的迹象吗？”还没等西蒙再次开始转圈，哈里就连忙问道。

“没有！她也不见了！还有她的包！”西蒙停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他们，“等等，凯蒂开走了我的车？”

“我想说，伙计，看起来是这样。”

“可……为什么？”西蒙睁大了眼睛，然后他的脸色迅速变暗了，让内森感到吃惊，“那是我的车。她怎么能这样对我？”

内森清了清喉咙。“她的确提过她很想离开。”他不冷不热地说。

“为什么？她刚做出的决定，是吧？”西蒙忽闪着眼睛，在空地上踱来踱去，“妈的！妈的！我难以置信。”

“你听见她离开的声音了吗？”哈里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昨晚吃了安眠药。”西蒙厉声回答道，“我近来非常压抑。妈的！”他又踱起了步。“有没有人听见她什么时候把车开走的？”

内森强忍着那种回过头来瞥一眼伊尔莎的冲动。由于西蒙的提醒，他想起来了，他的确听到过一台引擎发出的低低的隆隆声。那时他困极了，以为是发电机发出的声响。当到他睁开眼睛，看见伊尔莎睡在身旁，就马上把那种声响忘了。

内森看着西蒙走来走去，嘴里喃喃着“愚蠢的贱女人”之类的话。他想到凯蒂趁着夜色离开，心头涌过一股暖流。仔细想想，她值得过更好的日子，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没了车，我该如何离开这个鬼地方呢？”西蒙此时在大喊大叫，几乎声嘶力竭。

内森听见走廊上的巴布忍不住笑了出来。哈里和内森对视了一下，微微一笑，结果使他粗糙的脸庞稍微动了一下。

“我明天可以把你送到镇上，伙计。”哈里客客气气地说。

“然后他妈的又该怎么办？”西蒙厉声问道。

“我哪儿知道。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在那里把事情搞清楚。”

西蒙看了一眼他们，又看了一眼那片空荡荡的地面，然后转过身，跺着脚回到他和他女友曾经待过的那辆空空的大篷车里，啪地关上了门。

内森听见巴布和伊尔莎、女孩们回屋时仍在笑。他和哈里交换了一下眼神，不约而同笑了出来。

“关于这件事……”哈里开始朝房屋走去，“你不进来聊聊吗？”

内森感到放在他口袋里的卡梅伦的车钥匙沉甸甸的。

“哈里。”内森觉得自己的笑意就要消失了，“伊尔莎的车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听到这句话，哈里转过身来，问道：“没毛病？”

“她觉得卡姆一直在破坏它，因此要开它就太不可靠了。”内森看着

哈里的脸，“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哈里起初什么也没说，然后点了点头。“是啊。我也这么怀疑，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能难住我的车不多，但他妈的那辆车……”他又摇了摇头。

“她觉得他还在干别的事。”

“比如说？”哈里问道。

“就像爸爸干的那些事。”内森说，“你看上去好像并不意外。”

“不是的。”哈里朝房屋瞟了一眼，“你看，卡梅伦是个聪明的家伙，比卡尔聪明多了，你知道这一点。卡尔是个比较暴躁、爱找碴儿的浑蛋，不在乎别人知道不知道。但卡梅伦不是，他希望人们喜欢他、尊敬他。大家也的确都喜欢他、尊敬他，不是吗？然而私底下……”哈里久久不语，内森以为他不想继续说下去，但他又说道：“我开始想，要是卡梅伦不装得像个好人，他是不是更像你爸爸，说不定甚至更坏，因为他聪明，他能伪装。”

“你从没见过他干什么事吗？”

“没有，不过我觉得我以前应该看到过一些苗头。洛那非常悲伤的画，还有关于苏菲的胳膊，我觉得她说的纯属扯淡，但她发誓说事情就是那样。”

“上帝啊，哈里，你应该采取点儿行动的。”

“唉！”哈里伸出一根结着茧子的手指，指着内森，“你一年都不来这儿露露脸，伙计。你没资格说我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我藏着枪柜的钥匙就是怕他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我让卡梅伦离开这里，去干我能想到的随便什么活。我还试图和他聊聊。等那也不管用的时候，我还和他吵过，就像那该死的背包客伙计偷听到的那样。”

“你可以给警察打电话。”

“你也可以啊！”哈里突然说道，直勾勾地盯着内森，“你什么时候不能打电话？说说你爸爸的事、你的事、你弟弟们的事、你妈妈的事。你也不小了，完全可以打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打？”

“我不知道。”内森讷讷地说。

但其实他知道原因，他意识到了。他之所以没有打电话求助，仅仅是因为他从没想到他可以这么做。他知道那些心照不宣的规矩——不要对任何人说，甚至也不要互相谈论。即使他想到过要求助，他似乎也根本没理由求助。他也许知道的不多，但在心里，他一直坚守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真理——在外面，只能靠自己。

“我的确给警察打过一次电话。”哈里说，他的表情又变得高深莫测，“在你妈妈和你爸爸闹别扭的时候。那时你和卡梅伦在上寄宿学校，不在这儿。不过你可以问问巴布，我向你保证他肯定还记得。在那之后，你妈妈让我做出承诺，以后再也不这么做。问题很多，就是警官来一次也解决不了，而且结果也不好。”

“对妈妈不好？”

“对巴布不好。”

他们都盯着院子对面的坟墓，盯了很久。

“我知道巴布能做到踏实肯干，只要他想干。”哈里说，“但他小时候，他的处境甚至比你 and 卡梅伦还糟。你要记着这一点，可以吗？不是只有你和卡梅伦吃过苦头。”

内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是啊。我知道。”

哈里此时回望着房屋。内森循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瞥见了厨房窗户里丽兹的身影。她笑着，低头俯视，也许是在和一个女孩说话。哈里看着，脸上露出放松的表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毫无戒备。内森以前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内森看着哈里注视着他的母亲，突然前所未有地想，哈里之所以愿意在这座牧场待这么多年，除了土地和生活方式，也许还有别的。然后，丽兹的身影离开了窗户，哈里的眼睛也一下子失去了神采。内森觉得他猜到了实情。

“我在葬礼上和史蒂夫聊了聊。”内森说，“他觉得那晚卡姆的确对詹娜下了手。”

哈里只是点了点头。

内森感受到了他口袋里的车钥匙，觉得它们异常锋利。“你觉得她给他打电话想说什么？”

“不知道。难猜。”

“可你不觉得……”

“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吧，伙计。”哈里打断了他的话，“有时……无论是意外，还是别的什么……我觉得事情有时候会否极泰来。可等你到了该到的地方后再去刨根问底，看你是怎么到的那里，这并不一定都有好处，你明白吗？”

他又瞥了一眼那两座坟墓。风卷起了它们周围的尘土。

“现在……”哈里这次坚决地把身体转向了房屋，“你不进来和大家一起吗？”

钥匙上的金属刺痛了内森的皮肤。

伊尔莎的塑料信封被一条野狗叼走了。

詹娜·莫尔不在这一带。

钥匙链此时已被解下，仍在硌着他的手指。

卡梅伦的车孤零零地停在车道上。

内森摇了摇头。

“暂时还不进去。”

第三十六章

卡梅伦的陆地巡洋舰还停在内森和艾克桑德几天前停下它的地方。

达菲紧跟着内森。当他们再次上了那辆熟悉的车时，它显得很兴奋。内森坐在驾驶座上，感觉上面磨出来的轮廓完全符合他弟弟的身材。此时从座位到踏板的距离正合适。他从口袋里摸出了钥匙。引擎立即发动了，一如既往。他想起了伊尔莎那辆被闲置的车，心里有些酸涩。他等到空调平稳、高速地运转起来就下了车，打量着车的后面。达菲盯着他。

内森从车里拽出了瓶装水、罐装食品、冷却器。他搬出急救包，取出里面的东西，查看犄角旮旯的地方，寻找塑料信封之类的东西。

内森拆下备用轮胎，把内缘摸了个遍。那辆车已被警察检查过两次了，但他还是有条不紊地搜索着。他想以前他们不知道要找什么，而现在他很清楚。他摸了一遍脚垫，还摸了可以掉进东西的缝隙。他检查了车顶和车座的编织物，寻找隐藏的接缝。他仔细搜索了工具箱，然后滑到地面上，拿着手电筒查看底盘下面。他打开引擎盖，检查了边缘或底部被胶带粘住的所有东西。

一小时后，他开始打开食品袋，窥视瓶子里面。又过了半个小时，他打开一瓶啤酒，坐到前座上，一边让空调吹着他的脸，一边喂达菲卡梅伦储藏的饼干。

内森看着他周围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找到。就算有人真的从牧人坟墓那里挖出了一个塑料信封，然后把它藏在了这辆车，他也找不到了。如果那时除了卡梅伦还有别人在车上，那么他是不会把自己暴露给内森的。也许.....内森喝了一小口啤酒，不由得龇牙咧

嘴起来。啤酒热得就像咖啡。也许他在卡姆的车里永远也找不到。

内森一动不动地坐着，啜饮着啤酒，思考着。他听见脚步声，然后通过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看见一个人。巴布来了。

“我听见引擎响了。”巴布坐到了乘客座上，“我一直在找你。”

“我？”卡梅伦留下的那提六罐装啤酒现在只剩余五罐，内森全部递给了巴布。

“他们逼我来的。”巴布拿了一罐，然后扫了一眼车内，问道：“你在这里面干什么？”

“老实说，我不知道。”

“好吧，无论如何……”巴布啪地打开那罐暖啤酒，刚喝一口就不想喝了，“伙计，听着。我想说声对不起。”

“哦？”内森吃惊地看了过去。

“关于凯利的事情。我知道是我不对，不过那只是个意外。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凯利是一条很棒的狗。当时我听说它死了，我肠子都悔青了。我绝不是有意毒死它的。”

“我知道。”内森诚心诚意地说。

巴布看着他手里的那罐啤酒。“我感觉糟透了。我不应该下毒，可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区域。我觉得我把毒饵都收起来了。我听说凯利的事时想跟你解释，但卡姆说他会解释的，他会把事情搞定。他对我说他跟你说了，你很生气。可他说你知道那是个意外，既然都这样了，你知道……”巴布拍了拍头，“我最好让自己忘记，不要再提了。”

内森喝了一大口啤酒，说：“他从没跟我说过。”

“没有。嗯，是啊。我刚开始的确有点儿惊讶。接下来，当你昨天说了那番话后，我真的有点儿慌。我很抱歉，伙计。我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那事干得不地道，我一直很过意不去。我应该自己去和你说，而不是相信该死的卡姆。”

内森知道伊尔莎是对的。无论他原不原谅弟弟，凯利都回不来了。

“谢谢你告诉我，巴布。”内森叹了口气，“不过，应该道歉的是

我。我几年前就该说了，但我真的抱歉，伙计，在对付爸爸这方面，我没帮你多少忙。”

“不用道歉。上帝啊，内森，那不是你的错。你尽力了。老实说卡姆也是。”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

“应该什么啊？谁能对付得了爸爸那样的家伙？”巴布扫了他一眼，“无论怎么说，你也不好过。”

“也不完全是那样，真的不是。”内森说，“我和卡姆一直互相帮助。”

他们坐在那里，喝着啤酒，一起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外面，盯了一会儿。挡风玻璃此时灰尘太多，很难看清外面。

“我不喜欢在这儿过日子。”巴布终于说，“它总是让我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就是我要毒死那些野狗的原因。卡姆拒绝我的请求之后，我想挣点儿钱，好去达斯特维勒。那也是我这么讨厌这个地方的原因。”他叹了口气，“与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伙计，可一想到要待在这儿，再听我另外一个该死的兄弟呼来喝去十年，我头都大了。我就想换个地方。”

“到达斯特维勒射袋鼠，是吧？”

“是啊。”巴布的眼神有些迷离，“那里太棒了。找到我自己的位置，结识一些人。达斯特维勒还有小妞，你知道吧？比这儿多多了。”

“是啊。”内森冲巴布微微一笑，“我听说过。”

“卡姆死了，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就算我不能离开，好好经营这个地方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可以做些改变。可话又说回来……”巴布把拉环从他罐子上拽了下来，“事情明摆着，没人认为我经营得了它。他们都拼了命地希望你来帮助伊尔莎，我只能滚蛋了。”

内森皱起了眉头，说：“我觉得他们不想那样。伊尔莎会找个经理什么的。”

“伙计。”巴布说，“那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我听哈里说了，还有

妈妈。伊尔莎也是。我估计他们都等着你说同意呢。”

“老实说，还没人提过。”

“我知道，卡姆死后，他们都在欺骗自己，不想给你太大压力。事实上，你可能有点儿……”

“什么？”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巴布拍了拍头。

“我不是那样。”内森突然明白为什么他什么都找不到了，“也不是一直都那样。无论如何，我几乎经营不了我自己的牧场。”

“是啊，因为它糟糕透了。无论谁经营那个地方，都挣不着钱。哈里一直在说这个。卡姆过去也这么说。你能一直撑着，已经很不错了。”

内森久久不语。他伸出手，又打开了一罐啤酒。多亏了空调，这罐啤酒比较凉，只稍稍高过室温。“你要怎么办？”内森问。

“伙计，我不想搞经营。文书工作太多。别误解我，我没想让人征求我的意见，那样就太他妈的假惺惺了，不过别担心。我只想兑一些现金，去达斯特维勒。”

“袋鼠和小妞，是吧？”

“正是，伙计，正是。”

内森笑了，说：“有梦想也不错。”

“是啊。那你会帮我跟伊尔莎说说吗？她能不能买断我的股份？至少能买一部分吧？”

“你可以和她谈谈。她想知道你的想法。”

“是啊，我知道。可我今天凌晨三点左右经过客厅时，我感觉你的睡袋没怎么用。”巴布斜着眼，瞥了一下内森，咧开嘴笑了，“因此，我觉得，客观地说，你比我更懂怎样和伊尔莎谈。”

内森强忍着没笑出来，什么也没说。

“要不这样吧……”巴布接着说，“你买断我的股份，如何？慢慢来就行，我刚开始不需要那么多钱。只要你好好干，弄明白你想要的是什

么。”

透过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内森看着外面。他几乎分辨不出前面是什么。“是啊。”他说，“也许吧。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帮你想个办法。”

“那太好了。谢谢你，伙计。”巴布瞄了一眼，“顺便说一句，把你的脸搞成那样子，我很抱歉。”

“没事。你还好吧？”

“是啊。”巴布哈哈大笑，“你根本没伤到我。我很耐揍。”

“那我就放心了。”

“这么说，我们和解了？”

“是啊。我们和解了。”

“好极了。谢谢，伙计。”巴布打开车门，下了车，“我要回去了。你在这儿忙完了吗？”

内森环视了一下车内。什么也没发现。

“是的。”他打开了车门，“我忙完了。”

第三十七章

“我弹不好。”

“你应该这样。”

内森重新把苏菲的手放在吉他的琴颈上，把她的一根手指移到弦上。苏菲又试了一次。和弦响起。仍有些不太和谐，不过已经好多了。苏菲的吊腕带放在走廊台阶上，紧挨着她。史蒂夫已允许一天取下它几个小时，苏菲说她不能错过练习的机会。内森移了移位置。日上三竿，阳光照得他的后背热乎乎的。他又把她的手在琴弦上调了调。

“再试试。嗯，这次好点儿了。”

内森看见洛听见琴声后扮了个鬼脸，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专心致志地画着她的画。他从厨房飘出的香味判断出午饭准备得很顺利。他听见丽兹在里面摆弄锅碗瓢盆发出的声响。他和巴布曾进去想帮忙，结果反而帮了倒忙。二十分钟后，丽兹生气地把他们赶了出来。巴布心情很好。他的圣诞节礼物是一个新板球棒，于是缠着哈里在房屋前面给他投球。内森从他坐的地方看不见他们，但能够听见不时传来的击打声和欢呼声。

纱门砰的一声开了。艾克桑德出现了。他拿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挨着内森坐下，说：“听起来弹得不错，苏菲。”

“谢谢。”她笑了。她把心思都放在了琴弦上。消失的不仅仅是她的吊腕带。

葬礼过后，一片乌云似已散开。

“看这儿。”艾克桑德把那张纸递给内森，“这不能算正儿八经的圣诞礼物，但我想给你这个。”

“这是什么？”内森打开它，发现里面写着一串日期。

“这些是这一年我要上学的日子和考试日期。”艾克桑德指着那张纸，“这里都是有可能放假的日子，这儿，还有这儿。这里也是。因此我们可以做个计划。”

“哦。”内森看着它。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谢谢，伙计。不过老实说，你应该待在布里斯班，专心学习，如果你需要那样的话。”他又笑着说，“谁知道呢？如果你分数够高，说不定你可以跟着马丁进入那亮瞎人眼的金属建筑的世界。”

“是啊。不过我还没打算那么做。”艾克桑德咧开嘴，也冲他笑了笑，“但我大多数时间可能必须待在家里，那你应该来布里斯班看我。”内森犹豫了一下。

“这是妈妈的想法。”艾克桑德猜透了爸爸的心思。

“真的？”

“真的。也许我可以问问她，看看你能不能和我们待在一起。马丁在花园里建了一座客房。”

“真的？”

“嗯。他画了图纸，然后花钱让别人建的。”艾克桑德哈哈大笑，“干那种实际的活，他不如你。无论如何，你都要来。我真希望你来。”

“好的。嗯，谢谢。我确实想去。”

“那就好。”艾克桑德站起身来，“如果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你往车上搬东西，喊一声就行。”

“你还真性急。我们明天才走呢。”

“我知道。”艾克桑德微微一笑，“我只是不想误了航班。布里斯班的新年夜比这里好一些。”

内森瞥见伊尔莎从她办公室窗户后经过。他冲她稍稍挥了挥手。“我可不太相信。”内森说。

“你一定要相信。”艾克桑德说。

内森看着他进屋，随手关上了纱门。当他把身体转向女孩们时，又听见了击打板球发出的砰砰声。苏菲仍在拨弄琴弦，洛则埋头画画。

“你不想弹弹吉他吗，洛？”内森问道。

“我在忙这个。”

内森挪过去，看着她的画。它们被铺在门廊上，用石头压着。她一直在画同一个场景，一遍又一遍。每一幅画都和她爸爸的画差不多。

“你在试着画坟墓？”他问道。

“我画不好。”

“我觉得你画得挺好的。”

她甩了个脸色给内森，暗示他的艺术鉴赏水平不高，但内森能看出来，她其实很开心。他并不是故意恭维。那些画都是对卡梅伦那幅画的模仿，幼稚是不可避免的，但表现力强得出奇。在卡梅伦笨拙地画成阴影的地方，洛成功地捕捉到了光线照到的角角落落。

“你想念你爸爸吗？”内森问道。

洛与她姐姐瞥了彼此一眼。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在坟墓那儿被他自己吓坏了？”洛终于说。

“不是。”内森撒谎了，他想了一会儿，“他喜欢到牧场上去。”这句话还比较真实。“可我觉得他发现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

女孩们琢磨着他的话。

“我不喜欢牧人坟墓。”苏菲终于说，“吓人。”

内森摇了摇头。“不一定吓人。关于那个牧人的瞎编乱造的故事太多。没一个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一次去了州图书馆，查了查。”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在布里斯班，内森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艾克桑德当时还小，内森发现要把他交还给雅基真的很难。内森有些难分难舍，结果误了回家的航班。他漫无目的地走着，结果发现自己走在城市街道上，一直走到了图书馆外面。他突然想多了解一下牧人的情况。

他觉得，牧人是唯一一个比他还要孤单的人。一名图书管理员曾帮着他搜索。他坐在凉爽的空调下，周围的人们在小心地低声细语。他读了旧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觉得心平气和多了。他长期的烦躁减轻了不少。

“那么，那个人究竟遭遇了什么？”苏菲问道。

“这家伙名叫威廉·卡莱尔。他其实和他的妻子、孩子生活在这座牧场上。两个男孩，当时一个大约七岁，一个大约十岁，我记得。”

“他们住在这座房子里？”洛问道。

“没有，那时它还没建起来呢。他们住的地方离现在的坟墓更近。总之，他们有一天一起骑马出去了，并且下了马，去吃午饭。突然，他们意识到，沙尘暴来了。”

“啊，别啊，”苏菲说，“我最讨厌沙尘暴了。”

“我也讨厌。”内森说，“天变成红色，一堵高高的沙尘墙压了下来。风暴把路径上的东西都卷走了，吸走了氧气，空中东西乱飞。沙暴惊得牛乱跑。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们知道风暴来得有多快，”内森说，“于是牧人把他妻子和最小的孩子放到马上，让他们骑马回家。但是呢，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已经去探险了。去了坡顶或什么地方，总之看不见了。牧人去找他。我猜他还喊叫了。此时风暴离得更近了。”

内森想了一会儿。他想起了他自己开着车，不顾一切地兜着圈子，寻找八岁的艾克桑德，想起了他的耳朵里血液汨汨流动，想起了那让人浑身发凉的极度恐惧。请让他安然无恙。内森当时不止一次在心里祈祷。牧人的情况甚至更糟，他孤零零地骑着马，处在一场自然造成的噩梦的边缘。

“他找到他的孩子了？”苏菲问道。

“是啊，他找到了，过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内森犹豫了一下，“可那个孩子的马惊了，把他甩了下来。孩子没事，可马跑了。”

“那么，那个人做什么了？”

“他肯定觉得一匹马驮着他们俩不可能比风暴跑得还快，因此他把

自己的马给了他儿子。”

内森想象那个男人命令他儿子骑马离开，不要管他。他答应儿子找到另外一匹马，随后赶上去。他说了那样的话，但他自己知道他在撒谎。

“那个小男孩安全到家了吗？”苏菲问道。

“到了。”

“可那个牧人没有？”

“没有。他原本就知道他回不了家了。”

“真让人伤心啊。”

“是啊，确实。不过……”内森停顿了一下，“我倒是觉得，他最后也许并不伤心，因为他知道，至少他的孩子安全了。”

“他那样做是为了救他的家人。”苏菲说。

“正是这样。”内森转向洛，“因此我知道那里可能有点儿吓人，但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不必害怕。”

洛仔细想了想。终于，她靠了过来。内森能够感到她呼到他脸上的气，看见她皮肤上的颜料斑点。

“我不怕那个牧人，”洛低声说，“我怕爸爸。”

“哦。”内森摇了摇头。

“可他不会回来了，是吧？”

“是啊。他不会了，洛。”内森张开胳膊，她抱住了他。她那么小，身上那么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在这里是安全的，我们都爱你。”内森指着她的画，“你还知道别的什么吗？我觉得你比你爸爸画得好。”

洛冲他浅浅一笑。“没有。”她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像在假装谦虚，“爸爸的画获奖了。”

“那根本不算什么。你的画一样好。”

“不，不好。不要这么傻。”

“我说的是实话。”内森站起身来，“接着画吧。”

内森进到屋里，视线比较模糊，他的眼睛需要适应光线。经过厨房时，里面飘出来的气味让他觉得午饭一定很丰盛。

透过大厅窗户，他看见巴布和哈里在外面的草地上。巴布此时在投球，好让哈里体验一下他的球棒。

伊尔莎办公室的门微开着，内森曾短暂地动过进去见她的念头，问声好，说想她。他迟疑着，但没有停住脚步。女孩们在等待。

到了客厅，内森站在了卡梅伦的画前。他抬起手，把画框从墙上取下来，觉得自己像个罪犯。它轻得出奇，不像是一个在这座房子里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东西。

内森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卡梅伦的灵魂没有从另一个世界的酣睡里醒来，警告他不要把指印留在画上。

内森带着那幅画走进大厅。他自己咧嘴笑了笑，看着土地、天空、坟墓的色彩。他意识到，他对洛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这幅画没什么特别之处。它没有生气，是极其平庸的作品。画它的人太盲目，看不见他拥有的美好的东西。

内森走出去，来到门廊上，随手关上了纱门。外面的人感到震惊，一时说不出话来。洛甚至惊得张大了嘴巴。过了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内森隐约感到，就连球棒击球的声音也停止了。

“啊，我的上帝！”苏菲气喘吁吁地说，“你在干什么？”她虽然感到恐惧，眼睛却闪闪发亮，似乎对它遭受的奇耻大辱感到高兴。

“没错。”内森点点头，“我碰了画。”

“你会惹上很多麻烦的。”苏菲喘着气说。

洛用手捂着嘴，哧哧地笑了。

“我不会，因为它就是一幅画，苏菲。仅此而已。还有，对了，我觉得它挺不错的，但我现在要问，它比洛的画好吗？”

洛单脚跳着，跳一下换一只脚。她既激动，又害怕。

“好了。”内森说，“你举起你画得最好的画。咱们比较一下。”

洛咧开嘴笑了笑，挑选了一幅画。

“苏菲，你当裁判。哪个更好？”

内森翻转卡梅伦的画，举起来，把画的背面对着自己的脸。他立即感到世界摇摇欲坠。他的耳朵里砰砰地响着，盖住了苏菲的笑声。

“我断定洛画得好。”苏菲说，“百分之百更好。”

洛欢呼起来。

内森觉得苏菲的声音非常遥远，仿佛是从水下发出来的。他试图点点头，但他觉得头很沉。他意识到女孩们看着他。“我同意。”他说。他觉得自己口齿不清。他用眼角的余光看见洛在笑，但他的视线却被牢牢地吸引到了那幅画的背面，落在一样用胶带粘着的东西上。它磨损了，塑料褶皱里细细的红色尘土使它显得不太清楚。内森觉得地面在轻轻摇晃。“外面热，女孩们。”他有些勉强地说，“进去喝杯水吧。”

“好的。”

他听见了她们的脚步声，听见了门啪地关上。他把画放在走廊上，正面朝下。他的手在颤抖。有人用胶带把那个塑料信封粘在了画框中央。他触碰着它，毫不在乎会不会对画的正面造成损坏。他把它扯下，然后站了起来。

内森看到尘土下面露出了彩色的纸币边缘、一本护照的蚀刻字体、几张折叠的官方证明。他感觉心脏消失了，胸膛里仿佛突然出现了一个空洞。他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现这些。真的没有。

不要碰那幅画。

内森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院落。在房子的另一侧，板球棒击打板球的声响已经消失。他此时听不见巴布的欢呼声了。

妈的，不要。你别摆弄卡姆的大作。

在远处，哈里的小屋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黑乎乎的。它的门紧闭着。

千万别碰它。

好了，不必！你造成的损坏够多了。

在内森背后，房屋在他头顶隐约可见，好像在屏着呼吸。他听不见

丽兹或伊尔莎在周围移动。厨房和办公室的门依然纹丝不动，毫无变化。

它应该挂在这儿，挂在墙上。

内森与其说是听到，倒不如说是感到，在他后面，有人在大厅的地板条上走动，地板嘎吱、嘎吱地响。过了一会儿，纱门发出低低的吱呀声。他没动。他回过头去。

这是这座房屋里的金科玉律。

谁警告过他？

不要碰那幅画。

每个人。每个人都警告过他。

此时，脚步声近了。

“我告诉过你。”一个声音说，“可你就是不听，内森。”

他转过身来。

第三十八章

“我告诉过你。”

内森认出了那个声音。对他来说，那个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一样熟悉。他转过身来。他的母亲站在几步外。她的脸有一部分被走廊的影子遮住了。

丽兹的视线飞快地从地上的那幅画移到了内森手里的塑料信封上。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目光比他这几天见到的要沉着一些。

“讲得不错。”丽兹低声说，“你给女孩们讲的牧人故事。我在厨房能听到。”

内森觉得他的手有些麻，那个塑料信封似乎要从他手指间滑落。“那是真实的故事。”他有点儿结巴。

“我可以给你讲讲另一个故事吗？”丽兹的视线与儿子的视线相碰。

女孩们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从大厅传来。丽兹立即向前疾走一步，从他手里抢走了塑料信封。

“不在这儿讲。跟我走，内森。”

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把那幅画靠着房屋放下，把信封放进了她围裙的口袋里。

他们穿过院子，在正午的阳光下，丽兹的身影在她脚下缩紧成一个暗点。他们走向桉树，站在它摇曳的枝条下面。在他们脚边，两座坟墓并排躺着。

内森看着地面。他能听见血液在耳朵里汨汨流淌的声音。旧土挨着新翻的土。他有很多问题，一时不知道先问哪个。

“我出去骑马了。”丽兹终于说，“苏菲伤了胳膊后，她对所有人都

说是她的马把她摔下来的。我们不能让那种情况发生，也不能让她打消去参加运动会的念头，于是我亲自把她的马带出来了。”

内森突然不想听了，但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听她说下去。丽兹告诉他，在卡梅伦没能回家的那天，她做了她每天都做的事情。她出去骑马了，那是她在结婚后形成的习惯。她骑在马上，更高，更快，至少几小时没人能碰她。

那天丽兹骑的是苏菲的马。在苏菲的胳膊痊愈之前，马也需要保持练习。丽兹骑马的时间比平时长，她想看看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可骑行很顺利，马也很听话。她加快速度继续骑马前行。当那种朦朦胧胧的想法第一次狡猾地潜入她的脑海时，她骑行的距离已超过她的打算。

“马没有任何问题。”丽兹说，桉树叶子的影子在她的脸上摇曳，“我想不出原因，总之讲不通。”

内森想到了伊尔莎被丢在车库里的车。那起初也讲不通，可后来讲通了。

“于是我继续骑行。”丽兹接着说。

丽兹继续前进，每前进一步，担心就增加一分。丽兹说她记得抓住苏菲受伤的胳膊时，苏菲脸色惨白、浑身颤抖。苏菲哭过，说她吓坏了，但只要得到许可，她就会立即跳到她的马上。他们都夸她勇敢。苏菲对这些夸奖却无动于衷。

当丽兹看到站在牧人坟墓旁的那个男人时，她的内心深处出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减缓了行进的速度。她这几年的视力没那么好了。她在耀眼的阳光下看了很久，觉得那个男人很像另一个人。

丽兹停下来观察了一会儿，然后骑马靠近了一些。她认出了停在附近的那辆四轮驱动车，松了一口气。那当然不是她想到的那个人，也根本不可能是那个人。那是她的儿子卡梅伦。

“他在干什么？”内森问道。他睁开眼睛，看着地面。

“他在刨东西。”

丽兹说，卡梅伦手里拿着一把铲子，正在插入松软的泥土。她不慌

不忙地骑马过去。卡梅伦近来不大对劲，就连他挖土的那个不眠不休的劲头也不大对劲。她紧张地咬紧了牙关，下了马，把缰绳挂在了他的车的后视镜上。

卡梅伦站直了，两手挥舞着铲子。铲子在阳光下闪耀。丽兹再次想到了另一个人。卡梅伦的眼神有些不对，见到丽兹，他并不高兴。

“我能给我的马弄点儿水吗？”她走向车的后面，他的补给放在那里。

卡梅伦挥了挥手，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他脚下那片松软的地面上。丽兹找到了一个桶，给里面注水。马喝水时，她望向卡梅伦。

“你在干什么？”

卡梅伦弯下腰说：“检查。”

“查什么？”

“查我该死的老婆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从这里带走。”

丽兹犹豫了一下，说：“我还以为你要去中继天线塔。”

“我是要去。”

“巴布会在那里等着你。”

“我要先做这个。”

卡梅伦再次把铲子插进泥土里，然后停住了。他吼了一声。

“他找到东西了。”丽兹的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

卡梅伦的吼声很低，根本不是得意扬扬的吼声。丽兹突然希望她早上是朝另外一个方向骑行的。她看见马喝完了水，心情放松下来。她把那个桶放回车的后面，转过身，正好看到他弯着腰，用手在沙土里刨。等他站起来时，他手里握着一个塑料信封，信封上粘着红色的尘土。

“那是什么？”

卡梅伦笑了。他笑得很诡异，丽兹心头不由得一紧。

“埋藏的宝贝。”

“我知道那是什么。”丽兹的一只手抚摩着她的另一条胳膊。内森既能看见最近的治疗皮肤癌留下的伤疤，也能看见那块旧伤疤。他们从没

谈过那块旧伤疤。她的旧伤疤很多，那只是其中之一。丽兹、内森、巴布都有那样的伤疤，卡梅伦也有。他们一直藏着那些伤疤，从不承认。

“我立刻明白了卡姆找到的是什么。”丽兹说，“我自己过去也有和那差不多的东西。”

丽兹用的是一个旧饼干罐子。她把它藏在了一个马饲料桶的中间，或者说在那里藏过，直到被卡尔发现。卡尔把她的左耳膜打裂了，她的听力再也没有恢复。但是她汲取了教训，没有再那样做过。孩子们当时还小，她害怕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但是，当丽兹站在牧人坟墓旁，看着她的次子，她不由得思考，不再那样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你不应该动它。”丽兹说。她说的话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卡梅伦也感到吃惊。“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的眼神变得冷酷。

“我知道，卡姆。我知道。”

“那你应该也知道，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卡梅伦直起身，笔直地站着。铲子垂在他的一侧。他的双手轻轻地握着铲柄，手松松地垂着。他没有举起铲子，丝毫没有。他不是威胁丽兹，但当他站在那里，手里铲子的锋刃轻轻摇晃，闪闪发亮，丽兹很清楚她想起了谁。眼前这个人，不再是她的乖儿子。至少，他不仅仅是她的儿子，也是他父亲的儿子。

其实丽兹一直都知道，伊尔莎想告诉她的是什麼，知道为什么哈里那么担心，知道洛的画为什么那么悲伤，知道苏菲的胳膊为什么吊着吊带。她知道什么事情又成了这个样子，知道后果会比以前更严重。

卡梅伦经过丽兹身旁，朝他的车走去。丽兹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他把铲子扔进车的后面，啪地关上车门，然后通过乘客一侧的窗户把信封扔在了车座上。丽兹的马毛发竖起，拖拽着挂在后视镜上的缰绳。她低声说了一些什么，想让它平静下来。

“我早该采取行动。”卡梅伦没有看她，“有事要做。”

“你不开车去天线塔那里吗？”丽兹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古怪。

卡梅伦走回坟墓，开始把泥土踢回坑里。

“我是要去，但……”卡梅伦的怒火就像热浪一样闪亮，“我也许要先回家，和伊尔莎聊聊。”

“卡姆，求你了。”恐惧的涓涓细流已变成汹涌澎湃的洪水，“女孩们在家呢。”

卡梅伦什么也没说，他抬起头：“那又怎样？也许她们也需要听听这些话。”

卡梅伦说话的语气那样怪，丽兹眼里的太阳那样刺眼，让她突然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往事。她十分清楚，那样的男人回到家后会发生什么。

丽兹伸出手来，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不知不觉地在心里盘算过了。多年以前，盘算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要么反抗，要么逃走。卡梅伦离车有五米远，也许有六米。他在向下看着，心烦意乱，踢着沙子来掩盖他对地面造成的损坏。

丽兹吸了一口气，坐进驾驶室。当她吸第二口气时，她已经转动了钥匙。

卡梅伦抬起头来观望，但那时她的脚已经踩到了油门上。她摇下车窗，从后视镜上摘下缰绳。她开车离开，马顺从地跟着。不太快，也不需要太快。一匹马即使慢跑，也比一个人快。

“不过，卡梅伦试着追过车。”丽兹的声音因为恐惧而低沉，“他真的尽力了。”

卡梅伦曾一边追赶，一边喊叫。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丽兹强忍着，没有把她踩着油门的脚松开，而是加速远离了那个可怕的声音。她镇定地开着车，对身后的喊叫声充耳不闻，眼睛直视前方。过了很久，她终于减慢了车速，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周围再无他人，就剩下她自己了。

第三十九章

内森低头看着坟墓，看了很久，才开了口。

“上星期四上午，卡姆的车没有停在岩石那里。”

“你知道这件事？”丽兹脸上现出惊奇的表情。

“我觉得有人动了它，要不就是我疯了。我确定不了。”

“我犯了个错误，”丽兹说，“我一开始把它藏在了离家不远的小路上，但那天晚上我意识到那离牧人坟墓太远了。他不可能走那么远。等他们发现了车，他们就会知道还有别人去了那儿。”

“于是你移动了它？”

丽兹点点头。“第二天动的。我早早骑马出去，把马缰绳挂在后视镜上，把车开到了岩石上。我觉得对卡梅伦那样的人来说，那是有可能的。大约十公里。”

“其实是九公里。”

丽兹没有争辩。她说：“我只是不想让它很快就被发现。”

内森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愿意去想。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伊尔莎的证件。”丽兹说，“我想把它们还给她，可我想不出怎样还给她。女孩们总是进进出出……我的卧室、牛棚。然后艾克桑德也开始在棚子里翻找。”她摇了摇头，“但每个人都知道，不要碰那幅该死的画。”

内森的眼睛越过院落，盯着停在车道上的卡梅伦的车，盯着那座房屋，他们在里面长大。

“我一直觉得卡姆的死有些不对劲。”内森说，“我甚至觉得这和詹娜·莫尔脱不了干系。”他心情平静。日近正午，远处的地平线显得非常

平坦。“我想知道她究竟想对他干什么。”他说。

丽兹没有回答。他看了过去。

“怎么了？”

丽兹踌躇了一会儿，把手伸进了口袋。

“邮局的卡洛琳昨天把我们的邮件带来了。她觉得我们近期可能不会去镇上取信。”

丽兹递给内森一封稍微有些皱的信。他把它翻转过来。信封的正面写着卡梅伦·布莱特的名字。没有寄信地址，但右上角贴的邮票是英国的邮票。信封已被撕开，内森从里面拽出了信。信被折叠了三次，折痕处稍有磨损，就好像它被打开读了好几遍。他吸了一口气，读起信来。内森辨认不出是谁的字迹，但字迹工整、有力。

卡梅伦，请从头到尾把这封信读一遍。我知道你也许甚至不记得我，卡梅伦，但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原谅你。

你也许不需要我的原谅，也可能觉得你没有做任何需要原谅的事情。然而，我真的希望情况不是这样。无论你可能对你自己说了什么，或无论你父亲把我一个人堵住，代表你发出了什么威胁，你和我都清楚，在我们结识的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知道你干了什么，我也知道。

我过去经常希望你能怀着懊悔和羞愧过日子，就像我这些年来那样。现在，对我来说，这再也不重要了。

我曾经白白浪费了很多年，为并不是我犯下的错误感到愧疚。我曾经给了你凌驾于我之上的权力，但你不配。在我的医生的支持下，在我可爱的家人的关怀下，我要自豪地说，我释然了。

从多方面看，我构建了一种幸福的生活。我也希望你幸福，卡梅伦。痛苦的人会使其他人也陷入痛苦。我希望，为了你，也为了你身边的那些人，你的心灵已经获得了些许安宁。

詹娜·莫尔

内森把信读了三遍，然后重新把它折叠起来，还给丽兹。

“你要怎么处理它？”内森问道。

“我应该会把它拿给格伦看。”

“你知道这不能为你开脱。”就是在内森自己听起来，他的声音也很严厉，“那并不能让你的所作所为变得可以理解。”

“我知道。”

“我知道卡梅伦最后是什么样子，在史蒂夫把他放到救护车上带走的时候。我看到了他遭受的一切。”内森发现丽兹对他说的话感到害怕，但他仍然说了下去，她需要听听，“他死得不安详。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他受了很多罪。”

丽兹没有回答，内森意识到她哭了。他没有动。终于，她吸了一口气，哭着说：“我没求你原谅我……”

“很好。”

丽兹一动不动地待了很久。

“内森，我十八岁时就离开家了。”丽兹说，“我离开家时，我曾经对自己保证，情况将有所不同。”

她说，她当年先是向北旅行，然后向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无拘无束。她之所以停留在巴拉马拉，只是因为在沙漠面前，她无路可走。没过几天，她就在邮局找到一个工作，那是她人生里头一回挣钱。工作有趣，当地人也友善，他们总是找时间和她说说笑笑。卡尔·布莱特来取邮件，咧着嘴冲她笑，坚持要请她喝一杯，她同意了。

“有一阵子感觉挺好的。他很有趣，无论你相不相信。我觉得他挺帅的。他对我不错。有那么一阵子，我的生活真的不同了。”丽兹的脸色沉了下来，“然后我们结婚了，情况开始改变。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和过去再没什么不同。你爸爸曾对我说，他自己小时候也过过苦日子，我们都想要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生活并不好，和我抛弃的那种生活没什么两样。我太失望了，内森，我真的太累了。我走

了这么多路，到头来又转了回去。我没力气反抗了。有什么意义呢？”

丽兹摇了摇头。

“可后来我怀孕了。我对自己说，无论我和他之间怎样，我不会容忍他那样对待你们这些孩子。”丽兹擦拭着她的眼睛，她不敢看她的儿子，“我尽力了，内森。请你相信我。我制订了计划，每天都在考虑。可我吓坏了，我觉得我太孤单，被困住了。那计划不够好，我知道，一点儿也不好，可我尽力了。”

丽兹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你爸爸出事了。我觉得那救了我的命，可能也救了巴布的命。”

突然之间，内森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的那个炎热、黑暗的夜晚，看着卡尔·布莱特在撕裂、扭曲的金属中被夹在车顶和方向盘之间的情景。他还想起了医护者的话。

卡尔不是当场身亡的。

丽兹坐在救护车后面，一脸发呆的表情，她伤口周围的血已经凝固。内森曾经认为她是受了惊吓。不过，内森此刻朦朦胧胧地觉得，也许并非如此。他看着他脚边的两座坟，看了很久。老坟，新坟。他想，也许，在突破一些界限后，第二次就容易了。

“多久……”他张开嘴想说，但没有。事故发生后，你昏迷了多久？在你呼救之前，你放任不管了多久？

内森想问，但他没有问，因为他能从他母亲的神色中分辨出，她会告诉他真相。

丽兹打量着他。

“我心里有愧的事很多。”她最后说，“但对于他的离去，我问心无愧。”

内森没有问她是什么意思。桉树飒飒作响。内森能够感觉得到空气中的沙子和他皮肤上的沙砾。远处的纱门砰地响了一下。他们都转向了房屋。伊尔莎手搭凉棚走过来。

“你的电话，内森。”伊尔莎喊道。

“我的？”内森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奇怪，他清了清喉咙。

“格伦打来的，他说你给他留信息了。”

“哦。好的。”

内森仍然没动。就在此时，丽兹突然伸出手，一把抱住了他。他能感到她的双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后背上，能嗅到她头发散发出的熟悉的气味。她老泪纵横。

“我从没打算让你被迫牵涉到这里面来。”她平静地说，“我做了我打心眼儿里认为对的事情。可你是个好人，内森。你不得不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她往后退了退，抬起头来，看着他，“不管怎样，你应该回家。”

丽兹又抱了他一会儿，然后松开他，转身朝房屋走去。

“巴布让所有人都到前面玩板球，你想不想去和他们一起玩？”在丽兹从伊尔莎身边经过时，伊尔莎问道。丽兹冲她惨然一笑。

“谢谢，我想我会去的。午饭很快就好了。”

伊尔莎看着她走开，然后转向了内森。她看见了的脸，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没出什么事吧？格伦在等着呢。”

“知道了。”

“你确定？”

“是的。”

内森转过身，背对着坟墓，觉得好了一些，说：“是的。”

“那就快点儿吧。”伊尔莎等丽兹进了屋，然后拉住内森的手。他们走着。他的手掌温暖而干燥。

“听着。”她说，“哈里一直说要开车过去，帮你预防洪水，可……”她的话脱口而出，“我觉得他应该待在这儿，确保这里的東西备齐。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开车过去，帮你几天。”

“那我求之不得。”内森停下脚步，看着她。

“你确定？因为假如你确实需要哈里或巴布的帮助……”

“不需要。上帝啊，不需要。”

“要干的活多吗？”

“不多。”

“但我还是应该过去？”

“绝对应该。”

“好的。”她莞尔一笑，“好啊，那估计要到下星期四或星期五了。”

“那是新的一年了。”

“是的。”她微微一笑，“我觉得是。”

他们到了走廊旁边。洛的画上仍压着石头，画的边缘在微风中忽闪着。卡梅伦的画仍靠着栏杆，待在丽兹原来放下它的地方。

“哎呀，上帝啊，这个东西怎么到外面了？”伊尔莎一边说，一边走上台阶。

“我把它带到外面了。”

“哦。”伊尔莎拿起那幅画。画上的色彩已被一层灰蒙蒙的光弄得昏暗了。伊尔莎皱了一会儿眉，毫无预兆地舔了舔她的拇指，然后从左上角开始，画出一道长长的污迹。她的嘴唇微微翘起，说：“这样更好。”

她砰的一声把画丢在了地板上，说：“无论如何，等你打完电话，我在外面见你。”

“伊尔莎……”

“怎么了？”

“就是……”内森拉起她的手，她的指尖轻轻地挨着他的指尖，“你幸福吗？我的意思是，现在。”

伊尔莎思考着，脸上愁云密布。

“我不知道。”她说，“这个星期很糟。其实，这一年都很糟。但是，如果你问我，和上个星期或上一年相比，我是不是感觉好了一些，那么我的答案是，是的。”

他们看着彼此。伊尔莎慢慢地向前迈了一步，吻了吻内森。他闭上了眼睛，觉得浑身暖洋洋的，但这与阳光无关。他觉得自己笑了。

“我觉得，我在展望未来。”他们分开时，她说，“又能想象到那种幸福。我很久没有那样的感觉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他说，“我知道。”

她打开纱门，指着从电话机上垂下的话筒说：“稍后见。”

内森看着她绕到房子一侧，消失了。他啪地关上了门，走进昏暗的大厅，拿起了话筒。

“你好！”他说。透过窗户，他看见板球游戏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女孩们轮流击球，巴布则大声指导着她们。

“内森。”电话那头传来格伦的声音，“很抱歉，伙计，我昨天很晚才回来。我收到了你的信息，于是我们就调查了一下。这个名叫詹娜的女人在巴厘岛待了差不多三个星期。航班和护照的动向都查了。我还给她住的宾馆打了电话，和她简单聊了聊。她说，听到卡梅伦的事她很难过，伙计。很显然，她就是想给他寄一封信。”

艾克桑德从窗户里看见了内森，冲他挥了挥手。洛也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成功地让巴布出局了。巴布跪倒在地，装出一副很丢人的样子。女孩们则高兴得哈哈大笑。巴布透过窗户的玻璃指着内森，做了个手势。过来帮帮我。【读书交友Q群：927746889】

“内森，伙计。你还在听电话吗？”格伦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在听。”

“你还想给我说些别的吗？”

“对不起，”内森说，“这个……”

女孩们跑着圈儿庆祝胜利。伊尔莎在笑。

内森吸了一口气，说：“你知道吗，伙计？这不重要了。”

“你确定？你留的信息听起来很紧急。”

洛此时在守着三柱门，吃力地握着个头儿几乎和她一样大的一个球棒。哈里低手投球。她击到了，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不是，我想说……”内森停了一下，“我想告诉你，从现在起，我去镇上的次数会比较频繁。我不想惹麻烦，但如果我想去露露脸，那我

就会去。因此，你需要告诉谁就告诉谁吧，但我肯定会去。”

“那是你的权利。”格伦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这有多么紧急，但这听起来绝对不是个坏主意。”

“谢谢你，格伦。”

“没什么。”警官礼节性地咳嗽了一下，“如果你没其他的事……”

透过窗户，内森能够看见丽兹站在一边，稍稍在阴影里，稍稍不引人注意，看护着她的家人。她显得很平静。哈里在给女孩子们讲击球技巧。巴布不知道对艾克桑德说了什么，逗得艾克桑德哈哈大笑。伊尔莎微笑着。在阳光照耀下，她的头发闪闪发亮。

“没什么了。”内森说。

“那么，圣诞快乐。”

“你也是。”内森挂断了电话。

内森打开了门，阳光让他头晕目眩。他走到外面，向他的家人们走去。

致谢词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成书的过程中，我接受了很多人的帮助，这令我心存感激。

我要再次感谢一些杰出的编辑，包括泛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凯特·帕特森、玛蒂尔达·伊姆拉，熨斗图书公司的克里斯汀·克普拉什、艾米·艾因霍恩，小布朗出版公司的克莱尔·史密斯。你们自始至终给予了我睿智的建议、见解和鼓励。非常感谢你们。

我的代理人异常出色，对工作孜孜不倦，令我一直心存感激。他们是澳大利亚柯蒂斯-布朗的克莱尔·福斯特，英国柯蒂斯-布朗的爱丽斯·勒琴斯、凯提·库珀，作家出版社的丹尼尔·拉扎尔，知识产权集团的杰瑞·卡拉吉安。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人出于善意，花时间和我对话，分享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我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我要向伯兹维尔的退休警官尼尔·麦克沙恩和他的妻子桑德拉深表谢意。他们曾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带着一个陌生人，开上九百公里的车穿越内地，并且一路回答问题。我很幸运地碰到了尼尔，他就是为数不多的那种人之一。那是一次一生难得一遇的公路旅行，我将永志不忘。

在伯兹维尔，我曾有幸和土著长者、曼加-斯雷国家公园管理员唐·罗兰茨及其妻子利恩共度时光。他们的见解和经验让我见识了很多我以前从没考虑过的东西。他们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想法，令我由衷感激。

非常感谢伯兹维尔护士安德鲁·卡梅伦。他带给我很多乐趣，与我进行了一些妙趣横生的对话，还陪我在那一带旅行，令我受益良多。他

的帮助对我为这本书所做的实际考察的价值无法估量。

我也非常感激大卫·布鲁克。他友好地分享了他牧场管理上的丰富知识、专业技能，耐心地回答了一系列关于牛、无线电及其他事物的问题。

感谢牧场工人苏·库德莫雷，她给我讲了关于小牛的故事。感谢作家埃文·麦克修，他不仅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和熟人，还给我谈了他自己的内地经历。在我的研究中，他的作品《伯兹维尔》和《内地警察》都不无裨益。

我感激一路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至于错误和艺术问题，责任全部在我。

我要感谢我的爸爸麦克·哈珀，他的想法最终成就了《静默的墓碑》。此外，我还要感谢海伦·哈珀、艾莉·哈珀、迈克尔·哈珀、苏珊·达文波特、伊夫·哈珀、艾拉·哈珀、彼得·斯特罗恩、安妮特·斯特罗恩。

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丈夫皮特·斯特罗恩和我们漂亮的女儿夏洛特·斯特罗恩。你们给予了我那么多。没有你们，我写不成这本书。

[1] 卡梅伦的昵称。

[2]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越野车。